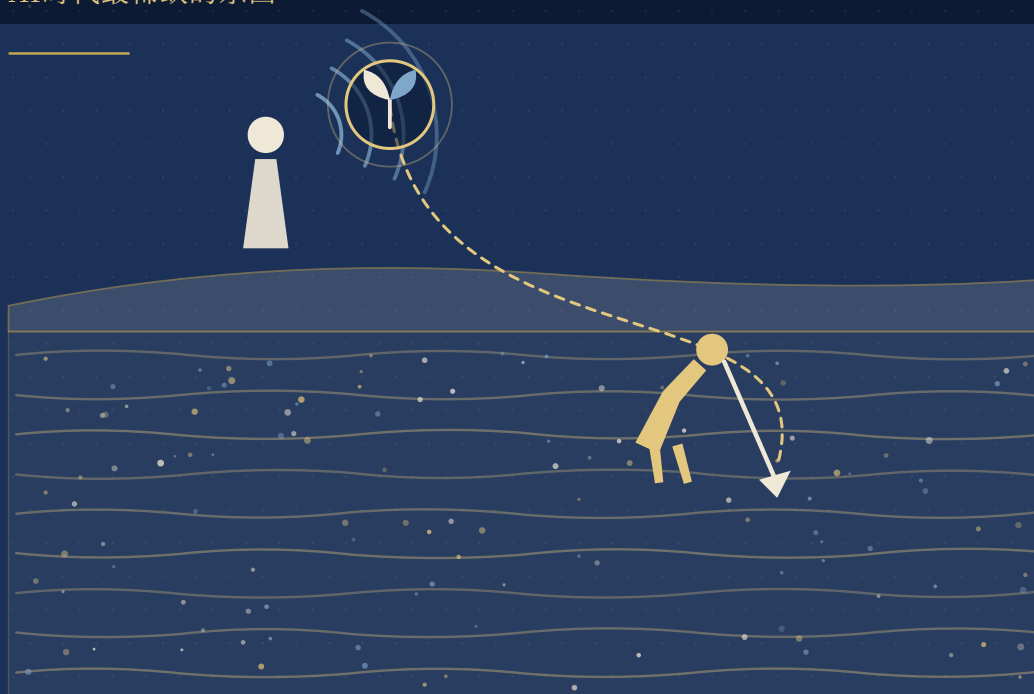


复合思考主体 · 你的田

岸上讲， 田里耕

你的经验，是
AI时代最稀缺的东西



岸上 · 讲

理念

碰

不是加

田里 · 耕

现实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 · 第 547 号

岸上讲， 田里耕

你的经验，是AI时代最稀缺的东西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 Singapore

出版信息

书名	《岸上讲，田里耕》
副题	你的经验，是AI时代最稀缺的东西
英文书名	Talking on the Bank, Ploughing in the Field: Your Experience Is the Scarcest Thing in the AI Era
著者	王德生
出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新加坡
编号	德麦国际专著第 547 号
ISBN	979-8-90690-549-9
定价	US\$20.00
开本	170 mm × 240 mm
字数	约 18.6 万字（序章、八章与结语正文 185,912 个汉字）
版次	2026 年 11 月第 1 版

成书说明：本书是研究性专著初稿。核心问题与全书母题由王德生提出；正文由 AI（Claude）协作撰写，十位执笔者分章写成，再经口径、事实、文风三关审读与回改。同一底座的多位执笔者与审稿者不能互作独立证据；本书没有经过独立学术评审，也没有用户试验。

书中的人物与场景是为说明机制而设的构想，已逐处标〔构想案例〕，不是田野调查；各章末的判错条件均尚未检验。
全书结构：序章；四编八章；结语；版本说明。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I时代最值钱的，是那一块别人没踩过的、你自己的田。

—王德生口述（2026年10月31日）

作者介绍

王德生 (Desheng Wang)，博士，SIO 本体论与 SDE 发生学（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创立者，德麦国际 (Demai International) 创始人、董事长，主持 SDE Universes 平台与德麦国际专著出版体系。

计算数学出身：湘潭大学数学系本科、硕士，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博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研究所博士后；曾任英国威尔士大学斯旺西分校高级研究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数学系助理教授（博导）与资深研究科学家，在计算数学与图形学国际期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2015 年起回国推广三视角方法论，在各地高校讲学数百场；2024 年提出 SIO 本体论与意义三律，后凝练为 SDE 发生学。

本书的核心问题与全书母题（AI 带来新的复合思考主体；人在田里耕，AI 在岸上讲耕田，两个世界碰撞才有新的思想）由王德生提出；正文由 AI (Claude) 协作撰写，经三关审读（口径、事实、文风）与回改，同一底座的多位执笔者与审稿者不能互作独立证据。

成书说明

这是一本研究性专著的初稿，请按它实际做到的范围来读。

谁写的。本书的核心问题与母题——AI 带来新的复合思考主体；人在田里耕，AI 在岸上讲耕田；两个世界碰撞，才有新的思想——由王德生提出，书中标明是他说的话，意思未改。正文由 AI（Claude）协作撰写。写作与审读用的是同一个底座，多位执笔者与审稿者之间不能互相当作独立证据。

哪些是构想。书中的人物、场景与对话，除另有说明外，都是为说明机制而设的构想，写作时没有访谈或调查，已逐处标〔构想案例〕（全书 128 处）。田里的事实，只取第 536 号书里已经写下的那几句；作者本人的经历，只写他从农场带回一团说不清的感觉、输入 Claude 经过碰撞写成理念专著这一点，具体往返的细节书中没有替他补写。

哪些没有检验。各章末的“这一章怎样算错”只是写明什么样的大局面出现，这一章就错了，一条也没有实际检验过。第三章 3.5 的九格里标为“至今没发生”的格子，其理由是写作者的推测，不是调查结论。书中引用外部研究，只写大意，其中仍有 18 处标〔待核〕，表示出处或细节尚未逐条核对原文，请以原著为准。

正文字数。序章、八章与结语的正文实计 185,912 个汉字；章题、节题、表格不计入。

目 录

作者介绍	iv
成书说明	v
序章 岸上与田里	1
第一编 问题与两个世界	17
第1章 一个被量错的问题	18
第2章 两个世界	58
第二编 碰撞与“我”	91
第3章 碰撞的发生机制	92
第4章 复合主体的“我”	139
第三编 无田者与每个人的田	179
第5章 无田者	180
第6章 每个人的田	212
第四编 守田与升维	251
第7章 守田之法	252
第8章 升维之后	284
结语 你的田	316
版本说明 本版字数、版本与交付	326

序章

岸上与田里

◆ 序1 一个农场的昨天

昨天，我从农场回来。

回来的时候，身上带着一样东西。不是照片，不是笔记，也不是一句能写在纸上的话。要说它是什么，只能说是一块田的感觉：一种“这里面有点什么”的感觉。有点什么，是什么，我当时说不上来。

这样的东西，每个人身上都有。做了二十年饭的人，闻一下就知道汤差一把火；带过孩子的人，听孩子进门的脚步，就知道今天在学校不顺。要他们讲出来，多半只能说一句“就是知道”。这种知道是在现场发生的，留在身上，没有走过语言这道门。

我手里的田间原型，其实很朴素。站上第536号《AI时代普通人的知识发生机会》里已经写过：草长了一年，割过几次，又长起来；板结的土，变松软了。〔待核：与第536号原文逐字对照〕就这四句。我不在这里添别的细节。添了，就成了我编的现场，不再是田里的东西。

回来以后，我把这块田的感觉，一点一点说给Claude听。说得很散，没有整理。

有些时候，你要把心里那团东西说出来，头几句多半都不满意：打出来的字，比心里的小一圈。你想说的是一种整块的感觉，写下来却成了“那里有点怪”。心里的东西像一件穿在身上的衣服，要把它脱下来、平平摆在桌上，常常缩水。

我手里真正确定的，只有第536号里已经写下的那四句：草长了一年；割过几次；又长起来；板结的土，变松软。四句话之间，隔着许多没有说出来的东西。比如“割过几次”到“又长起来”之间，那个“又”字里藏着什么；比如“松软”，

是脚下的、手上的，还是眼里的，四句话本身没有交代。这四句话后面，连着一大片没有出来的东西。我不替它补第五句。

接下来发生的事，我至今觉得不好讲清。岸上有了回应（后面我就把这一头叫作“岸上”）。回应用的是另一种话：成体系的，有名字的，能和别的东西连上线的。我把田里的感觉递上去，岸上回话；回话里有合用的，也有不合用的，不合用的，我就回到田里的感觉里，再找一句新的说法递上去。它再回。一来一回。几个小时之后，一团说不清的感觉，成了一本理念专著的样子。

有些时候，你会先说出一个“不是”。别人递来一句话，你读了没有点头，心里反倒一沉：不是这句。可沉下去以后，你忽然说得出“不是”了——“不是这样，是更……”。“更”后面接什么，当时还不知道，但“更”字已经出来了。说不清的东西，先出来的，往往不是答案，是一个“不是”。有了这个“不是”，下一句才有地方落脚。

做完回头看，我有一个很清楚的感觉：这不是我问、它答。是我们一起，做了一件很大的思想创新。这个“我们”，是在往返里无形中发生的，事先没有谁安排。

有一样东西，是我事后才留意到的：速度。

一个猜想，放在以前，要验证，常常得等。等一个季节，等一年，等某个对的人刚好路过，等某个机会刚好撞上。我在心里先有一个“大概是这样”，然后很久很久，它都只是“大概”。这一晚上不同。我说一句，岸上回一句，我当场就知道偏了还是没偏。偏了，改；没偏，再往下推一步。一个晚上，这样的来回，走了许多轮。

做过菜的人都明白这个差别。一个人每次都当场尝、当场改，口味稳得快；另一个人做完端走，隔很久才听到一句“上回那道菜太咸”，他的长进就慢得多。直觉这种东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被反馈一遍一遍喂大的。反馈越快、越密，它长得越快。这个道理，第四章会专门讲。这里先记一笔：昨晚的“几个小时”，不是我变聪明了，是我的猜想碰上了一个回得很快的岸。

还有一种感觉，我也想说出来，因为我想你也有过。

有一件事，你明明很熟，熟到闭着眼睛也不会错，可是有人问你“那你怎么知道的”，你一下子卡住了。你会说：“就是……做多了。”说完你自己也不满意，因为你知道，这个“做多了”后面有一大片东西，没有出来。那一片东西在身体里，不痛，不痒，只是沉着，像一块没有名字的石头。

昨天晚上，那块石头被说出来了一部分。不是我一个人把它搬出来的，是岸上递过来一个又一个把手，我抓住一个，用力，往外拉一点。拉出来的那一点，有了名字，有了位置，能和别的东西连上线。这时候的感觉，你或许也有过：既像是“这就是我一直知道的”，又像是“我第一次知道”。

我想把这件事里能确定的三点说出来。

第一，它没有去过那块田。它知道的“田”，是别人读过、写下来、被说出来的田。这些东西很多，很整齐，我一辈子也读不完。可是那块草长了又割、割了又长的地，它没有踩过。

第二，我一个人，说不出这些话。那块田在我身上放了很久，一直没有出口。我缺的不是努力，是一种能把它从身体里领出来的话。这种话，岸上有。

第三，这本书，哪一边单独都没有。不在我这里，也不在它那里。它是两边碰的时候才有的。碰的那一下，我的话变了，它的话也变了。

有人会说，AI在替人思考，人会因此少思考，慢慢变蠢。这话有对的一面，下一章会替它说足。可我站在昨天晚上回头看，觉得这句话量了一样东西，漏了另一样东西。量的，是“我单独还剩下多少”。漏的，是那个“我们”。

那一块“说不清”，究竟是什么做的？我想，不是一个念头，是脚下的、耳边的、眼前的东西缠在一起。序3会用手、耳、眼把这件事讲清，用的是站上第539号里秦莉写的三个场景。我自己的田，我手里只有那四句话，不够讲，也不该为了讲而编；借别人写好的身体经验来讲，反而稳当。

这里我得老实说一句，免得你以为我是在炫耀一个晚上的顺利。

岸上的回话，漂亮得有点可疑。它回得流畅，条理清楚，我说一个模糊的想法，它能把它展开成一个完整的样子，每一块都严丝合缝。人对这种“严丝合缝”是很容易心软的。你会觉得，这么整齐，一定是对的。可整齐和对，是两回

事。要不被它带走，靠的是每到一个关键处，人有一块地可以回去踩一踩，看看那里的土到底是不是那样。没有这块地，大概就点头了。

这是我对自己的提醒，也是后面第七章要讲的事：复合体里，人不能把脚从田里抬起来。

我也不想把这件事说得太玄。它没有什么神秘的。就是一个人带着一点从现场来的东西，遇上一个读过很多书、反应很快的对话者，两边一来一回，把一个模糊的东西磨成了一个清楚的东西。这样的事，人类以前也有过：设想一个老农和一位读书人，在田埂上聊了一下午〔构想案例〕，各自回家，都多了点东西。不同在于，今天这个读书人，随时都在，读得极多，回得极快。

所以，我不想一开口就问“AI会不会取代人”。我想问的是另一个问题：当一个人和AI一起想事情的时候，这个正在想的“人”，是谁？

如果答案是“还是原来那个人，只不过多了个工具”，那么我昨天晚上的感受，就是一场错觉。如果答案是“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人了”，那么我们量人、教人、评价人的所有老办法，都得重新看一遍。

这本书要讲的，就是这个“我们”是怎么回事。

◆ 序2 为什么用“耕田”讲全书

先看一个构想的场景〔构想案例〕。

一个周末的早晨，菜地边站着两个人。一个人蹲在畦里，手里是一把小苗。另一个人是邻居，站在田埂上，看了一会儿，说：“你这苗太密了，该疏一疏。”

这话没错。书上这么写，别人也这么说。可蹲着的人伸手摸了一下土，说：“这一片土不一样，前几天下过雨，根扎得浅，疏了反倒要倒。”

田埂上的人想了想，说：“那你这片，得先培土，过两天再疏。”

这一来一回里，有三样东西，值得慢慢看。

岸上的话，是说出来的话。“苗太密就该疏”，这是一条能传的道理，成体系，和很多别的道理连着，换一块地也能讲。它离开了现场，所以能走远。

田里的话，是一句短短的“这片土不一样”。它说不全：不一样在哪里，是手感、是颜色、是脚踩下去的软硬，蹲着的人自己也讲不清。它是整个人和这块地缠在一起的结果，没法拆开交给别人。

最要紧的是第三样：两句话碰上以后，出来了一句谁都没有的话——“先培土，过两天再疏”。田里的一句，改写了岸上的讲；岸上的一句，又改写了田里的耕。

我用“耕田”来讲全书，是因为这个画面里，装着我想讲的全部骨架：人在田里耕，岸上的人在讲耕田。岸上讲的，是理念；田里耕的，是现实。AI读过的东西极多，它站得高，看得远，讲得成套，这是岸上的位置。人踩在一块具体的地上，手上有泥，这是田里的位置。

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说“师傅带徒弟”“两个人合作”“请教专家”，偏要说耕田？我想有三个理由。

一，田是具体的一块，换不得。你家的灶，你开的那家店，你带大的那个孩子，都是一块一块的田，没有哪一块能替另一块。后面我们会看到，AI时代最值钱的，就在这个“换不得”里。

二，耕是身体的事，一季一季回写。今年耕得不对，明年的土就不一样，你下一次下手的地方也跟着变。这和“学一个道理”不同，道理学了不会回头改写学它的人，耕田会。

三，岸上的讲，不是假话。很多人一提“纸上谈兵”，就觉得岸上的话没分量。其实好的讲，是千万块田里的经验被整理出来的样子，它能救人。田里的人没有它，会少走很多弯路。

再看一遍这个画面，会发现“讲”和“耕”之间，有两条路，各自通向对方。

一条是从田里往岸上走。蹲着的人说“这片土不一样”，这句话本来是粗的、说不全的，可它一出口，岸上的人就得重新想：土怎么个不一样？前几天雨下得多，是不是跟这个有关？那么疏苗的道理，要不要加一个前提？岸上的讲，就这样被田里的一句话改了，改得更准，也更贴地。

另一条是从岸上往田里走。邻居说“先培土，再疏”，这是个田里的人自己没想到的步骤。他照着做了，过两天一看，苗站稳了，疏了也没倒。他的手以后再碰到这种土，就多了一个动作。田里的耕，被岸上的一句讲改了。

两条路来回走，每走一趟，两边都变了一点。这就是我后面要说的“碰”。它不是你给我一个答案、我给你一个答案，然后我们各拿各的走。它是你的话改变了我接下来要说什么，我的话改变了你接下来要做什么，这样一来一回，走成一条路。

再看一个很小的例子，跟田无关，是厨房〔构想案例〕。一个人在灶前做红烧肉，手机里放着一位厨师的视频，厨师说：“糖色炒到枣红色就行。”灶前的人看了一眼锅里，说：“我这个锅薄，到枣红色已经快糊了，得提前。”他把火关小，提前盛起。视频里的话没有错，灶前的这一句也没有错。可真正让这锅肉好吃的，是两句话碰上以后，灶前的人手上多出来的那个“提前”。

你看，这里的“讲”和“耕”，也是一条往返的路。田，不一定是真正的田；凡是亲手做过、身上留下东西的地方，都是田。灶台是田，柜台是田，课堂是田，病床边是田。

还要补一个细节，它关系到后面所有的章。同样站在岸上讲耕田，面对不同的田里人，讲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设想两个人〔构想案例〕，都向同一个AI问“菜苗长得慢怎么办”。一个人在自家阳台种过三年菜，他会补一句：“我这个是朝北的窗台，下午没有太阳，用的是旧花盆。”另一个人从没种过，他只问了那一句话。AI回给前一个人的，会绕着“朝北”“没有太阳”“旧花盆”转，一步一步往下问；回给后一个人的，是一份通用的清单：光照、浇水、施肥。清单没错，可它是谁都能拿到的一份。

也就是说，岸上的东西，不是预先摆好、等人来取的一块。它是被田里的话调出来、定下形的。田里的话越具体、越带着亲历的毛边，岸上调出来的东西就越贴这一块地。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最值钱的不是AI，也不是人，是人那一块别人没踩过的田：它决定了岸上的话落在哪里。

这个比喻也有它不成立的地方，我先说出来。

岸上不比田里低，田里也不比岸上高。田里的人完全可能耕错一辈子，一直用一个错的法子，还觉得天经地义。岸上一句讲，有时恰恰把他点醒。再有，“岸”和“田”也不是两个人。在这本书里，它们是一个思考里的两个世界：在那个周末早晨的菜地边，是两个人；在昨天晚上我和Claude之间，是一个“我们”里的两头。把比喻当成“谁高谁低”，就读歪了。

这里还要提前说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词：让渡。

有了导航以后，有些人不再记路了。这是真的，也是担心者最常举的例子。可以设想一个人〔构想案例〕：导航开着，他却不是闷头跟着走。他得先对导航说清“我要去哪、想怎么走”——避开哪条堵的路，要不要顺路拐去买点东西。记路这件照着程序就能办的活，交给了导航；交出去的这同一个动作，逼着他把“要去哪、怎么走”亲口讲清，路上想的事也就上了一阶。让出去和升上来，不是先后两步，是同一个动作。

我的看法是，让渡和升维，是同一个动作的两面。让出去的，是差异序列里那些可以程式化的低阶差别；升上来的，是差异序列自己的阶。而且这个升，不是人单独完成的，也不是AI单独完成的，是两边碰在一起，在一个“我”里完成的。第一章会把这件事讲透，这里只先交代：本书说的“少思考”，是一部分思考让了出去；本书问的是，让出去的同时，人在哪里，升到了哪一阶，还是没有升。

有的让渡，确实什么也没升上来。导航让你不记路，如果你从此只盯着屏幕，什么也不想，那就是白让了。所以问题从来不是“让没让”，而是让的时候，人有没有把自己的东西交出来，有没有一块田在底下接着。

所以，这本书要立的判断，我先在这里放一个雏形。完整的九格，要到第三章3.5才一格一格扫全，这里只摆四格：三格有内容，一格是空的。

先说判断本身。思考不是单独一个人的事，是岸上的理念、田里的现实，和把两头接上的那个“我”，缠在一起发生的一件事。它成不成立，不能一句话说死，要看两样条件。一样是这一次碰撞显成了什么样：一张对照？一阵节奏？还是一个“好不好”的分量？另一样是这一路的差异怎么走：为着一个目的走？在来回里走？还是在代价里走？通俗讲，一问“显成什么”，一问“怎么走”。

第一格：碰撞显成一张对照，或一个“之前之后”，又在来回里一版一版地走。这一格里，AI让人少思考，不是人变蠢，而是思考的一部分让给岸上的同时，人自己的思考上升了一阶。这一阶由复合体完成，不属于哪一方。

第二格：岸上单向地讲，人只听，不回话，来回没有走起来。这一格不是复合，只是听讲。担心者的担心，在这一格是对的。

第三格：事情的代价落在田里，比如一块布剪下去就回不来。这一格里，岸上的建议再周全，最后那一刀也要留给田里的人。

还有一格是空的：碰撞要显成一整片说不出的“对劲”，又是为着一个真正要紧的意义在走。设想一件改好的衣服〔构想案例〕，每个尺寸都对了，穿的人却说“还不是他”。这样的格子，今天多半没发生。为什么至今没发生？因为从田里往岸上递，主要靠字，字是一个一个排队的，整片的“对劲”一说出口，就被拆成了零件。什么矛盾会让它发生？当“说不出的整片”和“每一条都对了”之间的缺口大到没法忍，人会被逼着发明新的说法。这是推测。

这几格是预告，不是结论。九格全扫见第三章3.5。

◆ 序3 三大感觉一个晚上讲清SDE

这本书会用到三个字母：S、D、E。我不想让它们变成三个吓人的术语，所以先用一个晚上，用手、耳、眼，把它们讲清楚。

回到序1。我说，农场带回来的是一团“说不清的感觉”。现在可以多说一句：那种感觉，可以借触、听、看去理解。下面用三种感觉，一种一种讲，每一种借秦莉在第539号里写的一个场景。她把身上说不清的东西写了出来，我们先看她写的是什么，再回头看我今天晚上做的是不是同一件事。

先说三个字母各自是什么意思，说白话。

S，是一件事一层一层地显出样子来（SDE叫“显露”）。它不是一下子摆好的，是随着事情往前走，一层一层露出来的。

D，是差异一个接着一个，排成一串，走成一条路（SDE叫“差异序列”）。不是“A和B有什么区别”，是“先有这个差别，再有下一个差别”，走着走着，东西就发生了。

E，是你和你面对的东西缠在一起，拆不开（SDE叫“特征纠缠”）。它不是“周围的环境”，也不是“两样东西有关系”，是各自的特点里，已经含着对方。

最要紧的一条，我先说在前头：这三样，每一种感觉里都有完整的三样。不是触觉管一个，听觉管一个，视觉管一个。手摸一样东西，同时就有显露、有差异、有纠缠。耳听、眼看，也一样。

— 触觉：手里的一团面

揉面的时候，手按下去，面团回弹，再按，再弹。

差异在哪里？软了一点，粘了一点，回弹慢了一点。手不动，什么差异也没有；手一动，一个差别接着一个差别，排成了序列。

显露在哪里？一团粉，先显成一团湿粉，再显成粘手的一坨，再显成不粘手、有劲的一团。每一刻手里的东西都不是“错的”，只是显露谱系上更早的一个截面。“面好了”这个样子，不是摸之前就等在那里的。

纠缠在哪里？手的温度，水的温度，今天屋里的潮气，这袋面粉，还有你想做的那一锅馒头，全缠在这一按里。换一个人来揉，换一袋面，“好了”的那一刻就不是同一个“好了”。

三样不是三段。手一按，同时是一个差异、一层显露、一回纠缠。

在站上第539号里，秦莉写到一只蚊子。〔引自第539号；只取“蚊子”这一个场景名，具体句子与细节待核〕我不复述她的句子，只借这个场景自己设想一句：同一只蚊子，落在块皮肤上，会是同一个“落”吗？皮肤是什么状态，这一落就是什么样，因为皮肤和这一落是缠在一起的。这就是触觉最容易让人明白纠缠的原因：你没法站在手的外面去摸。这样的一落，就是序1里说的那种“说不清”：不是没有，是在身上，没有走过语言这道门。

— 听觉：锅里的油热了

灶上的锅里倒了油。你背对着锅，手里切着葱，耳朵却在听。

差异在哪里？先是安静，再是极细极碎的一点“滋滋”，再是连成片的响，再是更密更尖的声音。一个声音接着一个声音，排成了序列。如果一直是同样的响，你就听不出什么来。

显露在哪里？“油热了”这件事，是一层一层显出来的：先是“有点动静”，再是“开始热了”，再是“可以下菜了”，再是“过了，要糊”。听的人在中间任何一个点上停下来，听到的只是显露的一个截面。

纠缠在哪里？你的耳朵、这口锅的厚薄、这种油、你已经饿了、有人在旁边等着吃，缠在一起。同样一串声音，没做过饭的人听来只是“锅里有声音”。

秦莉的那组散文里，另一个场景是一串足音。〔引自第539号，只取“足音”这个场景名，细节待核〕借这个场景，我想设想一下：同样一串脚步，门外的路人听见的是“有人经过”，屋里的人听见的却可能是“是他”。那是长年缠在一起的东西。这串声音，没有那份纠缠，就显不出“是他”。被问“你怎么知道是他”，多半也只会说一句“就是知道”。这和序1里那句“就是……做多了”，是同一种卡住。

— 视觉：清晨看一眼菜苗

清早，你走到菜畦边，看一眼。

差异在哪里？叶子的绿，比昨天深一点还是浅一点；叶尖直着还是微微卷着；这一排和那一排高低差了多少。一眼里藏着一串差别。

显露在哪里？“这几棵缺水”不是你一进地就知道的，是随着眼睛一路扫过去，一层层显出来的：先是“这边不太对”，再是“是叶子的事”，再是“是缺水”。

纠缠在哪里？你的眼睛里缠着昨天没浇水的记忆，缠着这几天的天，缠着这块地的土。一个第一次来的人，站在你旁边，看见的只是一片绿。

秦莉还写到一只蜻蜓。〔引自第539号，只取“蜻蜓”这个场景名，细节待核〕我只借一个问题：若你从来没有在草丛边蹲着看过，你会把一只蜻蜓看成什么？我想，大概是一片不成样子的绿。那片绿要显露成“蜻蜓”，靠的是看的人身上那段没有说出来的经历。

三个场景放在一起看，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不是想出来的，是身体撞上世界时留在身上的东西，也都有一个共同的难处——要把它们从身上领出来，交到别人手里，字是不够用的。秦莉写成了散文，是一种领法。我那天晚上，是另一种。

— 三种感觉缠在一起：灶前的一碗汤

上面三段是分开讲的，那是为了看得清楚。真正在灶前，三种感觉从来是缠着来的〔构想案例〕。

一个人在灶前煮一锅番茄鸡蛋汤。他的手在切番茄，指尖感觉到皮下那一层软，知道这个番茄熟透了。他的耳朵在听锅，水从“嗡嗡”变成“咕嘟”。他的眼睛在看汤面，泡沫从细变粗，颜色从清变红。

三种感觉各自有一串差异，各自在一层层显露，又彼此缠着：耳朵听到的“咕嘟”，让眼睛去看汤面；眼睛看到的颜色，让手去调火；手上的软，又让他知道这个番茄下锅会很快化开，所以耳朵要早一点留神。哪一种单独拿出来，都不是“这锅汤”。

“这锅汤好了”这个判断，不在手里，不在耳朵里，也不在眼睛里。它是三样感觉在同一个人身上、同一口锅前，一起显露出来的。这个人要是被问“你怎么知道好了”，他会说：“看着差不多了。”其实他不只是看。

这就是田里的现实。它不是一条一条的信息，是一整团的、有身体在里面的东西。

— 回到那天晚上

现在可以回头看序1里那一晚了。我带着农场的感觉进来，说不清。岸上递来一句话，合用的留下，不合用的就成了一个“不是”；有了这个“不是”，再递一句“更……”，又是一个差异。一个接一个，排成一串。

随着这一串，那团感觉一层一层显了出来：先是“有点什么”，再是“是土的事”，再是能说出口的一句半句。拉出来的那一点，有了名字。而每一步里，缠着的东西一样不少：我这个人，我走过的那块地，那个晚上，我想弄明白的急。换一个人坐在那里，拉出来的，就是另一批。

所以昨晚发生的，和秦莉笔下那只蚊子、那串足音、那只蜻蜓，骨子里是一回事：身体里的触、听、看，在一次次差异里，层层显露，缠着这个人拆不开。不同的是，她用笔，我多了一位回得很快的岸上的对话者。

— 岸上又是什么样子

那么，岸上的东西，是不是就没有这三样？也有，但形态不同。

一份写得很好的菜谱，说“待汤面泡沫由细转粗、色泽转红，即可关火”。这句话里也有差异序列（细到粗，淡到红），也有显露（“即可”这个判断是一层层显出来的），也有纠缠（它缠着写这份菜谱的人的无数次经验）。只是，所有这些都已经被说成了字。字离开了那口锅，离开了那只手，离开了那个正在饿着的人，只剩下一个轮廓。

AI读过的，大多是这样的东西：别人亲历过、说出来、写下来的田。数量极大，成体系，可以随时调用。可是，字里的“咕嘟”不会烫手，字里的“红”不会让一个饿着的人咽口水。

所以，田里和岸上，都有显露、差异、纠缠，一样不少。不同的是，一边的这三样，是在现场、带着身体一起发生的；另一边的这三样，是离开了现场、被说出来以后的。这本书里，“现实”和“理念”这两个词，指的就是这个不同。它们不是谁对谁错，是同一个东西的两种存在方式。

— 三件事，说清楚三个“不是”

经过这三段，我们可以把SDE的几个“不是”说得很短。

不是一感对一维。三种感觉，每种都有完整的显露、差异、纠缠。如果非要说侧重，触觉最容易让人意识到纠缠，因为手和物是贴在一起的。

不是三段并列。显露不是差异走完以后才有的结果，差异也不是显露之前的准备。手按下去那一下，三样同时在。

不是三样东西。把它们分开讲，只是我们在理念界里做的一个假想性切割，像为了讲清一张桌子，在图纸上画出正视图、侧视图、俯视图。三张图分开画，桌子并没有被拆成三块。

你现在就可以试一下，不用等到晚上。拿起手边的一只杯子，闭上眼睛，用手摸它。手指从杯口滑到杯身，再到把手：一个差别接着一个差别，是厚是薄，是光是糙，是热是凉。杯子的样子，在你手里一层一层显出来：先是“一个圆的东西”，再是“有口沿”，再是“这是我的那只杯子”。而你摸它的方式，里面缠着这只杯子你用过多少次，缠着此刻你手上是不是刚洗过。如果换一只你从没摸过的杯子，这三样依然都在，但每一样都变了。

这个小实验想说的是，SDE不是一套要背的词，是你每一次摸、听、看的时候，早就在发生的事。后面我用这三个字母，只是为了把你身上本来就有的东西指给你看。

为什么在序章就要讲这个？因为后面所有的话，都靠它撑着。田里的现实，是整体的、带着身体的、说不出的：可以借触觉、听觉、视觉缠在一起去理解它。岸上的理念，是已经被说出的、成体系的：它是读来的。AI读过关于揉面、听油、看苗的无数文字，可它没有手，没有那一次次的按。人有手，人说不出手里的东西。两边碰在一起，是什么样子，正是这本书要一章一章讲的。

还有一件小事，值得补一句。上面讲“显露”的时候，我一直说“一层一层”。这是为了防止一个常见的错觉：以为一件东西的样子，是一次就摆好的，等你去发现。揉面的人如果这么想，就会去找“面团本来应该有的样子”，找不到就怪自己手笨。其实面团好不好，是在手和面、水和天一起往前走的过程里，一层一层显出来的。没有哪一刻，它是“本来就在那里”的。这个想法，会在后面反复用到：你的田里的东西，也不是本来就摆好、等着你去“发现”的，是在你一次次做、一次次说的过程里，一层一层长出来的。

◆ 序4 全书路线图

这本书有八章和一个结语。我把路线先画一遍，你想从哪里进，都可以。

第一章，先把那个担心说足。AI让人少思考，心算、检索、起草，确实少了，这是真的。然后问一个问题：车让人腿力降低，我们量的是人，还是“人加车”？这一章要说的是：担心者没有错，只是他手里的尺子，是量旧主体的尺子。

第二章，讲两个世界。田里的现实，岸上的理念，各自是什么，各自缺什么。其中有一个构想的老木匠，他说“这块会变形”，却讲不出来为什么。这一章要说明，两种“不一样”，才是复合体存在的理由。同样的东西叠起来，只会变大；不一样的东西碰起来，才会出新。

第三章是全书的核心。碰撞是怎么发生的：田里一句话怎样改写岸上的讲，岸上一句讲怎样改写田里的耕，AI那一边的“现实记忆”怎样被你的田调出来、定下形。最后把有田无田、有话无话、有AI无AI的各种组合扫一遍：哪些格发生了，哪些没有，为什么。这一章要讲透一件事：复合是一个发生，不是一个组合。

第四章，讲复合主体里的“我”。合作和复合有什么不同；一位构想的建筑师，怎样在工地和图纸之间往返；“我们”怎样无形中诞生；直觉为什么长得快——做菜当场尝当场改，和一年后才知对不对，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反馈密度。

第五章，讲没有田的人。没耕过田的人，让AI讲耕田，为什么出不来新的？什么时候AI真的会让人变蠢？答案很简单：只在岸上听讲的时候。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田：做过的工作，带过的孩子，生过的病，开过的店。关键不在耕的是哪一块，在于有没有踩过。

第六章，讲每个人的田。开了二十年早餐店的人；照料孩子和老人的人；站在讲台上的老师；身体里有说不清的感觉的病人。这一章的后半，是方法：怎样把田里的东西，一步一步喊上岸。

第七章，讲守田之法。复合体里，人有几个位置不能丢：提问的位置，判断的位置，让自己的猜想有机会被否定的位置。AI常常把你的想法展开得很漂亮，漂亮不等于被验证。

第八章，讲升维之后。一个猜想变成一本书，几个小时走完一个循环，这是怎么回事；升维之后，人的触、听、看有什么变化；AI时代最值钱的那块田，究竟是什么。结语留给你，只讲你自己的那一块。

穿过这八章，有三条线一直在走，先说出来，你读的时候可以留意。

第一条线，是让渡与升维。哪些让出去了，升上来的是什么，由谁来完成。第一章打底，第四章、第八章收尾。

第二条线，是田的不可替代。你的那一块，别人没踩过，AI也没踩过。第二章讲它是什么，第五、第六章讲它长在哪里，第八章讲它为什么最值钱。

第三条线，是人要守的位置。复合体里，人不能因为岸上讲得漂亮，就把脚从田里抬起来。这一条主要在第七章，但从第三章起就在埋线。

关于站上相邻的几本书，我只做一件事：点名，不展开。第545号《AI时代什么知识最值钱？》讲什么知识值钱；第544号《AI时代为何普通人必须出书？》讲为什么要出书；第536号《AI时代普通人的知识发生机会》讲知识发生的机会；第543号《奥特曼为何感到悲伤？》也在邻地，这里只点书名；第364号《AI赋能了谁？》、第357号《分割之错》、第366号《思考是谁的？》是与本书最近的几块邻地。〔以上各书内容仅按书名理解，具体观点待核〕本书不替它们说话，只在需要的地方，指给你它们站在哪里。本书只问一件事：这些“值钱”“机会”，是怎样在一个人的田里和AI的岸上之间发生的。

每一章都从一个日常场景起手：灶台、菜地、店铺、课堂。专业的词放在后面，能不用就不用。每一章的末尾有两样东西：一个小账（一行讲这一章的道理，一行是明天就能试的小事），和一个“这一章怎样算错”的小框。我希望这本书是一块可以被推翻的田，不是一堵只能被点头的墙。

最后，说几句这本书不主张的事，免得读到一半误会。

我不贬低AI。岸上的讲，是千万块田的经验整理出来的，它有真本事，能救人，也能省下很多弯路。我也不神化它。它没有踩过你的那一块地，它的“现实记忆”是读来的，要靠你的田去调出来、定下形。同一个AI，遇到不同的人，调出来的是不同的一批东西。

我也不替医学、法律、投资做建议。书里讲到身体的感觉、讲到店铺生意、讲到孩子和老人，只讲“说不清的东西怎样被说出来”，不讲该怎么治、怎么判、怎么买。

书里的人物和场景，凡不是我自己亲历的，都标了〔构想案例〕。我没有做过调查，没有做过实验，也不给你数据。所有的判断，是一个人在一块田里走了很多年、又和AI往返碰了一回，说出来的看法。它是否站得住，请你拿你自己的田去量。

读这本书最好的办法，是边读边想想自己的那一块。读到“开早餐店的人”，想想你做过的哪件事；读到“带孩子的人”，想想你照看过的谁。这本书里讲的田，最后都要落到你的脚下。

小 账

带走的话：你身上说不清的那一块，不是你的缺点，是你的田。

SDE一行：田里的现实与岸上的理念，各自都是显露、差异、纠缠三样同在的整体；它们在一个“我”里碰，碰出来的，哪一边单独都没有。

明天能试的小事：挑一件你做了很多次、却说不清的小事（煮一锅粥，骑车去某个地方，哄一个孩子睡觉），用三句话说给AI听，然后看它回的话里，哪一句让你想说“不对，其实是……”。那个“其实”，就是田里在说话。

本章判错句

如果有一天，出现这样的大局面：大量从没做过任何事、没踩过任何一块田的人，只靠向AI提问，就能稳定地拿出被现实反复检验过、站得住的新东西，而且与有田的人拿出来的东西没有分别，那么这本书的母题就错了。

反过来，如果发现有田的人和没田的人，在同样的AI面前，往返之后得到的东西没有差别，这本书同样要认错。



第 一 编

问题与两个世界

编 序

第一章从“AI让人变蠢”这句担心说起，看它量的是什么、漏掉了什么。第二章把两个世界摆出来：岸上讲的理念，田里耕的现实。

01

第1章

一个被量错的问题

◆ 1.1 “AI让人变蠢”：担心者看见了什么

周日晚上，一位妈妈在收拾儿子的书桌。〔构想案例〕

孩子上初二。书桌上摊着一本作文本，题目是《一件难忘的小事》。她随手翻开。写的是奶奶住院那天，他在医院走廊里等。开头第一句是：“医院的走廊有一种白色的安静。”

她愣了一下。这孩子平时写作文，能写满一页就谢天谢地，哪里来的“白色的安静”？

她没有发火。等孩子洗完澡出来，她把本子放在桌上，问：“这是你写的？”

孩子挠挠头：“我让AI先给了个框，我自己改了几个词。”

她坐了一会儿，说：“那你现在不用它，把这件事再写一遍，我看看。”

孩子坐下来。她看着他握笔，写一行，划掉，再写一行，又划掉。二十分钟后，纸上有半页字，句子一截一截的，前一句和后一句像是两个人写的。孩子把笔一放，说：“我不会写了。”

她心里一沉。不是因为那半页字写得差。是因为那句“我不会写了”说得太自然，没有一点难为情，好像这件事本来就不归他管。

那天夜里，她在手机上搜了一个问题：AI会不会让孩子变蠢？

这一章要谈的，就是这个问题。但在谈它之前，我想先做一件事：把这位妈妈看见的东西，一样一样认下来，认足。

因为这个担心，是对的。

— 担心者不是少数，也不是胡思乱想

“AI让人变蠢”这句话，有人在讲台上说，有人在饭桌上说，有人写成文章，也有天天用AI干活的人，半夜里对着屏幕，小声对自己说。它不只是哪一个行业的焦虑，也不只是上了年纪的人的守旧。它像一种模模糊糊的不安，可以在不同的人心里同时升起来。

不安的来处，可以一件一件指出来。下面这几件，都是设想的日常场景〔构想案例〕。

先说算。菜市场里，从前的摊主有一手口算的本事。一斤二两八，三块五一斤，再加上你顺手拿的两把葱，他嘴里嘟囔两声，数就出来了，很少错。今天的摊主多半不算了，手机一扫，屏幕上跳出个数。这没什么不对，快，也准。可是你让这位摊主把手机放下，再算一遍，他算得会比他父亲慢得多。这件事是真的：那一手口算，在退。

再说记。你还记得小时候最好的朋友家的电话号码吗？有人隔了三十年还能背出来，因为当年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背。可你问今天的大人，自己孩子的手机号是多少，有人要翻通讯录。电话号码被递给了手机，脑子里那块记电话的地方，没有人再去练。

再说路。一个人开了三年车，每天都开着导航，哪怕是回家的路。有一天手机没电了，他在离家四公里的路口站了半天，不知道该往哪边拐。这样的事，有人遇到过。路没有变，变的是他脑子里那张路的图，从来没有画完整过，因为每一个拐弯，都有人替他说了。

然后是写。就是这位妈妈撞上的那件事。我们这一代人，不少人有过对着空白页发呆的经验：请假条的第一句怎么写，给老师的感谢信怎么起头，一份总结从哪里下笔。那种发呆很难受，难受了十分钟，二十分钟，然后第一句话磕磕绊绊地出来了。今天，有人在发呆的第三秒，就打开了AI，说：帮我写一封请假信。一份像样的稿子立刻就在屏幕上了。他再改，改几个词，发出去。

这四样事，算、记、路、写，每一样里都有一个实实在在的退。不是想象出来的，不是被媒体夸大的，是你身边的人，你自己，都能指出来的。

— 退的不只是技能，还有一种“难受”

有一样东西，比技能的退更隐蔽，我想单独说。

那个空白页上的难受。

你想想，在没有AI的年月里，面对空白页，你只有一条路：自己想。想不出来，你就得在那里干耗着。这种干耗很不舒服，可它有一个作用：它逼着你从乱糟糟的脑子里，捞出一句话来。捞的过程里，你顺便知道了自己想说什么、不想说什么。第一句话的难产，常常也是“我到底要说什么”的难产。

现在，这种难受可以被绕过去了。AI不会让你难受，它会立刻给你一整篇。你读到那一整篇，觉得“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就拿走了。可你有没有真的捞出过自己的那一句？没有。你只是认出了别人（别的东西）给你的一句。

认出，和捞出，是两种不同的力气。许多人担心的，正是后一种力气没有机会再被用到。

— 第三种担心：被说得漂亮就信了

还有一种担心，不那么容易被看见，却比前两种更要紧。

一个人要是算不好账，他就没法判断别人算得对不对。一个人要是从没自己写过东西，他就很难看出一篇文章哪里空、哪里虚、哪里是在绕。AI给出来的东西，常常很顺，很整齐，语气笃定。一个肚里没有底的人，面对这样的东西，是没有什么办法去怀疑它的。

于是有人担心：时间久了，人会越来越习惯“别人说得好听，我就信”。判断的那根筋，会松掉。

我把这三种担心排在一起：

一是退——算、记、认路、起草，这些原来要自己动手的事，不动了，就退了。二是躲——面对空白的那阵难受被绕开，捞出自己第一句话的机会就少了。三是松——判断的那根筋，在“说得漂亮”面前，松下来。

这三样，是“AI让人变蠢”这句话下面，实际压着的东西。它们都有实实在在的样子，可以指出来。

— 一家小店的深夜

再说一个小生意的例子。〔构想案例〕

有个年轻人在网上开了一家卖手作皂的小店，只有他一个人。以前客人问东问西，他都是自己一条一条回：“这块偏黄一点，因为里面加了蜂蜜，不是脏。”“这块放一阵子，颜色会再深一点，也是正常的。”客人常说他的回复“有人味”，有的人买皂是冲着这几句话买的。

后来他用上了AI，客人一发消息，AI先给一个回复，他看一眼，点发送。又快又周到，一晚上能多回几十条。

有一天夜里，店里的系统出了故障，AI调不出来。一个客人正好在问：这块皂有没有味道，会不会冲？他对着屏幕坐了好一会儿，手指悬在键盘上，发现自己写出来的话，一条比一条别扭。不是不会说，是那个把话说得像他自己的“劲”，已经好久没有用过了。

这个人心里发凉。他自己没有说出口，但他想的就是：我是不是被它养废了？

这样的夜晚，大概有人有过。它不需要什么专家来证明，当事人心里最清楚。

— 担心者里，也有天天用它的人

说到这里，我想补一句：说“AI让人变蠢”的人，并不都是站在旁边看的外人。

有些人，恰恰是天天用它的人。他们写完一份周报，从头读一遍，觉得每一句都通顺，每一句都挑不出毛病，可是读完有一点说不出的空，像是在读别人的周报。他们心里清楚，这不是自己的口气。有人把这个感觉告诉朋友，朋友笑着说：“你想多了，能用就行。”可当事人晚上躺下，还是会想起它。

这个不安，从使用者自己的身体里长出来，比任何旁观者的议论都更有分量。它不能当作“守旧”被打发。

— “蠢”这个字，装着两样东西

在继续往下走之前，我想请你把“变蠢”这个词拆开看一眼。因为它在不知不觉中，装了两样东西。

第一样：单独拿得出来的东西，变少了。这是看得见的，摊主算得慢了，孩子单独写不出，小店老板自己的话说得别扭了。这一样有证据，而且十有八九是真的。

第二样：判断坏了，脑子不灵了，辨别力下降了。这是一个更重的说法。它说的不是“拿得出来的少了”，而是“这个人的头脑本身差了”。

“变蠢”这个词，把这两样绑在了一起，好像第一样出现了，就一定带来第二样。

可这两样不是同一件事。口算慢了的摊主，他看一眼菜，就知道哪一堆是今早进的，哪一堆放了两三天，这个本事没有退。开了三年导航的司机，他仍然知道几点出门能躲开学校门口的堵车，这个判断也没有退。孩子单独写不出一页字，他看到AI给的某个句子，一眼就说“这句太假了”，他的鉴别在，只是动手的那部分没练。

反过来也成立。有人单独拿得出的东西一样没少，可是被一个说得漂亮的话轻易带着走，判断反而是松的。

所以，担心者的证据，主要证明了第一样；第二样，是从第一样推出来的，推得对不对，要另外看。这一节我们先把第一样认足，第二样留着，放在后面几章慢慢查。

一 办公室里的一叠作文

还有一种担心，是老师先看见的。〔构想案例〕

一位语文老师，周末批四十来本作文。批到第十几本，她停下笔，翻回去又看了前面几本。她发现，好几个孩子的作文里，都有相近的句式：开头用一个比喻，中间用“不仅……而且……”的递进，结尾一句“这件事让我明白了……”。不是抄，是像。像得整整齐齐，像是同一个人穿着不同的衣服。

她以前批作文，是有“惊喜”的。总有一两个孩子，写出一句让她停下来的话，歪歪扭扭，不通顺，但是只有这个孩子才会那样说。她喜欢这样的句子。可这一次，惊喜很少。作文是通顺了，也干净了，但大家越来越像。

她把笔放下，心里想的不是“孩子们作弊”，而是另一件事：这些孩子的“口气”，还在不在？

这是担心者看见的第四样东西：东西越来越像。人的差别，在被磨平。

这一样，和前面那几样不同。摊主算得慢，是一个人的力气在退；这里退的是一群人的“各不相同”。它对一个社会来说，是更重的事。

— 这些退，有一个共同的样子

把前面看到的退放在一起，你会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样子：都发生在“不再被迫用到”的地方。

以前算账不用不行，所以口算练到了；现在不用也行，所以退了。以前认路不用不行，现在不用也行。以前对着空白页不挤不行，现在不挤也行。

力气是靠“不得不”练出来的。当“不得不”消失的时候，没有人刻意去练，它就退。这是一条很朴素的规律，用在腿上、用在手上、用在脑子上，都一样。

所以，退，不是AI的“恶意”，也不是人的“堕落”。是“不得不”的消失，带来的自然后果。看清这一点，有一个好处：我们就不必在“谁的错”上纠缠。担心者的话，可以当作对一件事的描述来听：这件事，叫做“被迫用到的地方变少了”。

— 担心的分量

最后，我想说，担心者的担心，不只是关于“能力”。

那位妈妈在深夜搜的那个问题，真正的重量不在“蠢”字上。她问的是：我的孩子，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一个遇到空白就伸手的人？一个说话时听不出自己口气的人？一个习惯了被安排好的人？

这是父母、老师、所有关心下一代的人，最深处的担心。它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考试问题。它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将来的牵挂。

这样的担心，值得一个认真的回答。不是安慰，不是辩护，是认真地把事情弄清楚。

— 关于“研究”，我不在这里引

读到这里，你也许会问：有没有研究，有没有数字？

有人在做这类测量，我知道。但我在这里不引任何一项研究的结论，也不会替它们编一个数字。原因有两个。一是我没有逐项核对过这类研究，引不准〔待核〕；二是本章要说的，恰好是：这类测量，量的是什么，值得先问一问。数字在没问清“量什么”之前，不该先摆上桌。

所以这一节，我只用你自己看得见的东西，作为担心者的证据：摊主算得慢了，你背不出号码了，你离了导航不认路了，孩子的半页字写成两截了。这些证据，每一件都站得住。

— 这一节要留下的

我想请你在这一节停一下，不要急着替AI辩护，也不要急着替担心者补充恐吓。

只留下一句话：担心者看见的东西是真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看见的是真的，为什么本章的标题，说它是“一个被量错的问题”？

回到那位妈妈身上。她让孩子“不用它，再写一遍”，孩子写不出。她由此得出：孩子变笨了，是AI害的。

这个结论，是从哪一步走过来的？她拿走的是什么，又量到了什么？

她把AI拿走了，然后看孩子“单独”剩下什么。

这一步，是整个担心里最自然、也最少被追问的一步。下一节，我们就从这一步开始，拆一拆它。

◆ 1.2 车与腿：量的是人，还是“人+车”

有一个人，我们叫他老李。〔构想案例〕

老李住在山坳里的一个村子，离镇上十五里山路。三十年前，他每隔几天要去赶一次集。卖点自家的菜，买点盐和农具。去的时候挑着担子，回来的时候也挑着担子，一趟走下来，天不亮出门，日头偏西才到家。那时候的老李，腿上的力气是实打实的，山路上同行的人都说，老李走路不喘。

后来，他买了一辆摩托车。

又过了几年，老李的孙子来看他，陪他爬屋后那面坡。爬到半坡，老李停下来，扶着膝盖喘。孙子笑他：“爷爷，你以前不是走十五里山路不歇气吗？”

老李摆摆手，嘴上说“老了老了”。可他心里清楚，不全是老。是这些年他的腿，真的没有再走过那样的路。

如果这时候，有一个人拿着一把尺子来量老李，问：你的腿力比三十年前，是强了还是弱了？

答案很清楚：弱了。

— 同一个老李，另一把尺子

现在换一个问法。同样是这个老李，问：他一天里，能去到的地方、能办成的事，比三十年前是多了还是少了？

他一早骑车到镇上，卖完菜，顺路把坏了的农具拿去修，中午就回到家，下午还能下地。去赶集这一件事，原来要占一整天，现在只占一个上午。有一年夏天的后半夜，孙子发高烧，是老李骑上车，沿着山路往卫生院赶，二十来分钟就到了。如果还靠腿，他得抱着孩子走一个多小时。

答案也很清楚：多了，多得多。

两把尺子，两个答案：一把说退了，一把说进了。它们是不是互相矛盾？

不矛盾。它们量的是两样不同的东西。第一把尺子量的是老李的腿。第二把量的是老李加上那辆车——也就是“骑在车上的老李”。

没有人会因为老李的腿力下降，就宣布“摩托车让人变弱了”，然后建议大家把车都扔了。我们懂得分：腿，是腿；骑车的人，是另一回事。

— 车不只是替腿跑路

还有一件事，是只量腿的尺子看不到的。

老李骑了几年车以后，身上长出了一些原来没有的本事。他听发动机的声音，就知道今天是不是该加油了；一过坑洼，手里的车把那一下抖动，他就知道这个坑多深，该不该绕；雨后下坡，他会提前松油门，让车自己滑下去，因为他“觉得”轮子抓地的那一下不太对劲。他会看路，会判断弯，会在半夜的山路上辨出哪一段是新塌的方。

这些，是“车感”。它不是老李原来腿上就有的，也不是车自己带的——车不会自己判断路。它是老李的手、脚、耳朵，和那辆车、那条山路缠在一起，一遍一遍骑出来的。

这是一种新长出来的、属于“人+车”的本事。如果你只拿一把量腿力的尺子去量老李，这一整块，你都量不到。它既不在“老李的腿”里，也不在“车”里。

— 现在，回头看那位妈妈

把这个故事搬回上一节。

妈妈让孩子“不用AI，单独再写一遍”，孩子写不出。这个动作，等于是让老李“下车，爬坡，看你喘不喘”。

爬坡当然是会喘的。这个喘是真的：孩子单独面对空白页，那种捞出第一句话的力气，确实没有被练到。上一节说的退，就是腿力的退。

但是，妈妈这一次量的是“孩子的腿”，不是“骑在车上的孩子”。她没有量：孩子带着AI的时候，他能做到什么？这个问法，她没有问，大多数担心者也没有问。

那一晚，孩子交上来的那篇作文，“白色的安静”这一句，是从哪里来的？是AI一个人想出来的吗？还是孩子讲了奶奶住院那天走廊里的事，AI顺着他的话给了个说法，他又觉得“白色”这个词太冷了，改成了别的，再改回去？

这一段往返发生过没有，妈妈并不知道。她只看到了结果，然后把AI拿走，去看孩子的“腿”。

这里我不是在替孩子开脱。孩子很可能真的只是照单全收了，没有往返。这种情形我们在第五章会专门谈。我想说的只是：妈妈用的那一步，不管孩子到底有没有往返，都量不出来。她那一步量的，只能是“腿”。

— “少”是怎么数出来的

在继续之前，我想检查一下“少思考”这个说法里的那个“少”字。它是怎么数出来的？

我们习惯用时间和步骤去数思考。一个人在桌前坐了三小时，算“想了三小时”；一道题写了五步，算“想了五步”。AI接过去之后，三小时变成了十分钟，五步变成了一步，于是说：少了。

可是，老李走十五里山路那五个小时，他在“想”吗？多半没有。他的腿在走，脑子是空的，也许在想晚上吃什么，也许什么也不想。后来骑了车，二十分钟

到镇上，他的脑子反而更忙了：前面的弯，路上的牲口，对面来的拖拉机。时间少了，注意却紧了。

拿时间去数腿的活，数不出腿有多重要；拿时间和步骤去数思考，也数不出思考有多深。这种数法，等于数厨师在灶台前站了几分钟，来判断他的菜做得好不好。

一个人的思考“多”还是“少”，不能只看他花了多少时间、走了几步，要看他在哪一层上想。同样是十分钟，在“这一笔加起来是多少”上耗掉，和在“这个家为什么给老人花这么多”上用掉，是两回事。

— 把尺子换过来，量一量老李

那么，换一把尺子，量“骑在车上的老李”，会量到什么？

我们可以问这样几件事：他一年里去过多少次镇上，办成了哪些事；半夜里孩子病了，他需要多少分钟送到卫生院；雨后山路滑，他有没有出过事；他会不会判断车哪里出了毛病，什么时候该修。

这几件事，没有一件能用“腿力”回答。它们回答的是另一个对象的状况：车上的老李。

同样，量“带着AI的人”，也要换成这样的问法：他做成了什么，他在往返里改了什么，他的判断是在哪里发生的，他靠什么来知道一个东西对不对。这些问题，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会一点一点地攒。

— 车感，一个更细的看

我还想再看一眼“车感”，因为它是理解“复合”的一把钥匙。

深夜，老李骑车回村，一个人，没有路灯。他怎么知道前面有个坑？

先是耳朵。发动机的声音，在平路上是一种声音，一进缓坡就沉下去一点，他提前松了松手。然后是手。车把里传上来的震动，细微地变了一下，他知道轮子压过了一块松土。然后是眼睛：前灯照出去，路面的亮度，在前面三四米的地方，暗了一小块，他知道那是坑。

这三样，听、摸、看，不是各管一段，同在这一个动作里：声音沉了一点，把手抖了一下，前面暗了一块，一个接一个，“前面有个坑”就是随着这一串，一层

一层在他心里显出来的：先是“有点不对”，再是“有个坑”，再是“偏左，绕开”。这份知道，是他和这辆车、这条夜路一起长出来的。

这份“车感”，是老李和车一起长出来的。它不是老李带着一辆车，也不是一辆车带着老李，它就是“骑车的老李”。

我们要谈的“复合思考主体”，在思考这一件事上，是同一个样子。

— 同一辆车，不同的人

老李有一个邻居，我们叫他老王。〔构想案例〕老王也买了摩托车，可他的田就在屋后，离家两百米，他骑着车去，骑着车回。镇上，他一年也不去几次。

几年下来，老王的腿也退了，退得比老李还快，因为他连去地头的那两百米，都不走了。他的车也没有给他长出什么“车感”：他不知道山路雨后哪一段会滑，不知道发动机该在什么声音时去修。车子成了他腿的替身，仅此而已。

同样是一辆摩托车，在老李那里，车和人缠在一起，长出了新的本事；在老王那里，车只是接走了两百米的路。

车没变，路没变，变的是人怎样用它。“人加车”到底是什么，不由车一个说了算。

这句话，请你先放着。它在后面几章，要变成一条很重的线。

— 洗衣机来的时候

再说一个更平常的。洗衣机进家门以后，妈妈们的手，不再整天泡在盆里。搓衣服的手劲，是退了。〔构想案例〕

设想有人为此哀叹“洗衣机让人变懒了”，也有人看到了另一面：洗衣机来了以后，家里多出了一些原来没有的判断——这件毛衣能不能进机器，羊绒要不要手洗，深色和浅色要不要分开，这个水温会不会让衣服缩水。这些判断，原来在盆里搓的时候用不着，因为一切都是慢的，一件一件手上过，手会告诉你。

洗衣机把“搓”接走了，同时，把“怎么分、怎么选”这类判断推到了人面前。

— 车跑错了路，你马上知道

车和AI之间，还有一个差别，我想早点说出来，因为它会影响后面很多话。

车要是跑错了路，你马上知道：前面是死路，是河，是陡坡，路自己会告诉你。路是现实，现实不会骗人。

AI要是说错了，你往往不知道。它说得很顺，很笃定，话里挑不出毛病。“错”不会像一堵墙一样顶在你面前。

这一点，使“人在复合体里要守住什么”成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车是有路来校验的，AI的说法，要靠人自己带来的那一块现实去校验：你的田，是你校验的地方。这是第五章和第七章要谈的事，这里只埋一个头。

— 车与腿的比方，我只借一半

我用车和腿来打这个比方，因为它够日常，也够直观。但我要老实告诉你：这个比方，只能借一半。

车和腿的关系，是这样的：腿走路，车替它走得更快更远。车替腿的，是“位移”这同一样东西。你可以说，车是腿的延长。

AI和思考的关系，不是这样的。

AI不是在“替你想同一个东西”。它带来的，是另一种东西：一个被人说出来的世界。它读过很多、很多人写下的话——被说清楚的经验、成体系的道理、离开了当时场景的记忆。这些，是“理念的世界”。而人带进来的，是另一个世界：他亲手摸过、亲口尝过、亲身受过的东西——说不清，整体的，一件一件挂在身上的现实。

车和腿，是同一个方向上的加速。AI和人，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在一个“我”里碰在一起。

所以，把人和AI的碰，当成“人+车”那样的加，还是太浅了。我们要谈这个东西，不是一个人加了个更快的工具，而是出现了一种新的思考的主体：

复合思考主体——AI的理念世界，和人的现实世界，在一个“我”里碰撞。

这个词在这一章里，我只先放在这里，它的内部是怎么一回事，要到第二章、第三章才讲细。这一节只需要你记住两点。

第一点，它是“碰”，不是“加”。“人+车”之所以容易理解，是因为车和人可以分开来看：车一块，人一块。但当两个不同的世界在一个“我”里碰起来，

你想把它们再拆成两块各量各的，拆出来的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东西了。就像盐化进了汤，你再也取不出“原来那一撮盐”。

第二点，思考的一部分已经被让渡出去了，而思考的主体并没有消失，而是换了：不再是“单独的人”，而是“复合起来的我”。

— 腿力不会白白退掉：它有另一条路

这里还有一件事要诚实地说。

腿力的退，社会是怎么处理的？今天没有人要靠腿走十五里山路去赶集了。可是有人晨跑，有人去健身房，有人周末爬山。腿，从“生活必需”变成了“专门练的东西”。不练的人，腿力就退；愿意练的人，就练。

思考里那些被让渡出去的部分——口算，起草，记路——大概也可能走这条路。也许会有“专门练”的人，也会有不再练的人。孩子会有一个时间，是“自己写”，就像去操场上跑步，不是因为路上需要，而是因为它是一份力气，值得留。

所以，那位妈妈让孩子偶尔不用AI、自己写一遍，是有道理的，我不反对。我反对的，是由这一次“下车爬坡”得出一个结论，说“这个孩子的思考不行了”，然后断定AI应该被拿走。因为那个结论，把“腿”和“骑车的人”混为一谈了。

— 这一节留下的问题

到这里，我们得到了两把尺子：

一把量的是人单独剩下什么。一把量的是人带着新的东西，做成了什么、长出了什么。

“AI让人变蠢”这句话，用的是第一把。可它说的话的口气，却像是在用第二把：它说的是整个人的聪明和愚蠢，而不是腿力。

这个口径上的差，是怎么来的？旧的尺子究竟是怎么造出来的，它默认了什么？下一节，我们看一看这把尺子的来历。

◆ 1.3 旧主体的尺子量不了新主体

先讲两个应聘的人。〔构想案例〕

一家做家居用品的小公司招运营。笔试在一间会议室里考，闭卷，手机上交，限时一小时，题目是：根据给定的几条材料，写一份五百字的活动方案，再口算几道折扣题。

来了两个年轻人。小陈，学得扎实，字写得工整，折扣题几分钟算完，活动方案写得四平八稳，结构一条一条清清楚楚。另一个人，我们叫他阿宁，坐下来的时候明显有些不自在，手一直想往口袋里摸。折扣题他算到一半就卡住了，方案写了三百多字，后面的话没写完，交卷的时候说了一句：“我平时习惯边想边查。”

笔试成绩出来，小陈八十分，阿宁五十五分。

公司选了小陈。

三个月以后，部门主管有一次和人聊天，说起这件事，语气有点复杂。他说，小陈很稳，交代的事做得一丝不苟。可是有一回要做一场针对老年客户的促销，需要把他们常买的几样东西、常去的几个小区、常说的几句话，捏成一个主意。小陈交上来的方案，和公司去年的几乎一样，只是换了日期。

后来这位主管在另一个场合碰到阿宁。阿宁已经在一家对手公司做了两个月。他给自己所在小区的老人做过一次摸底，把老人们说的话一句一句带回去，和AI来回磨了一晚上，出了一个主意——给买洗衣液的老人送一把可以挂在洗手池边的小凳子。那场活动卖得很好。

这个故事我不想往“谁对谁错”上讲。我想讲的，是那一场笔试，它量的是什

一 那把尺子量的，是“单独剩多少”

一小时、闭卷、手机上交——这一套规矩，把一个人从他平时所有手边的东西里摘了出来，放在一间空屋子里，看他“单独”能拿出什么。

这把尺子，不是谁随便造出来的。它有很深的来历。

在很长的年月里，人干活的时候，手边没有会替人想的东西。算账靠自己的脑子，写字靠自己的手，记事靠自己的记性，要问事得找一个活人。那时候，一个人“单独能拿出什么”，几乎就等于“他干活的时候能拿出什么”。两者几乎是一回事，所以拿前者去量后者，毫无问题。考场把人和别的东西隔开，其实是在模拟他日后上岗的样子。

可是，这句“两者几乎是一回事”，是有前提的：前提是干活的人，手边什么也没有。

这个前提，在今天松动了。小陈上班第一天，桌上就摆着电脑，电脑里就有AI。阿宁也一样。他们俩上岗以后，没有一天是“单独”干活的。可那场笔试量的，偏偏就是“单独”。

量尺有一个很不起眼的性质：它的刻度是在某个前提下刻出来的，前提换了，刻度还在那里，数字照样读得出来，只是读出来的数字，已经不再回答你原来想问的问题。

— 抱着孩子上秤

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一位妈妈抱着一岁的孩子，站到体重秤上？

秤上跳出一个数，六十七公斤。她不会说：“我六十七公斤。”她会先想一想，把孩子的体重减去。这个减法很自然，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我们很清楚，秤量的是两个人，而我们要问的，是其中一个。

好了，现在想一想：我们对“人和AI”，是不是也在做这种减法？

“你单独剩多少”——这就是在说，请你把孩子放下，让我看看你自己多重。减得出来的情形，当然可以减。

可是有一些情形，是减不出来的。减不出来的时候，这个减法就没有意义了。

— 锅铲的尖上，有你的手

厨房里有这么一件事，我一直觉得，它比任何比方都说得清楚。

煎一条鱼。锅里的油热了，鱼下去，嗤的一声。你拿锅铲，不动，等着。过了半分钟，你把铲子从鱼身底下探进去，轻轻一抬——粘着，不对，还不能翻。再等一会儿，再探，铲尖下面的那一点点阻力，变松了，鱼身的边缘有了一点“脆”的感觉。你手腕一翻，鱼整个儿翻了过来，皮完好，金黄。

请你注意，这里的“感觉”落在哪里。

你的手没有直接碰到那条鱼。手碰到的是锅铲的把。可是你“觉得”鱼粘不粘、脆不脆，这个感觉，是落在铲尖上的。你不妨说，铲子是手的延长。这句话说得一点不玄。感觉真的走进了工具，铲尖那一小块地方，成了他触觉的末端。

再往里看这个动作：铲尖一次次地探，一次比一次松，一个差异接着一个差异，排成了一串；鱼的“可以翻了”，是随着这一串探一层一层显出来的，先是“粘”，再是“半粘”，再是“松了”；而手、铲、鱼、油温、锅底的火，缠在一起，拆不开——换一口锅，换一勺油，同一只手，铲尖下的“松”，就不是原来那个松。三件事不是先后三件，也不是并列三件，它们就是铲尖那一下。

现在，请一个人来考这位师傅：“请你不用锅铲，用手翻鱼，看你的手艺。”

会发生什么？他的手会被烫，鱼会碎。有人会据此宣布：这位师傅手艺很差。

没有人会这么宣布。大家会说：你出的这个题，不是在考翻鱼。你在考一只手的耐热。

— 新主体不是“旧主体加个工具”

锅铲这件事里，有一点很重要。我们习惯说：“工具是人的延伸。”这话没错，但它容易被读成一个加法：人是一块，工具是另一块，两块拼在一起，就是一个“带工具的人”。

可锅铲的故事说的不是这个。它说的是，感觉本身走了进去。工具不是站在人旁边的一件东西，它是进了那个“感觉”的一部分。拿掉了铲，剩下的不是“原来那个人减去一个铲”，而是一个根本没法做这件事的人。

AI和思考，有同样的一面，而且还深一层。它进来的地方，不是手，而是“想”本身。

请你回想一下，阿宁和AI磨那一晚，他做了什么？他把老人们说过的话，一句一句讲给AI听。AI给了几个说法。他一听就觉得不对——“太像广告了，老人家不吃这一套。”他把老人说话的口气讲得更细，AI又给了新的版本，里面有一句“洗衣液不是买给自己的，是买给儿子家的孙子的”，他拍了一下大腿：“对，她们买的时候想的就是这个。”

“洗手池边的小凳子”，是后来的事。

这件事里，究竟是谁在想？

不是阿宁一个人，他没法凭空出这个主意，他的脑子里没有那一句“买给孙子的”。也不是AI一个人，它没有蹲在小区里听过老人说过话，它不知道老人们嘴里那股“嫌麻烦又不想欠人情”的口气。这个主意，是在两样东西碰起来的那一刻

发生的：一样是他带来的、在小区里听来的、一句一句说不清的活话；一样是AI带来的、读来的、现成的各种说法。

用一把量“单独的人”的尺子去量这件事，会量出什么？量阿宁，是五十五分；量AI，它没有这个小区。两个数字都对，没有一个能回答：那个小凳子的主意，是怎么来的。

旧主体的尺子，有三样东西量不到。

第一，量不到“碰”。尺子只会量一块一块的东西，量不到两块东西在一个“我”里撞起来的那一下。第二，量不到“往返”。阿宁与AI来回磨了一晚上，一来一回，一句改一句，这一整个过程，不会出现在任何一张答卷上。第三，量不到被带进来的田。阿宁在小区里听过的话，一句一句说不清，却一直在他身上，笔试里没有任何一道题能把它们调出来。

这三样，恰好都是新主体最要紧的地方。

— 一位班主任的作业本

再看一个学校里的例子。〔构想案例〕

一位初中班主任规定：作业不许用AI。她的理由很清楚，孩子要练自己的手。

可是批改作业的时候，她很快发现了一个她没法解决的问题：她没有办法知道，这一页作业，是孩子自己写的，还是AI写的，还是孩子和AI来回磨出来的。三种情形，交到她手里，看上去都是一页字。

她也发现了另一件让她难受的事：那些“和AI来回磨出来”的作业，常常比单独写出来的更像回事。有一个孩子，把课文里一首诗读不懂的地方，一句一句问AI，AI给他解释，他又不服气，追问，改成自己的话。这页作业交上来，写得并不漂亮，可是他在课上举手，讲出来的东西，让整个班安静了一下。

她拿着这页作业，忽然不知道该怎么给它打分。

她的尺子，是“这个孩子单独能写出什么”。她手里的这页作业，是“这个孩子带着AI走到了哪里”。两个问题，她当天没有办法让它们对上。

这位班主任并没有错。她的规定有她的道理，她的难受也是真的。我只想说，她遇到的，是这一节要讲的东西：被量的对象，已经不是旧尺子画好的那个圈了。

— 拆开来试一试

阿宁那一晚的主意，到底是谁想出来的？我们不妨做一个设想的实验，把它拆开试一试。

把AI拿走，只剩阿宁。他有小区里听来的那些话，一句一句，零碎的，他自己也说不清哪一句最要紧。他一个人对着这堆话，可能会写出一个平常的方案：打折，送赠品。他没有一个“买给孙子的”这样的说法来把这些话收拢。

把阿宁拿走，只剩AI。它可以写出许多漂亮的老年促销方案，但每一个都没有那个小区。它不知道老人买洗衣液时嘴里那个“不想麻烦人”的口气，它更不知道这个小区的老人家里洗手池边是不是够高、够窄，放不放得下一只凳子。

把两个都放回去，加起来，就是“阿宁的零碎”加“AI的方案”，得到的是……一堆零碎和一堆方案摆在一起。主意并没有出来。

主意是在这两样东西碰起来的那一刻出来的：阿宁说了一句话，AI接了一个说法，阿宁听着不对劲，把口气再说细，AI又接了另一个说法，里面有一句让他拍了大腿。这个“拍大腿”的瞬间，不在阿宁的零碎里，也不在AI的方案里，它在两者之间。

所以，这个主意，不是谁想出来的。它是在一个“我”里发生的。用“人”的尺子量，用“AI”的尺子量，都量不到这个瞬间。

— 三样量不到的东西，各看一眼

前面说，旧尺子有三样东西量不到：碰，往返，被带进来的田。我们不妨对着班主任的那页作业，各看一眼。

碰。那个孩子读不懂那句诗，是一个“堵”；AI给了一个说法，他觉得“不对，我读的时候不是这个感觉”，这是一个“顶”。堵和顶，是他读诗的时候真实的感觉，是他自己的现实。AI的说法，是现成的理念。两样东西碰了一下，他改写成了自己的话。这一碰，在作业纸上只剩下最后那行字，碰的过程，纸上没有。

往返。他问了几次，改了几次，这个来回是整个过程里最有价值的部分。可是作业纸上看不到来回，只看到终点。

被带进来的田。他读诗的时候，那个“不对”的感觉，从哪来？从他自己读过的东西、他的口音、他家里长辈念诗的调子里来的。这块田，是他自己的。AI没有这块田，班主任也没法在作业本上给这块田打分。

一把只看终点的尺子，这三样都看不见。

— 开卷考试，早就换过题

说到尺子的前提，有一件事我们其实早就知道。

在学校里，有一种考试叫“开卷”：可以带书进考场，可以翻笔记。开卷的时候，出题的老师会怎么出题？

他不会再问“某年发生了什么”，因为翻书就能找到。他会问：“请你比较这两件事，说说它们的异同。”或者：“请你用课上学过的方法，分析一个新的材料。”

也就是说，当考场里允许带工具的时候，我们没有说“那就是作弊”，而是把题目换了：把“记得多少”换成了“你怎么用”。

这个道理，我们早就懂。AI只是把“允许带”的范围，从书本，推到了思考的内部。不过要留意，开卷换的只是题，量的单位还是单独的人，这个前提没动。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这个早已懂得的道理，往前再用一步：连尺子也换。

— 三个问题，换一种看法

如果那个部门主管，不想只靠一场笔试来看人，他可以问哪些问题？

大致是三个。

第一，请他带着手边所有的东西，做一件真实的事，看他做成了什么。第二，请他讲一讲，做的过程里，哪几处是他改了AI的说法，为什么改。第三，再把东西拿开，问他：你这个东西，对不对？你凭什么知道？

这三个问题，量的是三样不同的东西：复合体的产出，往返里的改动，单独的人识别对错的力气。其中第三个，还是在量“单独的人”，但它量的不再是“能不能算出来”，而是“能不能认出对不对”。

这三问怎样落到日常里，第四章第五节会展开。这里只请你看到：尺子是可以换的，而且换尺子，不是放弃标准。

— 为什么这把尺子这么难放下

说到这里，我得替旧尺子说几句公道话。它之所以难放下，不是因为大家固执。

它好用。一场闭卷考试，把所有人摘出来，放在同一间屋子里，同样的题，同样的时间，分数一排，谁高谁低一目了然。这种“可比”，对公平是很要紧的：几千个孩子考一场试，几百个人应聘一个岗位，必须有一把大家都认的尺子，否则就吵起来了。

它也简单。“单独的人”是一个清清楚楚的单位。人和AI复合起来的那个东西，没法这样清楚地画个圈，圈在哪里，谁来圈，圈完了怎么比，到今天没有人有一个通行的办法。

所以，旧尺子被继续使用，有实实在在的理由。但是，“好用”和“量得对”，是两回事。一把尺子好用，不能保证它量的正好是你想问的那样东西。

— 单独的人，仍然值得量

另外，我并没有说：“单独的人”从此不必再量。

腿力要量，因为老李将来还是要爬坡，还是有摩托车没油的那一天。写作的基本力气要量，因为总有些场合你必须自己捞出那第一句。孩子的口算要练，因为有些判断，要靠“数感”才做得出：看到一个数，心里知道它大致对不对。

单独的人，是复合体里的一个部分。它这一部分的状况，值得知道。

我反对的，只是把这一部分当成整体来下结论。就像不能凭老李的腿力，下结论说他今天的出行能力是退了。

— 一个小结

到这里，可以说出这一节的话了：

“AI让人变蠢”这个判断，用的是量旧主体的尺子。它量到的东西——单独的人，某些力气在退——是真的。但被量的对象，已经不止是那个单独的人了。新出现的那一位，在量尺上没有刻度。

问题就变成：既然让渡出去的那一部分思考，似乎真的是“退”，那么在复合体里面，这个“退”又是怎么一回事？它退了，换来的是什么？下一节，我们走进去看。

◆ 1.4 让渡与升维是同一个动作：让渡的是D的低阶差异，升的是D的阶

年底了，吴姐想算一算这一年家里花了多少钱。〔构想案例〕

这件事她年年做。往年的做法是这样的：腊月里挑一个晚上，把一年的小票、转账记录、银行卡流水，一股脑儿摊在饭桌上。她拿一个旧计算器，一笔一笔往下按，嘴里念着“买菜，买菜，孩子的补习班，水电，买菜……”，同时在本子上画着“正”字，分成几栏：吃的，孩子的，人情，看病，杂项。

一个晚上下来，她腰酸，眼花。最后得出一个数，写在本子的最下面。她往后一靠，长出一口气，觉得今年的账算完了。

至于“今年为什么比去年多花了这么多”——这个问题，她往往在算完的那一刻已经没有力气想了。能把数算对，就已经是全部力气。

今年不一样。她把一年的流水导出来，贴给了AI，说：“帮我把这些分分类，算一算每类花了多少。”

AI回了她一句话，她没有想到：“请问你想怎么分类？比如，‘孩子的开销’里，要不要包括他的学费、补习班、衣服，还有家里因为他而多买的东西？”

吴姐拿着手机，愣在了沙发上。

— “孩子的开销”到底算哪些

这个问题，她从来没有认真回答过。

往年，她一笔一笔手算，每按一笔就顺手归到某一栏里。孩子的补习班，当然是“孩子的”；孩子的零食呢？她随手归到“吃的”。孩子吃坏肚子去看医生，她归到“看病”。孩子书包坏了换新的，她归到“杂项”。每一笔，她都没有停下来想一想：我现在是怎么分的，为什么这么分。分类的标准，一直是“顺手”，是一笔一笔随手划出来的，它藏在她的手里，没有被说出来过。

现在，AI要她说出来。她不能再“顺手”了，她得告诉别人：我的标准是什么。

她坐在那里，一条一条想。孩子的补习班算孩子的，这没有疑问。孩子的零食呢？想了想，算。那因为孩子才买的大一号的冰箱呢？她犹豫了。她给婆婆买的降压药，算“看病”，还是算“人情”，还是算“老人”？她发现自己家里其实有一栏，她从来没有单独列过：给老人的。这一栏，每年都有，数目不小，可是往年全被分散塞进了“看病”和“人情”里，埋掉了。

她把“给老人的”单列成一栏，让AI重新算了一遍。

那一年年底，她第一次看见：这一年里，这个家里，给老人的钱和给孩子的钱，几乎一样多。

而这个数，她算了十几年的账，第一次看见。

— 递出去的那一下，就是升了一阶

我想请你注意这个故事里的一件事。

吴姐是把什么递给了AI？是“把一年的流水按栏目加起来”。这是算账里最累、最费时、最容易错的部分。每一笔归到哪一栏，每一栏加起来是多少，这些是照着规矩一步一步做就行的事，可以写成步骤，让机器去办。

我们把这类事叫做“低阶的差异”。什么叫低阶？这一笔比那一笔大多少，这个数加那个数等于几，这个字有没有写错，这个格子该填哪一个——这类差异，规矩是清楚的，只要照着规矩一路做下去，就得到答案。

吴姐递出去的，就是这一类。

可是，在递的那一下，发生了一件她没有预料的事：AI问她“你想怎么分”。要把“照着规矩办”的活递出去，她就必须先吧“规矩”说出来。而规矩从来没有被说出来过——它一直藏在她随手一划的动作里。

“怎么分”和“这一笔该归哪一栏”，不是同一层的问题。前者是在问：我要用什么样的标准，去看这一年的钱？这是一层更高的差异：不是一笔账与另一笔账之间的差，而是“这种分法”与“那种分法”之间的差。分法不同，同一堆流水，会让你看见完全不同的一个家。

这一类，我们叫做“高阶的差异”。

请你看，让渡和升维，在这里是同一个动作。吴姐把“加法”递出去的那一下，就得把“分法”拿到桌面上。她不是先把加法放下，腾出时间，再另找一个时

间去想“分法”。递，要递得明白，就得先把自己一直顺手用的规矩拿出来看一眼。这一眼，就是升的那一下。至于看过以后，规矩有没有真的被改动，是另一回事，下面单独说。

— 把话说得准一点

这一节的小标题里，有一个“D的低阶差异”，一个“D的阶”。D，是前面说过的差异序列：我们做任何一件事，都是一个差异接着一个差异，排成一条路走下去。路上的差异，有的是照着规矩就能办的，有的是在问“规矩本身该怎么定”。

拿吴姐的账来说。“这一笔归吃的，还是归看病”，是前一种：规矩定了，一路归下去就是。“这一年的钱，我想分成哪几栏来看”，是后一种：它问的是规矩本身。前者叫低阶，后者叫高阶。阶，在这里只是说：你是在规矩里办事，还是在看规矩。

让渡的，是前一种。升的，是后一种被拿到了桌面上。这两句话，在吴姐这里说的是同一个动作。

— 为什么不能说成“腾出时间去做更高级的事”

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我想认真地回应它。

这种说法是：AI替你做了琐碎的事，你省下了时间和精力，可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

这句话没有错，在很多情形下是真的。可它有一个毛病：它把“让渡”和“升维”讲成了两步——先省下，再去做。省下来的时间，是一份礼物，至于你拿它干什么，是另一回事。

如果是这样，那么担心者就有话可说了：你省下了时间，可是你有没有去做更高级的事？还是你拿去刷了手机？这个时间，可是白白送给你的。

我们前面讲的吴姐，说的是另一条路。她没有“省下时间”再另找事做。她是在递出去的那一下，被迫升了一阶。升阶这件事，不依赖她有没有多出一个钟头。它依赖的是：她递的方式，逼着她把一直顺手用的规矩拿出来对一对。

这是一个很不同的说法：不是靠“腾出的空”去升，而是靠“递的这个动作”去升。

— 那么，什么时候只让渡、没升维

既然是“递的这个动作”带来升维，那反过来也成立：如果递的方式不同，升维就不会发生。

我们回到本章开头那位妈妈的孩子。他让AI写作文，说了什么？“帮我写一篇《一件难忘的小事》。”这句话里，没有他自己的任何东西。他没有说“我想写奶奶住院那天”，没有说“我记得隔壁床的老人哼歌”，更没有说“我想让读的人觉得安静里有点凉”。他把整个活，连同“写什么”“怎么写”一起，打包递了出去，一个字都没有留。

这一次的递，就只是递。递出去的时候，他没有被迫说清任何东西。拿回来的，是一篇别人（别的东西）写的作文。他在上面改了几个词。

所以孩子的“不会写了”，是真的退。他让渡了，没有升。

再比如开车用导航。导航说“前方五百米右转”，你就右转。你把“拐哪个弯”完整地递了出去，而且递的过程是无声的，你什么也没有说。这种递，也只是让渡。你的那张路的图，就一直没有画完整。

同样是把活递给别人，有的递，会把人推到更高一阶；有的递，只是把手松开。区别在哪里？在于递的时候，人有没有把自己的东西交上去、交出来。

这条线，我们在后面会反复回到。它是本书最要紧的一条线索之一：同一个AI，同一句“帮我做”，在不同的递法里，发生的是完全不同的事。

— 再看一个短的：菜谱软件

设想一个人做饭，用菜谱软件〔构想案例〕。里面写：盐三克，糖五克，中火三分钟。这些“几克几分钟”，是低阶的差异，软件接过去了。如果他永远只照着每个数字做，那就只是让渡。可要是他照做一遍，吃了一口，想“今天她嘴里没味，是不是少了点酸”，把糖减掉一些，加了点醋，他问的就已经不是“盐几克”，而是“今天这个人想吃什么”。“几克”被接走，同时，他被推到了“今天她想吃什么”。接走，和被推，是一个动作。

— 低阶的差异，是些什么

前面说“低阶的差异”，说得有点抽象。我们对着日常，认一认它们。

低阶的差异，大致有三类，都是做事的时候最容易碰到的：

一是误差。算错了一位，写错了一个字，抄漏了一行，量歪了一刀。二是重复。同一件事做了第二遍，同一个数查了第三次，同一段话改了五回却回到了原样。三是损耗。火开太大浪费煤气，多买的菜放坏了，为了凑一个整数多跑了一趟。

这三样，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有“标准”可以对。算错了，有正确答案；重复了，有可以省的；浪费了，有更省的做法。只要标准清楚，就可以写成步骤，让别的什么东西去办，办得又快又准。

吴姐的“一笔一笔加”，是在跟这三样打交道。算错一笔，重复数一次，少看一张小票，这些，是她在饭桌上熬一整个晚上的东西。

AI接过去这一类事，是接得很好的。这一点我们不必否认，也不必为人心疼。

— 哪些该递，哪些不该递

可是，凡是低阶的，就应该全递出去吗？

不是的。有些低阶的活，恰恰是在练人的“手感”。

学做菜的人，头几年，每一勺盐都是低阶差异：少放一点，多放一点，尝，再尝。这个“尝”，看上去只是在调整误差。可正是在这一回一回调误差里，他的舌头长出了对“咸淡刚好”的感觉。如果他从第一天起，就让菜谱软件决定每一勺盐，他可能永远长不出这个感觉。

这与老李的腿是一个道理：有些力气，是靠做低阶的事做出来的。

所以，“让渡低阶差异”不是一句口号，不是“凡是琐碎的都交出去”。它是一个要自己掂量的选择：这件低阶的事，是不是正好在养我想要的那份手感？养着，就留着，当作练习；不养，就大方地递出去。

这个掂量，本身就是一种思考，而且是高一阶的思考。你看，让渡一件事之前，先要问“这件事在我身上起什么作用”。这一问，也是把人推上去的一步。

— 递的方式，大致有几种

在日常里，同样是把活递给AI，递的方式很不一样。我们不起名字，只说样子：

有人一句话把整件事丢过去，什么也不说，拿回来就用。有人只要一个答案，对不对不问，能用就行。有人先把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为什么要，说一遍，再递。还有人递出去，拿回来一看，觉得不对，说“不对，应该是……”，再递，再拿回来，一轮一轮磨下去。

前两种，让渡了，没有升。后两种，让渡的同时，升了。差别不在这个活本身，也不全在哪一边：AI那一问和人那一答，是同一个动作的两头。这里说的“同一个动作”，指的就是后两种把自己交出来的递法；前两种，让渡了，没有升。差别在递的时候，人有没有把自己的一部分交出来。

这个“交出来”，需要人有东西可交。这就引向了“田”，我们在第二章会正式讲。

— 说清楚，是有成本的

有一件事不能不说：把心里的东西说清楚，是累的。

吴姐那一晚，说清“怎么分”，花的力气，不比手算一遍少。有时更累，因为手算只要手和眼，而说清楚，要把一个从没有被说出来过的标准，从身体里拽出来。

所以，“升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也不是一件“自动发生”的事。它有成本。许多人宁愿一把全给，是因为说清楚太累。这是人之常情，不是人的毛病。

这个成本，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下一次你不用再说一遍。吴姐明年的“给老人的”那一栏，已经在她的账本里了。说清楚的东西，会存下来，回写进下一次。

— 导航也可以这样递

回到导航。

那个离了导航不认路的司机〔构想案例〕，如果换一种用法呢？出门前，他对导航说：我要送孩子去学校，再去单位，我不想走高架，孩子在后座可能睡着了，我想少急刹车。然后他看着导航给出的路线，发现它让他走了一条他不熟的小路。他心里“不对”，就把那段改了，走了自己熟的那条。

下班回来，他想：其实那条小路，也不是不行，它绕开了学校门口那一段堵。

你看，这个司机，还是用着导航，但他不再是只听“前方右转”。他在对导航说自己要什么，在拿导航的建议去和自己脑子里的那张路图对一对。他的那张图，慢慢在补全。

同一个导航，递的方式不同，人的路图，是补，还是空，就不同了。

— 再看一个：记孩子的睡眠

一位新手妈妈用手机软件记孩子的睡眠，点一下“睡了”，点一下“醒了”，晚上自动画出一张图。〔构想案例〕“记”接给了软件，可软件给她那张图的时候，她第一次被迫问自己：我到底想知道孩子睡得好不好的什么？她在备注里加了一栏“醒来时的状态”。她把“记”递了出去，同时被推到了“我想知道什么”。

— 再看一个：团购群里，鸡蛋不够了

阿梅是小区团购群的团长。〔构想案例〕每周三，她在群里发下周的菜品，周日晚上收单。收上来一百多条接龙，有的写“302 青菜两把”，有的写“5栋501 鸡蛋两盒，要新鲜的”，还有人改了三回。

核对，汇总，算每家多少钱，是她周日晚上最累的活。这个周日，她把接龙贴给AI，说：“帮我汇总一下，每样菜一共订了多少。”

汇总很快出来了。只有一样不对劲：供货的那家只给二十盒鸡蛋，群里订了二十六盒。

AI问：“有六盒要少给，你想按什么顺序来？”

阿梅的第一反应，是敲了一长段：“要公平，要让大家都满意，不要有人有意见，要考虑实际情况，最好大家都能接受。”AI回了一个很周到的办法：按接龙先后分，并建议“适当沟通说明”。她看了一眼，没法用。这个办法谁都挑不出毛病，也碰不到她群里的任何一个人。她说了不少话，什么也没有被碰动。

她停了一会儿，换了说法：“上周三楼的王阿姨没抢到，在群里发了个哭的表情。后来我私下多给了她一盒。我不想她又没有。可我也不想让人觉得我偏心。”

这回，AI接的话不一样了：“你上周多给的那一盒，是你的规矩，还是一次例外？”

阿梅对着这句话坐了很久。她一直以为自己的规矩是“先来后到”，因为群一向这么说。可往前翻几周，她每一回都在悄悄把东西往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的那几户多挪一点。真正的规矩是有的，只是从来没说出口过，连她自己也没认。

她把它打了出来：“家里有老人、有三岁以下孩子的，先保证；其余按接龙先后。”想了想，她又加了一句：“这个得在群里说一声，不然下回有人要说我。”

当晚，她在群里发了一条通知，后来挂成了群公告。过了两周，鸡蛋又不够，群里没有人吵。

这个例子和吴姐的账，有两处不一样，都要紧。

头一处，是阿梅先出过一回“说了很多、什么也没动”。那一长段“要公平、要大家满意”，是话，可谁说都行，没有一个是字是从她这个群里长出来的。后来那一句“王阿姨发了个哭的表情”，短短一句，却带出了一个真东西。可见升不升，不看说了多少，看说出来的话里，有没有一块只属于她这块田的东西。

第二处，是规矩说出来以后，被放到了群公告里，被别人看见，被下一周的事拿去用了。这是回写。要是说完就算，这一晚只是一次漂亮的自我发现，第二周鸡蛋不够，她多半还是悄悄挪，悄悄心虚。

— 说得多，不等于升了

到这里，要把一个容易滑过去的误会拦一下。

“递的时候要讲清楚”，很容易被读成“多说话就算升维”。不是的。说得很多，却一句也没有碰着自己的田，那还是让渡，只不过递出去的是一长段话。

我们可以用三个朴素的问题，看一次递出去有没有升：说出来的话里，有没有一样是原来没说过的，只有自己这块田才有的；这样东西，有没有和AI端上来的现成办法顶起来；顶过以后，做法有没有真的变，并且被下一次拿去用。三个都答不上来的，说得再多，也只是松手的另一种样子。

反过来，有时很短的一句话就够了。吴姐那句“给老人的，我从来没单列过”，阿梅那句“上周我多给了她一盒”，都不长。

— “阶”不是“高级”

说到“高阶”，我想防一个误会。

有人听到“升维”“高阶”，就觉得：低阶的活是下等的，高阶的是上等的；让渡低阶的是占便宜，留在低阶的是吃亏。

不是的。阶，说的是你站在哪个位置看，不是贵贱。揉面的人，手里是低阶的活：水多一点少一点，揉几下。排一周菜单的人，问的是另一类事：这周想让一家人吃出什么。哪个更“好”？没有这个比法。有的人一辈子最大的乐趣就在低阶：揉面的手感，织毛衣的一针一线，修一块表的齿轮。这些没有一样是“低级”的。

低阶的活，是养手感的地方，也是一切的底子。让渡它，升的是“你自己站在哪个位置看”。这不是一场晋级赛，是一个选择：我在这件事上，想站在哪里。想守着手里活的人，不必被推走；想退开一步看看的人，多了一条路。

— 一次顶撞，如何推着做法变了形

回到吴姐。她那天晚上，究竟是怎么从“顺手分类”走到“给老人的一栏”的？

我们可以把这一段拆开来看一遍，只看那几个顶着的东西。

一边是AI端出来的那份整齐的分类：吃的，孩子的，人情，看病，杂项。这是个现成的、说得通的分法，是大多数家庭账本上都有的栏目。另一边，是吴姐自己家里实实在在的那些钱：婆婆的降压药，每个月给公公的零花，过年给老人的红包，老人来住时多买的菜。这些钱，在那份整齐的分类里，无处安身。

两边顶起来了。整齐的分类，装不下她家里的钱。

这个顶撞，没有被压下去，也没有被“化解”成“差不多就行”。它推着分法变了形：吴姐新增了一栏，“给老人的”。这一栏一出来，这一年的账，从一堆数字，显出了一个家的样子：这是一个夹在孩子和老人中间的家。

然后，这一栏回写进了下一年。明年开始记账，她不会再把婆婆的药混在“看病”里了。起点变了。

顶撞、变形、回写，三拍都走全了。这一切的起点，是AI问的那一句“你怎么分”。

— 这一节要带走的

让渡的是低阶的、可以照着步骤办的差异。升的是差异的阶。两件事是一个动作的两面，前提是：递的时候，人有没有把自己的东西交出来。

这就给“AI让人变蠢”这个说法，带来了一个小小的裂口。担心者看见的“退”，是真的；可是退出去的东西，是从哪一层退的？退出去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更高的东西被推了起来？

如果有，那么“少思考了”这句话，就要重新问：少掉的，是哪一类思考？多出来的，又是什么？

这个裂口，要在下一节里，被缝回去，不是缝回担心者那一边，也不是缝回AI的辩护者那一边，而是缝成一个新的问法。

◆ 1.5 担心者没有错，只是尺子错了

第二天早上，那位妈妈换了一个问法。〔构想案例〕

她没有再说“你不用AI写一遍我看看”。她坐在孩子旁边，问的是：“昨天你跟它说了什么？”

孩子想了想，说：“就说了题目。”

“没有说奶奶？”

“没有。”孩子有点不好意思，“我没想起来要说。是它给的，里面有走廊，有人在等。我看着觉得，好像是那么回事。”

妈妈沉默了一会儿。她这才明白，那篇作文里的“医院走廊”“等”，是AI按“难忘的小事”这类题目，顺手拼出来的常见素材。它碰巧和孩子的真事沾了点边，所以他看着觉得“好像是那么回事”。他的奶奶，那天他在走廊里的真实感觉，并没有进到那篇作文里去。

她没有骂他。她说：“今天你再试一次。这次你不要让它写，你先把那天你在走廊里的事，讲给它听，讲你记得的，乱七八糟也行。看它怎么说。”

孩子讲了。讲得结结巴巴，一会儿说“好像有一股消毒水的味”，一会儿说“奶奶的手背上有针眼”，一会儿说“那个爷爷哼的歌我没听过，调子很慢”。AI回了他一段话，里面有一句：“医院的走廊有一种白色的安静。”

孩子盯着那句话看了一会儿，说：“不是白的。”

“那是什么？”

“是灰的。像……下雨天的那种灰。因为奶奶那天一直没出来。”

妈妈在旁边没有说话。她看见孩子把“白色”划掉，写上了“灰色”，然后停了一下，又把“安静”两个字划掉，改成了“不敢出声”。

这一回，这两个字，是他自己的。

— “灰色”那一下，发生了什么

我想回到孩子划掉“白色”、写上“灰色”的那一下，因为本书后面要说的东西，几乎都藏在这一下里。

请你想象他坐在那里的样子。AI给的那句“医院的走廊有一种白色的安静”，他读到的时候，没有立刻说出哪里不对，只是觉得“不是这个”。这个“不是这个”，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他身上来的。那天他在走廊里站了很久，消毒水的味道，奶奶手背上的针眼，隔壁床老人哼的歌，还有那个一直没有打开的病房门——这些东西，他自己都说不全，它们是一整团地留在他身上的，带着身体的感觉，带着那天的心情。“白色”这个词一落到这一团上，对不上，磕了一下。

他试了一个词：灰的。像下雨天的那种灰。这个词一出来，那一团里有些东西亮了：对，是因为奶奶一直没出来。再一个词：不敢出声。比“安静”准，因为“安静”是走廊自己的样子，而“不敢出声”是他当时的样子。

这几个词，是一个一个顺着往下找出来的：白色，灰色；安静，不敢出声。每个词出来，前面那个就被改写一次，那天的走廊，就这样一层一层在纸上显出样子，样子里缠着他的身体、他的奶奶、那个下午的光。

最要紧的是，这个过程，是被AI那句“白色”引发的。如果AI没有给出一个“不对”的说法，他很可能说不出“灰色”。他是被一句岸上的话碰了一下，田里的那一团才动起来。

反过来也一样：如果他身上没有那一团，AI说什么，他都只会觉得“差不多”。

所以，是两样东西，缺一不可：一样是他身上那说不清的一团，一样是AI给的那句说得清的话。碰起来，“灰色”才发生。

— 回头再看：担心者看见的，全对

现在，我们带着前面四节攒下的东西，回头把担心者看见的东西，再过一遍。

摊主算得慢了。对的。孩子单独写不出完整的一页。对的。人离了导航不认路。对的。空白页上的那阵难受被绕开了。对的。有人对AI说得漂亮的东西，不再怀疑。也对，至少对一部分人。

这些看见，每一条都站得住。我们不需要去反驳哪一条。

可是这些看见，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全是“拿走AI之后，看单独的人”。

这不是担心者的疏忽，也不是他们的偏见。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动作：想知道一个东西对人的影响，就把这个东西拿走，看人的变化。我们对许多东西都是这么做的。可是，当“这个东西”已经和人缠在一起，成了一个新的“我”的一部分的时候，拿走它，量到的就只是这个“我”被拆开以后剩的那一半。

担心者没有错。他们看见了一半。

— 那个“割”字

把一个整体割成两块，各量各的，是一种很古老、很顺手的做法。它在很多地方，都犯过同样的毛病。

站上第357号《分割之错》与本章的话题最近，这里只点书名，不替它说话。本书借用的只是“割”字的字面意思：把原本一起发生的東西，在量的时候割成两块，每一块量出来都是对的，两块加起来，却不是那个原来的整体。〔待核：该书具体论述以该书为准〕

人和AI的复合，在这里被割了一刀：一块叫“人”，一块叫“AI”。人这一块，量出来“退了”；AI那一块，量出来“强了”。两个数字都对。可是，当你问“这个人带着AI做的那件事，发生了什么”，这两个数字，都答不了。

— 量错的不是数，是问

于是我们可以回到本章的标题了：为什么是“一个被量错的问题”？

“AI让人变蠢”这个问题，把“人”当成了被量的对象。而今天真正在做事的那个，已经是人和AI碰在一起的“我”。

注意，我说的“量错”，不是说担心者量得不准，也不是说该换一把更精细的秤。我说的是：这个问题问错了对象。就像你问“摩托车会不会让老李的腿变细”，答案是会，而且这个答案没错，可是它回答不了“老李的出行能力怎么样了”。

换一个问法，问题就变了：

旧问法：AI让人少思考了吗？新问法：人和AI复合在一起，思考到了哪一层？这一层是否比单独的人能到的更深？深是怎么发生的？什么时候又不发生？

旧问法的答案，是“少了”，而且是真少了。新问法的答案，要看情形：有的情形，复合体比单独的人走得深得多；有的情形，复合体根本没有发生，只是一个人松了手。

— 三种担心，各自怎么回

前面我们列了三种担心：退、躲、松。现在可以对着它们，各回一句。

退：低阶的力气，不练就退。这是真的，没有办法绕过去。回法是：把它当成腿力一样对待——该练的，当成一件专门的事去练，不要指望它自己长在生活里。

躲：绕开空白页的难受。这一条，我想多说一点。难受没有消失，它搬了家。当吴姐被AI问“你想怎么分”的时候，那一刻也是难受的——她得回答一个她没认真回答过的问题。当孩子被要求把走廊的事讲给AI听的时候，他也结巴，也难受。以前，难受发生在“捞出第一句话”。现在，难受可以发生在“说清我要什么”。后一种难受，如果你愿意进去，和前一种一样，会把你带到一个更深的地方；如果你不愿意进去，一把全给，难受就真的被躲掉了。

松：判断的那根筋，在“说得漂亮”面前松下来。这一条是最要紧的，我们不在本章回答，留到第七章“守田之法”。这里只说一句：这一条的答案，也不在“把AI拿走”，而在人在复合体里守住哪几个位置。

— 说得漂亮就信，是个老毛病

关于“松”，也就是被说得漂亮就信的担心，我想在这里多说几句，因为它不是AI带来的新毛病。

设想装修的时候〔构想案例〕，房主不懂，师傅说得头头是道：这里必须这样做，那里必须那样处理，不这样将来会出问题。房主听着，觉得有道理，点头，签字。事后才发现，有几处根本不必要，有几处做得并不对。

房主那时候的“松”，和今天有人对AI的“松”，是同一回事：我自己没有一块能对照的地方，只好听。

区别在于，装修师傅一个人说，AI可以对着无数人说，而且就在你的口袋里。“松”的机会变多了。这使得这个旧毛病，变成了一个更要紧的事。

治它的办法，也是老办法：你得有一块自己的东西，能拿来对照。不一定要懂行，但要有“我自己看到的、摸到的、住过的”。这块东西，我们后面就叫它“田”。

— 岸上与田里

在继续之前，我想借用一个本书全程要用的比方，让你先有一点印象。

想象一块田。田里有一个人在耕。他的脚踩在泥里，手握着犁，土是松是紧，哪里湿哪里干，他不用想，身体知道。这些知道，他自己也说不全。

田边的岸上，站着另一个人。他读过很多讲耕田的书，听过很多人讲耕田，能把耕田的道理讲得头头是道：什么季节、什么土、什么深度。但他没有下过田。

“AI让人变蠢”这个问题，就像站在岸上的人，隔着田埂问田里那个人：你拿掉手里的书，还剩什么？

可是真正耕出东西的，是田里那个人，一边耕，一边听岸上的人讲。岸上一句“这种土要深耕”，他脚下一试，说“这块不行，太硬了”。田里一句“太硬”，岸上的人又改了讲法。两边一来一回，才把这块地耕出来。

这就是本书的比方。人在田里耕，AI是岸上讲耕田的人。但请注意，这个比方在这里只是露个头：我们用它是为了说，被量的东西，不是田里那个人单独的力气，而是田里和岸上一来一回的那一整件事。这个比方，序章里已经讲过，第二章会更细地讲。

— 把这一章的判断，写准

前面几节，我们说了好些话。现在把它收成一句承重的判断。

不过，我不想写成那种单句：“AI让人少思考，不是变蠢，而是升维。”这样一句话，说得太满，也太容易被人拿去当口号，到处套。同一句话，在不同的情形里，是不同的东西，有时对，有时根本不成立。

所以，我想把它按条件分开来写。

先说这个判断说的是什么。它说的，是三样东西之间怎样缠：岸上的讲（AI端出来的、读来的），田里的耕（人亲脚踩过的），还有把两头接起来的那个“我”。“少思考”是退是升，要看这三样缠成什么样。

条件有两条，与第三章3.5用的是同一套，这里只用日常话说：

一条，这一次的思考“显成什么样”。可能显成一张对照、一个“之前之后”；可能显成一个个小窍门、一阵节奏、一整片“对劲不对劲”；也可能显成“对不对、好不好”的分量。

另一条，这一路“怎么走”。可能是为了一个目的在走；可能是在往返里走；也可能是在代价里走。

三乘三，是九格。这里先写其中三格，再写一格至今空着的。

格一：显成“之前之后”的变化，在往返里走。在这个条件下，“AI让人少思考”不是变蠢，而是最低一层的活（归类，加总）递了出去，往返里的每一轮，又把“怎么分”逼出来重新答一遍。岸上摆出整齐的分类，田里装不下的钱顶上去，田里长出了新的一栏，又回写进明年。吴姐的账、阿宁的小凳子、孩子改的“灰色”，都在这一格里。

格二：显成一个个现成的窍门，目的只有一个：交差。在这个条件下，“变蠢”有一部分是成立的。它不是升维，而是岸上的讲整个搬了进来，田里没有人耕，“我”只剩下签收。最低一层被拿走，往返没有发生，“要什么”没有被追问。孩子最初的那篇作文，就在这一格里。

格三：显成“对不对、好不好”，在代价里走。在这个条件下，“少思考”也不成立，但原因不同：递出去的是最低一层的活，最后一刀却落在自己手里，因为代价是自己的。一封回复发出去，客人不再来，赔的是自己的店。AI写得再周到，这一眼他不会交出去。后面卖手作皂的年轻人，会走到这一格。

一个空格：显成“对不对、好不好”，在往返里走，而往返改的是“什么算好”本身。这一格，至今没有发生。

先说这一格要什么。往返，人和AI之间一来一回，几乎总是在改“怎么做”：这版不好，换一版。很少有谁在往返里，把“什么算好”本身拿出来改。对“人加AI”这个复合体来说，这件事尤其明显：怎样量它，量出来算好还是不好，这把尺子，至今没有被放进任何一场往返里。

为什么没有？有三个原因。第一，考场、招聘、评审，这些量人的地方，规矩是把人隔离开来，单独量，因为只有单独才好比。（开卷考试换过题，却没动“量的单位是单独的人”这个前提。）第二，复合体的深浅，不在一个人身上，也不在一个AI身上，在两者碰的那一下里，那一下没法拿出来单独称。第三，大家手里都有旧尺子，用惯了，换尺子的成本，没有人愿意先出。

什么矛盾会让它发生？设想有一天，有些地方只为复合体做出来的东西付钱——雇主验收的是阿宁的那场活动，不是阿宁的笔试成绩——而考场里隔离出来的分数，和实际做出来的东西对不上，旧尺子和现实之间的顶撞就会积累。顶到一个地步，尺子才会被逼着换。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它没有到，不是因为它不该到，而是因为顶撞还没有积累到足够的程度。

这一格，和第三章3.5里的第八格，是同一个空。九格全扫，见第三章3.5。

— 小店老板的两条路

对着前面的几格，我想用那位卖手作皂的年轻人再走一遍。〔构想案例，续前〕

那天夜里系统故障之后，他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条路，他回到“一把全给”：继续让AI回所有的消息，点发送，把那一点冰凉的感觉压下去。这就落在格二的样子里。他会发现，他的店越来越像别的店，客人说的“有人味”不见了，退，是真的退。

第二条路，他换了一种用法。他把自己店里最常被问的十个问题找出来，一条一条，把自己当年是怎么回的，凭记忆写出来，哪怕写得粗糙。然后他对AI说：“你看，我以前是这样回的，我的口气是这样的。现在帮我按这个口气，回这

一条。”AI回了一版，他看了：“不对，我不会说‘亲’，我会说‘你’。”又来回几次。

这一回，发生了什么？我们看那三拍。

顶：他心里“我的口气”，和AI给出来的“标准客服口气”，顶了起来。一边是他说不清的、凭多年做这家店养出来的那个“味儿”；一边是现成的、整齐的、周到而无味的套话。变形：这一顶，推着回复的写法变了。AI的回复，渐渐带上了他的“你”，带上了他提到蜂蜜时那种不拐弯的实在。而他自己，也第一次把这个“味儿”说清了：原来他回话的“味儿”，是“先说实话，再说好处”。回写：从那天起，他每次看AI的稿子，眼睛已经先去找“实话在不在前面”。他自己手写的消息，也比以前更干净。

这就是格一的样子：有田，有话，往返。退下去的，是一条一条手敲的活；升上来的，是他对自己店的口气的清楚。

这个年轻人如果一开始没有那十条凭记忆写的话呢？没有，就是没有田，只有岸上的AI在讲。那就连格子也谈不上：复合没有发生，岸上讲得再好，也没有东西可碰。他要先做的，是回到田里，去想起自己是怎样回答客人的。这是第五章的事。

— 这是不是说，人人都升维了

读到这里，也许你会问：那是不是说，用AI的人都在升维？

不是。前面几格里，格一是升，格二有一部分是退，格三是人守住了最后一刀，还有一格至今空着。现实里这几格大概都有人在，比例我不知道，不替任何人编数字。

我只能说，以我们看到的几个日常例子，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事上，会落在不同的格里。吴姐算账是第一格，但她给孩子写作业评语的时候，可能是第二格。一个人不是“属于”某一格，是在做某件事的时候，落在某一格。

— 为什么这件事，现在才看得清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这样一件事，为什么现在才被注意到？

因为AI第一次，进到了“想”的里面来。车进不到想里面，洗衣机也进不到。以前的工具，多半是接手“做”，这一回，接手的包括了一部分“想”，而且接手

得很像人。也因为它很像人，所以才会有“它在替我想”的感觉，才会有“我是不是被替掉了”的不安。

这种不安，是新的，所以我们没有现成的尺子，也没有现成的词。我们用的，是量旧东西时留下来的那一套。用得不顺，不奇怪。

— 回到那个空格

前面那个空格，和这一章还有一个线头：关于怎样看一个人用AI强不强，我们在第四章第五节还会回到这里，给出一个可以在日常里使用的看法。

— 这一节要带走的

回头看这一节，我们做了三件事：认足了担心者看见的东西；指出这些东西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拿走AI以后看单独的人”；然后问，被量的对象，是不是已经不止是那个单独的人了。

答案是不止。于是，我们不再问“AI让人少思考了吗”，而改问：人和AI复合起来，思考到了哪一层，怎样到的，什么时候不到。下面几章，就是在回答这个新问法。

◆ 这话什么时候不成立

本章前面的话，很容易被读成一个安慰：“别担心，AI让人升维。”我必须说，这样读是错的。

有三种情形，这一章的话不成立。

第一，一把全给。凡是递出去的时候，人什么也没有交上去，拿回来的东西原样收下，复合没有发生，只是一个人松了手。这时，担心者的话，是对的。

第二，没有田。从来没有真正踩过一块自己的田，没有亲历，没有说不清的东西，AI再强，也只会把别人说过的话再说一遍。

第三，人不再往回守。复合体里，人有几个位置不能丢：问什么，信什么，什么时候该说不。这些位置要是丢了，复合体里就只剩了AI一边在转。这一条留给第七章。

所以，这一章不是在说“AI一定让人升维”。这一章说的是：担心者用来判断的那把尺子，量的不是那个正在发生的东西。至于那个东西在你身上发生不发生，要看你怎么递，递什么，手里有没有一块自己的田。

带走的话

“AI让人少思考”，量的是单独的人。今天做事的那位，是人和AI复合起来的“我”，旧尺子上没有它的刻度。

小 账

SDE口径：这一章的判断，落在三界（岸上的讲、田里的耕、把两头接起来的“我”）怎样缠；条件与3.5同一套：这一次显成什么样（S的三层：对照变化分布／窍门节奏整体感／对错好坏），这一路怎么走（D的三层：为目的／往返／代价）。九格全扫见第三章3.5。

明天能试的小事：下一次想让AI替你做一件事之前，先用两三句话，说清楚“我要什么”和“我为什么要”，再递出去。看一看，说这两三句话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比平时多想了一点。

本章判错句

如果有一天出现这样的大局面：一代人从小到大都与AI复合着做事，其中有田、肯往返的那些人，到了成年，离开AI之后，连判断“这件事值不值得做”也做不了，而且比同龄的、不怎么用AI的人明显更差——那么这一章的判断就错了。

或者，如果往返越密的人，越是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这样判断，越是失去了对自己田里东西的感觉——这一章也错了。

◆ 学术近邻

关于“工具会不会让人变笨”，这是一个很老的担心。两个近邻，在这里认账。

一个是古希腊的说法：据传，苏格拉底担心文字的发明会让人更健忘，因为人们不再费力去记〔待核：见柏拉图《斐德罗》，具体说法以原文为准〕。这与本章第一节的担心，是同一个脉络。

另一个是认知科学里的“延展心智”一说，认为笔记本、工具可以成为心智的一部分〔待核：通常溯及克拉克与查尔默斯的论文，细节以原文为准〕。这与本章“锅铲的尖上有手”相近。

本书与它们的不同，在于：我们不只说工具延伸了人，我们说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AI的理念世界与人的现实世界——在一个“我”里碰撞，碰出了任何一方单独没有的东西。这一点，从第二章起展开。



02

第2章

两个世界

周末下午，老赵家的厨房水龙头在滴水。

滴水声不大，一下一下，夜里听着烦。老赵不想叫师傅，一来上门费不便宜，二来他觉得这事自己能弄。他拿起手机，把情况告诉了AI：单把手的龙头，出水口不滴，是手柄根部在渗水，一圈一圈往下淌。

AI回得很快，也很清楚。先关角阀，再把手柄上的装饰盖撬开，里面有一颗内六角螺丝，拧下来，手柄就能拔掉，下面是阀芯，渗水多半是阀芯的密封圈老化了，换一个就好。它还提醒他：拆之前拍张照，装回去不会乱。

老赵照着做。角阀关了，盖子撬开了，内六角扳手也找到了。他把扳手插进螺丝头，往左一拧。

没动。

他又加了点力。扳手在手里微微一滑，指腹上传来一种很怪的感觉：不是"紧"，是"涩"，像螺丝和孔壁之间有一层干了的东西把它们焊在了一起。他停了手。他不知道这感觉对应的是什麼，只知道再硬拧，要么扳手会啃圆螺丝头，要么手柄会被他拧裂。

他回到手机上，打字：螺丝拧不动，感觉是锈住了，手上发涩，我怕拧坏。

这回AI给的话变了。它说，那就不要硬拧，可以先滴几滴渗透润滑剂，等十来分钟，再用扳手轻轻往紧的方向顶一下，再往松的方向拧，来回几次，让锈松动。老赵把这话读了一遍，点点头。因为那句"手上发涩"，对方听懂了。

这个小场景〔构想案例〕里，有两件东西，在同一分钟里并排放着。

一件在老赵的手指上：涩，微滑，怕拧断的紧张，水龙头那个角度下手腕的别扭，鼻子底下一点点潮湿的铁锈味。这一切他自己都说不全。

另一件在手机里：拆单把龙头的顺序，阀芯的构造，密封圈的类型，锈死的螺丝一般怎么处理。这一切都说得清清楚楚，一条一条，有先后。

它们不是一回事。老赵手上的那件，AI没有；手机里的那件，老赵没有。而事情是在两件东西碰上的那一下往前走的：他说"手上发涩"，它回"那就别硬拧"。如果他只说"拆不开"，它大概只会重复一遍拆法；如果它只会说"手上发涩你就别拧"，他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

上一章我们说，担心AI让人变蠢的人，量的是旧的那个主体——单独的人。新的主体，是人和AI合起来的一个"我"。这一章要往里走一步，看看这个"我"里面到底装着什么。

答案是：两个世界。

本书把它们叫作"田里"和"岸上"。人在田里耕，岸上的人（AI）在讲耕田。田里是现实：亲历的、整体的、说不清的。岸上是理念：说出来的、成体系的、离开了现场的。这一章要把这两个世界各自讲清楚，再讲清楚另一件事：为什么它们必须是两个，不能是一个。

◆ 2.1 田里的现实：整体的、带身体的、说不出的纠缠

先说"田"。

这里的田，不一定是种庄稼的田。它是任何一个你用身体、时间和心思踩过的地方：一间你开了十年的小店，一个你带了三年的班，一台你修过上百回的机器，一副你住了很久的身体。凡是你在里面摸过、错过、改过、被它回敬过的地方，都是田。

田里的现实有三个样子。我们一个一个看。

— 整体的

回到老赵的手上。那颗螺丝，在他指腹下面，到底是什么？

如果让AI去描述，它会说：一颗内六角螺丝，因为水里的矿物质和长期潮湿，与阀体结了垢，扭矩要比平时大。这句话没错，也很有用。可它是一句"一条一条"的话。

老赵手上的东西不是一条一条来的。我们把他那一下的感觉慢慢拆开看——当然，拆开只是为了说话方便，他那一刻不是拆开的。

他把扳手插进去，往左一加力。力加上去的那一小段，扳手几乎不动，指腹感到的是一种"顶着"的硬。再多加一点，扳手滑了半毫米，"顶着"变成了"涩"。差别很小，但他一下就觉得不对了。这是一串差异，一个接一个：硬、再硬、滑、涩。手不动，这串差异就没有；手一动，差异就一个接一个走起来。

随着这串差异走，螺丝"是什么"也一层一层地显出来：先是"一颗紧的螺丝"，再是"一颗有点涩的螺丝"，再是"一颗可能锈住的螺丝"，最后是"别硬拧"。这最后的一层，不是他拧之前就有的结论，是他的手在拧的过程里，一层一层摸出来的。

（SDE把这种"随着差异一路走而不停显出样子来"的东西叫"显露"。）

而这串差异和这层层显露，又和很多别的东西缠在一起：扳手的钢质，他那只常年握螺丝刀的右手，龙头的黄铜，水里的碱，他心里那句"别拧圆了，圆了就真得叫师傅了"。把这些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排成一列，已经不是老赵那一刻的感觉了。

这就是"整体的"：在田里，感觉不是一条一条来的，一件事里什么都在，拿掉任何一样，剩下的就不是原来那回事。

你可以说，这是触觉的事。摸，本来就是手和物贴在一起的事，你没办法站在外面摸。但其实看和听也一样。从后面看一个人的背影，你认出是你的老同学，靠的不是一个"特征"，而是肩的角度、步子的节奏、衣服的颜色和你对他的了解一起出来的一个整体。田里的东西，都是这样一块一块整体的。

— 带身体的

田里的现实，是带着身体的。

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它不只存在于脑子里，而是存在于手上、腿上、鼻子里、耳朵里、肠胃里。

站上第539号的散文里，有三个场景。〔引自第539号，秦莉散文；以下只取场景名，不取细节；待核〕一个是蚊子落在跑完十公里的皮肤上；一个是母亲在门边辨认儿子的足音；一个是被露水封着的绿蜻蜓。本书只借这三个场景的名字，不替那篇散文说它没说的话。借它们，是想点出一类东西：这类东西不是"想"出来的，是身体撞上世界时留下的。

这种东西，我们平时叫它"经验"，叫它"手感""耳朵""眼力"。它们的共同点是：不经过一句话，直接在身体里就有了。

带身体有一个重要的后果：它不是想起来的，而是"碰到了才醒"。老赵坐在沙发上，你问他"锈住的螺丝是什么感觉"，他可能说不出来。可是他的手一碰到那颗螺丝，感觉就醒了。身体里的记忆，往往要等它熟悉的情境出现，才会冒出来。

— 说不出的

第三个样子，是"说不出"。

先把话说准。"说不出"不是神秘，也不是高深。它的意思是：还没有被说出来。

有一些东西，是因为没人问过，所以没说过。你问一位开了二十年车的老司机"你怎么知道前面那辆车要变道"，他一愣，说"就是感觉它要变"。再追问一句，他可能想起来："它前轮往左偏了一点点，司机的头也往左转了一点。"你看，只要有人认真问，说不出的东西，有一部分可以被说出来。

也有一些东西，是因为太细，一句话说不全。老赵手上的"涩"，你要把它说成"粗糙度大于x，摩擦力呈现不均匀"，那句话说的是不是他手上的东西了。

还有一些东西，是它本来就是靠"整体"才成立的。你一条一条说，每一条都对，合起来又不是那个感觉。

不过有一点要讲在前面：田里的东西，不是永远说不出。它们是"尚未被说出"。这一个"尚未"，是整本书的一个关键。本书后面要讲的，几乎都是这个"尚未"怎么变成"已经"。第六章会专门讲，怎么把田里的东西，一步一步喊上岸。

— 田里是在发生的

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田里的现实，也不是一块现成的东西，它自己也在长。

站上第536号《AI时代普通人的知识发生机会》里，写明了作者在农场的原型：草长了一年，割过几次，又长起来，板结的土变松软。本书的田间原型，只用这几句，不再添别的细节。这几句里最值得看的是"又长起来"和"变松软"：田不是一块一直不变的东西。（下面这句是本书自己的话，不是第536号的话：踩在田里的人，对这块田的感觉，也在同一个过程里长出来。）

所以，田里的现实，不是一块"摆着的真相"，不是你站上去就能拿的。它是你和这块田一起长出来的：你的手熟了，田也变了；田变了，你的手又得重新熟。

— 每个人的田，不是同一块

还有一点，要在这里先埋下：田是各人的。

同样做木工，老陈熟榆木，另一位师傅老贺可能熟竹料，一个常年做户外家具的人，熟的是怎样让木头在雨里不裂。三个人都叫"木匠"，三个人的手，各自缠着不同的材料、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客户。把他们叫作同一个行业，是岸上的叫法；落到手上，他们是三块田。

同样带孩子，一个妈妈带的是爱哭的老大，一个爷爷带的是不爱说话的孙子。同样是"带孩子"，那双手上的东西是两样的。

这意味着，一个人身上最值得被问出来的东西，往往不是"他属于哪个行业"，而是"他踩过的是哪一块"。第五章和第六章会回到这里。现在只要记住：田里的现实，总是这一块，而不是这一类。

— 一个更小的场景：老人家的"差不多了"〔构想案例〕

再看一个更小的。邻居的奶奶包饺子，馅里的盐，她从来不称。你问她放多少，她说："差不多。"你再问，她用手比了一下，说"就这么一撮"。你拿一个小勺舀了一撮她的量，是一勺的三分之二。

可是下一回，她包的是韭菜馅，抓的那一撮明显比上回少。你问为什么，她说："韭菜出水，盐要少点，不然捞出来发齁。"

她说"差不多"的时候，不是在糊弄你。她手上有一个跟着馅料、跟着天气、跟着今天要吃饭的人不停变的"差不多"。如果你记下"三分之二勺"，下次包韭菜馅，你就错了。田里的东西，是活的，跟着这一块走，不是一个固定的数。

— 田里的感觉，也会错

最后补一句，免得把田说得太神。

田里的感觉，不一定对。老赵的手感也可能错：他可能把一个本来只是有点紧的螺丝，当成锈死，白白等了十分钟；也可能把一个真锈死的，当成只是紧，硬拧

了。身体里的经验，有它自己的偏。开了二十年车的人，也会在一个熟悉的路口出事，因为"一直都是这样"。

田里的现实，值钱在哪里？不在于它一定对，而在于它是亲历的——它是从你自己的身体和时间里长出来的，别人拿不走，也不能直接复制。对不对，要靠它和别的东西碰撞之后才能知道。这个"碰撞"，正是本书要讲的。

现在，我们到岸上去看看。

— 田里的时间

田里的现实还有一样东西，常被漏掉：时间。田里的东西，是被时间"养"出来的。

设想一位婆婆在煮粥〔构想案例〕。她不看表，也不记分钟。她站在灶边，耳朵里是锅里的声音：刚开始是细细的"滋滋"，接着是满锅的"咕嘟咕嘟"，再过一阵，声音沉下去，变成黏黏的"噗，噗"。眼睛里是米油浮上来的那一层亮。鼻子里是米香从生的变成熟的，再往前一步，要是闻到一点点焦味，就晚了。

你问她："煮多少分钟？"她会说："看锅。"

这不是故弄玄虚。她煮过几万锅粥。有一回火大了，粥底糊了，她下一回就把火拧小一点；有一回水加少了，她下一回多添半瓢。每一次差一点，都回头改了下一次的起点。几万次下来，"多少分钟"这个问题，在她那里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她的手、耳、鼻已经长成了一个会看锅的整体。

所以田里的时间，不是钟表上的分钟，是一次一次的重复，加上一次一次的"差一点"，再加上一次一次的改。这样的时间，没法从外面借。你可以借来一个人的说法，借不来他的几万锅。

— 田里的人怎么"知道"

还有一点，值得单独说一说：田里的人，是怎样"知道"的。

我们平时说"知道"，想到的是"知道那是什么"：知道这颗螺丝锈住了，知道这块板会变形。这种知道，先有判断，后有动作。

可是老陈的"知道"不是这样的。他不是先判断"这块板的内部密度不均"，再决定"不用它"。他的耳朵听到那个闷声的时候，手已经把板放回去了。判断和动作，是一个动作。

所以你问他"你是怎么判断的"，他会答不上来。不是他不肯说，是在他那里，"判断"根本不是一个先于动作的独立的一步。他的知道，是接下来怎么办的那种知道，是长在手里的。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岸上的世界，恰恰是反过来的：先说"是什么"，再说"怎么办"。两种知道的次序不一样，缠法就不一样。后面我们会看到，复合体里的很多事，就发生在这两种次序互相拉扯的地方。

◆ 2.2 岸上的理念：已被说出、成体系、离开了现场的纠缠

岸上有什么？

先说清楚一件事：岸上不只是AI。一本菜谱在岸上，一份产品说明书在岸上，一堂网课、一篇文章、一位老师的板书，都在岸上。凡是被人说成话、写成字、画成图、排成条理的东西，都在岸上。AI是把这些东西读得最多、讲得最快、排得最整齐的那一个。所以本书拿它当"岸上的人"的代表。

岸上的世界，有三个样子，正好和田里对着。

— 已被说出

田里的东西是"尚未说出"的，岸上的东西是"已经说出"的。

什么叫已经说出？就是有人把它变成了可以传的话。老赵手上的"涩"，在他手上的时候，是涩。可是在某一个修水龙头的帖子里，有人写了一句"螺丝与阀体锈在一起时，扳手会有明显的打滑感，不要硬拧"。这句话就是被说出来的涩。它离开了那个人的手，可以被一万个人读到。

被说出，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它让一个人踩出来的东西，能被没踩过的人拿去用。教育、出版、学校、说明书，整个文明的传递，都在做这件事。AI读过的，就是这一类被说出来的东西，数量大得没有一个人读得完。

— 成体系

岸上的东西，不是一条一条散放的。它们被排过。

同样是讲锈死的螺丝，岸上的讲法是：先分原因（锈蚀、垢、螺纹受损、用错工具），再分处理（润滑、加热、敲击、专用工具、最后手段），再分风险（会不会滑牙，会不会断）。有先后，有分类，有"这种情况用这一招，那种情况用那一招"。

成体系的好处是，你可以顺着它走，一步一步，不容易漏。成体系还有一个好处，是不同来处的东西，可以摆在一起对照。一个修龙头的人说"加热"，另一个说"敲震"，岸上的讲法能把两个说法放到同一张图上，告诉你它们各适合什么情形。这是一个人的田里做不到的：一个人只有一块田，只踩过自己踩过的那几处。

AI在这一点上强得惊人。你问它一件事，它能一下子把许多人说过的相近的话，排成一张整齐的图。这是它的本事，我们不贬低它。

拿一个买菜的小事来看〔构想案例〕。你在网上搜"怎么挑西瓜"，会搜到一串整齐齐的讲法：看瓜皮的纹路，看瓜蒂是否干枯，敲一敲听声音，掂一掂看分量，一二三四。说得头头是道，有的还配了图。你拿着这套话到了水果摊，把瓜拍了一圈，听来听去，每一个都像"脆"，也每一个都像"闷"。

摊主过来，随手拿起一个，在手里转了半圈，说："这个行。"你问为什么，他想了想，说："沉手，底下那块黄斑够大，蒂也还带点绿。"他说的这几样，和网上的一二三四差不多，可是他不是一样一样检查的，他拿起来那一下，几样就同时在了。

网上的讲法是真的，它把千百个摊主的经验排成了一列，你读了，下次再去，至少知道该看哪几处。但它排成一列的，在摊主手里是一把抓起来的。

— 离开了现场

第三个样子，是岸上的东西，都是离开了现场的。

一句话一旦说出来、写下来，它就离开了说它的那个地方。"含水率高的木材容易变形"，这句话是对的，对所有木材都对。可它是对"所有木材"说的，它不对着哪一块说。

这就是通则的好处，也是通则的代价。好处是，它可以搬到任何地方去用。代价是，它搬到任何地方去，都没有那个地方。

打个比方。你开车去一个不熟的地方，导航告诉你：前方三百米拥堵，建议绕行。这是一句岸上的话，根据的是许多辆车的数据。可是你开到那里，看到的是：

路边一辆小货车正在卸货，占了半条道，卸完大概五分钟就走。你的眼睛看见的东西，导航不知道。反过来，你不知道前面三公里还有一处事故，导航知道。

导航没有错，你的眼睛也没有错。它们各自带着一个世界的东西：一个是"这一刻这一处"，一个是"这一片这一阵"。

岸上的东西，就是"这一片这一阵"的那种东西。它说的是一类。

再看一个夜里的场景〔构想案例〕。一位新手妈妈，孩子三个月，半夜醒了哭。她翻开手机里存的育儿文章，上面写：婴儿哭闹的常见原因有饥饿、尿湿、胀气、困倦、环境不适。她一条一条对：刚喂过，尿布是干的，房间不冷不热。五条对完，孩子还在哭。

文章没有错。可是她怀里这一个，哭的声音是尖尖的、一阵一阵的、哭到一半会停一下换气。这种哭，她白天已经听过两回，两回都是后来拍了嗝才好。这些，文章里没有，因为文章写给"所有的婴儿"，不是写给她怀里这一个。她把孩子竖起来，轻轻拍了几下，一个嗝出来，哭声断了。

岸上给的是五条，田里补的是第六条。五条不白给：要是没有那一份清单，她半夜里慌起来，连先看尿布都想不到。清单和那一声嗝，是两样不同的东西，各有各的用处。

— 岸上也有它自己的"缠"

写到这里，有一个容易起的误会要拦一下。

有人会想：田里的世界有身体、有纠缠，岸上的世界只有"说出来的话"，是干巴巴的结构。这想法是错的。

岸上的世界，同样是完整的。它也有一串差异：论述有先后，这一步推出下一步，一个概念和另一个概念区分开。它也有一层层的显露：一个体系不是一下子摆在那里的，是读到哪里，哪里的样子才显出来，读到后面，前面的话才被看清。它也有缠：一个概念缠着另一些概念，一句话缠着前后的话，一个词缠着它用过的所有地方。

所以不是"田里有缠、岸上没缠"。两个世界都是完整的，都有各自的差异、显露和缠。区别在于缠的是什么。

田里的缠，缠的是手、物、身体、时间、心情，缠的是这一块地方。岸上的缠，缠的是话、概念、别的书、别人说过的相近的话，缠的是一张语言的网。

老赵手上的"涩"，缠着那颗螺丝、他的右手、他的紧张。岸上那句"锈蚀时会有明显的打滑感"，缠着另外一些说法："扭矩""摩擦""润滑""滑牙"。同一件事，两种缠法。

— 读一篇帖子，也是一串差异

举个最小的例子。你读一篇"怎么更换水龙头密封圈"的帖子〔构想案例〕。

第一步写着：先关角阀。你读到这里，只觉得是一句例行的提醒。第二步：撬开装饰盖，拧下内六角螺丝。第三步：拔出阀芯，检查密封圈。读到第三步，你才忽然明白第一步为什么要关角阀：阀芯一拔，水就会冲出来。

你看，这篇帖子的意思，不是一下子摆在你面前的，是随着你一步一步读下去，一层一层显出来的；后面的话，还回头改写了前面的话在你心里的分量。岸上的世界，也有这种"一串差异、层层显露"的运动，只是它走在话里，不是走在手上。

— 岸上的讲，也是被问出来的

还有一点要提前交代。岸上的讲，不是一块摆在那里等你取的现成物。

你问AI"怎么修水龙头"，和你问"单把龙头手柄螺丝手上发涩拧不动怎么办"，得到的讲，是不一样的两份。同一座岸，被不同的问，讲出来的东西是不同的。这件事，第三章会专门讲，叫"被激活、被定形"。这里先记一句：岸上的讲，是被田里的人问出形状的。

— 岸上缺什么

最后，说岸上缺的。

岸上缺"这一块"。这是它最根本的缺，也是它的本性：它是通则，是一类，是离开了现场的。所以，你不说，它就不知道你那颗螺丝在你手里的涩。

它还缺一样东西，是"没被说出来的东西"。岸上的世界，是由已经被说出的东西构成的。可是人们说出来的，往往是容易说的、值得说的、有人愿意写的那部分。那些太细、太整体、太难说的部分，大概率没有被写下来。所以岸上的世界，天然少了田里最难说的那一块。

这不是AI的毛病，是岸上这个世界的样子。书也一样，课也一样。

电饭煲的说明书上写：一杯米，配一杯水加一点点。这是岸上的话，印在每一台同型号的电饭煲上。可是一个每天煮饭的人知道：新米的水要少放一点，放了一个夏天的陈米，水要多放一点，家里那只老锅，盖子关不严，水也得多放一点。这些没有印在任何说明书上，因为它们是这一家、这一锅、这一袋米的事。说明书不是写错了，它写给的，是"一台电饭煲"，不是你家那一台〔构想案例〕。

— 岸上也会错

最后还得补上一句，免得把岸说得太神。

成体系，不等于对。一个体系排得再整齐，也可能整齐地错。最常见的错，是把"一般如此"讲成"一定如此"。"含水率高的板容易变形"是一般如此；可有一块偏偏含水率高，却稳稳当当，这样的板，通则就管不着了。

岸上的讲，还有一个特点：语气是平稳的、笃定的、流畅的。读起来，像定论。这是一件需要小心的事，第七章会专门讲：被展开得漂亮，不等于被验证过。

所以岸上的人需要田里的人，不只是为了补上"这一块"。还因为岸上的话，需要有机会被现实打回来。被打回来的话，才是活的；从没被打回来过的话，只是一段好听的话。

— 岸上的人在做什么

"岸上的人在讲"，这个"讲"，是在做什么？

不是背诵，也不是翻出一条现成的话。讲，是把一堆散乱的东西，按一个问题重新排一遍。

AI每回答一次，都是现排的。同样一堆关于修水龙头的资料，你若是问"我家是刚买的新房，龙头是新的，现在渗水怎么办"，它会把"保修""售后""不要自己拆"排在前面；你若是问"我家是租的老房子，房东说自己修，龙头用了十几年"，它会把"阀芯老化""换密封圈""先关角阀"排在前面。资料是同一堆，排法随问而变。

换一个更生活的问法就看得清。同样一句"晚饭吃什么"，一个人问，是在下班路上，手里提着刚买的两根茄子，孩子说不吃辣；另一个人问，是在加班的深夜，冰箱里只剩半盒剩饭。岸上能把同一堆菜谱，排出两份完全不同的回答。这是岸上的好处：它不是背一份固定的话，它在随着你的田重新排〔构想案例〕。

这一点，是岸上的本事，也是岸上的软肋。本事在于：它能随着你的问，把许多散话排成一条路。软肋在于：它排的是"你问到的"。你没问到的，它不会替你想到；而你没问到的，往往正是田里最要紧的那一条。

— 为什么说出来，就得离开现场

有人会问：能不能让岸上的话也带着现场？

很难，而且这里有一个绕不开的道理：一句话要想被别人用上，就得把"这一块"的特殊性削掉一些。削得越多，传得越远；削得越多，离现场也越远。

举一个再日常不过的例子〔构想案例〕。你家的洗衣机有点旧了，脱水的时候，要把门往里顶一下才扣得上。你要出差三天，写一张便条给来帮忙的邻居：

"洗衣机门要往里顶一下，听到'嗒'一声才算扣上，不然脱水会停。"

这张便条，只有你的邻居、只对你这台洗衣机有用。它非常贴，非常准，但不可能把它印成一千份发给全小区。

洗衣机的说明书是怎么写的呢："请确认门已关闭后，选择程序并按启动键。"这句话，所有人都读得懂，所有的洗衣机都适用，传得极远。可是它对你家那台门要顶一下的洗衣机，一点用也没有。

便条是贴得近的话，说明书是传得远的话。两者之间此消彼长。岸上的话，之所以能被许多人读，正因为它是说明书那一路；田里的话，之所以准，正因为它是便条那一路。

岸上的世界并不是故意要离开现场。它是为了传得远，才不得不离开。

两个世界，现在各自摆出来了。田里：整体、带身体、尚未说出；岸上：已说出、成体系、离开现场。接下来，我们换一个更长一点的例子，看这两个世界，在一个具体的事里，是怎样站到一起的。

◆ 2.3 日常案例：老木匠的"这块会变形"〔构想案例〕

下面是一个构想的例子。人物和细节都是设想的，目的是把前面讲的两个世界，放到一件小事里看清楚。

老陈做了三十多年木工，现在在镇上开一间小作坊，做桌椅和柜子。他的徒弟小宋二十出头，上过职校，手机用得比谁都熟。

这天，作坊里进来一批榆木板，要做一张大书桌的桌面。老陈拿起最上面的一块，翻过来看了看两个端面，用指关节在板上敲了几下，听了听，又用手掌贴着板面摸了一遍，把板放回去，说："这块会变形。别用它做桌面。"

小宋问："为什么？"

老陈想了想，说："不对劲。"

小宋又问："哪里不对劲？"

老陈又拿起那块板，敲了一下，说："你听。"小宋敲了一下，什么也没听出来。老陈摇摇头，说："说不清，反正这块不行。"

— 老陈的手上有什么

我们先看老陈，那几下动作里，有什么。

他敲板的时候，耳朵里有一串东西。第一下，声音是脆的；第二下往旁边挪了一掌，声音变得有点闷；第三下再挪，又脆了。脆、闷、脆，这是一串差异，一个接一个。他的手一动，这串差异才有；他手不动，板就是一块沉默的板。

随着这串差异，这块板的样子一层一层显出来：先是"一块板"，再是"一块不太匀的板"，再是"有一处不对的板"，最后是"会变形的板"。"会变形"这个结论，不是他进门之前就知道的，是他的耳朵和手，在敲的过程里，一层层摸出来的。

这串声音，又缠着很多东西：这间作坊的墙和屋顶给声音带来的回响（他的耳朵早就习惯了这间屋子的回响，换一间屋，他的判断都会受影响）；他三十年里敲过的几千块板；今天这批板是从哪个木料场来的、放了多久；他对这张桌面的要求，是要用二十年不翘的。所有这些东西，缠成了他耳朵里那一个"不对劲"。

你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带着身体，说不出来。小宋站在旁边，同样的板，同样的敲法，他听不出来，因为他的耳朵里没有那三十年。

— 小宋去问岸上

小宋有点不甘心。晚上回家，他打开手机，把今天的事描述给AI：一批榆木板，师傅敲了敲，说这块会变形，不让做桌面，但说不出原因。我想知道可能是什么原因，怎么判断。

AI的回答条理清楚。它说，木材变形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含水率不均匀，干得快的地方收缩多，板就会翘；二是年轮的走向，弦切板比径切板更容易变形；三是木材内部有应力，开料之后释放出来，板会弯；四是内部有缺陷，比如暗裂、朽心、水分聚集。它还说，敲击声不均匀，一般是内部密度不均或有缺陷的信号，建议用含水率仪量几个点，并观察端面的年轮。〔以上为一般木工常识的转述，具体说法待核〕

这个回答，对小宋非常有用。他以前听师傅说"这块会变"，只知道师傅说了算。现在他知道了，师傅耳朵里的那个"不对劲"，可能是这四件事中的一件或几件。

第二天，小宋把这些告诉老陈。

老陈听完，点点头，说："对，都有。"停了一下，又说："但你说漏了一个。这批板是靠墙放的，南墙，下午晒得到。这一块在最外头，晒了半边。"

小宋愣了一下，回去又去问AI，这一回他把老陈的话原样输了进去：这批板放在南墙边，下午会晒到阳光，这块在最外面，师傅说晒了半边，敲起来一边脆一边闷。

AI的回答变了。它先说，这个信息很关键，一侧长期受热晒，会造成两侧含水率不一致，向阳面干得快，收缩更多，这样的板很容易向一侧弯。它不再给一般性的四个原因，而是针对这一块，问了两个问题：能不能用含水率仪在板的两侧各量几处？这块板如果必须用，能不能先放平、压重，放一段时间，再粗刨一遍，隔几天后再精刨，看看它怎么动？〔以上同为一般木工常识的转述，待核〕

小宋把这些读给老陈听。老陈说："量一下。"

含水率仪拿来了。两边读数果然不一样，闷的那半边偏高。老陈说："所以是水没跑匀。"他把这块板单独放在一边，压上重物，打算过一阵看它怎么动，再决定做什么。以后的日子里，他在自己的作坊里添了一个新的步骤：新进的板，先摆两周，不靠墙，粗刨以后再放几天，然后才精刨。

— 后来还有一段

过了一个多月，作坊又进了一批胡桃木。小宋想试试自己来。他先问了AI，AI给了一份稳妥的建议：新进的板先在通风处放一段时间；用含水率仪在多处测量，取一个平均值，判断是否可以开料。

小宋照做，量了几处，算了平均值，觉得没有问题。老陈走过来，把仪器拿过去，说："平均没用。"他把两头和中间分开量，又把一块板里偏闷的那半边单独量了一遍，说："有一处偏高，平均把它摊平了，你就看不出来了。"

小宋把这句话回头说给AI。AI接受了这个修正，并且往前走了一步：它建议他以后每块板记三到五个点的读数，不做平均，而是看最高和最低的差，差得多的板另外处理。小宋把这个办法写进了作坊墙上的一张表格里。

这一段〔构想案例〕要看两件事。

第一，AI的话并不总是对着这一块的。它给的"取平均"，是一条稳妥而通用的做法，在老陈的田里就不够用。岸上的话没有错，只是离现场远了一步。

第二，小宋自己也开始"长田"了。从那以后，他敲板的时候，会下意识地多敲几下，对自己说一句"这块我听有着有点闷"，哪怕他还不确定。他的耳朵，正在一块一块板上，慢慢长出一块自己的田。

— 这个小例子里，发生了什么

我们回头看这件事，一共有两个世界在里面。

老陈的世界，是田里的。他的"这块会变形"，是整体的、带身体的、说不出的。它准，但他自己讲不清为什么。

AI的世界，是岸上的。它的"变形的四个原因"，是已被说出的、成体系的、离开现场的。它全，但它不知道"这一块"。

两个世界在这件事里各自做了什么？

第一，老陈的一句话"这块会变形"，把岸上的讲，从"木材变形的一般原因"，拉到了"这一块为什么变"。这是田里一句话改写了岸上的讲。

第二，岸上的一句讲"含水率不均、向阳面收缩更多"，让老陈那个说不出的"不对劲"，第一次有了名字，并且让他想到了一个以前没想过的做法：量。这是岸上一句讲改写了田里的耕。

第三，更微妙的是：老陈说出"南墙、晒了半边"，这是他在被小宋追问之后，才想起来说的。他的手上本来就有这个信息，可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那是一个信息。他是在对话里，才第一次把这一条从身体里喊了出来。

这三件事，我们在第三章里会专门拆开看。这里先看一件更基本的事：老陈、AI，两个都没有单独做成这件事。

只有老陈，他会把这块板放到一边，下次进板的时候再靠耳朵挑；他的"不对劲"没有变成一个可以问、可以量、可以教的东西，他的作坊里一年之后还是那样。

只有AI，它能讲出很全的四个原因，可没有一个原因是对着这块板的；它只能说"建议量几个点"，不知道应该先量哪一边。

两个都在，事情才往前走了一步。这一步，不是老陈的，也不是AI的。是在"小宋把老陈的话输进去，又把AI的话读给老陈听"这个来回里发生的。

— 老陈为什么肯说

再回头看一眼这个例子里一个容易溜过去的细节：老陈是在什么时候开口的。

小宋第一次问"哪里不对劲"，老陈答不上来，只会说"你听"。这是一个把人逼进死角的问法：它要求老陈直接给出理由，而理由恰恰是他最说不出的部分。

后来，小宋换了一种问法。他问的是："这批板是怎么放的？这块在哪个位置？"这是一个老陈答得上来的问题。他一答，"南墙，晒了半边"就出来了。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诀窍：想把田里的东西叫出来，直接问"为什么"，往往问不出来；问"在哪儿""哪一边""上一次像这样的是哪一块"，反而叫得出来。因为后一类问题，叫醒的是身体里的记忆，不是要它交一份理由。

这件事，第六章会整理成可以操作的几步。现在先记一句：田里的话，要被问到对的地方，才肯上岸。

— 小宋站在哪里

这个例子里，还有一个细节：小宋。

在这个故事里，老陈和AI之间隔着一个人。小宋一头听老陈的"这块不对劲"，一头把话输进手机；一头读AI的话，一头念给老陈听。他像一个站在两个世界门口的传话人。

这样设计，是为了让两个世界看得更清楚，把它们分成了三个人（老陈、AI、小宋）。可是现实里，更常见的情形是：老陈自己拿着手机，一手摸着板，一手打

字。那时候，小宋这个传话人，就被合并进了老陈一个人里。老陈一个人，同时站在田里和岸上，他自己既是说不清的人，又是读着岸上讲的人。

这种"合进一个人里"的情形，就是第四章要讲的"复合体的我"。现在先记住一点：两个世界的碰撞，最终要落在一个人身上，才算真正发生。传话只是搬运，碰撞需要有人把两边的东西同时放在手里。

— 注意这个例子里的两个"不一样"

最后看一眼这个例子里最要紧的地方。

老陈的话和AI的话，不是同一种话。如果AI说的和老陈想的一模一样，老陈会说"对"，然后事情结束，没有什么新东西。如果老陈说的和AI说的完全无关，他们也谈不到一块去。

真正让事情往前走的，是它们"相近又不同"：都在谈这块板为什么变形，一个谈得整体而说不清，一个谈得清楚却不对着这一块。正因为谈的是同一件事，它们才顶得上；正因为谈的方式不一样，它们才顶得出东西。

这个"不一样"，就是下一节要讲的。

◆ 2.4 为什么两种"不一样"才是复合体存在的理由：同质只会变大，异质才会碰撞

有人听到这里，可能会想：人和AI合作，不就是"人补AI的不足，AI补人的不足"吗？老陈缺名字，AI给名字；AI缺这一块，老陈给这一块。各取所长，这不是很自然吗？

这个想法没有错，但它只说对了一半，而且是比较浅的那一半。

"各取所长"的意思是：一边有A，一边有B，合起来有A加B。这是加。加是有用的，我们平时请人帮忙，就是加。可是如果复合体只是加，那么它就只是一个"更大的人"，或者一个"更大的AI"。本书要说的复合思考主体，不是这个意思。

复合体里发生的，不是加，是碰。

— 先看一个反过来的例子：同质会怎样

我们先看两个相同的东西合在一起，会怎样。

两个人开车，都完全依赖导航。导航说右转，两个人都说右转。导航指错了路，两个人一起错。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比一个人多了一双手、一对耳朵，可是在"怎么找路"这件事上，他们是同一个东西。再加十个这样的人，也是一样：车里更挤了，路没有认得更多。

再看另一个方向：两个人都只靠菜谱学做菜，坐在一起讨论怎么做红烧肉。一个说"糖两勺"，另一个说"我看的是两勺半"。他们可以争出一个结果来，可是争来争去，两个人都没有把手伸进过锅里，所以这个讨论，是在岸上打转。

同质的东西合在一起，多半只会变大：人更多，材料更多，话更多。但它们对世界的"缠法"没有变，所以不会出现一个原来两边都没有的东西。

所以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认真看：AI与AI一起讨论，再大规模，也是在同一座岸上；一群没有亲历的人与AI一起，也是同一座岸，只是岸更大了。

— 两种常见的说法，都不够

谈到人和AI，最常听到两种说法。

一种说：AI是工具。人用它，像用锤子。锤子再好，也只是锤子，人还是原来那个人。

这话有对的地方：人确实要拿主意。可是你看老陈的作坊：用了这个"工具"之后，他的做法变了（新进板先摆两周），他说话的方式变了（"闷的那半边单独量"，是一句他以前不会说的话），连小宋的耳朵也开始往另一个方向长。锤子不会这样改一个人。工具说，只看见了人用工具，没看见人被用过的工具改。

另一种说：AI是替代。岸上既然什么都能讲，田里的人就可以退场了。

这话也有对的地方：岸上确实能替掉很多不需要田的活。可是你看那块板：岸上讲得再全，也讲不出"这块"。把田里的人撤走，剩下的就只有"这一类"。

复合体的说法，和这两种都不一样。它说：人和AI放进同一个"我"里，两边都会被改。不是谁用谁，也不是谁替谁，而是两种缠法在同一件事上互相顶着长。

— 岸再大，还是岸

有一种想法会冒出来：岸上的东西读得越多越好，等岸大到什么都读过了，就不需要田里的人了吗？

这想法值得认真对待，因为岸的确在变大，而且会越来越大。可是岸变大，变的是量：读过的更多，排得更全，讲得更快。变大没有改变的，是缠法：它缠的仍是被说出来的话，仍离开现场，仍没有踩过你那一块。

回到导航的例子。导航的数据可以越来越多，路况可以越来越细，可是它终究看不见路边那辆正在卸货的小货车，除非有人把这件事告诉它。岸上越大，越需要有人把"现在这一处"带进去。岸大了，田里的那一句话，反而更值钱，因为那是岸上多半没有办法自己生出来的东西。

— 异质才会碰

碰撞需要两边有"顶得起来"的不同。

老陈与AI，这两边的不同，不是量的不同，是缠法的不同。老陈那边是一块整体的、说不出的现实，缠着他的身体和三十年；AI这边是一张成体系的、说得清的话网，缠着千万人的说法。

一个是"这块"，一个是"这类"。一个是"感觉到的"，一个是"说出来的"。一个带着现场，一个离开了现场。正因为这些不同，两边一碰，才会出事：老陈要把"感觉到的"拿出来对上"说出来的"，对不上的地方，就是新东西出来的地方；AI要把"这类"落到"这块"，落不下去的地方，就是它需要被追问的地方。

这就是复合体存在的理由。不是因为一个人不够强，需要一个帮手；是因为这两种缠法不一样，放在同一个"我"里，才会顶出一个任何一边单独都出不来的东西。

— 把这个判断写得更准一些

上面是用日常话说的。现在把它写得更准一点。

我们要说的判断是：田里的现实和岸上的理念，在一个"我"里，不是互相补全，而是互相顶着；顶成什么样，要看条件。这句话说的是理念、现实、自我这三层之间的关系。

条件有两条，用的是和第三章3.5同一套说法，都是日常话：一条是这一次碰撞"显成什么样"：显成一张对照、一幅哪里松哪里紧的分布；显成一个个窍门、一种节奏、一整片"对劲不对劲"的感觉；或者显成"对不对、好不好"的分量。另一条是这条差异怎么走：为了一个目的走，在来回里走，还是在付代价的时候走。

我们不把判断写成一句"A不是B而是Z"，而是挑老陈的作坊里三个看得见的格子，各说一遍；再留一个空格，老实写"没发生"。

显成一张对照，为了弄清一件事走的时候（老赵头一回问AI怎么拆龙头）：岸上的讲，不是一次碰撞，而是一份参照。老赵拿到一张拆法的对照，照着做，用得上，但田里的东西没有改写岸上，岸上也没有改写田里。问一次，拿走，是用。

显成"哪边松哪边紧"的分布，在来回里走的时候（老陈说"南墙，晒了半边"，小宋把含水率仪拿来，两边读数果然不同）：岸上的讲，不是一份通用的清单，而是被田里一句话顶回来，从"这一类板子为什么变形"，被迫讲到"这一块的两边为什么不一样"；田里那个说不出的"不对劲"，也被岸上的一问顶了一步，变成了一个可以量的东西。这是相顶。

显成一条规矩，在付代价的时候走（一张桌面如果翘了，是客户退货、是三十年的口碑）：代价落在作坊里，所以"先摆两周，粗刨后再放几天，分点量、看最高最低之差"这条规矩，是被代价筛过一遍才留下来的。它既不在老陈以前靠耳朵挑板的手感里，也不在AI最初那句"取平均"里。这是长出了两边原来都没有的东西。

三个格子，一个比一个深：第一个是用，第二个是碰，第三个是长出新的。

还有一个格子，是空的：显成整片的"对劲"，为了一个意义在走。老陈那个"不对劲"，是耳朵、手、三十年、这间屋子同时在的一整片，一旦要说出来，就被拆成了"脆、闷、脆"一条一条的话，整片留在了田里。至今多半没发生，是因为从田里递到岸上的主要是字，字只会一个一个排队。什么矛盾会让它发生？要等到那个"整片"和"说得出一条条"之间的缺口大到谁也忍不了，逼着人发明一个新的说法。

九个格子怎样全扫一遍，在第三章3.5。这里只立这个判断，不展开。

另外还有一种很常见的情形，要点一下：两边其实是同一个声音。田里的人带进来的，是别人讲过的话，他自己没有踩过，和岸上的讲一拍即合，很舒服，没有任何顶撞，也出不来新东西。这种情形第五章会专门讲，那里说的是：没有田的人，为什么出不来新的。

— 再看一个"加"和"碰"的小例子〔构想案例〕

外婆腌咸菜，从来只说"抓一把盐"。孙女想把这个手艺留下来，拿秤称了外婆抓的那一把，写在本子上，下面再记上白菜有多重。

这是"加"：外婆的一把，加上孙女的秤，凑成一个配方。到这里，事情是顺的。

第二年，雨水多，白菜水分大。孙女照着本子上的数腌，腌出来的菜出水很多，味道偏淡。外婆一尝，说："今年这菜水大，要多抓半把。"

孙女愣住了：本子上的数是对的，为什么这一年不对？她去问AI：腌菜的盐量，和白菜本身的含水有什么关系？AI给了一个通用的讲法：盐量通常按菜的重量算一个比例，菜含水多，渗出的水也多，盐在菜里的实际浓度会变，要按情况调整。

这时候，事情就不是"加"了。外婆的"多抓半把"，和本子上的"这么多克"，对不上；而岸上的讲，把这个对不上说成了一个道理。孙女把本子改了：不再记一个固定的克数，而是记"按菜重的比例，水大的年份往上添，添多少，看外婆的手"。

这条新的记法，外婆原来没有（她只有手），本子原来没有（只有一个数），AI原来也没有（它不知道这个村子今年的雨）。它是三边顶出来的。这就是"碰"。

— 人和人之间，也是异质

说到这里要补一句：异质不是AI独有的。

老陈和小宋之间，同样是异质：一个是三十年的田，一个是职校和手机里的岸。师徒之间的碰撞，是人类最古老的碰撞之一。

那AI带来了什么新东西？

一是它随时在。老陈不可能二十四小时站在小宋旁边，被他追问。二是它读得多。老陈只有一个人的田，AI的岸有许多人的话。三是它不烦。小宋追问老陈"为什么""为什么"，追到第三遍，老陈多半就挥挥手说"你多干几年就懂了"。往返的成本，在人和人之间很高；在人和AI之间，低得多。

可是要小心：往返的次数多，不等于碰撞深。往返一百轮，每一轮都只是"请再详细一点"，那一百轮都是在岸上打转。碰撞的深浅，不看轮数，看每一轮里，田里有没有一句话把岸上顶了回去，岸上有没有一句话把田里推了一步。

— 异质要有一个共同的落点

另一个条件，是两边得落在同一件事上。

假如小宋对AI说："请教我怎么做好木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岸上会讲一大篇，从选材讲到榫卯讲到上漆，条理清楚，也会让人读得很舒服。可是田里没有一件具体的事可以顶回去。这样的往返，是两个世界各说各的，像鸡同鸭讲。

有了"这块板"，就不一样了。这一块板，是一个具体的点，两边都得对着它说话。老陈得说"这块"，AI得讲"这一块为什么"。碰撞需要一个共同的落点，没有落点的异质，只是并列站着。

— 碰撞是有代价的

最后要说一句实话：碰，是会难受的。

老陈被小宋用岸上的话问"为什么"，心里会有一点不舒服。三十年的手感，被要求拆成一二三四，像被人翻开了口袋。AI的岸被田里的一句话顶回来，也会让人觉得"这东西不灵"。这种难受，是两种缠法相顶时的张力。

有的人一难受就退：老陈说"你们那一套我不信"，回到田里；小宋说"AI都说了，听它的"，回到岸上。两边各退一步，各回各的世界，就什么都没发生。

三原理的口径是：矛盾不是要化解的毛病，是要给出口的燃料。在这块板上，看得见的有三处：什么在顶，是老陈的"不对劲"与岸上的"四个原因"对不上；出口是什么，是一台含水率仪，一个"量一下"的动作；回写了什么，是作坊里那条"先摆两周"的新规矩。张力有了出口，就变成了新东西，而不是变成了争吵。至于这里面是哪两样东西在顶、哪一样被推动，按三原理该怎样严格归位，这里不硬定。

— 只有田，没有岸，会怎样

还有一个方向，要补上，才算公平。

老陈在没有手机的年代，也做了三十年木工。只有田，没有岸，能不能出新东西？能，而且出过不少。许多手艺，是这样长出来的。

只是这样的新东西，长得慢，传得窄。一个人的田里长出的东西，往往只在他的手里，最多传给一两个徒弟，而且传的时候还要丢掉一大半。岸上有了，传得快了，但如果岸上没有田，岸上就是空的。

所以不是"有了AI才有新东西"。是有了AI，田里长出来的东西，第一次有机会被很快地问出来、排起来、传出去，而且在传出去之前，就被另一种缠法顶了一下，变得更结实。这是复合体新的地方，不是新东西新的地方。

— 这个"碰"，在一个"我"里发生

还有一个很容易被漏掉的地方：碰撞是在一个我里发生的，不是在两个"我"之间。

老陈和小宋，是两个人。他们之间也可以有对话，有教、有学，这当然是好事，但那是人和人之间。我们这本书讲的，是另一种：当老陈自己拿着手机，一边摸着板，一边和AI对话，一边把AI的话在自己手里验一下，再把手里的感觉说回给AI——这时，田里的现实和岸上的理念，在老陈这一个"我"里，来回碰。他的身体在田里，他的话在岸上，他自己在中间，两头都在。

这个"我"，不是原来那个老陈，也不是AI。它是第三样东西，是两个世界在里面碰着的那个地方。这一点，第四章会专门讲。

— 一个小结

到这里，可以把这一节收一收：

一，同质的东西合在一起，多半只会变大。二，异质的东西合在一起，才有可能碰撞。三，碰撞是不是真的发生，要看往返的路怎么走：只问一次，只是参照；来回改写，才是相顶；顶出了双方都没有的东西，才是复合体真正做出来的事。

下一节，我们来认真盘点一下这两个世界各自装着的记忆：一边是人亲历的，一边是AI读来的。看看它们各有什么，各缺什么。

◆ 2.5 人的亲历记忆与AI读来的现实记忆，各有什么，缺什么

"记忆"这个词，在这里要说得宽一点。它不只是"记得某件事"，而是一个人（或者一个AI）身上，关于现实的、能被调出来用的那些东西。

人有，AI也有。但两边的"有"，是两种。

先把话说在前面：AI内部到底是什么样子，不是本书要争的事。我们只讲一件看得见的事：它在对话里带来的关于现实的东西，是读来的——是别人说出来、写下来的现实。而人带进来的，是亲历的——是自己踩出来的现实。

— 人的亲历记忆

它有四样东西。

一，它是整体的。老陈敲板的那一下，耳朵、手、三十年、这间屋，是一团。你不可能只调出其中一样。

二，它是此时此地的。它总是"这一块"。老陈脑子里没有"榆木板的一般性质"，有的是这批板、那批板、去年那块裂了的板。

三，它有身体的分量。它带着痛过、错过、吓过、得意过的感觉。老陈上次因为一块板变形，被客户退了一整张桌子，这件事的记忆不是一条信息，是一阵胃里的发紧。这种分量，会影响他后来每一次的判断。

四，它有一大块还没被说出。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老陈知道的，比他能说的多得多。

人的亲历记忆，也有它缺的：

第一，窄。一个人一辈子，只踩过那么几块田。老陈很懂榆木，但可能不懂胡桃木，更不懂竹材。

第二，偏。个人的经验里有运气，有偶然，有被一次大事故扭曲过的地方。老陈被退过一次货，就可能对所有的某一类板子都过度警惕。

第三，难传。说不出，就教不了，就留不下来。老陈再过十年，手艺大概也就跟着他一起退休了。

第四，没有体系。一块一块的经验，没有被排成图，所以不同的经验之间，不容易互相对照、互相纠错。

— AI读来的现实记忆

它也有四样东西。

一，它是广的。同一件事，它读到的不是一个人的说法，是许多人的。老陈的那一块南墙，在它那里，是许多种不同的"板子放在哪儿"的说法之一。

二，它是成体系的。它能把杂乱的经验排成分类，指出这些说法之间谁和谁一致，谁和谁冲突。

三，它是说得出的。它读来的，本来就是被说出的东西，所以它也能把东西说出来，用你听得懂的话。

四，它有可对照的丰富。 同一个问题，不同行业、不同地方、不同年代的人怎么说，它都读过。

它也有缺的：

第一，它没有"这一块"。它不知道你那颗螺丝、你那块板、你那个孩子。

第二，它没有身体的分量。它读到的"被退货"，是一句话；老陈的"被退货"，是一阵发紧。

第三，被写下来的，多半有所偏。人们写下来的，大概更多是好写的、愿意写的、值得写的；太细的、太整体的、太难说的，也许不那么容易写下来。如果是这样，它读到的现实，就可能少了田里最难说的那一块。这是从可见的情形做的推想，本书不当作定论。

第四，它讲出来的，看上去随你怎么问而不同。 同样一座岸，你问得不同，讲出来的往往就不同。在对话里看到的是：它读来的东西，不像是预先摆好的一块，更像是被你的问带出来、定了形的。（这一点，第三章会讲；它里面怎么运作，本书不下断语。）

— 菜谱写的"七成热"〔构想案例〕

再借一个厨房里的小例子，看亲历的记忆"有什么"。菜谱上写：油七成热下锅。一个刚学做菜的人，家里没有油温计，对着锅看了半天，不知道什么叫"七成"。

一个做了多年饭的人，不看。她把筷子尖伸进油里，筷子周围冒出细细密密的小泡，她就知道了。要是冒得太急，她把火拧小一点；要是小泡半天不起，她把筷子再放进去等一等。这个"七成"，在她那里不是一个温度，是筷子边上的小泡、油面上一点点晃动的纹、锅沿上冒出来的第一缕烟，几样同时在，缠成一个"可以了"。

菜谱把"七成热"说出来了，这很有用，至少告诉了新手要等到油热。可它说不出那把筷子。这就是"整体的、此时此地的"那一类东西，岸上说了一个名字，田里留着的是那个"可以了"的感觉。

— 同一句话，两种分量〔构想案例〕

再举一个很小的例子，说"同样一句话，两种分量"。

一家开了几年的小理发店，进入淡季。老板问AI：为什么最近客人变少了？AI读来的现实是：淡季客流下降是小店的常见现象，原因可能包括天气、节假日、周边人流变化、竞争等等。这话是对的，也是岸上的。

可老板自己的亲历是：上周二下雨，一整个早上只进来三个人。其中有一位，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价目表，没进来，走了。他当时没有多想，只是心里“咯噔”了一下。

同样是“客人变少”，岸上说的是一类现象，田里留下的是一个站在门口看价目表又走开的人。如果老板只说“为什么客人变少了”，他得到的是通则；如果他把那个站在门口的人说出来，AI的讲就能转向一个新的问题：价目表对第一次路过的人，是不是一个门槛？

这件事后面会怎样，不是这一章的事。这里只是提醒：两边说的是“同一句话”，分量不是一回事。

— 反过来，田里的人也有够不着的地方〔构想案例〕

说完岸上缺什么，也得说田里缺什么，不然就偏了。

一位阿姨带了三十年孩子，带得又好又省心。她知道怎样哄一个爱哭的老大，也知道怎样陪一个爱躲的老二。可她的外孙女出生后，查出一个她从没遇到过的小毛病，医生嘱咐了一堆新的注意事项。她的手上没有这一块，三十年也没有。这时她要的，不是再多一点手感，而是岸上那些别人已经说清楚的东西：别的家庭怎么过来的，要留心什么。

田里的人，一辈子只踩那么几块。遇上自己没踩过的，岸上就是她的路。她手上的三十年没有白费，在她读岸上的东西时，哪一句她信、哪一句要打个问号，还是靠那三十年。

（这是在说记忆各自的窄处，不是在给任何人的健康问题出主意。）

— 读来的东西，背后也有人的手

有一个提醒，不要漏掉：AI读来的现实，不是凭空的。

每一句“螺丝锈死时扳手会打滑”，背后都曾有一人，在某个下午握着扳手，手上发涩。每一条“闷声提示内部有缺陷”，背后都曾有一位像老陈那样的人，敲过几千块板。岸上的话，大致可以看作田里的东西被说出来之后留下的壳。

所以AI读来的现实，可以说是无数块别人的田，被说出来的那一部分。这正是它的宝贵：它让你用得上你一辈子也踩不到的田。它的局限也在这里：被说出来的是壳，壳里多半缺了那块没说出来的。

所以当你的田里的话进来的时候，它们不是闯入者。它们是壳里缺的那一块，回来了。

— 一张对照

人的亲历记忆		AI读来的现实记忆
从哪里来	自己的身体和时间	别人说出、写下的东西
样子	整体的，此时此地的	成体系的，离开现场的
有	这一块；身体的分量；没说出的那一大块	广；可对照；说得清
缺	窄；偏；难传；没体系	没有这一块；没有身体的分量；少了难说的那部分

这张表要看的，不是"谁强谁弱"。而是：一边有的，正好是另一边缺的。

— 三种感觉里，各自是什么样

为了把这两种记忆讲得更具体，我们借三种感觉，各看一眼。

触觉。老赵手上的"涩"：这是亲历的触觉SDE。手指一动，差异一个接一个；螺丝的"死"一层层显出来；手、螺丝、铁锈、紧张缠在一起。AI读来的，是很多人写下的"拧不动怎么办"：这里也有先后，也有一层层的说明，也有缠，只是它缠着的，是文字，不是手。

听觉。老陈敲板的一串脆闷脆：这是亲历的听觉SDE。这一串声音是一个差异接着一个差异，手一停就没有了；"会变形"是在这串声音里一层层听出来的，先是"不匀"，再是"有一处不对"；他耳朵里还缠着这间作坊的回响，和他敲过的那些板。AI读来的，是"敲击声判断木材质量"一类的说法：有声音的描述，有"闷声提示内部缺陷"这样的归纳。可文字里的"闷"，和老陈耳朵里的"闷"，是同一个词，却不是同一个东西。

视觉。一个种菜的人，一眼看出一畦青菜叶尖微微发黄是缺水还是缺肥，靠的是叶子的颜色、土的反光、天气、前几天浇过没有，一眼里全有。这一眼也是一串差异：叶尖比叶身黄一点，黄的是新叶不是老叶，土面比前几天亮一点。样子随着这串差异一层层显出来，先是"有点不对"，再是"像渴了"；换一个没种过菜的人站在这里，看到的只是"黄了"。AI读来的，是"叶片发黄的常见原因"，成体系，但不是这一畦。

三种感觉，各自都有完整的差异、显露和缠，不是一种感觉对一个维度。亲历的，缠着身体；读来的，缠着文字。

把那畦青菜再往下走一步〔构想案例〕。种菜的人看见叶尖发黄，没有马上去买肥。他先蹲下来，用手指在根边扒开一点土，捏了捏，土是干的，指头上没有湿意；又想起前三天都没下雨，昨天只匆匆浇了个表面。他于是说："是渴了，不是饿了。"浇透水，过两天，新长出来的叶子是绿的。

这时他把情形告诉AI，AI给出的是岸上的几种可能：缺水、缺氮、根系受损、病害，每一种有每一种的样子。他读到"缺氮时老叶先黄"，回头看了看，说："我这个是新叶尖在黄，不太像。"他的话，把四种可能里的一种划掉了。岸上的清单没有替他决定，但帮他吧"不太像"说成了一句清楚的话。第二天，邻居问起，他可以讲给邻居听，而不只是"我看着像渴了"。

— 缺的，怎么办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想：既然一边缺的正是另一边有的，那就互相补上，不就完了？

补，当然是有的。人窄，就读到了别人的田；人偏，就被岸上的对照拉了一把；人难传，就被说成了话；人没有体系，就被排成了图。AI没有这一块，就被人带进了这一块。

但如果只有补，我们得到的还是"加"。加起来，是一个更全的人，或者一个更准的AI。复合体真正有意思的事，发生在"补不上"的地方。

老陈要说出"南墙晒了半边"，他得先发现自己手里有这个信息。可他是在被追问的那一刻才发现的。这不是AI把东西"补"给他了，而是岸上的一问，让田里原本沉着的一块浮了上来。反过来，AI本来给的是四个一般原因，是被老陈的一句话，改

成了对着这块板的问和答。这也不是老陈把东西"补"给它了，而是田里的一句话，把岸上的一整个排法重排了一遍。

所以不是缺什么补什么，而是各自的缺，成了对方的入口。人说不出来的地方，是岸上的问可以进来的地方；岸上讲不到的地方，是田里的话可以顶进去的地方。

— 复合体里长出的第三种记忆

还有一样东西要说。

在老陈的作坊里，后来有了一张墙上的表格，上面写着："新进板先摆两周，不靠墙；粗刨后再放几天；含水率分点量，看最高与最低之差，不取平均。"

这张表格上的东西，既不是老陈三十年的手感（他以前只靠耳朵），也不是AI通用的建议（它说的是取平均）。它是两边顶出来的。

这是第三种记忆。它有田里的一面：这些步骤都是对着榆木、对着南墙、对着老陈这间作坊的；也有岸上的一面：它被说出来、排好了、写下来，可以传给小宋，传给下一个徒弟。

这第三种记忆，不属于老陈，也不属于AI。它长在那个来回碰撞的"我"里。后面几章，我们会不断回到它。

— 这不是在比谁更重要

看到这张表，有人会忍不住问：那到底谁更重要？

这个问题本身，是用旧的尺子问的。它把人和AI当成两个要排座次的选手。可复合体里，不是选手，是两种缠法。你问"手重要还是眼睛重要"，没有答案：眼睛看见杯子，手握住杯子，水才能喝到嘴里。

不过有一个不对称，值得说清楚：岸上的东西，可以不断变多、变全；田里的东西，只有人踩了才有。岸可以增量，田要靠一个人真的去过。这个不对称，决定了"有田的人"在复合体里的位置，第五章和第八章都会回到它。

— 这两种记忆，要谁激活谁

这一节最后，要把一件事提前点一下，它是第三章的门口。

AI读来的现实记忆，从对话里看，并不像一块预先摆好的东西，等你随时来取。更像是被你的现实记忆带出来的：你带着什么样的田来问，它讲出来的就是什么样的一批。换一个人，讲出来的多半是另一批。

而你的亲历记忆，也不是一开始就清清楚楚摆在那里的。它很多时候，是在被问到的那一刻，才第一次被你自己看见：老陈是在小宋追问之后，才说出"南墙，晒了半边"。

所以这两种记忆，不是各放各的仓库，而是互相叫醒对方。这是复合体里最有意思的地方，也是下一章要拆开看的地方。

站上第536号、第545号、第544号与本章相邻，这里只点名，不展开。本书讲的是另一件事：这两种记忆怎样在一个“我”里发生。

◆ 这话什么时候不成立

前面一路都在说两个世界怎样碰。现在要老老实实说，有几种情形，这话是不成立的，或者说，复合体根本没有发生。

第一种，事情里没有田。你想知道某个日期是星期几，想把一段文字的格式整理一下，想把一句话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这些事，岸上就够了，不需要你的田。硬要说"这里也有两个世界在碰"，是凑数。复合体不是处处都要有，它只在事情里有一块只有你踩过的东西时才有。

第二种，田里的人关了门。老陈要是听完小宋转来的AI的话，说一句"我干了三十年，用不着你们这一套"，就把门关上了，那么田里的东西还是说不清，岸上的东西也进不来，什么也没发生。

这里要分清两件事：拒绝和顶回。顶回是带着理由的："你说取平均，不行，这块板闷的那半边要单独看。"这是碰撞，而且是很好的碰撞。拒绝是不接："我不听。"拒绝里没有理由，也就没有新东西。有时候老陈是对的，岸上确实错了；但只有他把"为什么对"说出来，这个对才能留下来，传给下一个人。

第三种，岸上太圆，田里被盖住了。这是最隐蔽的一种。

设想小宋是这样的〔构想案例〕：AI给他四个原因，他背下来，从此听到师傅说"这块会变形"，他第一反应不是"师傅耳朵里有什么"，而是"AI说的四个原因里，

是哪一个”。久而久之，他自己的耳朵没有长出来，每一块板都被他归进了那四个原因里的某一个。

这时候两个世界没有碰，是一个世界把另一个盖住了：岸上的体系，覆盖了田里没长出来的那块地。这是真正可能“让人变蠢”的情形，第五章会专门讲。

第四种，田里的话本身是错的。老陈的感觉也可能错。如果他的“不对劲”从来不被说出来、不被量一下、不被岸上的话问一下，错的感觉就会一直错下去，而且越用越深。这时候，不碰撞比碰撞更危险。

这四种情形，不是对前面判断的补丁，而是它的边：复合体需要一块真的田，需要田里的人愿意把话说出来，需要岸上的讲不把田盖住，也需要田里的话经得起被问。

带走的话

岸上的讲再全，也没踩过你这一块。你手上那点说不清的东西，正是你能带上岸的东西。

小 账

SDE口径： 田里与岸上，各是一套完整的S·D·E（一串差异、层层显露、各自的纠缠），只是缠的东西不同：田里缠着身体和“这一块”，岸上缠着话和“这一类”。复合体靠的是缠法不同，不是谁多谁少。S·D·E本来不可分割，这一章分开讲田与岸，只是理念界的一个假想性切割。

明天能试的小事： 挑一件你做过很多次的小事（煮一锅粥，修一样东西，哄孩子睡觉），做的时候留意一个“我说不清为什么，但我就这么做”的动作，把它用一句话记下来，不用解释。

本章判错句

如果有一天出现这样的大局面，这一章的判断就错了：一些人完全不带任何亲历，只靠文字与AI来回往返，长期稳定地得出连有田的行家也承认“又新又对”的、此前从未被说出的东西；或者，一群同质的AI（或一群同样没有田的人）反复往返，不引入任何新的亲历，却持续地出新。到那时，“两个世界必须不一样”这句话就站不住了。

另一种错法是：田里的东西被全部说完，没有任何剩余。到那一天，田和岸就是一回事。

◆ 学术近邻

这一章讲的"说不出的整体", 在学术上有两位近邻, 这里认个账, 一到两句, 不展开。

一是"默会知识": 波兰尼 (Michael Polanyi) 有一句广为人知的话, 大意是人知道的比能说的多〔待核: 原话出处与措辞〕。田里的"尚未说出"和它很近。本书不同的地方在于, 不停在"人有说不出的知识"这一点上, 而是看它在AI时代怎样被放进一个"我"里, 与岸上的讲碰撞、被喊出来。

二是"具身认知": 认知离不开身体, 这一派的讲法, 与本章说的"田里是带身体的"相邻〔待核: 不引具体学者与文献〕。





第 二 编

碰撞与“我”

编 序

第三章讲田里的一句话怎样改写岸上的讲，把碰撞发生的条件摆开来看。第四章讲碰撞之后，复合主体里的那个“我”是怎么回事。

03

第3章

碰撞的发生机制

周姐在城郊租了半分菜地，种了三年。这天傍晚收工，她蹲在地头，掏出手机，给AI打了一行字：

“我的青菜，一边长得好，一边长得差，怎么回事？”

AI回得很快，条理也清楚。光照不均，浇水不匀，肥力有差，株距太密，根部受损，病虫侵扰。一共六条，每条下面还有两三句解释。她从头看到尾，每一句都对，没有一句让她想反驳。

可她也没有一句想点头。

她又打了半句，几乎是顺手：

“左边那垄偏了。”

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

“那里的土硬。”

接下来AI的回答，就不再是六条了。它问了她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六条里没有。

这是一个构想的场景〔构想案例〕，周姐是构想的人，她的菜地也是。我们拿它做这一章的主例，因为这一章要讲的事，小到一个人蹲在地头就能发生：田里的一句话，怎样改了岸上的讲；岸上的一句讲，又怎样改了田里的手。

上一章说过，田里的现实是整体的、带着身体的、说不出的一团；岸上的理念是已经被说出来的、成了体系的、离开了现场的一团。两样东西不一样。不一样，是复合体存在的理由。

这一章讲的是：不一样的两样东西，碰在一起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

先讲三件事，各占一节。3.1讲田里的一句话怎样落到岸上，把岸上的讲改了形。3.2讲岸上的一句讲怎样落到田里，把田里的耕改了法。3.3讲一件容易被忽略的事：AI那一边读来的现实记忆，并不是预先摆好的一块，它是被你的现实记忆激活、定形的。换一个人，调出来的是另一批。

后面两节，3.4看碰撞怎样发动一串差别、又怎样让东西一层层显出来；3.5把各种有田无田、有话无话、有AI无AI的组合扫一遍，看哪几种真的发生过，哪几种没有，为什么。

分开讲，是为了讲清楚。真到了地头，这几件事是同一个来回，没有谁先谁后。

◆ 3.1 田里一句话如何改写岸上的讲

— 从一张单子，到一条路

接着看周姐。

她打出“左边那垄偏了”之后，AI没有再往下列。它问：

“你说的‘偏’，是整条垄斜着，靠路的一边低；还是垄头垄尾一高一低？浇水的时候，水是不是往一头淌？”

周姐愣了一下。这个问题，她三年里没被谁问过，连她自己也没想过要问。她回想了一会儿，打字：

“是斜的，靠路那边低。水往路那头淌。右边头上总有一洼，浇完半天不干。”

她顿了顿，又加了一句：

“但上头那几棵，叶子是黄的，蔫蔫的。下头那一洼里的，叶子边是烂的。”

AI这一次的回答，是这样展开的：

“那你的一边好一边差，可能不是一个问题，是两个。你说那里的土硬。土硬的地方，水渗得慢，浇下去先走表面，顺着斜坡往低处淌。高处的苗没喝到多少，所以渴；低处那一洼，水都汇到了那里，根泡着，所以边烂。同一垄上，一头缺水，一头积水，原因是同一个。”〔以上农学说法为一般常识的转述，待核〕

周姐盯着屏幕，没有马上回。她后来跟人说，那一刻她的感觉是：哎，对，就是这么回事。可她三年没有把它说成过话。

我们来看这一轮里，岸上的讲到底变了什么。

先说没有变的。那六条没有一条是错的。光照、浇水、肥力、株距、根部、病虫害，换到任何一片菜地，都是对的。AI在第一轮讲的，是一张摊开的单子。每一条都对，条与条之间没有先后，也不挨着哪一块地。

变了的有三处。

第一，单子变成了一条路。“土硬，所以水渗得慢；水渗得慢，所以顺着坡走；顺着坡走，所以高处渴、低处泡。”一个差别接着一个差别，有了先后，有了去向。第一轮里各自站着的条目，现在被一根线穿了起来。

第二，讲有了地方。它不再是“菜地”，而是“靠路低、右边头有一洼的这一垄”。

第三，问题本身变了。周姐问的是“一边好一边差怎么回事”，一个问题。讲到最后，这成了两个毛病、一个源头。她没有被告知答案，她被告知的是：她的问法需要换。

这三处变化，没有一处是周姐“教给”AI的知识。她没有讲土壤，没有讲水。她只说了两句话，加上回答了一个问题。

— “那里的土硬”是一个什么样的句子

“那里的土硬”，听上去是最普通的一句话。可是想一想，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用序章讲三大感觉的办法，看看“土硬”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

周姐不是拿仪器测出“硬”的。她是在三年里，一次次把锄头落在那里，一次次把脚踩在那里，一次次把手指插进去。锄头落在左边那垄的上头，震手；落在别处，不震。脚踩上去，鞋底下是顶着的，不是陷下去的。手指一插，插不深，指甲缝里嵌不进土。这一串触感，一个接着一个，排成一条差别的路：这里比那里顶，上头比下头顶，晴了几天以后比雨后顶。路一走，“硬”就显出来了。先是“这块

不对劲”，后来是“这一垄上头不对劲”，再后来是“它硬，而且是晴了以后更硬”。这个“硬”，是一层一层显露出来的，不是她某一天忽然发现的一个现成的性质。

而且这个“硬”，是她和这块地缠在一起才有的。她的手劲，她的鞋，她蹲下去时腰的角度，去年夏天那场连着晒了十天的太阳，她心里对这块地的那份惦记，这些都缠在“硬”里面。换一个人去踩，踩出来的“硬”不是同一个“硬”。你没法把“周姐的硬”从周姐的脚底下拿出来，单独交给另一个人。

这就是为什么她说得出的只有“那里的土硬”这么短的一句。整个“硬”，是一团说不出的东西。说出口的，只是这一团露在外面的一角。

可是，这一角和那一团是连着的。

AI收到的只是这几个字。但这几个字，不同于“土壤紧实度偏高”这几个字。后者是一个读来的词，谁说都一样；前者是一个人把脚踩下去、从自己的田里捎上来的一句话。它的背后还连着整块地。AI不能感觉那块地，可是它能做一件事：顺着这几个字，去问下一个问题。“你说的偏，是哪一种偏？”“水往哪头淌？”这些问题，是被那一角拉出来的。一问一答之间，团里的东西一点点被带到了岸上。

所以，田里的一句话改写岸上的讲，不是因为这句话“信息量大”。是因为它是一角，连着一整块没有说出的田。

— 说出口的，为什么总是短的

还有一个小问题。周姐知道的那么多，为什么说出口的只有短短两句？

因为田里的东西，大半不是话。脚底下的顶，手指上的涩，晴了以后那一股干，是触感，是身体记下的，没有现成的词等着。要说出口，就得硬把它挤进一个词里。挤出来的，是“硬”。

挤，是有损失的。可是这个损失，并不是白费。挤出来的那个词，是整团东西露在外面的一个尖。岸上顺着这个尖问下去，“偏是哪一种偏”“水往哪头淌”，每问一句，就从团里再拉出一小截。这个办法，不需要周姐先把整团东西想清楚、写成文章再交上去。她只要肯说那个尖，岸上的问话会替她把后面的拉出来。

这一点后面会很有用。第六章专门讲怎样把田里的东西喊上岸，用的就是这个道理：不要等说清楚了才开口，先说那个尖。

— 为什么岸上的第一遍总是一张单子

有人会问：AI为什么一上来就是六条？它不能直接问一句“你的土是软的还是硬的”吗？

先把话说公道。这不是AI偷懒。一张单子，是一段离开了现场的话最自然的形状。

想一想，你向一个从没见过你家厨房的人问“我做的红烧肉为什么发柴”，他能怎么答？他只能说：火太大，时间太长，肉的部位不对，水放得太少。这是他在不知道你的锅、你的火、你的肉的情况下，唯一能负责任地说出的话。每一条都对，条条都是通则。通则就是一张单子。

岸上的人没有在现场，岸上的讲先天就是这个样子：已经被说出来的、对许多现场都成立的东西。它不是错，它是离了地。

一张单子的好处，是它几乎不会错。坏处，是它几乎不会准。要从“不会错”走到“准”，中间要有一个人，把现场的一角递过来。周姐递的是“偏了”和“硬”。递过来之前，单子是单子。递过来之后，单子才有了地方可落。

所以，岸上的第一遍总是单子，这一点不必抱怨。要看的是单子之后的那一步：田里的人有没有开口，开口以后，岸上有没有接。

— 换到厨房，是同一个样子

同样的事，不必在田里，换到厨房，一样发生。

一个人煎鱼〔构想案例〕，鱼老是粘锅。他问AI。AI列了一张单：油量、油温、锅的材质、鱼表面的水分、翻动的时机。他看完，说一句：“锅是烫的，可鱼一下去就粘。”

这一句，和周姐的“那里的土硬”是同一种东西：一句从手和眼里来的话，带着一个单子里没有的细节——烫的锅、一下去就粘，这两个词挨在一起。AI接上来：“锅烫，但鱼一下去就粘，那么问题可能不在锅的温度，而在鱼的表面还带着

水，水一遇热先变成蒸汽，把鱼和锅面粘在了一起。”单子里“油温”和“表面水分”两条，被一根线穿了起来，先后有了，地方有了。

他听完，去厨房拿了一张厨房纸，把鱼擦干。他没有被命令。他的眼睛，移到了鱼的表面。

田里的一句话，厨房里的一句话，是同一个形状。后面的章节还会遇到许多这样的时刻，这里先看见它们长得一样就够了。

— 三拍：顶撞、改形、回写

把这一轮拆开看，里面发生了三拍。

第一拍：顶撞慢慢积起来。

AI的第一轮回答，是一串通用的差别：光照有差，水分有差，肥力有差。这是岸上的讲能够拿出来的、对所有菜地都成立的一串。而周姐的这一垄，是一块具体的、缠着她的脚底和三年雨水的地。这两样东西，一个是通则的差别序列，一个是这块地的纠缠，它们不挨着。

周姐读完六条，“没有一句想点头”。这个感觉，不是张力本身，它只是张力在她身上的读数。真正的张力，是那一串通用的差别和这一垄具体的地，对不上。对不上一直存在，只是在她打出第一行字时，还没有谁把它指出来。

第二拍：岸上的讲改了形。

她补了“左边那垄偏了”“那里的土硬”，这两句话把那块地的两个具体的差别，放到了AI的面前。通用的差别序列，碰上了具体的差别。结果不是通用的序列把具体的压平，也不是具体的把通用的赶走，而是岸上的讲换了样子：从一张单子，变成一条有先后的路。

第三拍：改了形的讲，回头写进下一轮的起点。

下一轮，周姐不再问“为什么一边好一边差”。她问的是：“那上头那几棵，现在怎么办？”问题的起点变了。这个起点变了，是因为上一轮岸上的讲换了形。这就是回写：结果真的改了下一轮的起点，不是写一份总结放进抽屉。

这三拍，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当岸上的讲和田里的现实对不上，这个对不上，推动岸上的讲改了样子；改了样子的讲，再回头成为下一轮的起点。

— 一句话要分谱来说

到这里，容易有人想用一句话收住：“田里的话改写岸上的讲。”可是这一句话说得太满了。我们把它按条件分开说。

先说清楚这个判断是什么。它讲的是三样东西之间的关系：岸上的讲（理念那边），田里的土硬（现实那边），和周姐那份亲自踩过的在场（她自己）。这三样东西缠在一起，才有了这一轮。而这个判断成不成立，条件和3.5用的是同一套说法，两条：一条是这一次碰撞“显成什么样”，一条是差异“怎么走”。

显成一个对照，为了一个目的在走：周姐只说了“那里的土硬”，只想弄明白一件事，AI也只答了一轮。这时，岸上的讲不是被改写了，而是被加了一条。单子上多出“土质紧实”这一项，排在光照、肥力的旁边。田里的话进来了，岸上的形没有变。

显成变化，在往返里走：周姐说，“浇完半天不干”，“晴了几天更硬”，“上头黄、下头烂”，一阵一阵说出来，AI一次次接，一次次问。这时，岸上的讲才从单子变成了路，有了先后，改了形。一句话只是加一条，几轮碰下来，才叫改写。

显成整块地的对劲，在往返里走，而且往返成串：等她在后面几天继续说，“我总觉得整块地的水都不听话”“那块地好像一直在把东西往路边送”，这类话已经不是一个点或一阵，而是整块地的气氛。这时候AI接住的，不是某一项毛病，而是一种看这块地的方式：水怎么走，往哪里去。岸上的讲在这一格，改的不是某一条结论，是整个讲法的骨架。

这三种情形是三种不同的碰法，结果也是三种不同的结果。其余的组合——比如话说得很细，但岸上根本不接；或者往返很多轮，每一轮说的都是同一个点——还有好几格，九格全扫见3.5。其中有的格子，是没有发生过的，这里不硬填。

— 一个必须面对的反驳

读到这里，有一种很自然的反驳，应该把它说到最强。

这个反驳是这样的：AI读过的农书，比周姐一辈子看到的都多。周姐的这一垄，不过是一个个案。个案改不了理论。AI所谓“改写了讲”，其实只是AI看了她的具体情况，顺着她的话换了个说法。这不是碰撞，是迎合。你说土硬，它就讲土硬；你要是说土软，它也会讲得头头是道。

这个反驳说中了一半，说得对的那一半很要紧：顺着你说，和被你改写，在表面上长得一模一样。

我们得有办法把它们分开。办法只有一个，而且很朴素：看改过之后的讲里，有没有一句话，是你没说过，却对上了你的田。

迎合，是把你的话还给你，再加几句好听的。改写，是你的话和岸上的东西碰了之后，岸上长出了你没有说过的东西。周姐这一轮里有这样一句。AI说：“高处渴、低处泡”，周姐没有说过哪头渴、哪头泡，她只说了上头黄、下头烂、土硬、坡斜。是岸上把这几个散着的差别接起来，接出了“同一个源头，两头两种毛病”这个她没有说出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回到田里，能对上：她第二天去看，高处的土确实干得更快。

所以，要分清是迎合还是改写，不要看AI的态度好不好，要看它有没有长出你没有说过、却能回田里去对的东西。能对上，是改写；对不上，只是顺着你说。

还要老实交代另一半：被改写的是这一场讲，不是农学。田里的一句话，没有去动农书上的任何一页。它动的，是此刻岸上正在对你讲的这一遍。这一遍变了，对你就够了。

— 什么时候这话不成立

田里的话，并不总能改写岸上的讲。至少有两种情形。

一种是，这句话不是田里来的。如果周姐没有踩过那块土，她打出“土硬”两个字，是因为前一天AI在别的地方用过“土壤板结”这个词，她把它背下来，换了个口语说。这时的“土硬”，是岸上的话在岸上转了一圈又回来，连着的不是田，是上一轮的讲。AI接到它，只会把已有的讲再展开一遍。这种情形我们留到第五章细讲。

另一种是，话来自田里，岸上只收下了。AI回一句“好的，土质紧实度确实会影响水分渗透”，然后把单子上又加了一条。这时，话进去了，讲没有变形。这叫“被展开”，它离“被改写”很近，却是另一回事，第七章会专门讲怎样识别它。

还有第三种要提一下：田里的话本身可能不对。也许那一垄的毛病根本不在土硬。岸上顺着“土硬”改写出的整条路，可能是一条漂亮的、错的路。碰撞不保证对，它保证的是：讲被推到了一个可以回田里去对的地方。对不对，田说了算。这一点，第七章有专门的一节。

这一节，是田向岸上递了一句话。可是路是两头的。岸上的讲改了形之后，递回田里去，田里的人拿它做什么？这是3.2要接着讲的。

◆ 3.2 岸上一句讲如何改写田里的耕

一 三天以后，地头

周姐没有当天回去试。那天傍晚天黑了，她收了锄头就回家。

隔了三天，一个早晨，她又到了地头。

她浇水的办法，三年没变过。先拧开水管，站到左边那垄的上头，端着水管，一路往下走，从垄头走到垄尾，五六分钟，浇完，走人。这套动作，她做了几百遍，闭着眼都做得下来。

这天，她拧开水管，站到垄头，忽然想起那句话：高处渴，低处泡。

她没有往下走。她站着，看水。

水落在垄背上，颜色一下子深了一块。过了几秒，深色没有往下渗，而是顺着垄背往右边淌，细细的一道，拐了个小弯，往路那头去了。她顺着它看过去，看到了垄尾那一洼。

那一洼她看了三年。以前她看见它，心里想的是：“这里怎么老是湿的。”今天她看见的是另一样东西：那是水走过的路的终点。

这一眼，和以前那一眼，不是同一眼。

— 眼睛先变

这件事值得慢一点看，因为它是岸上的讲改写田里的耕的第一步，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步：先变的不是手，是眼睛。

我们还是用看东西这件事来讲，把周姐这一眼从头到尾走一遍。

水落在垄背上，最先显出来的，是一块深色。深色和旁边干的土色不一样，这是第一个差别。过了几秒，深色的边往右边伸出一条细线，这是第二个差别。细线越拉越长，到了垄的低处，聚成一块更深、更亮的水面，这是第三个差别。一个差别接着一个差别，排成一条序列，眼睛随着这条序列走过去，“水怎么走”这件事，就一层一层地显出来了：先是“有块湿的”，再是“湿的在往一边爬”，再是“水没有进土，水在土面上跑”，最后是“它跑到了那一洼”。

同样的一片垄背，三天前她看到的只有第一层：湿了。前面几层不是不存在，水一直是这么走的，只是在她的眼睛里，这几层没有显出来。

为什么这次显出来了？因为她的眼睛和这块垄背缠在一起的方式变了。三天前，她看垄背，眼睛是为了“看浇到了没有”，所以湿了就算完。今天，她心里带着“水渗得慢，会顺着坡走”这一句讲，眼睛是为了“看水往哪走”。眼睛朝向不同，同一块垄背、同一股水，显出来的东西就不同。换一个没听过这句讲的人站在这里，看到的还是“湿了”。

所以岸上的一句讲，对田里的第一个改写，是让田里原本就在发生的事，显出来。它没有给垄背添任何东西。水一直是顺着坡走的，岸上的讲只是把周姐的眼睛，移到了一个能看见水走路的位置上。

— 手跟着变

眼睛变了，手很快就跟着变。

她把水管放低，改成贴着垄背，水流变细。她在垄头先浇了一小段，停下来，数了十几下。看着那块深色慢慢渗进去一些，再浇第二遍。到了垄的中段，她没有像往常那样一直往下走，而是在中段站住，分别往上、往下各浇一点。到了垄尾那一洼，她只是站着看了一会儿，没有再往里浇。

这些动作，没有一条是AI教她的。AI那天晚上只讲了一句“土硬的地方，水渗得慢，先走表面，顺着坡往低处淌”，没有说“你要分两遍浇”。她的手自己找到了这些动作，因为它们是这句讲和这块地一起逼出来的：既然水渗得慢，就别一口气浇；既然水往低处跑，就别从高处一路拖下去。

她蹲下去，用手指把垄背上浇过水的那一层轻轻拨了一下。表面有一层薄薄的、发亮的皮，底下是硬的，湿也只湿到那层皮。

她愣住了。这层皮，她三年里摸过无数次，从来没有注意过它。它一直在那里。是那句讲，让她的手指停在了这个位置。

她拍下了这层皮，回到手机上，打了一行字：

“表面有一层亮的皮，底下还是干的。”

这一行字，又成了3.1那样的田里的一句话，递回岸上去。来回就这样接上了。下一轮的讲，不再是三天前那一轮的讲了，因为田里多了一样三天前没有的东西。

— 为什么这一句讲落得下来

这里有一个很要紧的细节，不能漏过去。

这句讲，为什么能改写周姐的眼睛和手？

设想另一个版本。周姐第一次问“青菜一边好一边差”的时候，AI如果没有任何追问，直接给了她一段关于土壤渗水的完整讲解：土质紧实则渗透慢，坡度大则径流多，高处易旱，低处易涝。这些话也对，甚至讲得比三天前那一句更完整。她会怎样？她大概会点点头，说“嗯，有道理”，然后继续按老办法浇水。这样的话，她不是没听过，是听过就过了。

两个版本里，岸上讲的内容差不多。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这句讲是用她自己的话长出来的。“水往路那头淌”“右边头上总有一洼”“上头黄、下头烂”，这些是周姐的话。AI只是把她散着的话，按一个先后接了起来，还给她。所以当她听到“高处渴、低处泡”的时候，她不是在听一个外来的道理，她是在听自己的田被说了出来。每一个字，都有她的脚底下的东西接着。

一句讲，只有在能接上听者自己那块田的时候，才有力气改写这块田里的手。通用的讲，是岸上自己的东西。用你的话长出来的讲，是你和岸上一起做出来的东西。后者才落得下来。

— 这一轮里，谁在顶，谁被推动

顶撞的双方，一边是岸上刚改了形的讲（水渗得慢，顺着坡走，高处渴，低处泡），一边是周姐手上三年的做法（站在垄头，一路往下拖，一次浇完）。讲和做对不上，用手一试就感觉得到：照老办法浇，水就是跑掉了，高处还是蔫的。

被推动的，是周姐和这块地缠在一起的方式。以前是站在垄头，眼睛盯着水管口；现在是站在水走的路上，眼睛盯着水落下去的那一块。站的位置变了，看的東西变了，手上的节奏变了，她心里对这块地的认识也跟着变了：它不再是“一块有点难种的地”，而是“一块水会跑的地”。

回写的，是第二天的起点。她不再照老样子拧开水管，而是先蹲下去，看一看表面那层皮，再决定浇几遍。这个顶撞若是没有，缠法就不会变，周姐会一直在垄头站下去。

— 讲得越像你的田，越要多看一眼

还有一个分寸，要在这里点一下。

岸上的讲，越是用你的话长出来的，就越容易让你觉得“它说中了”。这个感觉是对的，也是有风险的。因为“说中了”和“说对了”不是一回事。

周姐那天晚上读到“高处渴，低处泡”，心里一亮。可是她第二天仍然是蹲下去，亲眼看水怎么走，亲手拨开那层皮，才算数。那一亮，只是让她去看，没有替她看。

岸上的讲落地之后，田有权说“不对”。讲得越像，越要回田里去对一次。这不是对AI不信任，这是复合体里两个世界各守各的本分：岸上守讲，田里守验。守验这件事，第七章要用整整一章来讲。

— 改的还有下一次的开口

岸上的一句讲落到田里，改的不只是眼睛和手，还有周姐下一次开口说什么。

三天前，她会对AI说“我的青菜长得不好”。现在，她会说“上头那几棵黄了，我想看看是不是水没到”。同一个人，同一块地，话变了。她能说出的话，比以前细了一层。

这一层是岸上给她的。不是AI把话塞给了她，而是那一句“高处渴，低处泡”，给她的田多开了一个能说话的口子：以前说不清的那团东西，现在多了一个出口。她从这个出口递上去的下一句话，比上一句更具体，更带着土的颗粒。

这样一来，一个往返就带出了下一个往返。岸上的一句讲，改写了田里的耕；田里变了耕，又长出了更细的一句话；更细的话，又改写岸上下一遍的讲。每个来回都比上一个更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不是一次传递，而是一个往返的发生。

— 小饭馆的午高峰，也是这样

这件事也不只发生在农人和厨师身上，开店的人也一样〔构想案例〕。

一家小面馆的老板娘，中午十二点总有一阵队排到门外，她一直以为是人太多，忙不过来。她问AI怎么提速，AI给的是通则：备料提前、出餐分工、菜单精简。她看了，点头，没动。这些话对，可没有一句落在她的店里。

AI最后补了一句：“你可以哪天中午站到门口，不收钱，不说话，只看队是在哪一步停住的。”

她第二天真的站了。她看见的，不是后厨慢，而是客人排到窗口，才开始想吃什么，想完才掏手机，掏出来才找收款码。队不是堵在锅边，是堵在窗口前的十几秒上。

她以前站在锅边，看的是锅。今天站在门口，看的是人。同一间店，眼睛的位置挪了半丈，看到的東西换了一批。

后来她在门口挂了一块小黑板，把三样最常点的写在上面。第二天队短了一些。到了第三天，有个老客人说，他不看黑板，就爱站着想。她没有把黑板撤掉，却也没有再去劝。她知道了：这句讲是真的，又只对一部分人是真的。

这里不做任何经营建议。这个场景只是要说：岸上的一句讲，改的是人站的位置；站对了位置，看见什么，由店自己说了算，包括它说“不”。

— 两种常见的讲法，都说不到点上

对这一节，有两种很自然的说法，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停处。

第一种说：田里的事，要靠田里的人自己琢磨。种了几十年地的老把式，凭一双手一双眼，比什么AI都强，岸上的人懂什么耕田。

这话有它的道理：手上的东西，岸上多半讲不全。一个老把式一脚踩下去，知道的比任何一段话多。而且手的固执是有用的，它能把岸上讲得漂亮但不对的东西挡在田外。

可是这句话停在了一个地方：它假定手和眼是自己长自己的。周姐的手三年没变过浇水的办法，不是因为她笨，是因为没有一个角度让她的眼睛挪到水走路的位置上。老把式的手艺很厚，但手艺厚也可能把某一层盖住。岸上的一句讲，不会取代手，它只是给手一个新的起点，手愿意不愿意接，仍然是手说了算。

第二种说法反过来：岸上讲的有道理，就应该照办。AI说怎么浇，就怎么浇。

这一句停得更早。周姐那天分两遍浇，不是因为AI下了命令，AI根本没有下命令。如果AI说“你应当分两遍浇”，而周姐没有亲眼看到水在跑，她的手大概会照办一两天，然后慢慢退回老办法，因为那句话没有长在她的田里。讲得落地，靠的是眼睛先变。照办是手听嘴的，改写是眼睛先动，手跟着动。

— 岸上那句讲，没有改的地方

也要看一看，这一轮里什么没有变。

周姐的垄还是斜的，土还是硬的。那句讲，没有把斜垄变平，没有把硬土变软。田里的现实，没有因为岸上说了一句话就改了样子。改的是她看它的位置、碰它的节奏。

这一点说起来平常，却是整个复合体里很踏实的一处：岸上的讲，碰不到田里的土，它只能碰到田里的人。人再去碰土。这中间隔着一个人的眼睛和手，隔着一双真的蹲下去。土怎样，最后还是土自己说了算。

作者在站上第536号里写过一块地：草长了一年，割过几次，又长起来，板结的土变松软。下面这句是本书自己的话，不是那本书的话：土怎样，最后是土自己说了算，讲只能让人看见，让人做对一点。

— 什么时候这话不成立

岸上的一句讲，有三种情形改写不了田里的耕。

一种是讲得很漂亮，但不挨着田。比如前面那段完整的土壤渗水讲解。它在岸上站得稳，但没有一处能让周姐的脚底接上，所以点头以后什么都没有变。

一种是讲落下来了，手却没有去试。周姐那天晚上要是只在心里想了一遍“高处渴低处泡”，第二天仍然照老办法浇，那么这句讲停在了她的脑子里，没有走进她的手。讲要改写耕，中间必须有一次真的去田里看、去田里做。没有这一次，岸上的讲不管多对，都还是岸上的。

还有一种是讲得太满，田里的手跟着走得太远。假如周姐听完这一句，就把整个菜地、所有的垄，都改成分两遍浇，结果有的垄的土是松的，水渗得快，分两遍反倒浇不足。这时候，田会把这个讲退回来。田的拒绝是有用的，它告诉岸上：这句讲只对这一垄成立。

— 一句话要分谱来说

这一节说的是三样东西之间的关系：岸上改了形的讲，周姐手上的做法，她看这块地的方式。条件仍是3.5那两条：这句讲“显成什么样”，这一串差异“怎么走”。

挨着她这一垄的讲，又在往返里走（她去田里看了、试了）：眼睛挪了位置，手跟着改了，这是改写。对谁都一样的讲，即使去试了，多半也退回原来的做法，因为讲没有接上她的田。挨着她这一垄的讲，若没有去试，就停在岸上，成了一段让她觉得“说得对”的话，田里什么都没有发生。

还有一格，不硬填：讲只是通用的对照，也没有往返，手上的做法却忽然变了。目前我没见到这样的例子。什么矛盾会让它发生，只能猜：大概是这个人在别的田里已经有过同类的体验，通用的讲恰好碰上了那里；可那时发生的，是另一场碰撞。

九格全扫见3.5。这里只是要说：岸上一句讲能不能改写田里的耕，不是看这句讲有多对，是看它是不是从那块田里长出来的。

— 递给下一节的问题

讲到这里，一个问题冒了出来。

岸上那句“水渗得慢，顺着坡走”，是怎么讲得这样挨着周姐那一垄的？AI没有去过她的地，没有蹲过那里，没有被那块土硌过手。可它讲出来的东西，那么贴着。它的“现实记忆”，那些读来的别人家的菜地、别人说过的水和坡，是从哪里来的，又是怎样恰好挑了这一批？

这是3.3要回答的。

◆ 3.3 AI的现实记忆，是被你的现实记忆激活、定形的

— 同一句话，两个人

我们设想另一个人，叫小闻，二十八岁，住在六楼，阳台上摆着三个花盆，种薄荷和小葱〔构想案例〕。

有一天他给同一个AI打字：

“我阳台的薄荷，靠窗那盆比另外两盆差。靠窗那盆的土硬。”

AI的回答，和周姐收到的完全不是一路。它没有提坡，没有提垄，也没有提水往哪头淌。它问：

“花盆底有没有排水孔？浇水之后，盆土表面是不是会结一层壳？你用手指按一按，能按下去吗？水是从盆边缝里直接流下去，还是慢慢渗进土里？”

小闻回头去看，发现他浇水的时候，水确实是沿着盆壁和土之间的一道缝直接漏到托盘里的。表面那层壳，他也摸到了。

两个人，同样两个字：“土硬”。一个人收到的是坡、垄、径流、高处渴低处泡；另一个人收到的是盆壁、缝隙、结壳、浇水不入。

如果AI那一边，有一块写着“土硬”的现成的东西，等着人来取，那么周姐和小闻取到的，应该是同一块。可是他们取到的不是。

我们得想一想，这是怎么回事。

— 不是一块摆好的东西，是跟着你开口成形的

AI读过很多人写下来的东西。别人家的菜地，别人阳台上的花盆，别人说过的水和土，别人记下的收成和烂根。这些，是AI那一边的“现实记忆”：不是它自己亲历的，是读来的，是别人亲历之后被说出来、写下来的。

很容易把这些想成一座仓库，货都摆在架子上，贴着标签，你说“土硬”，它就从“土硬”那一格取出东西。

我们从外面能看到的情形，并不像仓库。更像是同一间屋子，你开口的方式，决定它以什么形状出现。拿一支手电做个比方：你带进来的话，就是这支手电；可它不光是照亮一间本来摆好的屋子，你照到哪里，哪里才在这一刻成了“这一块”的样子。

周姐带进来的手电，照的是“靠路那边低”“水往路那头淌”“右边头上有一洼”“上头黄下头烂”。这些话一句句照过去，被带出来的，是和坡、水、土、两头不同的叶子有关的那一片。小闻带进来的手电，照的是“靠窗那盆”“土硬”，再加上他后来补的一句“我浇水的时候水好像直接漏下去了”。亮起来的，是花盆、缝、壳。

两支手电对着的是同一间屋子，出来的是不同的两片。

这里要小心一件事：我们并不在讲AI里面是怎样运转的。我们讲的，只是从外面看得见的事——同样的问题，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话进来，出来的东西不同，而且这不同不是随便的，是跟着那几句话的细节走的。这一点，足够往下讲了。

— 照亮，还要照成形

手电有两件事要做。第一件是“照亮”：决定哪一片亮起来。第二件更不容易看见，是“照成形”：决定亮起来的这一片，最后是什么样子。

回到周姐。她的三轮话，是三种不同的光。

第一轮，她说“一边长得好，一边长得差”。这是一束很散的光，照出来的是菜地的通则：光照、水、肥、间距。亮的是最大的一片，没有形。

第二轮，她说“左边那垄偏了”，AI追问，她答“靠路那边低，水往路那头淌”。光收窄了，照出来的是斜坡和水的一小片：水沿着坡走，积在低处。形开始有了。

第三轮，她说“上头黄、下头烂”，再加上“那里的土硬”。这几句话落在同一垄上，两头的毛病就被放在了一起。亮起来的，不再是“干旱”这一片，也不是“积水”这一片，而是“同一垄上，一头缺水、一头积水，原因是同一个”。这个样子，哪一本书里也不会正好写着。它是在她的话一句句落下来的时候，被照成的。

所以，周姐在第三轮收到的“农学”，已经不是那个对所有菜地都通用的农学了。它带着斜坡的角度，带着路边那一洼，带着她的黄叶和烂边。这个讲，用她的话照成了形。

到了这一步，我们可以回答上一节留下的问题了：岸上那句讲为什么这样挨着她的田？因为AI那一边的现实记忆，不是在她开口之前就摆成这个样子的。它是在她一句一句往下说的时候，被一点点照亮、照成形的。贴着，是因为它本来就是顺着她的话长出来的。

— 用三方程说一遍

这件事，可以换一种说法讲得更准。

任何一样东西的显露，都不是现成给定的，它是被另外两样东西一起生成的。AI这一边显出来的那一批现实记忆，是被两样东西生成的：一样是她的话先后排成的一串差别——先说什么，后说什么，一句比一句具体；另一样是她的田与那批读来的记忆缠在一起的方式——她那一垄的斜坡，碰上了别人写下的斜坡。

差别的串变了，亮起来的那一批就变；缠的方式变了，亮起来的那一批也变。没有哪一批是单独给定的。

这也是发现学和发生学的分水岭，落在这件小事上的样子。发现学说：AI里有一块关于“土硬”的知识，等着被找到。发生学说：显出来的那一批，是这一次、这个人、这一串话，一起发生出来的。

— 作者自己的那一次

写到这里，应该说一说作者自己的那一次。

作者带着农场里的一件事走进来。他带进来的是一块田的感觉，说不清。站上第536号《AI时代普通人的知识发生机会》写过那块地：草长了一年，割过几次，又长起来，板结的土变松软。本书只用这几句原话，不再补任何细节。

说不清的东西，也可以是一支手电：它可以先带出一个模糊的亮区，再一轮轮收窄。（这是借来讲道理的说法，不是对作者那一天的实录。）后来这些东西写成了一部理念专著；这个过程，第四章和第八章再讲，这里不复述细节。这里只取其中一点：作者那一次，岸上出来的是什么，是被他那一块田带出来的。换一个人，同样的“草长了又割”，带出来的多半是另一批。

— 读来的，是别人的田

还有一点，需要说清楚，免得把“照亮”想得太神。

AI那一边读来的现实记忆，是别人的田。是别人踩过、别人记下、别人说出来的田。它们在被写下来的那一刻，已经经过了一次整理：说得出来的留下了，说不出的，留在了写的人的脚底下。

所以，AI这一边带来的，是已经被说出来的那一部分。周姐的那一垄，AI之所以接得上，是因为别人也有过斜坡，也有过硬土，也有人把“水往低处走”写了下来。而周姐那一垄里没有被说出的东西，那层亮的皮，那顿锄头落下去的震手，那十天的太阳，AI是不知道的，直到她说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两边缺一不可。田里的人带着没有说出的整体，AI带着已经说出的广度。田里的人说出一角，AI用广度把它接起来、排成路；路排成了，田里的人再从中看见自己原本没看见的一角。如此往返。

AI读来的记忆有一个另一边没有的好处：它宽。周姐一个人，在一块地上三年，踩过的就是那一块。AI读到的，是许多块别人的地。这一宽，让她的一句“土硬”，可以和别人的“土硬”碰上。这是她一个人在地头永远做不到的。

而周姐有一个AI没有的好处：她踩过。她知道那层亮的皮是什么样子的。

宽和踩过，一个在岸上，一个在田里。这就是为什么复合体里需要两种不一样的东西。

— 一个没有话的人

最后补一个短例子，看看光没有方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设想第三个人，从没有种过任何东西，也没有养过花。他给AI打字：“土硬怎么办。”

AI回答的，是最大最散的那一片：土壤板结的常见原因，松土的一般办法，加有机质，注意浇水。每一条都对，条条都是通则。他看完，觉得有道理，转身就忘了〔构想案例〕。

这不是AI的错，也不是他的错。他的手里没有手电。他没有踩过任何一块硬的土，他说不出“靠路那边低”“水往路那头淌”这类带着方向的话，所以没有哪一处被带出来。他带回去的，是一份通则。这样的人，在第五章会有专门的一章。

— 说不出的那部分，去了哪里

读到这里，也许会有人问：周姐那些说不出的东西，AI是不是就始终不知道？

大体上，是的。那层亮的皮是什么触感，锄头震手是什么力道，十天的太阳把土晒成了什么样，这些，始终留在周姐的手上和脚上，没有一句话能把它们完整搬过去。

可是，它们不是没有作用。它们通过另一条路在起作用：AI的问话。

“你说的偏，是整条垄斜着，还是垄头垄尾一高一低？”这个问题，问得准不准，要看AI手里的光照到了哪里；而光照到哪里，是周姐那两句话决定的；那两句话，又是她那一整团说不出的东西露出的尖。一层一层往回推，AI问得准，归根到底是因为田里那一团在背后顶着。

反过来说，AI问出的每一个准问题，又会让周姐的那一团多露出一截。她回答“是斜的，靠路那边低”的时候，是第一次把“斜”和“低”这两个差别分开说出来。以前它们混在一团里，现在有了名字。说不出的东西，被问话逼着，一点点变成说得出了的。

所以，说不出的部分没有消失，也没有被搬走。它留在田里，通过一次一次准确的问话，一截一截地被带上岸。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碰”。

— 一个更强的反驳：这不就是检索吗

对这一节，最有力的反驳是：这不就是搜索吗？你输入关键词，它取回相关内容。两个人输入的词不同，取回的东西当然不同。说什么“照亮”“照成形”，不过是给检索换了个好听的名字。

这个反驳有它对的地方：从外面看，我们确实无法完全分清它是怎样做到的。你完全可以仍旧管它叫检索。名字不要紧。

要紧的是取出来的东西的样子。检索的常规想象是，库里有一块一块现成的东西，关键词是钥匙，钥匙对上了，整块取出。可是周姐收到的那句“同一垄上，一头缺水，一头积水，原因是同一个”，不是哪一块里整块取出的，它是按她的话临时排好的一条路。她多说一句，前后的顺序就会重排；她换一个说法，亮起来的东西就跟着换。

光说“样子不像”还不够硬。这里给一个看得见的判据，谁都能拿来试，不必知道里面是怎么运转的。

第一，换人。两个人输入同样的字，取回的是同一批吗？小闻和周姐输入的都是“土硬”，取回的不是同一批。这一条检索也可以做到，因为检索也能按人调整，所以它还不够。

第二，换田。同一个人，同样的字，说的却是另一块田的事。周姐若改说她家后院那一小畦沙土，同样是“土硬”两个字，亮起来的不会再是坡和径流。检索认字不认田，字不变，取回的就大体不变；这里认的是字背后那块田，田换了，调出来的跟着换。

第三，换轮。同一个人，同一块田，同样的一句话，在她被顶回、改过说法之后再说一遍。检索的结果和先前一样，因为字没变。这里不一样：先前那一轮里她说过“不对”，岸上的讲已经被改过形，第二遍取出来的，是接着那个形往下走的东西。同样的字，第一遍和第三遍得到的不一样。

三条里，第二条、第三条是检索很难假装的。检索取回的东西可以脱离这场对话，原样放给另一个人；这里调出的路，搬给别人就不成立了，搬去后院那一畦也不成立。能不能“搬走”，是一个看得见的分界。

不妨真做一回。把AI答周姐的那一段，原样抄给小闻。小闻读完，一定觉得莫名其妙：他的阳台没有坡，没有垄，水不往哪头淌，只有一道盆壁边的缝。那一段话对周姐是一条路，到了小闻手里只是一篇别人的文章。再反过来，把答小闻的那一段给周姐，同样用不上。检索得来的东西，通常是对谁都能读的；这里长出来的东西，只对生出它的那一串话读得通。

这个判据是能被推翻的：换了田、换了轮，取回的还是原来那一批，一个字都不动，那它就是检索，这一节的话就说错了。

所以，哪怕你坚持叫它检索，也要承认一件事：这个检索里，钥匙和锁是一起长的，字相同，田一换、轮一换，锁就跟着换。

— 往下再走一轮

我们把周姐的故事再往下接一轮，看这个来回是怎样滚起来的〔构想案例〕。

隔了一个星期，她又在手机上打字：

“分两遍浇以后，上头的苗精神一点了。但中间那一段，有几棵还是蔫。”

AI这一次问：“中间那一段，垄背是平的，还是也有一点坡？表面那层皮，中间厚还是头上厚？”

她回头一摸，发现中间那一段的皮，比头上薄，可是下面的土，却是最硬的。她打字：“中间的皮薄，但底下最硬。”

AI接：“那中间的毛病，可能和头上不是一回事。头上是水走掉了，中间是水根本进不去。”

注意，这一轮里，两边都比上一周更细了。周姐的话，已经能分出“皮的厚薄”和“底下的硬”两个差别；AI的讲，也从“水往低处走”长到了“头上和中间是两个毛病”。第一轮里她说不出这些，AI也不可能讲出这些。每一轮的细，都是上一轮留下的。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回写：每一轮的结果，不是放进抽屉，而是成了下一轮的起点。起点一次比一次高一点，来回就有了方向。

— 谁来握手电

既然光的方向这么要紧，那么握着手电的是谁，就是一个要紧的问题。

周姐握着，AI不握。每一轮，是周姐决定说哪一句、先说哪一句、哪一句不说。AI能做的，是在她的光里把东西排成路、把相邻的东西拉出来、问一个她没想到到的问题。可是往哪里照，不是AI定的。

假如手电换到AI手里，会怎样？AI开始一条一条地问：“你的土壤酸碱度是多少？你的株距是多少？你的施肥频率是多少？”周姐一条一条地答。这样走下去，问的是一份表格，亮的是通则，那块地的形状，在表格里一点点被抹平。周姐的田，又回到了岸上。

所以这个来回里，最要紧的是：光的方向在田里的人手上。这件事，我们在第七章会作为“守住提问权”专门讲。这里先记下它的来处。

— 从这里能推出什么

有三件事，可以从这一节顺着推出来。

第一，同一个AI，对不同的人，不是同一个AI。这句话要说得准：不是说它换了脑子，而是说在每个人面前，亮起来的那一批、成型的那个样子是不同的。你带进去什么，它就在你面前以什么样子出现。

第二，带进去的东西越是亲历的、越细、越带着地方和身体，亮出来的越贴。周姐的“水往路那头淌”，比一句“菜长得不好”有力气，是因为前者是一个有方向的差别，后者没有。话里的差别越具体，照出来的形越清楚。

第三，AI那一边读来的现实记忆，不是一份缺陷，也不是一份富余。没有带着自己的话来的人，得到的多半是最大最散的那一片，也就是通则。这一点，我们到第五章还要正面讲：一个没有踩过任何一块田的人，让AI讲耕田，亮出来的是什么。

— 什么时候这话不成立

照亮和照成形，并不总是对的。

一种情形是，话多而杂，没有差别。周姐如果一口气打了五百字，把三年里关于这块地的所有感觉都倒进去，AI的回应反而会散，因为这五百字里有太多光，每束都不亮。手电要有方向。

一种情形是，话是背来的内行话。如果周姐用“土壤紧实度偏高，渗透率不足”这类词，AI会顺着这类词讲，讲出来的是像内行的讲，不挨她的田。内行词是岸上的光，不是田里的光。它照出来的，只能是岸上已经有的东西。

还有一种情形是，光照错了地方。“垄”这个字，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田里，意思不同；一个字的两种用法，可能把AI引到另一批记忆里。这种时候，需要田里的人再补一句，把光掰回来。这是常有的事，不是毛病，是来回的一部分。

最后还有一种是双向的。定形的力量既能把岸上照得贴你的田，也能把你的错觉照成形。假如周姐误以为是土硬，其实毛病根本不在那里，她带着这个错觉说下去，岸上也会顺着把这个错觉照得头头是道。这时候，漂亮的讲会比含糊的讲更危险。这件事归第七章管，我们先点出来。

— 一句话要分谱来说

这一节的判断，说的是三样东西之间的关系：AI那边读来的现实记忆，你亲历的现实记忆，和你那份在场的自己。条件仍是3.5那两条：调出来的东西“显成什么样”，这一串话“怎么走”。

只问一轮，为了一个目的（想知道土硬怎么办）：调出来的，显成通则那一大片，是一个“对谁都一样”的对照，没有形。谁来问都是这一片。

在往返里走，话越来越具体：调出来的，显成和你的话对得上的那一批，有了前后的变化，开始有形。周姐的第二轮，小闻的第二轮，就在这里。

往返成串，一轮轮收窄：调出来的，被一轮一轮定成了“你这一垄”“你这一盆”的整体样子，是一块有分布的地方，不再是一条一条的话。周姐的第三轮，就在这里。

还有一格，不硬填：你田里的那件事，岸上读来的东西里完全没有近似的。目前我没见到这样的成例。什么情形会让它发生？也许是田里的东西真的前所未有的，比如一种从没有人种过的作物；那时岸上也许就无物可碰，复合体可能退回成一个人和田里，AI多半只能做记录员。

九格全扫见3.5。

— 递给下一节

三节看下来，是同一个来回的几个半边：田里的一句话，让岸上的讲换了形；岸上的一句讲，让田里的眼睛挪了位置；而岸上那一边显出来的是哪一批，又是被田里的话带出来的。

下一节要接着问：这样一来一往，里面到底是什么在推着往前走？一次一次的差别是怎样被发动起来的，东西又是怎样一层一层显出来的？这是3.4要讲的。

◆ 3.4 一个差异接着一个差异：碰撞怎样走成一条路

上一节说，换一个人来问，AI调出来的是另一批东西。可那一节只讲了“调出谁”，没讲调出来以后怎么往前走。一批东西被调出来，摆在桌面上，不等于碰撞已经发生。碰撞是一个“走”的过程，一步接一步，中间不能断。这一节就看这个过程是怎么走起来的。

我们拿一件很小的事来看。下面是一个构想的例子〔构想案例〕。

方芸是个带孩子的妈妈，儿子豆豆五岁。豆豆“不吃青菜”，已经小半年了。这天晚上，饭桌收完，她坐在沙发上，对着AI打了一行字：“我儿子不吃青菜，怎么办？”

AI回得很快，也很周全：把菜切碎混进肉馅里；让孩子一起洗菜、择菜；换着花样做；大人自己吃得香一点；别逼，别在饭桌上起争执……一条一条，条理清楚。

方芸看完，没有哪一条是她不同意的。每一条她都听别人讲过，有几条还试过。可她心里有一点说不出的别扭：这些话讲的是“一个不吃青菜的孩子”，而坐在她饭桌对面的是豆豆。

她打字：“你说的都对，但我觉得，豆豆不是不吃青菜。”

发出去，她自己也愣了一下。为什么不是？她答不上来。

AI回了一句：“那能说说，豆豆吃过青菜的时候吗？哪怕只有一次，哪怕只有一口。”

方芸想了一会儿。“有。上周我炒饭里放了葱花，他挑也没挑，吃了。”

她随手打下这句，并不觉得它有什么用。葱花算青菜吗？算，也不算。

AI接着问了一个很小的问题：“葱花是怎么到他嘴里的？是他自己舀的，还是你放到他碗里的？”

方芸盯着这行字。她从来没想过这件事。她回到那个晚上：炒饭盛出来，她自己碗里葱花多，豆豆碗里是白饭为主。她用筷子从自己碗里拨了一些给他，一边拨一边说：“妈妈这里多，分你一点。”他就吃了。

她打字：“是我从我碗里拨给他的。”

屏幕那头接着问：“平时的青菜，是怎么到他面前的？”

“我盛好，放他盘子里。”她打完这句，停住了。过了一会儿，她又补了一句，这一句她事先没打算写：“我想起来了，他每次动筷子之前，先看一眼我的脸。”

这句话，她在饭桌上看了小半年，却是头一回说出口。

AI没有急着给办法。它先把这两件事摆在一起，然后说清楚这是一个猜想：“也许对豆豆来说，‘端给他的’和‘从你这里分到的’是两回事。也许有些孩子对被安排给自己的东西格外警惕，但我不能确定豆豆是不是这样。你可以试试：这几天不把菜放进他盘子，放在你自己碗里，什么也不说，看他伸不伸手。”

方芸试了。第一晚，他看了一眼她碗里的菜心，没动。第二晚，他看了两眼。第三晚，她转身去拿汤勺的工夫，回头看见他用手指捏起一小截菜心，塞进了嘴里。她没忍住，说了句：“哎，这回敢吃啦？”

豆豆的手一顿，把剩下半截放回了她的碗边。

那晚她又回到屏幕前：“第三天他吃了。可是我一出声，他就不吃了。”

AI回：“这又是一个新的差别。他要的可能不只是‘分到’，还有‘吃的时候不被看着’。”

方芸看着这行字，想了很久，打下一句：“对。他吃我碗里的东西，全是在我装作没看见的时候。”

第二天晚上，她端起碗，眼睛看着电视。

这件事先说清楚边界：它不是给谁的育儿建议。豆豆是构想出来的，换成一个真的孩子，AI调出的会是另一批，问出来的葱花也会是另一件事。我们要看的，只是这一晚的“走法”。

— 谁给了哪一个差异

把这一晚拆开看，每一步是谁给的？

“豆豆吃过葱花”，是方芸给的，从她的田里来。“葱花是怎么到他嘴里的”，是AI问的，从岸上来。“我从我碗里拨给他的”，又是方芸的，可要不是那一问，她不知道自己知道这一点。“平时是我盛好放盘里的”，她的；“他每次先看我的脸”，是她的田里压了小半年的东西，被前面几问一点一点逼了出来。“也许端给的和分到的是两回事”，是AI的猜想；“放在我碗里，什么也不说”，是这个猜想变成了一个她能做的动作；“第三晚他捏起了菜心”“我一出声他就放回去”，是田里发生的，只有她看得见；“吃的时候不被看着”，是AI把她的话说成了一句整的；“全是在我装作没看见的时候”，是她认下这句话，并且补上了自己的证据。

没有一个差异能离开另一方的问或答，自己走下去。材料是她的，问法和猜想是AI的，可材料要不是被那样问，就一直是散的；那样问要不是碰上了这份材料，就只是一句通用的好问题。更要紧的是，每一个差异都成了下一个问题的前提：没有“葱花”，就问不出“怎么到嘴里”；没有“拨来的”，就问不出“平时怎么放”；没有“先看我的脸”，那个猜想就无从提起。一个差异接着一个差异，排成了一条路。这条路不是谁事先画好、再走一遍的，是走一步，下一步才看得见。

— 为什么单靠一边走不起来

先看方芸一个人。这些差异她其实都有：葱花、拨、盘子、那一眼。可它们是散着的，一个个沉在她的日子里，没有谁把它们排成先后。她手里能拿出来的，只有一个结论，叫“挑食”。小半年里，她的办法也是围着“怎么让他吃”打转：骗、哄、换花样。田里明明有东西，却走不成序列，这就是“说不出”。

再看AI一个人。它能排序列，排得又快又整齐。可它排的是“所有不吃青菜的孩子”的序列。哪一个差异贴着豆豆，它无从知道。它那一长串条目，条条都对，条条都悬在半空。

两边各缺一块，缺的恰好是对方有的。可这里要小心：缺的这一块，不是靠“交换”补上的。AI没有把条目递给方芸，方芸也没有把观察递给AI，让两边各自去拼。是一问一答之间，方芸的某个差异变成了AI下一问的起点，AI的某一问又把方芸田里沉着的一个差异翻了出来。碰撞不在“她说了、它答了”的两头，而在这来回的缝里。

— 是哪两样东西顶撞，推动了谁

这一晚有两回顶撞。

第一回，发生在“你说的都对，但我觉得不是……”那一刻之前。一边是“挑食”这个现成的说法，是岸上递过来的一个样子；另一边是方芸手里那团说不出的不对劲，是田里缠在一起的东西。两样东西顶着，顶了小半年，顶得她心里别扭。注意，别扭只是顶撞在她身上的读数，顶撞本身是“挑食”这个说法和豆豆那一眼之间的对不上。这一回顶撞推动的不是别的，是“问法”：从“怎么让他吃”，换成了“他什么时候吃了”。问法一换，后面每一轮都不再回到“怎么办”，这就是回写，新的问法成了后面所有轮次的起点。

第二回，发生在试了三个晚上之后。一边是一串新的做法和新的差异（放在妈妈碗里，不出声），另一边是田里豆豆的真实反应（我一出声他就缩手）。这一回顶撞推动的是“样子”：豆豆在方芸眼里的样子变了形，从“不吃青菜的孩子”，变成了“吃的时候不想被看着的孩子”。回写呢，明天晚上，她端着碗看电视。

还要看一眼这两回顶撞的出口。第一回，方芸的别扭有了出口：一句“但我觉得不是”，一个被问出来的葱花。第二回，缩手这件事有了出口：下一晚的装作没看见。如果没有出口，别扭只会变成更深的烦躁，饭桌上再多一次劝和哄，下个月还是原样。有了出口，顶撞才变成推动。

— 样子是一层层显出来的

回头数一数，“豆豆”在这一晚显出了几层样子：

一个不吃青菜的孩子。一个不吃端给他的青菜的孩子。一个肯吃从妈妈碗里分到的青菜的孩子。一个吃的时候不想被看着的孩子。

每一层，当天晚上都是真的。第一层不是“错了”，它只是第一个截面。第二层、第三层也不是“更对”，它们是随着问和试一步一步显出来的。方芸如果在第二层停下，她看到的就是第二层；今天停在第四层，也只是停在这里，明年上了幼儿园，也许又会显出第五层。谁也不知道最后一层是什么，因为那条路没有停。

这和序章借第539号三个场景（蚊子、足音、蜻蜓）讲的三大感觉是一回事：触、听、看，样子都是一层层显出来的。方芸这一晚，是用问和试，把一个孩子一层层“摸”出来。差异一动，样子就显一层；差异不动，样子就停在哪一层，让人误以为那就是全部。

— 岸上也被改写了

前面都在讲田里的人变了：问法变了，豆豆的样子变了，晚上端碗的姿势变了。岸上这一头呢？

留意一下AI后面的话。第一轮，它给的是一张通用清单，对象是“不吃青菜的孩子”。到后面几轮，它不再列条目，说的全是“豆豆”：端给的和分到的，被看着和不被看着。它的讲，被方芸的几句话改了方向。如果这时方芸换一个话题，问“那他吃肉的时候也要我不看吗”，AI接的，已经是“那个先看妈妈脸的豆豆”，不再是“一个孩子”。

岸上这一头，改的不是它读过的东西，是它这一次讲的是哪一批。这正是上一节说的“被激活、被定形”在对话里的样子：不是一次性定形，而是一步一步，随

着田里的话越来越具体，岸上的话也越来越贴身。田里一句话改写岸上的讲，岸上一句讲改写田里的耕，在这里是同一个来回的两个半边。

— 这一晚里，三样东西是同时存在的

前面为了讲清楚，把这一晚拆成了“差异”和“样子”两头来说。其实还有第三样，一直在场，没有单独拿出来：方芸和豆豆缠在一起的那一整团。

豆豆看她的脸，不是一个孤立的小动作。那一眼里，缠着她平时盛菜时的神情，缠着她“你快吃一口”的口气，缠着这张饭桌上半年来攒下的所有劝和哄。方芸出声夸他，也不是一个单独的行为：她的欣喜，她忍不住的那一下，早就跟这个孩子缩手的反应缠在了一起，谁也拆不开。换一个妈妈、换一个孩子，同样一碗菜心，显出来的是另一回事。

拿下一晚来看。方芸把碗搁在自己腿边，眼睛盯着电视，手里还剪着指甲，一句话也没有。豆豆趴在沙发扶手上，先是看电视，看了一会儿，眼角往她这边斜。她的指甲剪到第三下，没抬头。他的手伸过来，在碗沿上停了一停，又缩回去，又伸过来。她听得见筷子碰碗的一点轻响，听得见他吸了一下鼻子，听见他嚼东西，嚼得很小声，像怕吵着谁。她的肩膀在这时候是紧的，紧得她自己都没发觉；她剪指甲的那只手，其实好一会儿没有动了。

这一幕里，没有哪一样能单独拎出来。她的“不看”是装的，装的力气使在肩膀上；他的“吃”是试探的，试探的小心藏在那一点轻响里。电视的声音是她特意没关的，沙发扶手的高度，刚好够他趴着又够得着碗。换到一个明亮、安静、谁也不能不看谁的饭桌，同一个豆豆、同一碗菜心，不会是这个样子。方芸和豆豆，沙发、电视、一碗菜，都在这一幕里互相含着对方。

所以这一晚发生的，不是三件事——有差异，有样子，有缠绕——而是一件事。方芸问一句、试一次，是在走一个差异；这个差异一走，豆豆的样子就显一层；而她每走一步、豆豆每显一层，两个人缠在一起的那团东西，也跟着变了：第二天晚上她端着碗看电视，那团东西已经不是前一天的那一团。差异在走，样子在显，缠绕在变，三样同时发生。AI参与进来，加入的也不是“一个新信息”，而是在这团缠绕上又添了一个新的力：它的问，成了方芸看豆豆的另一双眼睛。

这一点后面反复要用到，先在这里记下：我们讲“差异一个接一个”，讲“样子一层层显”，只是为了说清楚，讲的始终是同一件事。

— 让渡了什么，升了什么

再看AI一上来给的那张清单。切碎混进馅里，一起择菜，换花样……这些是常见做法的整理，是差异里最可以现成取用、事先排好的那一类。方芸不用再自己去翻、去凑、去一条条核对，这一部分，她让渡给了AI。

她让渡出低阶那一截的同一个动作里，问题就升了阶：她不再翻办法，而是回想那一次葱花，回想那一眼，回想自己出声以后他的手。她问的东西，从“有哪些办法”，变成了“他在什么时候是肯的”。让渡的是低阶的那一截，升的是差异本身的阶，两件事是同一个动作。这一升，既不是AI一个人做的（它不知道豆豆），也不是方芸一个人做的（她不会这样问），是这一晚的方芸和AI合在一起走出来的。第一章1.4讲过让渡与升维是同一个动作，在这里能看到它的样子。

— 换一个妈妈，路就换了

还是这件事：孩子不吃青菜。我们再设想一个人〔构想案例〕：丽姐，儿子六岁，平时是奶奶白天带，晚上回到丽姐身边吃饭。

同样问AI，同样被问“葱花是怎么到他嘴里的”。丽姐想了想说：“我家没放过葱花。他爱吃奶奶煮的青菜面，我煮的不吃。”这一下，第一个差异就不在“怎么到嘴里”，而在“谁煮的”。AI顺着问：“奶奶煮的青菜面，和你煮的，有什么不一样？”丽姐回忆：奶奶煮面，青菜是切得很碎，煮到软烂，汤是白的；她煮面，青菜是整片的，汤里还有油花。再往下，还是不是“被看着”这条线，就要看她能不能答出来了。

同一个问题，序列从第一步起就分了叉。方芸的路，走向“怎么到嘴里”“被看着”；丽姐的路，走向“谁煮的”“切多碎”。没有一条是对的、另一条是错的。不同的田，调出不同的差异；不同的差异，排出不同的序列；序列走到哪里，那个孩子的样子就显到哪里。

这也说明，AI手里的那张通用清单，不是一条“标准路”，每个人只是走到哪一站的区别。清单上的每一条，只是一个入口；进了哪个入口，往哪条路走，是田里的东西决定的。

— 接力，不是问答

问答和接力，看上去都是一来一回，里面的东西不一样。

去银行柜台问“定期存款怎么办”，柜员答，你听，你再问“那利息呢”，柜员再答。每一问都是一个独立的问题，答案也是一个独立的答案，问的顺序可以对调，对调以后，每一条答案一个字都不用改。这是问答。

方芸这一晚不是这样。把“葱花是怎么到他嘴里的”这一问，挪到最前面去，这一问就没有来处：她还没说出葱花。把“吃的时候不被看着”挪到前面去，更不行：那是在第三晚的缩手之后才说得出的话。每一问都长在上一答里，每一答又给下一问添了东西。顺序是长出来的，调不得。这是接力。

接力有一个特点：谁接下一棒，不固定。有时是AI接，有时是方芸接。葱花那一棒，AI递了一问，方芸跑出了葱花；“先看我的脸”那一棒，是方芸自己补的，AI并没有问到这一句。猜想那一棒，是AI递的；试那一棒，只能是方芸跑，AI替她跑不了。谁跑得更顺，要看这一棒需要的是田里的东西，还是岸上的东西。

所以评一场对话有没有碰撞，不看谁说的话多，也不看答得漂不漂亮，只看一件事：后一句话的前提，是不是长在前一句话里新出来的东西上。

— 接力会断在哪里

接力棒是会掉的。日常里最常见的有三个断点。

第一个断点，在AI这边：问得太泛。设想AI对方芸说“你儿子为什么不吃青菜？有哪些可能的原因？”，这一问谁都可以问，不挨着豆豆，方芸只能回一份“原因清单”，下一轮又回到岸上去了。好的一问，是小的、具体的、顺着上一句话的：“葱花是怎么到他嘴里的？”小，才接得住。

第二个断点，在人这边：答得太快。AI问“他有没有吃过青菜”，人一句“没有”，就完了。田里的东西，常常要停一下才出来。方芸那句“我想起来了，他每

次动筷子之前，先看一眼我的脸”，是她停了一会儿以后才打出来的。如果她赶着回答，这一句就不会有。

第三个断点，在两边都有：没有回写。试了，有结果了，却没有回到对话里。方芸要是第三晚的事一个字不告诉AI，AI永远不知道那一下缩手，后面的“不被看着”就说不出来。田里的结果，不带回岸上，序列就是断的；岸上的猜想，不拿去田里试，序列也是断的。

这三个断点，没有一个需要特别的本事去补，都是日常的小动作：问小一点，答慢一点，试完回来说一声。

— 另一个小例子：猜错了，也是一个差异

再看一个更短的场景〔构想案例〕。老秦的床单洗了、晾了，总有一股潮味，换了两回洗衣液也没用。他问AI。

AI先排了一串常见的原因：没拧干，通风不好，洗衣液残留，天气太潮。它问：“你一般什么时候晾？”

“傍晚。”老秦回。

AI说：“那可能是傍晚晾，夜里湿气重，床单吸了潮。试试早上晾。”

老秦想了想，打字：“不会。我那个阳台夜里风大，一夜就干透了。我是怕白天太阳一晒，晒出一股焦味，才改成傍晚晾的。”

这一句，把AI的猜想否掉了。可否掉不是这一晚的终点，反而是它的转折。AI回：“这样的话，床单夜里是干的，那问题可能不在晾的时间。洗好以后，你多久才拿出来晾？”老秦一边打字，一边头一回认真算了一遍：洗衣机是早上定时洗的，他下班回来才去收，湿床单在滚筒里困着，闷了八九个钟头。他从来没想到，那股味不是在晾衣绳上长出来的。

猜想错了，错得有用。老秦的田里有一个“夜里风大，床单干得快”，是他亲眼天天看的，AI那个“夜里吸潮”的猜想一撞上，就碎了。碎的那一下，逼出来后面的一问，又逼出来那个闷了一天的滚筒。也就是说，一个被田里否掉的猜想，同样是序列里的一个差异，它给下一问指了方向：此路不通，往旁边去。

这一点很重要。碰撞不是“AI说对了，人点头”，也不是“人说对了，AI服气”。有一半的碰撞，是岸上说了个听上去通顺的话，田里一句“不对，我那儿不是这样”，当场把它撞碎，撞出来的碎片，成了下一步的材料。（这一点会在第七章“让猜想有机会被否定”里再用到。）

— 怎么看出序列启动了

不用懂什么理论，从对话本身就能看出差异序列有没有走起来。有三个迹象。

一是对话里出现了你自己事先没想到要说的话。方芸打下“他每次动筷子之前，先看一眼我的脸”的时候，她事先并没有打算写这一句。如果一场对话从头到尾，你说出口的都是你本来就想好的，序列多半没动。

二是AI的问题越来越小、越来越贴。从“有哪些原因”，到“葱花是怎么到他嘴里的”，问题缩小了，缩到只能用你的田来回答。

三是你回到田里时，眼睛变了。方芸第二天晚上看到的，已经不是同一张饭桌：她看见的是豆豆的手、他的眼神朝向哪里。这是最可靠的迹象，对话关掉了，田里的看法还在往前走。

三个迹象都没有，那也许是一次很舒服的问答，有用，但没到碰撞。

— 这话什么时候不成立

设想另一个晚上，方芸收下了那张清单，一条一条照做：切碎，混进肉馅，拉着豆豆择菜。这些做法对有些孩子可能有用，对有些孩子可能没用，清单本身没有错。

可这样一来，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差异是从她田里来的。序列没有启动，“豆豆不吃青菜”这个样子，就停在第一层。哪怕有一天碰巧有效了，她也不知道是什么有效的，下一个孩子、下一桩事，又得从头来。

还有两种情形也是这样。一种是只问一轮：问了，答了，关掉。一轮只是一问一答，差异没有接上。另一种是AI的回答越展开越漂亮，人看着漂亮，就不再往回问，也不再回到田里去对一对。这一种在第七章会专门讲。

三种情形的共同点是：岸上有讲，田里有耕，可两头没有接上。接不上，就只是各讲各的、各耕各的，复合体没有发生。

碰撞发动的，不是信息从一头传到另一头，而是每一个差异成了对方的下一个问题。那么，这样的接力，是不是只要两头都在就一定发生？显然不是。下一节就把各种站位都扫一遍，看哪些格子发生了，哪些没有，为什么。

◆ 3.5 九格扫描：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时候没发生

— 同一个下午，三个人

下面是又一个构想的例子〔构想案例〕。

镇上有一间裁缝铺，开了二十年，掌柜叫阿珍。同一个下午，有三个人，都对着手机问了AI差不多的问题：一件旧外套，肩线太窄，怎么放出来。

第一个是阿珍自己。她手上有二十年的活，也肯把手上的事一点一点讲出来：这块料子是什么性子，上次放肩线为什么翻了车。

第二个是阿珍的母亲，七十多岁，做了五十年。论手艺，她比女儿还深。可她打字慢，更不爱说，问到最后只有一句：“就是不对。”

第三个是小邹，二十出头，看了两周的短视频教学，想自己改一件外套。他打字飞快，术语也是现学的，几句话就把问题说得头头是道。

三个人，同一个AI，同一个问题。谁和AI碰起来了？

这个问题，凭印象答，容易答错。说小邹最会问？说阿珍的母亲最有本事、所以最该碰出东西？都不稳。要答得准，得一个一个条件摆出来，扫一遍。先扫“谁在场”，再扫“在场以后怎样缠”。

— 先扫谁在场：三个条件，八种站位

全书前面讲了，复合思考主体里有三样东西同时要在：现实的那块田，理念的那个AI，还有把两头接在一起的那个“我”。我们把它换成三个日常的问句：

有没有踩过这一块自己的田？（这块田，不是泛泛“有生活”，是对眼下这个问题，你亲手踩过。）

田里的东西，有没有往外说出来一点？（说出来一点就算，不要求说得好，哪怕只是“就是不对”再加一个愿意被问下去。）

手边有没有AI，并且肯往返？

三个问句，每个有“有”“无”两种答法，一共八种站位。我们把它们一扫过去。这里的“无话”，指眼下还没递出来，不是永远递不出来。至于有话与否，在三界里算哪一界，这里不硬对应，只说：有话与否，是田里的东西被不被说出来，落在三界的体系里看。

站位	复合有没有发生	一句话
有田·有话·有AI	发生	方芸、老秦、阿珍属于这一格，后面的林姨、老马也在这一格
有田·有话·无AI	发生，但是另一种	老师傅讲给徒弟听，徒弟当了“岸”；发生过很久，只是岸上的人少，来得慢
有田·无话·有AI	多半没发生，至今	阿珍的母亲在这一格：田很深，话递不出，AI只好从通用的那一批答
有田·无话·无AI	没有复合，田自己在发生	老农耕了一辈子田，田里的东西很多，没有谁来碰
无田·有话·有AI	看上去热闹，出不来新的	小邹在这一格：话流利，AI流利，两头都在岸上
无田·有话·无AI	没有	两个都没下过地的人，隔着桌子讲耕田
无田·无话·有AI	没有	AI只能照默认的样子答，没有谁来激活它
无田·无话·无AI	没有，也谈不上	什么都不在场

这张表里有几件事要看清楚。

第一，表里“有没有发生”，说的是复合有没有发生，不是说这个人有没有价值。老农耕了一辈子，他的田一点也不缺东西。只是在这一格里，没有第二样东西跟他的田撞，田里的东西就一直在田里，没有被说出来，也没有被改写。

第二，第二行很容易被忘掉：没有AI，复合照样可以发生。老师傅把二十年的手感讲给徒弟，徒弟追着问，师傅在回答里发现了自己从来没说过的东西，这也是田里碰岸上。人类一直在这样做。AI带来的，是岸上的人忽然很多、很快、随叫随到。它没有发明碰撞，它把碰撞的门槛降低了，也把“有话没话”的分量加重了。

第三，最该细看的是第三行：有田，无话，有AI。阿珍的母亲站在这一格。她的田比谁都深，AI也在手边，可就是没发生。为什么？因为她递过去的只有“就是不对”，AI从这句话里调不出她的任何东西，只好回一份通用的答案。这一格“至今多数时候没发生”，并不是它不可能发生。方芸起初也在这一格，一个问题之后，她就走出去了。母亲这一格要发生，缺的是那一问：不是“怎么改”，而是“你上次看到哪里不对”“不对的时候，手上是什么感觉”。这样的问，可以由AI来问，也可以由女儿来问。怎样把田里的东西喊上岸，是第六章要花力气讲的。

第四，第五行：无田，有话，有AI。小邹最熟练，表面也最热闹。他问得清楚，AI答得也清楚，来来回回十几轮，他学到了不少。可这十几轮里，没有一个差异是从他的田里长出来的，因为他在这件事上没有田。他和AI，一个在岸上读，一个在岸上讲。这一格能教会他很多“别人说过的”，却出不来他自己的新东西。第五章会专门讲它。

扫完这八格，有一条要记下来：八格里，复合“确实发生”的只有前两格，而前两格有一个共同点：有田，并且田里的东西递出来了一点。AI在不在，决定的是快慢、范围；田在不在、话递没递，决定的是碰得起来碰不起来。

— 再扫在场以后：按三界缠成什么样

八格只看了谁在场。谁在场以后，怎么缠，缠成什么样，才是复合的真面目。

这里要换一种写法。写一句“复合是两种记忆的结合”，太容易了，也最没用。要写成：在什么条件下，复合不是什么，而是什么。条件要扫遍，扫不到的格子，不硬填。

先把要说的这句话的“骨头”摆出来。三样东西：岸上的讲（理念界），田里的耕（现实界），把两头接上的那个“我”（自我界）。在书里它们叫三界。这一节要说的判断，说的是这三样东西之间的关系：

复合不是把岸上的讲和田里的耕加在一起，再请一个“我”来拿主意；复合是三界缠在一起的一次发生，缠成什么样，要看条件。

条件有两条，都用日常话说：

一条是这一次碰撞“显成什么样”。可能显成一张对照、一个“之前之后”、一幅“哪里松哪里紧”的分布；可能显成一个个小窍门、一阵阵节奏、一整片“对劲不对劲”的整体感；也可能显成“对不对、好不好、好看不好看”的分量。分别是对照与变化，窍门与节奏与整体感，价值，共三种。

另一条是差异序列“怎么走”。可能是为了一个目的在走（想改个习惯，想做点没人做过的）；可能是在往返里走（试，看，改，再试）；也可能是在代价里走（布剪错不能回头，钱花了不能退）。分别是为了什么，怎么往返，付什么代价，也是三种。

三乘三，九格。每格都问同一个问题：在这一格里，岸上、田里、那个“我”，是怎样缠的？

扫的时候，不让一个案例从头用到尾。九格分三组，每三格换一个日常场景，也是让读者看到：这张图不是只对裁缝铺成立。前三格在阿珍的铺子里：客人拿来父亲留下的旧西装，想改成自己能穿的，肩线、袖长、腰身都要动，改得太新，不像了；不改，穿不了。中间三格在一间厨房里，是新的构想案例〔构想案例〕。后三格在一间修车铺里，也是新的构想案例〔构想案例〕。

— 九格逐个扫

下面每一格，都按同一个句式写：在这样的条件下，复合不是什么，而是什么。写得出来的，写；写不出来的，老实说“没发生”，并说清为什么至今没发生，什么矛盾会让它发生。

第一格：显成对照，为了改一个习惯。在“显成对照”、又“为了改一个习惯”的时候，复合不是阿珍把AI列的常规改法抄一遍，而是岸上摆出的对照，把田里一件她从没说过的事照了出来。AI说：改西装通常先收肩线，再动袖长。阿珍一看就愣了：她二十年来都是先量袖，从来不觉得这是个“做法”，就是顺手。对照一摆，这个习惯第一次成了她可以选的东西，而不是她的手自己在走。岸上的对照，田里的习惯，阿珍自己手里“我也可以不这样”的念头，缠在这一处。这一格发生了。

第二格：显成“之前之后”，在往返里走。在“显成变化”、又“在往返里走”的时候，复合不是AI给出一张改前改后的示意图，而是同一件西装改了三版，每一版的结果都回头改了下一版的问法。第一版肩线放出来，料子起了褶；她把褶的样子描述给AI，AI问是横褶还是斜褶；她摸了摸，是斜的；斜褶，AI说，可能是袖笼的位置跟着动了。第二版她就不只放肩线，连袖笼一起动。“之前之后”是一条被往返一版一版写出来的线，不是谁事先给的一幅图。这一格发生了，而且是最典型的发生。

第三格：显成分布，在代价里走。在“显成分布”、又“在代价里走”的时候，复合不是AI给一个理想的改法、阿珍照着剪，而是田里的代价替岸上的建议划了线。AI说，最好把肩缝拆开重缝，让肩线放出两厘米；阿珍说，这块料子的缝份只有一厘，再放就露线了。这块布只有一块，剪错了回不来，这是田里的事。岸上给的建议是对的，只是在这块布上不可用。这条线一划，后面的问题就变了：不再是“怎么放出两厘米”，而是“怎么在一厘米里做出看着像两厘的效果”。代价不是障碍，是它把问题改成了一个更具体的问题。这一格发生了。

换到厨房。林姨在家煲了一辈子汤，今年儿子从外地回来过年，她想把他小时候最爱的那锅老鸭汤再做一回。她把做法一点一点讲给AI听，请它帮着排年夜饭的次序。后面三格，都在这一锅汤旁边。

第四格：显成整片的“对劲”，为了意义在走。在“显成整片的对劲”、又“为了一个意义”在走的时候，复合会是什么？这一格，至今多数时候没发生。

先看这一格要什么。汤端上桌，儿子喝了一口，说好喝。林姨自己尝了一口，放下勺子：“还不是那个味。”她说的不是咸了淡了，盐、火候、鸭子，每一样她都得上。她说的是小时候，下雪天，儿子放学一进门，满屋子都是这锅汤的气味，那种“人回家了”的味。这是整片同时的感觉，不是一条一条的毛病。林姨在田里感到了它，却一句也递不出去：她递得出去的，是一条一条的话，鸭子焯多久，姜放几片。整片是同时的，话是排队的；一说出来，整片就被拆成了零件。AI接到的是一份配料表，不是那个下雪天。

为什么至今没发生？因为从田里到岸上，主要的通道是字，字只会排队。什么矛盾会让它发生？当林姨“感到的整片”和“说得出的一条条”之间的缺口大到她

受不了，比如儿子吃完又说一遍“好喝”，她心里却一遍比一遍空，她就会被逼着去找别的说法，说“像那天他进门，鞋都没脱，先喊了一声”。这样的话既不是配料，也不是毛病，是一座临时搭的桥。若有一天从田里往岸上递的不再只有字，这一格也许会变。但那是以后的事，今天的这一格，老实写：没发生。

第五格：显成节奏，在往返里走。在“显成一阵阵的节奏”、又“在往返里走”的时候，复合不是把两种节奏取个平均，而是田里的慢，在岸上的快里插进了一个有用的停顿。AI一分钟可以回一轮，鸭汤不行：要小火炖，隔一阵揭盖看一眼，撇一回浮沫。林姨对AI说：“你先别排了，汤到了时候我叫你。”这段等的时间，在对话里什么也没发生，可它是整个序列里最要紧的一个差异：它把“照着时间表走”改成了“看着汤走”。快的往返和慢的往返缠在一起，岸上和田里各按自己的节奏，复合体的节奏是两样节奏的碰撞，既不是快的，也不是慢的。这一格发生了。第四章会讲到，反馈越快越密，直觉长得越快，那里讲的是快的一面；这里记下的是：田里有些反馈，快不了，也不该快。

第六格：显成一个个窍门，在代价里走。在“显成一个个小窍门”、又“在代价里走”的时候，复合不是AI给十条窍门、林姨收下十条，而是十条里有八条被她的锅、她的灶、她儿子的口味筛掉，剩下的两条改了形，才成了“林姨的窍门”。AI说，可以加一点火腿提鲜；林姨说，这锅汤的好就是清，火腿一进去就盖住了，她改用两片干贝，泡过的水也一起下。留下来的那一条，已经不是AI原来的那一条了。这一锅鸭是特意从乡下买的，汤咸了回不来，鸭子煮老了也回不来，这代价是她的。窍门不是仓库里拿出来的，是被田里的约束筛过、磨过、改过的。这一格发生了。

同一个厨房里，也有一个反面的版本〔构想案例〕。设想林姨的邻居也请AI排年夜饭，AI给了一张漂亮的时间表：几点焯水，几点下锅，几点起锅。邻居一路说“好”，全照着做。那天饭菜准点上桌，没有出错，也没有谁说得出这一桌和别人家的有什么不同。这一版里，六格里的每一格都像发生了，其实一格也没有：没有哪一步，是田里的人说了一句“不，我这儿不是这样”。

最后三格，去修车铺。老马修了三十年车，开着一间小铺。一位老客人开着多年的面包年来，说上了路，车速一上去，方向盘就抖。

第七格：显成“修好了没有”，为了意义在走。在“显成对错好坏”、又“为了一个意义”在走的时候，复合不是AI替老马判定车修得好不好，而是AI帮他
把“修好”说成了几条，最后一锤仍落在田里。以前老马只是“听着对”。这回AI问他：你说的“好”，是不抖了吗？是不响了吗？还是客人开着放心？他想了想，说：三样都要，但客人开上路不用攥紧方向盘，是头一条，响不响排在最后。他第一次把自己心里的次序摆出来。可是修完以后，最后判一句“成了”的，是老客人把车开上路，松开半只手的那一下，在田里，不在岸上。这一格发生了一半：标准被说出来了，裁决权没有动。

第八格：显成“修好了没有”，在往返里走。这是第二个没发生的格子，值得单独说。

设想老马修了三回：先做了四轮定位，再换了轮胎，再动了平衡块。每一回，数据都合格，客人每次试完，还是皱着眉说：“好像哪里不对。”做法已经换了三轮，标准没动过：“不抖”“数据合格”。往返里，人改的几乎总是“怎么修”，很少回头改“什么算修好”。要把“什么算修好”本身放进往返里，被回写、被改写，这在日常里几乎看不到。

为什么至今没发生？因为标准通常藏在做法的下面，人不觉得它是可以动的。每一次往返，大家都在问“怎么修得更好”，没有人问“好”是什么。什么矛盾会让它发生？当做法怎么换都换不好，结果一次又一次和标准顶撞，这个顶撞才有可能逼着人去怀疑标准本身。设想老马有一天终于问客人：“你想要的，是车不抖，还是敢开着它去看你闺女？”客人愣了一下，说：“是敢上高速。”这时“什么算修好”才被改写：不是数据合格，是一个老人敢把这辆车开到一百公里外。这一步一旦走出来，它就不是做法上的改动，是目标的整个换位。这样的时刻，在日常里很少见。写它，是为了留一个位置：这一格目前基本是空的，但这一格如果被填了，往往就是一次真正的升维。

第九格：显成对错好坏，在代价里走。在“显成价值”、又“在代价里走”的时候，复合不是AI出主意、老马按照办，而是代价落在谁身上，判断权就得在谁手里。AI给了一份很周全的检查清单，其中一项，老马看了看，说这颗螺丝的牙口已经滑了，不换新的，他不敢往上拧。车是客人一家人要坐的；砸掉的是老马铺子三

十年的口碑；出了岔子，伤的是路上的人。这些代价没有一样落在AI身上。清单再周全，最后拧那一下的是老马。这是九格里最硬的一格，也是复合体里“人该守什么位置”的根。它说的是：越是代价落在田里的事，越要把最后一下留给田里的人。第七章讲“守住判断权”，就是从这一格长出来的。这一格发生了。

三个场景放在一起看，还有一点：裁缝、煲汤、修车，手上的活完全不同，九格里发生与没发生的位置却差不多。对照那一格，三处都发生；整片的感觉那一格，三处都卡在“话是排队的”；标准本身那一格，三处都没人去动。这不是巧合，也不是把三件事硬往一张图里套。是因为复合的难处，本来就不在手艺的种类，而在田里的东西怎样递出来、递出来以后是谁在拿主意。换一个行当，换一个场景，读者可以拿这九问去问自己的那件事，格子位置会不同，但空着的地方多半还在老地方。

— 为什么要九格分谱，不写一句话

有人会说：这一章讲的，一句话就够了——“复合是两种记忆碰撞”。为什么要分九格，一格一格地说？

因为同一句话，在不同的条件下，说的是不同的事。“复合是碰撞”，放到第一格里，指的是对照把习惯照出来；放到第三格里，指的是代价替建议划线；放到第五格里，指的是慢的节奏在快的往返里留下停顿。每一格里，碰撞的样子不同，碰撞里什么东西起作用也不同。只说一句，这些不同都被磨平了，读者拿到的只是一个好听的词，用在自己的事上，不知道看哪里。

更要紧的是，只说一句，看不出哪里“没发生”。九格一摆，空着的格子自然露出来，写的人和读的人都知道：这句话不是处处成立，有两处它至今还没落地。一句话如果说不出自己在哪里不成立，它多半什么也没说。

— 看整张图

九格扫完，有几件事能看出来。

发生了的格子（六格，外加发生了一半的第七格），有一个共同的样子：每一格里，都有一个东西，是田里的人不肯把它直接收下的。第一格里，对照没被收下，被拿来照自己；第三格里，建议没被收下，被代价划了线；第六格里，窍门没

被收下，被约束磨了形。田里一次次说“不”，说“不对，我这儿不是这样”，每一次说“不”都在发动下一个差异。若人一路点头，反倒是碰撞没发生。

没发生的两格，一个是“整片的对劲”，一个是“标准本身”。这两处，恰好是田里最说不清、最深的地方。前一格深在身体里，后一格深在目标里。正因为深，字递不过去，往返碰不到。把它们写成“空着”，是诚实，也是路标：想让复合走得更远的人，该往这两处用力。

九格里还有一件事值得说一说：AI在哪几格是不可替代的，在哪几格只是陪着。在第一、第二、第七格里，岸上的对照、岸上的追问、岸上的“三条标准”真的起了作用，没有它们，田里的东西不会这样被翻出来。在第三、第六、第九格里，起作用的主要是田：代价、约束、判断权，都在田里，AI能做的是被它们“拒绝”，在被拒绝里让问题变得更具体。说AI“有用”或“没用”，在这张图上都太粗了：它在这几格里是镜子，在那几格里是靶子，在有些格里什么也递不过去。

最后一件，第八格里，我们并没有说它“不可能”，只说它“至今没发生”，并指出了会让它发生的那种顶撞。九格里“空着”和“填满”不是一回事。空着的格子不是等着被谁硬填的，是等着一个够大的矛盾。

— 那个“我”在九格里做什么

三界里的第三样，那个“我”，在这一节里一直没有单独讲，却处处在场。把它抽出来看一看，它做的事其实很具体，而且很小。

它说“不对”。方芸那句“你说的都对，但我觉得不是”，老秦那句“不会，我那个阳台夜里风大”，阿珍那句“这块料子的缝份只有一厘”，都是这个“我”在开口。它不是在发表高见，它只是不肯让自己的田被岸上的话盖过去。

它认下，或者不认。AI说“他要的可能是不被看着”，方芸说“对，全是我装作没看见的时候”，这是认下；AI说“可能是闷根”，老秦说“不会”，这是不认。认与不认，每一次都是一个小小的裁决，裁决的根据在田里。

它承担。第九格里，拧那一下的是老马。哪怕AI的清单写得再细，那一下是谁拧的，后果就是谁的。

它还有一件，常常被忽略：它把自己的变化接住。方芸第二天晚上看电视的姿势，是这个“我”改的，不是AI改的，也不是豆豆改的。一场碰撞，有没有真的发生，最后要看这个“我”有没有被改动。AI的话再漂亮，我没有变，就还是一个“组合”：东西放在一起了，人没有动。

所以，复合体里的“我”，不是一个坐在中间拿主意的小总经理，也不是岸上和田里之间的传话人。它是碰撞发生的地方：岸上的讲和田里的耕，在它这里顶，在它这里换形，在它这里留下痕迹。这一层，第四章会接着往下讲。

— 回到那个下午

现在可以回答开头的问题了。

阿珍，有田有话，又在往返。她和AI是能碰起来的，前面九格里她已经走过了。但她也有她的缺口：整片的感觉，像第四格里的林姨一样，她也递不过去。

阿珍的母亲，田深，话少。她那一格“至今多半没发生”。要让它发生，不是让她学会打字，也不是换一个更聪明的AI，而是有人问她小而具体的问题：“上回你看见哪里不对？”“手摸上去是什么感觉？”这一问，可以是女儿问，也可以是AI问。她答的哪怕只有两三个字，只要是从田里来的，序列就开始走了。

小邹，无田，有话，有AI。他今天能学到很多，这是真的，没有哪一条是白学的。可他此刻问到的，全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他要想碰出自己的东西，缺的不是更好的提问技巧，而是一块自己踩过田：哪怕只是亲手改坏一件外套，把针脚拆了又缝、缝了又拆，田里就有了东西。那时他再问，AI调出来的，就是另一批。

三个人，三个不同的缺。没有一个人是“不行”的。这就是为什么要一格一格地扫：笼统地说“用AI好不好”，说不到任何一个人身上。

— 自己怎么扫

这张图不是用来给人分类的，更不是拿去给人打分排名的。它是一个自己照自己的镜子。想知道自己手上这件事，有没有碰起来，可以问五个小问题。

这件事，我亲手踩过吗？踩过多少，踩的是哪一块？

我踩出来的东西，说出口了几句？是只说了结论，还是说了过程里那些小小的不对劲？

AI问我问题了吗？还是只有我在问、它在答？

有没有哪一次，它的话和我的田对不上，我说了“不对”？如果一次也没有，要警觉：也许我只是在听讲。

事情做完，我手里有没有一个说法，是我进来之前没有、AI的话里也没有的？

五个问题答下来，大致就知道，自己现在站在八格里的哪一格，又站在九格里的哪一处。站在哪里，不用评价，只用看。看清楚了，下一步往哪里挪，自然就有了。

举一个带孩子的小例子，看这五问怎么用〔构想案例〕。一位爸爸，管着六岁的女儿每晚收拾书包，总收不好，他想问问AI有什么办法。他先过一遍：这件事我踩过吗？踩过，每晚都在踩，可踩的是“她又没收好”，没有看过她是怎么收的。说出口了几句？只有“她就是磨蹭”。AI问我了吗？没有，我问一句，它列了五条办法。有没有说过“不对”？一次也没有，五条我都点了头。最后一问，他答不上来：手里没有一个自己的新说法。

看清了，他不用急着换办法。他只做了一件小事：第二天晚上蹲在旁边看她收，不吭声。她先把画本放进去，再放文具盒，最后才想起课本，课本放不进去了。他回头对AI说：“你列的五条都不对，她不是磨蹭，她是先放喜欢的。”这一句，是第一次从田里来的。九格里的哪一格动起来了，他自己说不上来，但他知道，这回问的和上回问的，不是一回事。

— 复合是一个发生，不是一个组合

九格扫完，回到一句话：复合是一个发生，不是一个组合。

两个人合租一间房，是组合。各自上班，各自吃饭，水电对半分。一个人搬走，另一个人的日子，不多不少还是原来那个人的日子。两个人合开一家店，就不一样了。一个懂菜，一个懂账；懂菜的人开始看账，懂账的人开始闻锅气。过一年，两个人都不是合伙之前的那个自己了；一个人退出，剩下的那个人也回不去了。合租是加，合开是发生。

用这个标准，回头照一遍方芸、老秦、阿珍、林姨、老马。有三个检验。

拆开试一试。把AI拿掉，方芸剩下的不是“原来的方芸”，她已经带着新的问法；把方芸的田拿掉，AI剩下的是那一张通用清单。砖头拆走一块，另一块还是砖头；这里拆走一方，另一方都变了。

有没有回写。组合是一次性的：放在一起，完了。发生里每一步的结果都回头改下一步的起点：方芸端碗看电视，林姨等着汤到了时候再叫，老秦去看那个滚筒。

有没有长出双方都没有的东西。“吃的时候不想被看着”，方芸的田里没有这个说法，AI的清单里也没有；那两片干贝连泡的水一起下，林姨以前的做法里没有，AI说的“加火腿提鲜”里也没有。这些，是撞出来的。

三个检验答“是”的，是发生；答“否”的，多半只是把两样东西放在了一起。放在一起并不坏，日常里不少事就该这么用，比如让AI排一张表、算一笔账。但那是把低阶的差异让渡出去；让渡的同一个动作里，田里的东西若接得住，问题就跟着升了阶，接不住，就只是省了事。第四章会接着讲，这个发生，是怎样落在同一个“我”里的。

一 这话什么时候不成立

“复合是发生”这句话，有四种情形不成立。

第一种，眼前的事用不着发生。给孩子报名表排版、算一笔房租、改一封邮件的错别字，这些让AI做就好，不必每一次都碰出什么来。碰撞是有成本的，也不是每件事都值得。

第二种，田和问题不挨着。方芸的田很深，但她拿带孩子的田去问“怎么给手机换一个屏幕”，田里没有东西能顶出差异。这时AI给什么，她收什么，是正常的，也不是缺陷。碰撞要有一块和眼下这件事真连着的田。

第三种，碰得太快、太顺。一轮一轮飞快地往下走，每一轮AI都给出漂亮的展开，人一路点头，没有哪一轮停下来问一句“我那儿是这样吗”。这时看着是往返，其实是岸上一个人在讲，田里的人在听。这个情形在第七章有专门一节。

第四种，是让渡过了头。把本该留在田里的东西也让出去：连“这块布到底不能再放”这样的判断，也交给AI去定。让渡低阶的差异，和升维是同一个动作的两面；让渡了判断权，是把田也让了出去，这就不是复合，是搬家。九格里第九格的那最后一下，不能让。这个位置，第七章会细讲。

带走的话

碰撞不是你把话递过去、它把话递回来，是你们俩一起往下问，问到一个谁也没带进来的说法。

小 账

SDE口径：碰撞发动的是一条差异序列，每一个差异都成了对方的下一个问题；样子随之层层显出来，不是一次到位；复合是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三界缠在一起的一次发生，缠成什么样看条件，不是两份记忆相加。

明天能试的一件小事：下次拿一件你亲身做过的事去问AI，它第一次答完以后，别问“还有呢”，回它一句“你说的都对，但我觉得不是……”，把你自己都说不太清的半句话补上，再让它问你一个小问题。

本章判错句

如果有一天，大量的事实表明：只要把人和AI各自单独得出的结果放在一起交换、拼接，就能得到同样的新东西，完全不需要在同一个“我”里一来一回地问，那么本章说的“复合是发生，不是组合”就错了。

还有一种大局面：如果发现，从没踩过相关田地的人，只靠和AI来回问，也能稳定地得出被现实反复验证、站得住的新东西，那么本章说的“田里的一句话是碰撞的起点”也就错了。



04

第4章

复合主体的“我”

◆ 4.1 合作与复合：交换结果与碰撞发生在同一个思考里

先看两个周末。〔构想案例〕

小蒙租了一套老房子，卫生间的天花板这个月渗了三回水。她要给房东写封信，请他派人来看看。她不爱写东西，就找表姐帮忙。

第一个周末，小蒙在电话里把事情讲了一遍：“三回，都是天花板，滴在洗手台旁边。”表姐说好，晚上就写。第二天一早，一封信发到小蒙手机上：措辞客气，条理清楚，末尾还留了请房东回电话的时间。小蒙从头看到尾，说：“行，我转发。”

第二个周末，换了个法子。小蒙和表姐坐在餐桌两头，信一句一句地写。小蒙说：“这个月漏了三回。”表姐头也没抬，问了一句：“三回都是下雨天吗？”

小蒙愣了一下。她拿起手机翻日历。第一回是个晴天。第二回是……楼上洗衣服那天，她记得头顶上洗衣机在响。第三回也是，她那天听见楼上有放水的声音。

“不是下雨，”她说，“是楼上用水的时候。”

信的第一句就改了。原来写的是“卫生间天花板多次渗水”，现在写的是“楼上用水时，卫生间天花板渗水”。这两句话，一句是在告诉房东“你的房子有毛病”，另一句是在告诉房东“去看看楼上”。房东要找的人也不一样了：不再是防水师傅，而是去敲楼上的门。

两个周末，都是两个人在办同一件事。可它们不是同一件事。

第一个周末，是合作。小蒙有她的那一份：她知道事情发生了。表姐有她的那一份：她会写信。两份之间有一个清清楚楚的交接。小蒙讲完，挂电话，这一刻她

把事情“交出去”了；表姐写完，发过来，这一刻信“交回来”了。中间那一段，各人是各人的，谁也看不见谁。

第二个周末，是另一回事。表姐那句“三回都是下雨天吗”，不是她写信写出来的，是她听了半句话冒出来的。小蒙翻日历、想起洗衣机，也不是她在“提供信息”，是被这一问逼出来的。那句“楼上用水时”的判断，如果你问是谁想出来的，答不上来。表姐不知道楼上有洗衣机，小蒙没想过要拿天气去对。是那一问一答碰了一下，它才有的。

我想在这一章先把两样东西分开。整本书里，这两样最容易被混在一起：

合作，是两个各自完整的人，交换结果。复合，是两个不一样的世界，在同一个思考里碰撞。

分辨它们，有一个很笨的办法，我叫它“交接点测试”：回头问一句，这件事里，能不能指出“交到你手上”的那一刻？合作能。第一个周末，电话挂掉的那一刻就是。复合不能。第二个周末，你找不到哪一刻是小蒙交给表姐，哪一刻是表姐交回小蒙。问和答是咬在一起的，没有缝。

— 换成AI，会怎样

现在把表姐拿走，换成AI。

一种用法是：小蒙打一行字，“帮我写封信给房东，说卫生间漏水”，回车。一封措辞周全的信出来了，她复制，转发。这比第一个周末还要轻。连电话都不用打，连“讲一遍事情”都省了。严格说，这连合作都算不上，是取货：她要的是一件现成的东西，AI给了。

另一种用法是：小蒙先写一句，“这个月漏了三回”，AI回她一句，也许是问“这三回有没有什么规律”，也许是列出几种常见的漏水来源。小蒙看见“规律”两个字，去翻日历；翻到洗衣机那一天，她又回头对AI说一句，AI再接一句。这样一来一回，她和AI之间，也找不到交接点了。

当然，AI不一定会问那一句“有没有规律”。有时它会问，有时它不问，只给你一封漂亮的信。这一点，后面还要专门讲。眼下只记住：同样是“用AI”，这两种用法，是两回事。

担心“AI让人变蠢”的人，担心的多半是第一种。他们说得有道理，第一章已经说足了：事事取货，自己的腿就不用了。第五章还会讲到，什么时候AI真的会让人变蠢。可第二种用法，不能用同一把尺子去量，因为那里发生的，不是“少了什么”，而是“多了一个什么”。

多了的这个东西，我叫它复合思考主体，简称复合主体。它不是一个新机器，也不是一个新朋友，而是一次思考的新样子：这次思考里，有人带来的现实，有AI带来的理念，两样东西在同一个“我”里碰，碰出来的东西，不属于其中任何一方。

— 让渡与升维：发生在同一个动作里

第一章说过，让渡和升维是同一个动作。放到小蒙身上，就看得很清楚。

写信这件事里，有一大堆可以让出去的小事：开头怎么称呼，措辞要不要客气，日期写在哪儿，“此致敬礼”放几行。这些事，别人写、AI写，都比她写得顺。她把这些让出去，没有损失什么。

要紧的是让出去的同时，她的思考往上走了一阶。她不再琢磨“这句话怎么说才得体”，她开始琢磨“房东到底需要知道什么才会动”。这个问题比措辞高一阶。她翻日历、想洗衣机，都是在这一阶上发生的。

在第一个周末，这一阶有人上去了吗？没有。表姐上去了一点，但表姐没有洗衣机的记忆。小蒙则一直待在原来的地方，她拿回来一封信，没有拿回来一个判断。

在第二个周末，让渡和上升是同时发生的。小蒙刚把措辞的事让出去，注意力就腾出来，腾出来的那一刻被那句问话接住了，她就上去了。不是让出去之后再想办法把省下的时间用好，而是让出去和升上去，是一个动作。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解释了一件常见的事：为什么有的人用了AI，感觉“省了好多时间，但没有变聪明”，有的人用了AI，感觉“好像想得比以前远”。前一种人让出去了，但没有接上。省下来的，就只是时间。

— 三种常见的说法

说到AI是什么，大家常有三种说法：它是工具，它是搭档，它是老师。三种说法，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短处，放在小蒙这件事上看得最清楚。

说它是“工具”，像锤子一样。这个说法抓住了一点：AI不下田，不挨风吹，也不对结果负责，这些事都落在人身上。可锤子不会在你说半句话时回你半句。小蒙用的如果只是一把锤子，她就想不起洗衣机来。“工具”这个词，装不下第二个周末。

说它是“搭档”。这个说法抓住了往返：两个人一人一句，把事情推过去。可搭档是两个完整的人。小蒙的表姐有自己的日子，有自己的洗衣机，有自己对房东的看法。AI没有一个亲历的日子在那里。它有读来的现场，没有亲历的现场；它对小蒙的了解，只有小蒙愿意说的那一点。把它叫搭档，容易让人以为对面坐着一个和自己一样“在生活里”的人，结果把责任也分了过去。

说它是“老师”。这个说法抓住了一点：它确实讲得多，讲得系统。可老师是站在你前面，把东西传给你。小蒙的事里，传下来的东西很少，“楼上用水时”这个判断，是她自己的日历里翻出来的。AI若只是老师，她收到的是一堂漏水的课，不是一个判断。

三种说法，各抓住了一块。把它们合起来看，更接近的一个样子是：岸上有一个讲的人，田里有一个耕的人，两个人的话，在一个“我”里对上了。讲的人读来的多，耕的人亲历的深，谁也代替不了谁。

— 三个迹象

怎样知道一次用AI的过程，是合作（或取货），还是复合？我留给读者三个小迹象。不必都满足，满足两个，就值得多看一眼。

第一，说不出交接点。回头想这一回，你找不到“我交了、它回了”的那一刻，而只觉得一路在往前走。

第二，分不清哪一句是谁的。小蒙改完那封信，你问她“楼上用水时”这个判断是你想的还是表姐想的，她会犹豫。不是谦虚，是真的分不清。

第三，下一回的“我”不一样了。这一条最容易被忽略。小蒙这件事过去之后，她下次遇到别的漏水、别的噪音、别的什么“时有时无”的毛病，会自己先去想一句：它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一问，是她从那个周末带走的。这是回写：这一回的结果，回头改了下一回的起点。

反过来说，如果每次用完AI，你的下一回还是从零开始，一点东西也没有带走，那多半是取货，不是复合。取货本身不是坏事，但取货不会让“我”变。

— 为什么到现在才需要说清这件事

以前的工具，大致分两种。一种给你力气：锤子、车、起重机。一种给你结果：计算器、搜索、词典。它们都是“你把手伸过去，它给你一样东西”。你可以用得对，也可以用得差，可你和它之间，没什么可以“碰”的。锤子没有一个世界，不会在你说了半句话时回你半句。

AI不一样。它带着一个已经被人说出来的世界，那里有读来的做法、读来的道理、读来的故事。它会在你说半句话的时候，回你半句，有时回得对，有时回得偏。这半句，是碰撞的另一半。也正因为这样，同样是一个对话框，有人能用来取货，有人能用来复合，两种人面对的是一模一样的界面。

这就是旧尺子量不了的地方：它把“用不用AI”当成唯一的问题，而事情的分水岭，是“怎么用”，是你的现实有没有进到这次思考里去。

— 复合不是同处一室

有一种误会，我要先拆掉：以为只要两个人坐在一起，或者一个人天天开着AI，就是复合了。

不是。两个人坐在同一张桌子的两头，各干各的活，谁也不碰谁，那只是同处一室。一个人每天对着AI敲几百条指令，条条都是“给我写”“帮我查”“替我改”，那也是取货，只是取得很勤。次数多，不等于碰得深。

反过来，复合也不一定要AI才有。一个老师傅带徒弟，徒弟一边做，师傅一边嘀咕一句“你手腕别僵”，徒弟的手腕松了一下，下一刀就不一样。那一刻的“松”，既不是师傅的，也不是徒弟的。老裁缝和学徒、老中医和跟诊的学生，一直都有这样的碰。人类并不是今天才会复合。

那今天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在于这样的碰，以前要找得到一个愿意陪你、而且读过很多东西的人，才碰得上。现在，一个坐在小房子里的普通人，半夜也能碰上。碰的门槛低了，碰的人就多了。而碰不碰得起来，仍然看你有没有东西带进去。

— 小蒙后来的一周

回到小蒙。信发出去以后，房东回了电话，说他去敲了楼上的门，楼上的人说，他们最近刚换了一台新洗衣机，排水管是自己接的。房东派人去看了，楼上的人重新接了管。卫生间的天花板，之后没有再滴水。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吗？对房东和楼上的邻居，是的。对小蒙，才开了一个头。

一周后，她家走廊的灯，晚上总是一闪一闪的。她以前遇到这种事，只会心烦，觉得“这灯怎么回事”，叫修灯的人来。这一回，她拿起手机，对AI写的第一句话是：“走廊的灯会闪，不是一直闪，我还没看出规律。”写完，她自己愣了一下。因为“规律”这个词，是上个周末表姐那句“三回都是下雨天吗”留在她身上的。

她接着写：“我先观察两天，看看是不是晚上哪个时间。”她记了两天。第一天是晚上八点多闪得最厉害，第二天也是。她又发现，那个时间，隔壁家的电视在放，厨房的电饭煲在煮粥。她把这些写给AI，AI回她的话，和上回那封信时完全不是一回事：它围着“晚上用电的时候”转，给了她几个方向，让她把观察到的东西，原样告诉电工。

这是一件很小的事，可你看，两个周末的差别，已经开始长进她的日子里了。她不是学会了“AI怎么用”，她是在另一件事上，开始多问一句“它什么时候出现”。

换一个人，AI回的东西也会不一样。如果是一个根本没留意“灯在晚上八点多闪”的人，他写的第一句话是“灯闪了怎么办”，AI回的就是一份通用的清单。同一个AI，对小蒙和对另一个人，说的不是同一批话。这一点，第三章里讲过，这里只看结果：碰撞的另一半，是被你带来的东西叫出来的。

— 交接点测试的边界

交接点测试，不是一把非黑即白的尺子。

一件事里，常常两种情形交织。小蒙写信，开头一段是取货，让AI给个称呼和格式；中间一段是复合，查日历、想洗衣机；结尾又是取货，让AI润色一下。所以不要问“这一整件事是合作还是复合”，要问“这一件事的哪一段，我的田进去了”。

我自己用的办法，是在一次对话结束以后，回头翻一遍，找那种“我愣了一下”的地方。人愣了一下，通常就是碰上了：对方的一句话，让你想起了你自己没想起来的東西，或者你的一句话，把对方带到了它原来没打算去的方向。找得到这样的地方，这次对话就有复合；找不到，也不要紧，说明这次用的是取货，取货也有取货的好处。

要紧的是别拿取货的次数，去冒充复合的深度。

— 一个小的反面

要说句公道话。不是每件事都需要复合。

小蒙要查附近的五金店几点关门，不必碰撞，查到就行。她要给房东的信配一个称呼，也不必碰撞，让别人写就行。这类事里，没有什么“说不清的、在田里的东西”，没有东西可碰。硬要把每件事都做成复合，是另一种累，也是另一种空转。

复合是对一类事才成立的：事里有你亲历过、却还没有被说出来的部分。小蒙的洗衣机，就是这样的部分。她自己没有意识到那是线索，直到被问到。这一类事，才值得你把现实带进去，和AI碰一碰。

下一节，我们换一个更大的场景，看一位在地上和图纸之间来回走的人，是怎样把碰撞做成一种工作方式的。

◆ 4.2 建筑师在地上与图纸之间往返〔构想案例〕

这一节讲一位建筑师。他是我们设想出来的人，叫老卓。一个构想的场景，用来把“碰撞”拆开了给你看。

老卓五十出头，做了快三十年的房子。这回有一对夫妻找他，在郊外一面朝南的缓坡上买了一小块地，想盖一间自己住的小屋。男主人话少，女主人叫文姐，说话快，一口气提了很多要求：要一个能晒到太阳的饭桌，要一个能看到山的床，要一个下雨天也能坐着发呆的廊。

— 第一次站到地上

老卓做事有个习惯，图纸之前，先去站一站。

那天他到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坡上长着齐膝的草，土是黄的，脚踩下去，有一点软，又不是完全软。他在预定盖房的位置站了一会儿，没动。

太阳晒在后脖子上，暖。过了一阵子，有一股风从坡的东边上来，脸颊上凉了一下，又过去了。他没在意。再过一阵，风又来了，这回他注意到了：风不是整片地方都有，是从东边那道浅沟里，顺着地势往上爬，爬到他站的位置，就偏向西边散开了。风里有一点潮味。

他又往西边走了十几步，风就没了。往东边走十几步，风更明显，脚下的土也更软一点。

这些，都是在身上发生的。脸颊上的凉，鼻子里的潮，脚底下软与不软的差别，一个挨着一个，接成一串。他自己不会说“我感受到了一条风的路径”，他只是站在那里，慢慢地，这块地的脾气一点一点显出来了：东边是风口，是湿的，是软的。

这种东西，他回去之后没办法写进一份报告里。写出来也只是几个词：“东侧有风，偏潮。”可他站在那里时，知道得比这几个词多得多。比如这风是傍晚凉得更厉害，还是下午；比如那个“软”是一种什么样的软，会不会一下雨就变得不可收拾。这些他说不清，但他的身体知道。

— 回到桌前，AI说了什么

三天后，老卓在书房里开始画。他开着AI，把情况打了进去：南向缓坡，约多大，两个人住，要晒太阳的饭桌，能看山的床，一个廊。

AI的回答很快，也很像样。它讲了坡地建房的一般思路：房子宜顺着等高线放，南向采光，开窗面向好的景观；坡地要注意排水，别让雨水冲到墙脚；廊最好朝向既能挡雨又能看景的一侧。它还提议，山在东北，那么卧室的大窗可以朝东北开，早上睁眼就能看到。它还提议，为了立面统一，东侧也做成对称的大窗。

这些话都对。它们是读来的，是许多人在许多坡上盖过房子之后，被写下来、被整理成了道理的东西。它在岸上讲，讲得头头是道。

老卓看完，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他打字：“东边那块不能开大窗。傍晚有风，从沟里上来，偏潮。”

AI接了一句：“明白了。那么可以考虑把大窗改成朝东北、位置抬高的高窗，或者在东侧设一道挡风的墙或植被带，同时保留采光和景观。”

老卓看着这句，想了想，又打字：“不止是风。夏天呢？夏天这块地上风是停的，一点风都没有，闷。如果挡死了，夏天会很难受。”

这一句他自己事先没有想到。他是打字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心里是有这件事的。他夏天没来过，他是在写“风是停的”这几个字的时候，才想起另一个春末，在别的工地上，那天没风，闷得很，他当时还嫌自己没带水。

AI回的是：“那么挡风的做法就不能是固定的，需要能开能关。可以考虑可开启的百叶、可移动的屏风，或者让廊成为一个可以穿堂的位置，冬天关，夏天开。”

老卓靠在椅背上，没有再打字。“可以穿堂的廊”这个词，让他想起了文姐说的“下雨天坐着发呆的廊”。他拿起笔，在草图上，把原来画在南边的廊，挪到了东南角，让它一头对着风口，一头对着山。

— 回到地上，再站一次

第二天，老卓带着新画的草图又去了那块地。

这一回，他站的方式跟上回不一样了。上回他是来“感觉”的，没有问题，什么都往身上收。这回他带着问题来：如果廊在这里，风从沟里上来，打在廊的哪一

根柱子上？冬天坐在廊里的人，脸迎着风还是背着风？夏天，闷的时候，这一头开了，那一头会不会真的有风过来？

他在预定的廊的位置坐了下来。他发现了一件上次没发现的事：这块地在风口的这一侧，草是倒向西边的。不是风吹倒的，是长的时候就偏的。他以前走过去，一眼扫过草，没有当回事。这一次，因为他在问“风走哪条路”，那些倒伏的草，就变成了一张写好的路线图。

他还发现，往沟的方向走，土越走越软，到一个位置，鞋面上沾了一层湿泥。AI昨天那句“别让雨水冲到墙脚”，他当时听着觉得是句套话。现在他看着这一小片湿泥，才知道那句套话，在这块地上有了具体的位置：雨水会往哪走，脚下已经告诉他了。

岸上的一句话，回头改了田里的看法：他看草的方式、看泥的方式，因为那几句讲，不一样了。

— 不是传话，是两样东西在他身上咬合

我想请你注意这一节里发生的事情，和传话是两回事。

如果是传话，应该是这样的：老卓在地上看，回来写成报告，AI读了报告，再写一份建议，老卓再拿着建议去地上看。每一步都是交接，每一步都能找到交接点。老卓和AI都是完整的，各管各的一段，交换文件。

可老卓那三天里，发生的不是这样。AI那句“可开启的百叶”之所以能被用上，是因为老卓刚好在那一刻想起了“夏天是闷的”。老卓那句“夏天是闷的”之所以被说出来，是因为AI前一句把“风”这件事推到了他眼前。再往下，他回地上看草，是因为AI提了“排水”“风向”这两个词，他才去看；看到的東西，又回头改了图。图改了，问题又变了。

他自己说不清，哪一步是“AI的”，哪一步是“我的”。到了后来，他在地面上走的时候，脑子里已经同时有两样东西：一样是脚下的土和脸上的风，一样是一串通用的道理，比如“风、水、光，先问这三样”。这两样东西不是先后到的，是在同一个“我”里，一起转。他往坡上走一步，脚底下的软，立刻和“排水”这个词碰上；他想到“排水”这个词，脚底下又立刻去找那一小片湿泥。

那个在地上走的人，已经是一个复合体了。他身上带着田里的东西，脑子里装着岸上的讲，两样东西在他的步子里同时在场。

— 岸上和田里，各占一头

写到这里，我想把这本书的那个比喻，放回老卓身上，看一看它在这一节里是怎么落地的。

老卓在坡上站着的时候，他是在田里。脚下是土，脸上是风，身上带着三十年。他在那里知道的事很多，一句也说不整齐。

老卓回到书房，对着图纸和AI的时候，他是在岸上。岸上是干净的，有桌子，有灯，有一个会讲的搭话人，讲得头头是道。他在那里想得清楚，说得整齐，可脚下是木地板，没有风。

这两处他都需要。只在田里，他有一身说不出的东西，没办法变成一张图纸；只在岸上，他有一张很漂亮的图纸，可是图纸盖在一块他没站过的地上，不知道哪里不对。

这本书说的“复合”，说到底，就是一个人在这两处之间来回走，走到后来，脚下已经分不清哪边是田、哪边是岸，他走的路成了一条路。岸上一句讲，改写了田里的看；田里一句话，改写了岸上的讲。

所以这一节没有什么高深的道理。老卓做的，不过是不偷懒：该去站的时候去站，该回来问的时候回来问，两头都不放手。

— 为什么必须往返

有人会问：既然地上那么要紧，老卓为什么不一次把地上的东西全说给AI听，让它一次画好？

因为地上的东西，一次说不全。

老卓第一次站在坡上，身上知道的东西很多，却没有一样是现成的话。“夏天是闷的”这件事，他是在AI推到“挡风”那一步，才从记忆里拎出来的。“草是倒的”这件事，是他在第二次去的时候，因为心里有了“风走哪条路”这个问题，才看见的。

田里的东西，大多是被问到了才会冒出来的。没有人问，它就在那里睡着，睡在老卓的脚底下、后脖子上、春末那个口渴的下午里。岸上的一句讲，是把它叫醒的那只手。所以不是你把田里的东西一次倒给AI，而是你和AI一来一回，你的田一点一点被叫醒、被说出来。

这样的话，往返越多，田里被叫醒的东西越多；田里被叫醒的东西越多，岸上的讲越能讲到点子上。这里面有一圈，一圈又一圈。

— 触觉的一个完整例子

老卓第一次站在坡上的那一刻，值得拿出来再讲一遍。因为它是我们这本书一个很重要的例子：站在地上的人，身上本来就有一整套东西，是SDE讲的那种。

他脸颊上的凉一阵、停一阵，这是一串差异：凉，不凉，又凉，潮，不潮。他往东走十几步，往西走十几步，差异又多了一层。这串差异不动手脚就没有，他一站着不动，感觉也就淡下去。人一动，差异就一路排开。

“东边是风口”这个判断，不是他站定以后一下子得到的。它是随着一阵风、一阵潮、一步软，一层一层显出来的：先是“有点风”，再是“风是从沟里来的”，再是“这一带是风口”。每一刻他已经知道的，都是一个暂时的样子，后面还会变。

而这一切，又是和他的后脖子、他的鞋、他三十年来站过的各种工地、春末那个没带水的下午缠在一起的。换一个从没盖过房子的人站在同一个位置，会觉得“风有点凉”，仅此而已。他和这块地缠在一起，地的脾气不是“被他观察到”的，是在他这个人身上显露的。

这三样不是三件事，是他站着不动、迈一步、吹一阵风，这一个动作里的三面。这就是触觉。所谓“田里的东西说不出来”，说的正是这个：它整个儿地在身上，拆成几句话，就剩不下多少了。

— 听和看，老卓也在用

我们只讲了触觉，可老卓在坡上并不只用皮肤。

他站在那里的时候，耳朵也在工作。风穿过东边那道沟时，草的声音是一阵一阵的，往西走了十几步，这声音就远了，淡了。他没有刻意去听，可是“风口在东边”这件事，一部分是耳朵告诉他的：声音的高低、长短、近远，一个接一个排开，那片地方的样子，随着声音一层一层显出来。这个声音，又缠着他站的位置、他面朝的方向、傍晚的静。

他的眼睛也在工作。草倒伏的方向，土色深浅的变化，远处山梁的线条，这些是一串光的差异。到了第二次，他带着问题去看，才看出草倒向了西边。眼睛从前就看着，只是那一回，它被一个问题点亮了。点亮之后，也不是一下子看全的：先是“这边草矮些”，再是“草都往一个方向倒”，再是“风走的是这条路”，一层一层显出来。换一个不带这个问题的人站在这里，看到的只是一片草；这片草的样子，和他的三十年、他手里的草图，是缠在一起的。

三种感觉，各自都是完整的一套：有一串差异，有一层层显出来的样子，有和他这个人缠在一起拆不开的东西。不是皮肤管缠，耳朵管差异，眼睛管显露，每一种感觉里，三面都在。

这就是“田里的东西”的底子。AI的世界，主要是字。它读来的坡地很多，却没有一块是亲历的。字可以描述风，可是字里没有那阵凉，没有草的声音，没有倒伏的方向。老卓用嘴说出来，就已经磨掉了一层。所以他必须自己站在那里，靠身体去收一遍，再用话去喊给对面听。喊得出来的，是那一部分；喊不出来的，就留在他自己的判断里，在他划掉“对称大窗”的那一笔里。

— 一个必须守住的位置

最后还有一件事。

那天AI给老卓的提议里，有一条是：为了统一立面，建议把东侧也做成对称的大窗。老卓看完，毫不犹豫地划掉了。他的理由是：我站过那块地。

这一划，是复合体里最要紧的一个动作。AI的讲，一般都讲得很圆。它可以讲出一个很好的立面，很规整，很多读来的好房子都是这样的。可这块地不是那些好房子的地。老卓那一下“划掉”，不是因为他比AI懂建筑，而是因为他有一块别人没有踩过的地。

他把判断权握在了自己手里。这件事，第七章会专门讲。眼下我只想让你看见：往返的好处，是因为这个人在地上有立足点。如果他从来没站到过那块地上，那条风，那几根倒向西边的草，他一样也不会知道，AI的“对称大窗”提议，他多半就收下了。

— 第三轮：图纸反过来问地

故事还没完。

隔了几天，老卓把改过的草图又发给AI，这一回，他是为了问：饭桌放哪儿好？文姐要“能晒到太阳的饭桌”，他想把饭桌放在东侧，早晨有阳光。

AI回的是一个问：“东侧早上的阳光，实际能照到多早？东面有没有遮挡，比如山体或树？”

这个问题，老卓答不上来。他去过两次，都是下午。他从来没有在早晨六七点钟，站在这块地上。

第二天一早，他五点半起床，开车到了坡上。天刚亮，草上有露水，裤腿很快湿了。他站在预定放饭桌的位置，等太阳。太阳比他想的来得晚：东边那道山梁挡着，直到快八点，阳光才翻过来，照到他站的这一块。而坡的西半边，因为地势高一点，七点钟就晒上了。

这个发现，把饭桌的位置一下子改了。原来想放东边，结果东边早晨来得晚、傍晚又有潮风，两头都不占便宜。他把饭桌挪到了偏西南的位置，用一道玻璃，让早晨的光斜着进来，傍晚的风又进不来。

这一圈很有意思：图纸问地，地回答，答完之后，图又变了。你看这一回，是AI的一句“有没有遮挡”，把老卓送到了他从未去过的清晨。岸上的讲，不仅回答田里的话，它还会指向田里没人去过的地方。但这个“指”，只有一个条件才有用：站在地上的人，肯去。

他后来跟文姐说起这件事，文姐说：“我就说嘛，早上要有太阳。”老卓说：“早上有太阳，只是要到八点才有。”文姐想了想，说八点也行，她早上起不来那么早。两个人都笑了。

— 业主那一份

我想在这里补一句，免得你以为只有老卓和AI。

文姐也有一块田。她说的“下雨天坐着发呆的廊”，不是一个设计要求，是她过日子的样子。她不会说“动线”“采光”这些词，她说的是“我早上起不来”“下雨天我就想坐着”。这些话，是老卓调整图纸时最有用的东西，因为它们决定了廊不只是一道廊，而是一个她愿意坐的地方。

所以这个复合体，其实大于“老卓加AI”。文姐的话，经老卓的耳朵，进入他和AI的往返。老卓是站在中间的那个人，一边是田，一边是讲台，他的工作，是把文姐的田、他自己的田、AI的讲，都放进同一次思考里。这不容易。一个人的“我”里，要放得下这么多东西。

— 老卓带走了什么

这间小屋盖完之后，老卓接了下一单，在另一个村子，也是一片坡地。

这一回，他没有只站一会儿。他下午去了一趟，第二天清晨又去了一趟，第三天傍晚又去了一趟。三次，三个时间。他随身带了一个小本子，每一次都记：风从哪边来，露水在哪儿，太阳几点到，土的软硬。

他回到桌前，对AI说的第一句话，也不再是“坡地怎么盖”。他说的是：“早上八点前这块地没太阳，傍晚东边有风，土在东北角发软。”他是把一块地的脾气，整个先喂给了AI。AI回他的东西，也就不再是“坡地的通用做法”，而是围着这块地转的。

这就是回写。上一块地的经验，回头改了下一块地的起点。这个改写，不是靠AI，也不是靠老卓一个人，是靠他们之间那几轮往返，在他身上留下的东西。

— 一个小的反面

你可以设想另一个老卓。他同样很忙，也同样会用AI，可他从来不去站那块地。他把测绘图、业主的要求都发给AI，AI回来一份图，他看了，觉得挺好，改改尺寸，交了。

这样的老卓，在AI面前是一个很高效的人。他手快，眼睛快，什么都不耽误。可他和AI之间只有交接，没有碰撞。他交出去的是别人也能交出去的东西（测绘图和要求），拿回来的也是别人也能拿回来的东西。他的房子和邻居家的房子，会长得很像。

差别不在AI，也不在他的手艺。差别在于，这个老卓那一天没有站到地上去。

下一节，我们回过头来想一件更根本的事：当这样的往返走了几轮，到底是谁在想？

◆ 4.3 “我们”无形中诞生

— 抬一张桌子上楼

搬家那天，两个人要把一张实木饭桌从一楼抬到四楼。〔构想案例〕一个是兄，一个是弟，楼梯窄，每一层有个拐角。

刚开始，两个人都在喊。“你慢点。”“往左，往左。”“等一下，我换下手。”每一句话都说得很响，因为每个人都在担心：对面这个人，下一步会往哪儿走？

爬到二楼的时候，话少了。爬到三楼，几乎没人说话了。到了三楼拐角，桌子要横过来，再竖起来，转过一个九十度。兄在上面，弟在下面。没有人说“现在转”。桌子的一头抬高了一点点，另一头的手，已经松了一点点，然后桌子就自己转了过去，擦着墙，没有碰到。

到了四楼，放下桌子，兄喘了口气，说：“刚才那个弯，你怎么知道我要抬高？”

弟想了想，说：“我不知道。桌子告诉我的。”

这件事里，有两个人，一张桌子。可是在那个拐角上，没有一个“兄”在做兄的事，一个“弟”在做弟的事。有一件事在做：把桌子转过去。那件事的发动点，既不在兄的手里，也不在弟的手里，在桌沿上那一点力的变化里。

— 这个“我们”，没有人宣布过

我想借这张桌子，说一个词：“我们”。

有一种“我们”，是说出来的。开会时说“我们是一个团队”，合同上写“我们双方”，学校门口贴着“我们的目标”。这种“我们”是先宣布，后去做。宣布了，才有这个词。

还有一种“我们”，是没人宣布的。就像那个拐角，没有人说“从现在起我们是一个抬桌子的整体”，可在那一刻，确实有那么一个整体：两个人的手，在同一张桌子上，共用着同一个节奏。

第二种“我们”，不是商量出来的，是发生出来的。它发生以前，没有人想要它；它发生以后，也没有人能指着说“就是这一刻”。

用上一节的话讲，第一种“我们”，是合作；第二种，是复合。

一 手在桌沿上的那一个小东西

这件事为什么会这样？留给手去想一想。

兄的手握着桌沿。桌子倾斜了一点点，那个倾斜的力，不只是传到了兄的手上，也同时传到了弟的手上。兄想往上抬，这个“想”，还没变成一句话，已经变成了桌沿上的一丝紧。弟手上的肌肉比脑子先收到了这一丝紧，就松了一点点，让桌头可以抬起来。

在这个过程里，有一串差异：紧了一点，松了一点，偏了一点，正了一点。这串差异在一眨眼之间连成一线，一个接一个。桌子转过拐角的“样子”，是随着这串差异，一层一层显出来的：先是“有点斜”，再是“正在横过来”，再是“过去了”。

而兄的手、弟的手、桌子的重量、楼梯的窄、墙的位置，这些东西在那一瞬间，是缠在一起的。你没法把“兄的那份力”从桌子里单独拿出来看，它早就进到弟的手里去了。这是触觉里最直接的缠。

所以“我们”不是在这个过程之外的一个名字。它是这个过程自己：一个差异接着一个差异，一层一层显出来的东西，里面缠着两双手。我们在这里不需要用“我们”这个词去描述它。它在，就够了。

— 我自己的一次

写到这里，我想说一件我自己的事，也是这本书的由来。

我昨天去了一趟农场。从农场回来，我带着一块田的感觉，可是说不清楚。我记得草长了一年，割过几次，又长起来；记得土原来是板结的，后来变松软了。这些是第536号《AI时代普通人的知识发生机会》里写下来的原话，我在这里不再多补一个字〔待核：以第536号原文为准〕。我身上有的，就是这么一块东西：整个儿的，有身体在里面的，说不全。

我把这块东西输入了Claude，经过理念上的碰撞，写成了一部理念专著。在这个过程中，无形中发生了一件事：我们一起进行了一次巨大的思想创新。

这句话不是我客气，也不是我捧AI。我只想说，从农场的土到专著，这条路上走的不是我一个人，也不是Claude一个人。至于其中一来一回的细节，这里不写；写出来的，只能是我记得的、也敢认的那一点。

— 我不替AI说它“感到”了什么

写到这里，要把一条界线划清楚。

我说“我们”，不是说Claude像一个朋友一样，在那里陪着我。我不知道它在这一次里“感到”了什么，我也不打算替它说。我能说的，只有从结果里看得见的：写出来的东西，既不是我单独的，也不是它单独的。

这个“我们”的另一半，也不对称。我下过田，它没有亲历的那一块：它有读来的现场，没有亲历的现场。我的身体回到农场，会再被风吹、被土味扑一脸，它不会。它读来的东西很多，可它读来的那些，在这一次，是被我说出的那一小块田，一点点叫醒、一点点扳定方向的。这一点，第三章里讲过：它读来的东西，是被人的现实记忆激活、定形的，换一个人去说，它调出来的是另一批东西。

所以“我们”不是平等的两个人。是一个不对称的组合：一边是一块田，一边是一个讲台。田不会讲，讲台不会耕。只有碰在一起的时候，才有一个能耕也能讲的东西出现。

— 为什么会觉得“不是我一个人”

那种“好像不是我一个人在想”的感觉，是从哪里来的？我试着用最朴素的话讲一遍它的来路，不用任何术语。

你坐下来，说了半句话。这半句话里，有你田里的东西：一点印象，一点说不清的感觉。对面接了半句，这半句是读来的，整齐，讲得通。

这时候，你心里有两样东西在顶着。一样是你田里的感觉：“好像不是这样。”一样是对面的讲：“可是它说得通啊。”这两样东西不一样，它们谁也说服不了谁。这个顶撞，不是毛病，是这次思考的燃料。

顶了一阵，你的下一句话出来了。这句话，既不是你原来想说的那句，也不是对面接的那句，它是在顶撞里改了形的：“它说的是对的，但是要加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你田里的东西冒出来的；可它之所以冒出来，是因为对面那半句先摆在那里。

然后这一句话，又成了下一轮的起点。你的下一个念头，已经不是从你“原来”的地方出发了，而是从被改过的地方出发。一圈又一圈，这个起点一直在被改写。

所以你觉得“不是我一个人”，不是错觉。你的念头，确实不再是从你一个人的脑子里单独长出来的。它的每一步，都被对面半句话的形状改过。可它也不是对面一个人的，因为每一步的方向盘，是你田里那句“好像不是这样”。

如果用术语讲：岸上的讲和田里的感觉，在同一次思考里一起显出来、一起缠着，拆不开；它们顶撞，这次思考所走的那条路就拐了弯。顶撞，改形，回写，三拍走完，下一圈从新的地方开始。这是第三章讲过的机制，这里只借它说明：“我们”的感觉，是有来路的。

— 那么，这是谁的思考？

这个问题，可与第366号《思考是谁的？》对读，这里只点书名〔内容待核〕。

放在本章，我只说一件事。“思考是谁的”这个问句，本身带着一个预设：思考一定是某一方的。一个人的，或者一台机器的。这个预设，在小蒙写信、老卓画图、我和Claude写专著的时候，都站不住了。

那个在拐角上把桌子转过去的“转”，是谁的？你说是兄的，不对；说是弟的，也不对。它既不是各一半，也不是“一人一手”。它是这张桌子、这两双手、这个拐角一起的。同样，那句“楼上用水时”，那条“可以穿堂的廊”，那份专著里的某一段，它们是这个复合体的。

这并不是说功劳要平分，也不是说责任可以模糊。责任恰恰要更清楚（第七章会讲）：复合体里，有一个人要守住提问权和判断权。复合体不是两个人的合伙，是一个“我”，里面带着两个世界。这个“我”里面，有一个人站着，有一个讲台摆着，站着的人要对这个“我”负责。

— “我”变宽了

所以这一章的题目，写的是复合主体的“我”，不是复合主体的“我们”。

道理是这样的：复合体发生的时候，“我们”这个词是后来才冒出来的，是一个感觉。真正变的，是“我”。

以前，“我”的范围，大致是我这个人的脑袋和身体。我想一个问题，想的东西来自我读过的书、我见过的事、我身上记得的东西。现在，在我想一个问题的这个动作里，“我”的另一半是一个读过无数本书的讲台，它被我带来的田扳着方向，一圈一圈转。这个“我”，比以前宽了。

宽，不是说我变得更伟大。宽，是说这个“我”的边界挪了。不是多出两个轮子，是骑车的人和车一起成了一个会拐弯的东西。你不会觉得车是“另一个人”，你只会觉得，我想事的方式变了，能到的地方也变了。

— 包饺子的母女

再换一个声音的例子。

过年前，母女俩在厨房包饺子。〔构想案例〕妈妈擀皮，女儿包馅。刚开始，女儿总是嫌妈妈擀得慢，“你快点，我这边都空了”；妈妈总是嫌女儿馅放多了，“少点，要破的”。

包到第二盘，话变少了。女儿听见擀面杖在案板上滚动的声音：咚，咚咚，咚。那个节奏，是妈妈擀一张皮的节奏：先在中间压一下，再转着边擀，最后收一

下。女儿的手，在“最后收一下”的那个“咚”响起来之前，已经伸出去，接住了那张皮。

没有人说“我要在你收边的时候接”。声音里有一串差异，长的、短的、重的、轻的，女儿的手跟着这串差异走。那张皮的样子，也是随着这串声音，一层一层从一团面，变成了一张圆片。母女俩的手、案板、面粉、满屋的热气、过年前那种又累又高兴的心情，缠在一起，拆不开。

要是你这时候问她们：“你们是在配合吗？”她们大概会说：“什么配合，就是包饺子。”

— 假的“我们”

既然“我们”有真的，就有假的。这里有两种情形，要提醒读者。

第一种，是嘴上“有我们”，手里没有。有人说“我和AI共创了一份方案”，可他的做法，只是把要求丢过去，把结果拿回来，改了两个错别字。这个“我们”是一个标签，贴在取货上，好听，不实。

第二种更值得提防：用“我们”来稀释责任。“我们”这么觉得，“我们”这么决定，说到最后，出了问题，说是“AI这么说的”。这个“我们”，是躲在后面的。真正的复合体，有一个人在里面守着，对结果负责。我前面说过，“我们”不是平分功劳，也不是分摊责任。责任要更清楚，因为这个“我”变宽了，宽出去的那一部分，也要有人看着。

真的“我们”，有一个朴素的样子：你分不清哪一句是谁的，可你清楚地知道，最后这一句，是你认的。

— 为什么“我们”不能提前宣布

最后，回到那个“无形”的“无”。

为什么复合体里的“我们”不能事先宣布？因为一宣布，它就成了合作。就像两个人抬桌子之前，先开个会，约定“我喊一我们就抬、喊二我们就转”，这样抬，是能抬上去的，可是那是一种会抬得很累的抬法。真正抬得轻的，是不用喊口号的那个拐角。

在用AI这件事上，也是一样。有些人一上来就说：“我要和AI共创。”“我要把AI当成合伙人。”说得很漂亮，可是真坐下来，就是一问一答，问题抛出去，答案拿回来。名字起得对，事情不对。

真的复合，是没有名字的。它是你回头才发现：噢，刚才那一阵，好像不是我一个人在想。

这个“好像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不是某种玄妙的体验，它是一个朴素的信号：你的田，在那一刻进到了对话里，被一句讲叫醒了，又把讲扳了一下。

下一节，我们看一个看起来不太相干的问题：为什么经历过这样往返的人，直觉长得特别快？

◆ 4.4 直觉为什么长得快：反馈的密度变了

— 当场尝，当场改

你家里一定有一个人，做菜不用称盐。

看他炒一盘青菜。油热了，菜下锅，哗的一声。他炒了几下，用锅铲挑一点汤汁，送到嘴边，抿一下，皱一下眉，往锅里撒一点盐，又炒两下。再尝一次，点点头，关火。从下锅到出锅，也就三四分钟，他尝了两次，改了一次。

这一盘菜做完，他自己不会觉得学到了什么。可是你把时间拉长，一个月，三十顿饭，每顿两三个菜，每个菜尝两三回。一个月下来，是两百来次“尝了，不对，改一下，再尝”。一年下来，这个数字大到没人去数了。

到某一天，他不用尝了。菜刚下锅，闻着味，听着声，手里一抖，他就知道这一勺盐该放多少。别人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不出来，只能说：“炒多了就知道。”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直觉。

— 一年后才知

现在把同样一个人，放到另一个地方。

换成腌咸菜。秋天腌一缸，盐放多少、菜晾多久、坛子压多重，都是这一刻定下来的。定下来之后，盖上盖子，封好，等到来年开春才开缸。咸了，淡了，坏了，还是刚好，到那时才知道。

假如他是一个特别聪明、特别用心的人，每年都认真记下当年的做法、对照第二年的结果。他腌了二十年，也不过是二十次开缸。二十次，还得扣掉有些年份天气不一样，没法比。

这个人和炒青菜的那位，谁更聪明？很可能一样聪明。可是二十年以后，炒青菜的那位，手上的直觉已经长得很深了，腌咸菜的那位，有的是一两条经验，每一条都得来不易。

差在哪里？不是脑子，不是用心。差在反馈的密度：一个是三四分钟就知道结果，一个是要等一年。

我这里的一年，是为了好说。人们种地、酿酒、教孩子、盖房子，反馈的时间有长有短，有的以年计，有的以十年计。道理是一样的。反馈越慢，同样的一辈子，能走完的圈就越少。

— 直觉不是玄学

“直觉”这个词，有时被说得很玄，好像只有天才才有，或者是一种说不出所以然的灵感。这本书里，我给它一个朴素的说法。

直觉是很多圈“猜一次、看一次结果、改一次”之后，留在身上的东西。

一圈，就是：我猜这样行，我做了，结果出来了，我拿结果回头改我的猜法。走一圈，身上就多一点点什么。走十圈，多一点。走一千圈，这一点点，多到你不再需要思考它，它已经长进手里、耳朵里、眼睛里，成了你看一眼就知道的东西。

所以直觉长得快不快，关键看你一天、一年、一辈子，能走多少圈。圈数多，长得快；圈数少，长得慢。同样的人，同样的用心，换一个圈数，是两种直觉。

前面讲的炒青菜与腌咸菜，差别就在这里。这也是为什么，一些行业的老手，特别愿意说：“你要多做，多做才知道。”他们不是在糊弄你。他们说的就是圈数。

— AI改变的，正是圈数

现在回到AI。

以前，一个新的想法，要验证它，往往要走很长的路。你想改一改店里的菜单，要备料、试做、上架、等客人，几周才有个大概。你想写一篇文章，写完了才能发现开头歪了，改一遍又要一个下午。你想盖一间房，图纸画出来，要先给人看，等人回话，一来一回就是几天。

这些都是慢圈。

AI把其中一部分圈，变成了快圈。按我自己的说法：以前一个猜想要几个月才能验证，我现在有时几分钟就能得到一个回应，一天可以往返几十圈〔这是作者本人的使用口径，不是统计数字，也不是人人如此，待核〕。

这些圈为什么能这么快？不是因为AI替你把事情做完了，而是因为它能立刻把你的猜想“展开”。你说一句：“我想把早餐店的豆浆杯子换成小一号的。”AI立刻给你展开：客人会怎么想、成本会怎么变、旁边的店会怎么应对。展开了的东西摆在你面前，你的田马上就能回应：“不对，我们这条街早上的人，大半是赶着上班的，杯子小了，他们会觉得不够。”或者：“有意思，这我没想过，不过我店里确实有一批老人，他们喝不了这么多。”

你注意，这里被检验的，是你的猜想对着你自己的田，当场被问了一遍。不是立刻就被世界检验了，世界的检验仍然要一段时间。可是你的田，是世界的一小块，你在它里面站了很多年，它的一声“不对”，往往比一个纸面上的推演靠谱得多。

圈走得密的时候，你对自己那块田的感觉，会被反复叫醒、反复校正。

— 一位老厨师的耳朵

再讲一个听觉的例子，因为听，比看更能说明这件事。

老厨师不看温度计。他把手放在锅边，听油的声音。油温低的时候，菜下去是闷闷的“噗”；油温刚好，是清脆的“滋啦”，声音很短，很干净；油温太高，声音又尖又乱，一股烟起来，呛喉咙。

这是一串声音的差异：闷的、脆的、尖的。它们不是一个一个单独存在的，是一路下来的。听的人，随着菜一块一块下锅，听着这个声音一点一点从闷到脆、从脆到尖，“现在是时候了”这个判断，是一层一层显出来的。

这个判断，又缠着这口锅、这个灶的火、这天的空气潮不潮、他多年来站在这个灶前的所有晚上。换一口锅，同一声“滋啦”，也许意味着不同的温度。老厨师的耳朵，不是一个独立的仪器，是他和这口锅、这个灶一起长出来的。

他用了很多年，才长出这样的耳朵。如果他今天有一个能把“滋啦”声立刻回他一句“这是什么温度、接下来该怎么办”的搭档，他的耳朵还会长，只是长得更快。因为圈数多了。前提是，这个耳朵仍然得是他自己的，需要他在灶前站着。搭档的话，必须贴到他听见的声音上，才算数。

— 老孙的一天

再来看一个把一天排满了圈的人。〔构想案例〕

老孙退休以后，在自家阳台上种了几盆菜。他不懂行，什么都是边种边学。

早上六点，他先去看叶子。番茄的下叶有点发黄，他拍了照，写给AI：“下面三片叶子发黄，边上先黄，中间还绿。”AI给了几个常见的可能，缺水，浇多了，缺养分，让他看看土。他用手指插进土里，摸了摸：“土是湿的，指头上沾泥。”AI说，那就先别浇水。这是第一圈，十分钟。

上午十点，他又去看一眼。叶子没变，可他发现发黄的那几片，朝向阳台里面，几乎晒不到太阳。他又问AI，这个会不会有关系？AI说可能，叶子被遮住，光合作用差，下叶会先黄。他把花盆转了半圈。第二圈，五分钟。

中午，他在小区里碰到一个种了三十年菜的老邻居，随口提了一句。邻居看了照片，说他这个盆太小，根转不开。这一句是邻居的田里的话，AI没有说。老孙回家，把这一条也写给AI：“邻居说盆太小。”AI回，这个也是常见原因，让他看看根有没有从底孔钻出来。他翻过盆底，真的钻出来了。第三圈。

晚上，他把今天的事，对着AI复述了一遍，请它帮着理一下，哪一条是确定的，哪一条还不确定。它理出三条。其中一条，是明天要看的：转了半圈的盆，叶子黄的速度有没有变。第四圈，半小时。

这一天，老孙只走了四五圈，离我自己用法里的几十圈还远，可对一个阳台上的新手，已经够密了。每一圈的结果，不是AI给的，是他的手指、他的眼睛、他的邻居给的。AI的作用，是在每一圈之间，把猜想展开，把线索理清。

这样的一天，他自己不觉得有什么稀奇。他只觉得，今天过得挺有意思。

— 师傅是怎样替徒弟省圈数的

其实，人类很早就发明了让直觉长快一点的办法：带徒弟。

老师傅对徒弟说一句：“别这么切，我年轻时试过，要崩口。”徒弟就少走了一圈。师傅一辈子走过几千圈，每一句提醒，都是把自己某一圈的结果，借给徒弟。徒弟听进去，再亲手做一遍，那一圈就变成了他自己的。

所以老行当里，学手艺要拜师，不是迷信，是为了借圈数。

AI借给人的，也是圈数，但借的方式不一样。师傅借的，是他自己亲手走过的圈，带着他的手感。AI借的，是读来的圈：许多人写下来的做法、教训、道理。它们有价值，但是隔了一层，没有手上的东西。所以师傅的“别这么切”，往往一句话就够；AI的“切的时候要注意受力”，你听了，还要自己切几刀，才知道什么叫“受力”。

两种借法，各有各的用处。读来的圈能让你少走冤枉路，手上的圈能让你的直觉真的长在身上。最好的情形，是两样都有。

— 面团不等人

再讲一个混合的例子，因为实际生活里，快圈和慢圈常常是缠在一起的。〔构想案例〕

阿柚想学蒸馒头。她和AI聊了一个下午：面粉和水的比例，酵母放多少，发多久。这些是快圈。她问一句，AI答一句，她又问：“发酵的时候，面团会发酸是怎么回事？”AI回答。一个下午，她在脑子里走了好些圈。

可她一动手，面团就把她拉回了慢圈。揉好的面，放在碗里发。发多久才对？AI说“发到两倍大”，可是她家的面盆又深又窄，“两倍大”到底是什么样子？她只能等，等一个多小时，掀开布看，才知道。这一个多小时，没有人能替她快进。

她蒸出来的第一锅，有点塌。她把塌的样子，描述给AI：“表面皱皱的，中间陷下去。”AI说，可能是发过头了。她第二次提前二十分钟掀布。这一次，对了一半。

你看，这里有两种圈在转。一种是脑子里的快圈：她和AI之间，猜想被展开、被修正，一个下午好些次。一种是面团里的慢圈：每一次，要真的等，真的蒸，真的尝。快圈让她每一次动手之前，想得更清楚；慢圈让她每一次动手之后，身上多一点东西。

快圈不能代替慢圈。可快圈能让每一个慢圈，不白走。她每蒸一锅，都能马上拿着那一锅的样子，回去问；而不是蒸坏了，只知道“坏了”。

这就是复合体里，直觉长得快的真实样子：不是所有的圈都变快了，而是在两个世界之间，圈与圈的衔接变紧了。

— 圈数多，不等于什么都长

这里有一个我必须说的麻烦。

圈数多了，直觉长得快。可是长的是什么，要看每一圈的“结果”是谁给的。

炒青菜那位，结果是舌头给的。他的舌头不会骗他：咸了就是咸了。腌咸菜那位，结果是来年那一缸给的，也骗不了人。这些结果，是现实给的。

可AI的回应，有一种情形，需要提防：它太容易把你的猜想展开得漂亮，也太容易顺着你的口气说。你说“我想这样”，它给你一堆“这样为什么好”的理由，每一条都有道理，连在一起像一篇好文章。你读完之后，觉得自己的猜想被“证实”了，其实只是被“展开”了。

这样的圈，走一百圈，长出来的不是直觉，是一种被附和惯了的感觉。你觉得自己越来越准，其实是越来越顺。

分辨的办法，也简单，在于每一圈，结果是从哪里回来的。如果是从你的田里回来的，比如“不对，我的客人不是这样的”，“不对，那块地不是这样的”，这一圈就是真圈，会长直觉。如果只是AI说了句“很好，这个思路很有价值”，这一圈就是空圈，走多少都不长。

“被展开”不等于“被验证”，这个话在第七章会专门讲。眼下我只想说：圈数要算数，得有结果从田里回来。

— 一个被训歪的例子

我们看一个直觉被训歪了的例子。〔构想案例〕

阿平开了一家卖手工点心的小店，三年了，生意不错。后来他开始用AI帮他想新品。每想到一个，他就写给AI：“我想做一款桂花山楂糕，你觉得怎么样？”AI每次都回得很周全：“桂花和山楂的搭配有传统基础，酸甜平衡，适合秋季……”

一个月里，他这样问了几十多次，每次都得到一个“有道理”的回答。他渐渐觉得，自己的新品直觉越来越准了，因为每个想法，都被AI肯定了。

他把桂花山楂糕做出来，上架，一周，卖得很慢。有位老顾客看了一眼，说家里小孩不爱吃酸的。

阿平这才发觉，一个月里的三十几圈，没有一圈里有他的客人。每一圈的“结果”，都是一段读起来很漂亮的话，不是一个人拿起来尝一口的反应。他的直觉，是被训得越来越“会想出理由”，不是越来越“知道客人要什么”。

后来他换了一个办法：每想一个新品，先做一小份，请店里常来的五位客人尝，再把他们的话，原样写给AI。这一回，圈里有了客人，圈才有用。

快圈和慢圈一样，圈里要有现实。

— 为什么这一点和“复合”有关

回到本章的主线。

一个人单独走圈，他的直觉是从自己的田里长出来的，快慢取决于田给他结果的速度。一个复合体走圈，田给结果的速度没变，可是猜想出现的速度、被展开的速度，大大加快了。你不必等自己想出下一个猜想；你说半句，对面接半句，下一个猜想已经在那里了。你的田，只负责做它最拿手的事：回答“对”还是“不对”，“这里还差一点什么”。

就像炒菜时，旁边站着一个会立刻递盐、递糖、递醋的人，你只需要尝，只需要说“再来一点”。你尝的速度没变，可是一顿饭里能试的变化，多出了许多。

这样的复合体，直觉长得快，是顺理成章的。它不是因为AI替你想了，是因为圈数多了，而每一圈里，你的田都在场。

我自己写那部理念专著，从猜想走到成稿是几个小时（第八章再讲）。我的理解是，这样走得快，和圈数多有关；圈数多，是因为每一圈都是一个小小的碰撞；每一个碰撞里，都有一块真的田。

— 一个小的反面

最后补一句公道话。

不是所有的直觉，都应该靠圈数来长。有些事，圈数多了反而危险。比如开着车上高速，签一份合同，爬上房顶修瓦。这些事里，一次错的代价太大，不能靠“试一圈”去学。那些地方，更要先让田里有经验的人去走，AI的快圈，只用在可以试错的地方：改菜单、改初稿、改图纸，这些改错了，再改回来。

圈数多了，对的直觉长得快，错的直觉也长得快。所以下一节，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既然有了复合，我们该怎么看一个人，用AI用得强不强？

◆ 4.5 评价一个人用AI强不强，看两个世界碰得多深，不看他单独剩多少

— 三个人，一辆车的异响

设想三个人，各自的车都在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构想案例〕

阿凯开了两年车，对车几乎一无所知。他打开AI，输入：“我的车有异响，怎么办？”AI给了他一份清单，十条可能的原因，每一条后面跟着一个建议。阿凯挑了看起来最便宜的一条，照着去换了一个小零件。过了几天，声音还在。他又挑第二条。

小罗开了五年车，也不会修。她同样打开AI，但她先写了一段话：“声音是在过了减速带以后，大概过半分钟才出现。刚发动的时候没有，开了十几分钟才有。是一种沉的、咕噜咕噜的声音，不是尖的。右后边更明显些。”AI看了，没有给十条清单，而是问了她两个问题：“踩刹车的时候声音会变吗？转弯的时候呢？”小罗没有想过这两个问题。她第二天专门开出去，试了试，回来告诉AI：“踩刹车没变，向右转的时候声音更重。”AI接着说，这样看，方向就缩小了，可以先让师傅

看某一块。小罗去修理厂的时候，不是说“我的车有异响”，而是说出了这四五句话。师傅听完，眼睛亮了一下，说她讲得清楚，他直接看那儿。

老魏修了二十年车，闭着眼睛都能听出毛病在哪。他也用AI，不过是用来给客户写通知短信、改改店里的公告。他从来没有拿它碰过一个修车的问题，他觉得没必要。

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三个人里，谁“用AI用得强”？

— 旧尺子的答案

旧尺子的办法是：把AI拿走，看他们各自还剩下什么。

拿走AI，老魏剩得最多，他可以独自把车修好。阿凯和小罗，一个字都不会修，剩下的差不多一样少。按这把尺子，老魏最强，阿凯和小罗并列最末。

这个答案有一半是对的：老魏确实是修车的强手。可它回答的是另一个问题：“谁是修车的强手？”我们问的是“谁用AI用得强”。

这把尺子的来历很清楚：学校里的考试就是这样量的，闭卷，把课本、计算器、同桌都拿走，看你自己脑子里还剩什么。这个办法适合量一个“单独的人”。第一章已经讲过，它量不了人和车碰在一起的样子，更量不了复合体。

— 换一把尺子

我们换一个问法：把这三个人和AI放在一起，看他们的田，和AI的讲，碰得有多深。

阿凯那一次，没有什么碰撞。他没有带进去任何一句来自他自己那块田的话，因为他不知道他有。他拿回来的是一份人人都能拿到的清单。清单上哪一条对，要靠运气，换零件的钱和功夫，都是真花出去的。

小罗那一次，碰得很深。她带进去的东西，是她开了五年车、坐在驾驶座上才有的：冷车不响、热了才响；过了减速带半分钟后；沉，不尖；右后。这些是别人给她写不出来的。AI的追问，又把她推回了她的田里，让她去试了一个她以前没试过的动作，试出了更多。这一来一回，两个世界都改了：AI的讲，从十条缩成两三条；小罗的田，从一团“有声音”，变成了几句清清楚楚的话。

老魏那一次，没有碰。他的田很深，深到让人羡慕，可他一直没有让它进到对话里去。他和AI之间，是他吩咐，它办事。

所以如果问：谁和AI复合得最深？是小罗。谁单独剩得最多？是老魏。这两个问题，不是一个问题。

— 看四样东西

怎么看一个人和AI碰得有多深？我给四样可以看的東西。每一样都不需要谁来打分，随便翻开一次对话记录，都看得出来。

第一，他带进去的是什么。是一句泛泛的“怎么办”，还是一块带着细节的现实？小罗带进去的，是“过了减速带半分钟后”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别人没法替他说，也没法在网上搜到。

第二，他怎么对待AI的回答。是照单全收，还是会追问、会扳、会说“不对”？小罗听到AI的问题，没有直接答，而是去试了一试，回来才答。这个“回去试一试”，就是她的田在回答。

第三，出来的东西里，有没有双方单独都没有的。小罗最后说给师傅的那几句话，既不是她原来心里有的（她原来只有一团“声音”），也不是AI本来有的（AI不知道她的车）。是两边对撞，撞出来的。

第四，之后的他，有没有变。小罗下一回遇到别的怪声，会自己先想：它什么时候响？踩刹车变不变？这是她从那一回带走的东西。碰撞留在了她身上。

这四样，没有一样是“看他单独剩多少”。

— 如果老魏愿意碰

我们再回头看看老魏，替他可惜一下。

老魏的田，是三个人里最深的。他一听发动机的声音，就知道问题在哪里。可是这些东西，他一直说不出来。徒弟问他怎么听出来的，他总说，听多了就知道了。

假设有一天，老魏愿意拿一个难题，去碰一碰AI。他有一辆老客户的车，毛病时有时无，他修了几次都没完全修好。他先把能听见的、摸到的、闻到的，一样一

样地说给AI：“怠速的时候，声音像一把豆子在铁罐里滚。”AI追问：“是节奏均匀，还是忽快忽慢？”老魏愣了一下，因为他从来没有把声音的“节奏”单独拿出来想过。他把耳朵再竖一遍，说：“忽快忽慢，而且快的时候，跟转速没关系。”

就这么一句，他自己的田，被问出了一层新东西。这只是搭上了第一块板，离“整辆车的嗡”还远；可他以后给徒弟讲，多了一样可抓的东西。

这是第六章要专门讲的事：把田里的东西喊上岸。老魏的田越深，喊上岸以后，价值越大。所以我不认为老魏“不需要”碰。我认为，他是最该碰的那一个。

— 阿凯不是笨

也要替阿凯说句话。

阿凯在这件事里，像是被批评了。其实他不笨，他只是在“修车”这件事上，没有田。他开了两年车，没有踩过这块地，没有什么能带进去。

可是阿凯在别的地方，也许有田。设想他是做茶叶生意的，他一闻茶叶，就知道今年的雨水多不多。这样的阿凯，一旦在茶叶的事上与AI往返，很可能碰得比小罗还深。

所以，“碰得深浅”，不是一个人的标签，是一个人在某件事上的状态。这一点，第五章会讲得更仔细。眼下我只想让读者记住：阿凯在修车上的取货，不等于阿凯是一个“不会用AI的人”。

— 碰得深的几种样子

最后，碰得深，也不只有小罗这一种样子。

有人是问得准，像小罗，把现实的细节一点点送进去。有人是驳得狠，AI说一句，他就说“不对”，然后说出为什么不对，驳着驳着，把自己心里一团模糊的东西驳清楚了。有人是讲故事，他不直接问，而是把一段经历讲给AI听，讲着讲着，自己先发现了问题。还有人是反着问，让AI扮演一个挑他毛病的人，他被挑得说不出话，就知道那里是他田里还没有被说出来的部分。

这几种，共同的地方是：他们都没有把对话当成一个取东西的窗口，而是当成一块能让自己的田发出声音的地方。

这几种样子里，被说出来的，都是各人田里原本说不清的那一小块。

— 再换到厨房：给父亲煮的那锅粥

换一个场合，再看一次。这也是一个构想的例子〔构想案例〕。

小棠和阿萍是邻居，各自的父亲前几天刚装了假牙，吃饭成了难事。两个人当晚都打开AI，问了差不多的一句话：“老人刚装假牙，吃什么好？”

AI给的是一份清单：粥，蒸蛋，煮烂的面条，炖软的菜，都是些软和的家常饭食。清单没有错。

小棠照单做了南瓜粥。端上桌，父亲吃了几口，把碗推开：“不饿。”她回头问AI：他不吃，怎么办？AI说，可能是口味，可以换肉末粥。第二天肉末粥，父亲还是吃几口。第三天烂面条。三天三碗，每一碗开头都吃，吃几口就放。

阿萍的第一碗也是粥，也剩了半碗。可她接下来写的话不一样。她没有问“怎么办”，她写：“他不是不吃。头几口吃得挺香，吃到一半就放下，说不饿。可下午我看见他自己在厨房掰饼干吃。我爸从小就这样，汤一凉就不动筷子，我妈总说他嘴刁。”

AI问了一个她没想过的问题：“他放下碗的时候，那碗粥是烫手的，还是已经温了？”

阿萍愣了一下。她想起来，父亲对烫很在意，粥烫的时候他不敢下口，等不烫了，粥已经在往凉里走。烫和凉中间，只有很短的一小段，他吃得舒服。粥一端上桌，这个窗口就已经在关了。

这是阿萍的田里才有的东西：她看了父亲几十年吃饭。AI的清单里没有它，她自己原来也没把它说成一句话，“嘴刁”这个家里说了几十年的词，把它盖住了。

接下来是往返。阿萍把自己的想法说给AI：一次只盛小半碗，分几次添；家里有个小砂锅能保温，父亲用小勺比大勺顺手。AI帮她把这些理成了一条一条。第二天她把粥放在小砂锅里，端到父亲手边，每次只盛一小碗。这一回，碗见了底。后来阿萍又回头对AI说：“软烂不是最要紧的，温才是。”AI把清单的头一条换了。

— 旧尺子在这里，看不出差别

用旧尺子，把AI拿走，看她们各自剩什么。小棠会煮粥，阿萍也会煮粥，手艺差不多，端出来的都是一碗粥。两人并列。

可是把她们和AI放在一起看，差别很大：一个三天换了三样东西，父亲都只吃几口；一个第二天就找到了那个小小的窗口，而且把AI清单的头一条改了。差别不在谁煮得好，在阿萍把“吃几口就放”这件小事当了回事，送进了对话里，小棠没有。

这里没有谁比谁笨。小棠在别的事上有自己的田，换一件事，她可能就是碰得深的那个。

— 把第一章的三个问题，问一遍

第一章留下过三个问题，当时说，第四章第五节会落到日常里。现在可以问了。

第一个，带着手边所有的东西，做成了什么？小棠做成了三碗吃剩的东西；阿萍做成了一碗见底的粥，还多了一个以后用得上的做法：趁温，小碗，勤添。

第二个，往返里，哪几处是他改了AI的说法，为什么改？小棠一处也没有，她每次只是换菜名。阿萍有一处很清楚：清单的头一条是“软烂”，被她改成了“温”。为什么改？因为她看了父亲几十年吃饭，知道他吃的那一小段，是在不烫也没凉之间。

第三个，把手机拿开，问她：这锅粥，凭什么说它合适？阿萍答得出：“要趁他刚好能吃的那一小会儿端上去。”要是有人建议她换成更烫的汤，她也认得出不。小棠被这样问，多半只能说“可能是不合口味”，认不出自己手里的东西哪里对、哪里错。

这三个问题，和上面的四样可看的東西，是同件事的两种问法。四样是翻对话记录去看；三问是当面问。第一问看的是第三样：做出来的东西里，有没有双方单独都没有的。第二问看的是第一、二样：他带进去什么，怎样改了AI的说法，又为什么改。第三问看的是紧接着要讲的底子：东西拿开以后，他认不认得出对错。第四样，也就是碰撞有没有留在人身上，三问里没有单列，要看他下一回遇到别的

事怎么做。阿萍后来换了别的饭食，也先问自己“温不温”，这就是她从这一回带走的東西。

三个问题没有一个是“拿走AI之后你剩多少”。第三个问题把手机拿开，问的也不是“你会不会煮”，而是“你认不认得出对错”。

— 一个更短的：睡前那个故事

再放一个短的，带孩子的。〔构想案例〕

两个爸爸，孩子都是四岁，都怕黑。两个人都让AI编一个“不怕黑的睡前故事”。

第一个爸爸把编好的故事念了一遍，孩子听得挺认真，念完说：“还是要开灯。”第二天换一个故事，还是开灯。

第二个爸爸在要故事之前，先把自己前几晚看到的写了进去：“她不是怕黑本身。她关灯以后，总盯着衣柜门缝，说里面有个‘圆圆的、大大的’。我开过一次衣柜，里面只有一床叠好的被子。”

AI没有马上编，它问：“那床被子是什么颜色？她平时会不会抱着它？”爸爸这才想起来，那是白天孩子最爱趴上去的被子。故事于是不再是“勇敢的小熊不怕黑”，而成了“门缝后面那个圆圆的东西，其实是白天陪她玩的被子，晚上它也在，只是换了个样子”。

孩子听完，没有马上说不开灯。她说：“它会不会冷？”爸爸愣了一下，这是故事里没有的一句。那一晚灯还是开着，可爸爸知道，这一句比“不怕了”更要紧：她的怕，第一次有了一个可以说话的对象。

两个爸爸，同一个AI。一个拿到的是一个通用的故事，一个拿到的是只属于这个孩子、这个衣柜的故事，因为里面有一句他原来没说出口的话，和一句AI原来不知道的话，碰在了一起。

这个例子要说的不多：看一个人用AI强不强，不用问谁的故事更好听，问一句——那个故事里，有没有一样东西，是只有这个人的田里才有的。

— 底子还要不要

读到这里，有的读者会不安：那“单独剩多少”，就不重要了吗？

不是不重要。有两件事，底子是真的要紧。

第一，底子决定你能不能判断。老卓能划掉那个“对称大窗”，是因为他有三十年的底子；小罗能听出AI的追问问到了点子上，是因为她开了五年车。底子浅的人，会更容易被一份漂亮的回答带着走。第七章专门讲这件事：复合体里，判断权要握在人手里，而握得住，靠的就是底子。

第二，AI会出错。出错的时候，只有你自己脑子里有东西，才看得出来。完全没有底子的人，把一切交给对面，他连“错了”都认不出来。

所以我不是说底子不重要。我是说，底子是复合的本钱，不是复合的成绩。本钱多，当然好，但一个人有多少本钱，和他把这些本钱怎样投进对话，是两件事。有人本钱厚，却不肯投，像老魏；有人本钱薄，却投得准，像小罗。评价一个人用AI强不强，要看他怎么投，不能只看他有多少。

同样的道理，对一个团队、一所学校也一样：只测“拿走AI之后还剩多少”，会错过最要紧的东西。

— 一个必须说清的提醒

这把新尺子，有一个危险：用不好，会变成新的评比工具。

“碰得深浅”，是用来看一次思考发生了什么，不是用来给人排名的。不要用它考核人，不要拿它给孩子、给员工、给学生打分。一个人今天碰得浅，不说明他这个人浅；也许这件事上他没有田，也许他今天累了，也许这件事本来就不需要碰。第五章会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田，只是田在哪里不同。

所以我把这四样东西放在这里，是为了让你自己回头看自己的对话，问一句：这一回，我的田进去了吗？不是为了让别人拿去量你。

关于“AI赋能了谁”这个更大的问题，可与第364号《AI赋能了谁？》对读，我在这里只点名，不引申〔内容待核〕。

— 把这句话写得更准一点

前面说的都是日常话。现在用SDE的口径，把全章这句承重的话写准一点。只想要大意的读者，可以跳到下一小节。

只写一句“强不是看单独剩多少，而是看碰得深不深”，不够。它在有些条件下成立，换一些条件，说的是另一件事。这句话判断的，是三界之间的关系：AI读来的讲（理念界），人田里的经验（现实界），和那个做决定的“我”（自我界）。条件，是另外两样东西的组合：这一次的事“显成什么样”（对照与变化；窍门、节奏与整体的感觉；对不对、好不好），和那条差异序列“怎么走”（为了什么，在往返里，在代价里）。三乘三，九格。

九格的全扫，在第三章3.5。这里用的条件说法，和那里是同一套，不另立一套。我只拿修车的异响，取三格摆出来，再看一格空着的。

第一格：显成对照，为了一个目的。目的是“把车修到放心上路”。在这个条件下，强不是看他会不会修，而是看他带进去的对照，能砍掉AI清单上的几条。小罗的“冷车不响、热了才响”，砍掉了一半。岸上摆出十条，田里的一句对照，把它们筛了一遍。这一格发生了。

第二格：显成变化，在往返里走。在这个条件下，强不是看单次问得多准，而是看往返了几圈，每一圈的结果有没有回头改下一圈的问法。小罗被问到“转弯时声音变不变”，她专门开出去试，回来答，这一趟加了一圈。这一格发生了。

第三格：显成对错好坏，在代价里走。在这个条件下，强不是看谁算得准，而是看那些算不进表格的东西，有没有被带进去和通常的算法对撞：这辆车载过谁，值不值得再修。AI可以把账摆清楚，最后那一刀落在谁身上，决定就握在谁手里。这一格发生了，但最容易被AI的“通用答案”盖住。

一格空着：显成整体的感觉，为了一个意义。意义是“把这辆车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要的是整辆车的嗡，听起来对不对。这一格，至今基本没有发生。为什么？整体的感觉是整片同时存在的，话是一条一条排队的；我们不妨设想，修车的目的多半是“别坏”，不是“养成”，也就少有人逼自己去找这样的话。什么矛盾会让它发生？一个人真把车当成慢慢养大的东西，“耳朵听得出”和“嘴说不出”之

间的缺口大到忍不下去，他就会被逼着造一座桥，比如“像手机在桌上震，但更闷”。那时这一格才会有内容。这里不硬填。

九格里其余的格，请翻3.5。

— 空着的那一格，是留给我们的

这一格我不想当缺点收起来。它落在“声音”上：整辆车的嗡，难以说成话的那一类。这恰好是人这一边最厉害的地方。耳朵能听出的东西，远远多于嘴能说出的东西；AI这一边拿到的，只有被嘴磨平了的字。

所以这一格，是复合体里目前最需要人的地方。谁学会了把“整车的嗡”说成别人听得懂的话，他就在这里搭了一座别人没有的桥。老魏的“一把豆子在铁罐里滚”，只是桥上的第一块板，离整座桥还远。这样的桥不会自己出现，要靠有田的人花功夫，一点一点试着说。这是第六章的事。

— 复合是一个发生

写到这里，我想再说一件很简单的事。复合是一个发生，不是一个组合。你不能把小罗和AI拆开，各打一个分，再相加。小罗的那几句话，是在AI的追问里才冒出来的；AI的追问，是因为小罗先说了那几句才问得出来的。拆开，这件事就不存在了。

所以，评价一个人用AI强不强，看的不是他拿走AI之后还剩多少，而是他和AI放在一起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 反面情形：这一章的话，什么时候不成立

前面各节的末尾，已经说过两个小的反面：事里没有田的，取货就是对的；事太大的，不能靠快圈去试。这本书不替任何人的医学、法律或投资作主张，复合也不是替这些事作主的理由。这里再补三个新的。

第一，田在，可是人不肯把它送进去。老魏就是这样。他的田很深，却一直把对话当成吩咐的窗口。这时候复合没有发生，不是复合错了，是它没有开始。

第二，碰撞被附和替换了。对面总是说“很有道理”，自己总是点头。圈是转了，转的是空圈。

第三，“我们”被拿来躲责任。前面说过，这一条最要警惕。

带走的话

担心AI让人少想的人，量的是一个单独的人。人和AI碰在一起的时候，多出来的，是一个更宽的“我”，它的强弱，要看你的田有没有进到这次思考里去。

小 账

SDE口径：复合不是两个主体之间交换结果，而是现实界与理念界在一个“我”里的一次发生，显露、差异序列、纠缠在其中不可分；评价它，看三界之间碰得有多深，条件是显露与差异序列的九种组合（九格全扫见第三章3.5），本章取三格，另有一格至今基本没有发生。

明天能试的小事：下一回用AI，在提问的第一句里，放进一件只有你亲历过、网上搜不到的细节，比如“什么时候出现”“在哪儿更明显”。对话结束后，找一找有没有哪个地方，你自己愣了一下。

本章判错句

如果出现这样的大局面，这一章的话就错了：把AI拿走之后，那些“最会用”的人，恰好是最离不开它、什么也留不下的人；而且带着自己的田去碰的人，和只会取货的人，最后做出来的东西，没有任何差别，也没有一个人从中长出任何新的直觉。那样，“看得深浅”就成了空话。

◆ 学术近邻，认个账

这一章讲的东西，学界有两个近邻，只点名，不展开。一个是“延展心灵”的说法〔克拉克和查尔默斯，1998年前后，细节待核〕，一个是“分布式认知”〔赫钦斯等，细节待核〕。它们和本章的“我变宽了”“分不清是谁的”相近。本章的重心不在“补”，也不在“分工”，在两个性质不一样的世界怎样“碰”；差别到底在哪里，请对读原著。





第 三 编

无田者与每个人的田

编 序

第五章看没有自己的田的人会遇到什么。第六章看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的那块田。

05

第5章

无田者

◆ 5.1 没耕过田的人讲耕田：为什么出不来新的

先说一个构想的例子。〔构想案例〕

小郑二十八岁，在一家公司做运营。她吃了六年外卖，厨房里用得最熟的东西是烧水壶。这个冬天，她在朋友圈看见同事晒了一锅汤，奶白色，冒着热气，配文是“周末的小确幸”。她心里动了一下，也想煲一锅。

她打开AI，问：“怎么煲一锅好喝的汤？”

回答很好。选什么肉，为什么要先焯水，水要一次加够，火怎么从大转小，盐什么时候放。每一条都说得清楚，末了还提醒一句：不要中途加冷水。小郑读完，觉得这正是她要的。她照着做了两个多小时，汤出来了，能喝，不难喝。

她很高兴。于是她又问了第二个问题：“怎么做出一锅有我自己特色的汤？”

AI给了几个方向：换一种肉，加玉米或者海带，放几片陈皮，出锅前撒一点白胡椒。每个方向都对，都做得出来。她挑了陈皮。汤里多了一点淡淡的橘皮香。

然后她停住了。她觉得这锅汤“有点别人家的”。陈皮是AI说的，玉米也是AI说的，连她自己那一点“别人家的”的感觉，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往下问。她只好又问了一遍：“怎么让我的汤更有特色？”得到的是另外三个方向。

这个例子里没有一步出错。AI没有出错，小郑没有偷懒，汤也没有煮坏。可是第二个问题，问了两遍，没有长出任何新的东西。

为什么？

— 两个问题，不是一种问

小郑的第一问，是站在岸上问。岸上的人在讲耕田，田该怎么耕，先翻土还是先下肥，讲得头头是道。她问的是“田一般是怎么耕的”，这是一个正当的问题，AI回答得也正当。她得到的是已经被很多人说过、说顺了的东西。

第二问不一样。她想要的是“我自己的耕法”。可她没有下过田。“我自己的”这四个字，在她手里是空的。她拿什么去说“我的”？她煲过一次汤，那一次几乎是照着岸上的话走完了。走完以后，她留在手里的东西，和岸上的话差不多。

所以AI给她的第二批答案，是把“特色汤”这个词在读来的世界里翻了一遍，翻出最常见的几样。换一个同样没煲过汤的人，问同样一句话，得到的八成也是这几样。那不是小郑的汤的特色，是“特色汤”这个词的平均样子。

我们把这件事拆开看，没耕过田的人，在讲耕田的时候，缺四样东西。

第一，缺“不对劲”。

在灶台前站久了的人，会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今天这锅汤的香气“飘”着，没沉下去；或者喝到第三口，味道忽然“钝”了。这种感觉很小，往往一闪就过，但新东西常常从它开始。

小郑也有一点感觉，她说“有点别人家的”。可这句话没指到哪一口，也没指到哪一步。它没法交给任何人去展开，包括AI。老手说“今天底子太钝”，是指到了一口汤里的一个位置。两句话听起来都像在说“不太对”，一个能往下走，一个走不动。

第二，缺判断。

AI给了五个方向，哪个对她这口锅、对她这个人，她没法选。选，要靠尝过。她没尝过自己的汤砸在哪里，所以每一个方向对她来说都是平的，一样可以，一样不可以。她随手拿了陈皮，不是因为陈皮对，是因为陈皮排在前面。

第三，缺接住意外的手。

假设煲到一半，汤面忽然浮起一层很厚的沫子，比她看过的任何视频里都厚。有田的人会停下来想：怎么回事？是肉不对，是水不对，还是火急了？这个“怎么回事”，往往是新东西最肥的土。

无田的人遇到同样的事，会把它当作出了错，赶紧问AI：“浮沫太多怎么办？”AI答：撇掉。汤保住了。可是那一句“怎么回事”，被一句“怎么办”换掉了。意外里最值钱的部分，就这样在一句很有用的回答里溜走了。

第四，缺“说不清”。

这一条最要紧，下一章会反复回来。田里的东西，一大半是说不清的：手上的分量，鼻子里的火候，眼睛扫过去时那一点点不对。说不清，是田的特征，不是田的缺点。新东西，往往就从“说不清”的那一小块长出来：一个人把说不清的感觉，笨笨地、一次次地往岸上喊，岸上的AI接住了，用读来的话去碰它，碰出一个双方原本都没有的说法。

没下过田的人，手里没有这一块。她想喊也没东西可喊。

— 新的是“碰”出来的

这就要说到本书的一个老问题：新的东西从哪里来。

前面几章说过，思考主体变成了复合体，人和AI在一个“我”里碰着思考。复合体能长出新东西，不是因为两边加起来人多力量大，而是因为两边不一样。一边是人带来的亲历的、整体的、说不清的现实记忆；一边是AI带来的读来的、说得出的、成体系的现实记忆。两种不一样的东西撞在一起，才有双方原来都没有的东西出来。（这一点第二章讲了“两个世界”，第三章讲了怎么“碰”，这里不再重复。）

现在看小郑。她这一边，在“煲汤”这件事上，几乎是空的。AI那一边很大，但只有一边。一个人对着一个世界，问的是那个世界已经有的东西，得到的也是那个世界已经有的东西。她那一杯水本来就浅，倒进一大池水里，池子没有变成别的东西，只是又大了一点。同质的东西，只会变大。

所以说“没耕过田的人讲耕田，出不来新的”，不是在说这个人笨，也不是在说AI不行。这是一个机制上的判断：碰，需要两个不一样的东西。有一方是空的，碰就碰不起来。

还有一层，是我从机制上推出来的，不是做过的实验，这里先说明白：AI手里读来的那些现实记忆，不是一块预先摆好的东西。第三章会讲，它是被你的现实记忆激活、定形的。你带进来的是一块具体的田，它调出来的就是和这块田有关的那

一批；你带进来的是空的，它调出来的就只能是最通用的那一批。换一个无田的人来问，很可能得到几乎同一篇文章。这就是为什么无田者的第二问，会得到“平均的答案”。

— AI会反问，可她答不出

有人会说：好的AI不是只讲，它还会反过来问你。

是的。小郑把“我的汤怎么更有特色”问到第二遍时，AI确实问了她几句：你平时口味偏清淡还是偏重？这锅汤你自己喝起来，哪里觉得不够？你家里人喜欢什么样的？

这几句问得很对。可是看小郑怎么答。口味？“还行，不太咸吧。”哪里不够？“就是……没什么记忆点。”家里人？“我一个人住。”

每一个回答都是真的，每一个回答也都是空的。“没什么记忆点”这六个字，说的是她对汤的一个整体印象，不是汤里的任何一处。AI再好，也只能拿这六个字去翻读来的世界，翻出来的还是“加一点香料、换一种肉”。

这里有个容易忽略的地方：好的提问，并不能替代田。提问把门打开了，门里要有东西递出来。有田的人被问到“哪里不够”，会答“前三口香，第四口以后发闷，像锅盖捂得太紧”。这句话不一定对，但它是从一口具体的汤里长出来的，AI可以拿它去碰：闷，是不是水汽没走出去？是不是肉的腥味被压住了？一碰，就有东西在两边之间走动起来。

小郑那句“没什么记忆点”，AI碰不上。不是AI不想碰，是那句话上没有可以碰的地方。

— 平均的答案，有一种隐蔽的坏处

还有一件事，比“出不来新的”更隐蔽。

无田者得到的，常常是一个很好的、很平均的答案。它几乎总是对的。就是因为几乎总是对的，人容易停在那里。

小郑那锅加了陈皮的汤，味道没有任何毛病。没有毛病的東西，不会逼你多想一步。一锅糊了的汤会逼你问“为什么糊”，一锅处处合格的汤，只会让你

说“嗯，挺好”。她下一周又煲了一次，加的是海带，也挺好。再下一周，是玉米。三周以后，她已经煲了三种汤，却没有一次真的踩进过那口锅。

岸上的讲，如果讲得太平顺，会成为一层很薄的玻璃，把人和田隔开。人隔着玻璃看田，看得很清楚，就是摸不到土。

这不是AI的错。是一个对的答案、加一个没有田的人，凑出来的局面。

— 其他三种“出不来”

小郑的例子是做饭。同样的情形在别的地方是这样的。

一个从来没带过孩子的人，问AI“怎么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得到一份很周全的清单：规律作息、减少干扰、游戏化、及时鼓励。每一条都是对的，每一条都不是他的孩子。他的孩子也许只是在五点半肚子饿的时候坐不住。这一点，清单里没有，要等他自己在餐桌边蹲着看一回。〔构想案例〕

一个从来没开过店的人，问AI“怎么给小店起个好名字、定个好价位”，得到的是品牌定位、目标客群、竞品分析。他读得津津有味，却不知道隔壁摊子其实每天下午四点才是真正的客流。这个，要站过一个下午才知道。〔构想案例〕

一个从来没有写过东西的人，让AI替他“写一篇有个人风格的文章”，得到的是一篇有“个人风格”的文章。〔构想案例〕

三个例子里，AI都没有错。错的是我们以为问对了问题，就等于有了自己的东西。问题是岸上的，东西是田里的。

— 无田者该怎么问

那么，没下过田的人，面对AI，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

有办法，而且办法本身就是AI能帮上忙的地方。无田者最好的第二问，不是“怎么做出我的特色”，而是：“我没做过，请你给我设计一个最小的下田任务，我做完回来告诉你。”

小郑可以这样问：“我没煲过汤，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味道。你能不能给我一个一周的小安排，每天只改一样东西，我做完把感觉告诉你？”

这样问，AI干的事就变了。它不再替她“想出特色”，而是帮她搭一座通向田里的小桥。过了桥，她手里才有可以交回去的东西。

这是整本书里反复要出现的一个转法：岸上的AI，既能讲耕田，也能指路下田。无田者用它的好办法，是让它指路，而不是替自己走完。

— 设想一万个小郑

再往远处看一步。这是设想，不是调查，我手里没有这方面的数字。

如果有一万个像小郑这样没下过厨的人，在同一个冬天，问了AI同一句“怎么做出有我自己特色的汤”，会怎么样？

很可能是，一万个人得到十分接近的回答，一万锅汤里放进了十分接近的陈皮和玉米。每个人都觉得“这是我的特色”，因为它确实是他们自己挑的。可是把一万锅汤摆在一起，它们的“特色”几乎一样。

这是无田者的另一层代价：不只是自己出不了新的，还会和别的无田者一起，被推向同一个平均的地方。每个人单看都没有问题，合起来，就是一片整齐的、没有人踩过的草坪。

反过来，一万个有田的人，各自带着各自的一锅汤来问——有人的汤总是第四口发闷，有人的汤家里老人嫌淡，有人的汤从来是给夜班的先生留的——AI被激活出来的，就是一万批不一样的东西。这一点，第三章会细讲。这里只需要先记住：差异不在AI那一头，在人带什么进来。

— 一个界线：什么时候这话不成立

这里要先画一条线，不然这一节会被读成“不要问AI”。

小郑的第一问，是对的，也是好的。查一个电话，找一个已经有定论的做法，问一个有标准答案的东西，岸上的讲就是你要的。这时没有田也不要紧，拿来用就行。她照着岸上的讲煲出了第一锅汤，这是一件很正当的事，也是很多人学会做饭的真实开头。

本节说的只是另一种时候：你想要的不是已有的答案，而是“新的”——我的汤、我的做法、我的说法、我的想法。想要这个的时候，岸上再好的讲，也替代不了你下田。

还有一条线：无田者不是一种人，是一种处境。小郑在汤这件事上是无田者，在她自己的工作，未必是。后面的5.4和5.5会回到这一点。

门也没有关死。小郑只要哪天晚上把汤煲砸一次——盐放重了，或者火没关——她就从这天起，在这件事上有了一小块田。田不用很大。下一节我们要看的，是一个更日常的情形：有人把攻略读得滚瓜烂熟，却从没在那个地方过过一个早晨。

◆ 5.2 看攻略的人与住过三个月的人（京都例）

〔构想案例〕下面两个人，都是编出来的。

阿岚和老蒋，都去过京都，也都说自己“挺了解京都”。

阿岚要去京都玩五天。她用了三个星期做攻略，让AI帮她排了五天行程：清水寺几点人少，哪家抹茶店要排队，哪一天去伏见稻荷，哪一段路最好走。每一条都有道理，细到哪个出口出站最近。她照着走了五天，没有一天赶错车，没有一顿饭踩雷。回来以后，朋友问她感觉怎么样，她想了一下，说：“跟攻略写的一样。”

她说这话是夸攻略。夸得没错。可是这句话里，有一个她自己没发觉的意思：她去了一趟，没有和攻略不一样的东西。

老蒋是另一种人。他因为工作，在京都住过三个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理由，就是一间窄窄的房子，楼下有一家豆腐店。三个月以后他回来，有人问他：京都怎么样？

他答不上来。他开口说的都是些不连贯的小事：早上六点多，楼下豆腐店卷帘门往上拉的那一声；下雨天石板路贴着脚底的凉和滑，穿错了鞋能滑出半步；傍晚鸭川边的光，是一点一点从亮黄变成灰蓝的，中间有一刻让人什么都不想说。他说着说着，自己笑了：“我讲不好，反正不是攻略上那个京都。”

两个人，都对京都有一肚子东西。一个是被说出来的，一个还没有。

— 两种“知道”有什么不同

先把这件事放平了看。

阿岚手里的京都，是岸上的京都：很多人去过、写过、拍过、总结过的京都，被AI读了一遍，整理成最稳的样子交给她。这个京都很可靠。它帮她避开了很多麻烦，这是它的好处。

老蒋手里的京都，是田里的京都：他一个人、三个月、一间房、一条街，一天一天踩出来的京都。这个京都不可靠，很偏，很窄，可能只是京都的一个角，而且他自己也说不清。

我们拿老蒋楼下那声卷帘门来看，看看这样一个“说不清”的东西，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

他刚住进去的第一周，那声音只是噪音，吵醒他。第二周，他开始知道那是“六点十分左右”。到了第二个月，他已经能从声音拖得多长、快不快，听出来老板娘今天是不是心情不错；有一天卷帘门迟了十几分钟，他躺在床上想：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后来他下楼去，果然看见老板娘的丈夫没在，她一个人在搬东西。

这一串声音，一次比一次多说出一一点东西。每一次听见的，都和上一次有一点点不同：早一点、晚一点、重一点、轻一点。这些一点点的一个接一个排下去，“卷帘门的声音”才在他耳朵里一层一层地显出样子来：先是噪音，再是时间，再是这家店的脾气，再是这条街早晨的一口气。这个“一口气”，不是在他听到之前就放在那里的，是他住了三个月，耳朵和这面薄墙、这家豆腐店、他每天早起的习惯缠在一起，才长出来的。换一个住在隔壁、睡得很沉的人，听到的就不是这个。

这就是听觉的完整一轮：差异排成序列，样子一层层显露，人和声音缠在一起拆不开。阿岚的五天里，也有声音，可她每天晚上回到旅馆倒头就睡，那些声音没有机会排成序列。

— 同一个问题，各问一遍

后来，有个朋友说想去京都，又怕去了跟别人一样，问他们两个：下次去，有没有不一样的玩法？

阿岚转身去问AI：“京都有什么小众的玩法？”AI给了她一份很好的清单：错峰去冷门神社，早起看寺院晨课，体验茶道，逛不那么出名的商店街。有道理，她

也能做，不过每一项下面，其实站着很多别人。她读着读着，发现这份清单和她三个星期前读的那份，有一半是同一批东西，只是换了个名字叫“小众”。

老蒋也去问AI，但他不是问“有什么小众玩法”。他把脑子里那团说不清的东西往岸上递了一点。他说：

“我住的那条街，早上人很少，但我总觉得，不是人少的问题。是那个时候，他们都在忙自己的事，而我们这些游客的行程，没有一项会碰到那些事。我想找的，是那些他们在忙的事。”

AI顺着这句话展开了：町家的生活节奏，早市和豆腐店这类行当的一天，居民和游客占用同一条街的不同时段……这些话，有的让老蒋觉得“对，就是这个”，有的让他觉得“不对，不是这样的”。他说“不是这样的”，是因为他在那条街上，亲眼看过一个卖豆腐的人是怎么应付一个迷路的外国人的。

AI被他的“不对”碰了一下，换了个方向再展开。三个来回下来，老蒋说了一句：“那我干脆不按景点排了。就挑一条街，从卷帘门拉开蹲到最后一盏灯关，四五个时间点各蹲一次，看它换几次脸。”

这一句是怎么来的，他自己看得清：他那一点说不清的感觉，加上岸上关于别的街、别的行当的整理，在三个来回里顶出来的。他一个人想，缺了别的街作对照；AI一个人讲，缺了那个“不对”。

阿岚的情形正好相反。她手里的东西，和AI手里的东西，几乎是同一份东西。同样的攻略，在她脑子里是读过的，在AI那里是整理过的。她说“还有什么”，AI就在同一份东西里再找。找的范围很大，但找的是同一个池子。

— 岸上的京都，从哪里来

说到这里，要替岸上说一句公道话，免得读者以为岸上是个空架子。

AI手里的京都，不是凭空来的。它是无数个去过京都、住过京都的人，把自己田里的东西喊上岸，写下来、拍下来、说出来，一点一点积成的。每一条攻略背后，都站着一个曾经迷过路、曾经饿过肚子的人。

所以岸上的话，本来就是别人的田里长出来的东西，只不过已经被说出来、被磨圆了、被整理过了。它是千万块田被说出口的那一部分的总和。

这样一看，岸上和田里就不是对手。岸上是别人的田的回声，田里是自己的田的原声。回声很宽、很稳、很好用，原声很窄、很偏、很真。阿岚拿着一堆回声去旅行，老蒋带着一点原声去问回声。后者碰出来的，才是新的。

这也提醒我们：你今天喊上岸的每一句田里的话，将来也可能成为别人岸上的一部分。这是一件好事，不过那是以后的事，本章不谈。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是陆游的诗，《冬夜读书示子聿》里的两句〔待核〕。用来说阿岚和老蒋，一点不错：阿岚是纸上得来，老蒋是躬行。

这句老话说的是深浅。我们多说一步：躬行的人手里那块深的东西，遇上纸上那块宽的东西，不是谁赢谁，而是撞出第三样。老蒋的那一点“不对”，没有岸上那一大片整理，只是一句嘀咕；那一大片整理，没有他的“不对”，只是一份清单。窄碰宽，不是取个中间值，老蒋最后拿在手里的，是一种只有他能起头的玩法：蹲一条街的一天。

一 触和看：还有两样东西，攻略给不了

卷帘门的声音只是老蒋三个月里的一样。同一段日子里，还有两样东西，也是这样长出来的。

先说脚底。老蒋刚到的头几天，石板路对他只是“一种路”。下雨以后，他穿着平底鞋出门，脚底一滑，整个人往前蹿了半步。这一滑，是一个差异：干的和湿的，新鞋和旧鞋，石板的缝和石板的面。第二天他走得小心，发现缝里的地方不滑；第三天，他开始从脚底的“紧”和“松”判断前面这块石头能不能踩。到后来，他闭着眼也知道自己走到了巷子的哪一段。石板路的“样子”，是一脚一脚显出来的，每一脚都比上一脚多告诉他一点东西；而他的脚、他那双鞋、他赶时间的心情、这条巷子被雨泡过的石头，缠在一起，换一个人、换一双鞋，滑出来的就是另一个故事。这就是触觉那一轮。

再说傍晚的光。他有一个习惯，下班回来，会在鸭川边站一会儿。头几次，他看见的是“河”。看了十几次，他看见的是“河边的光怎样变”：先是亮黄，再是淡橙，再是发灰的蓝，中间有一刻整条河像是被谁按下了静音。这个“静音”的一刻，不是他一到就看见的，是他站了十几个傍晚，眼睛慢慢认出来的；它和他那一

天的累、他想家的那点心思、河面上风的方向缠在一起。换一个游客，站五分钟就走，看到的是“一条河的夕阳”。这是视觉那一轮。

这三样东西，听到的、踩到的、看到的，都不是老蒋学来的，是他在里面住出来的。每一种里头，有一串小小的不同，有一层一层显出来的样子，有他和那个地方缠在一起的部分。攻略可以告诉你石板路下雨会滑，但攻略不能替你的脚滑那半步。

— 阿岚回来以后

那阿岚就没有办法了吗？

有，办法很朴素。第一，把那条“没在攻略里的小巷”想起来，用很笨的话写下几句：闻到了什么，当时在想什么。第二，别急着把这几句话发给AI去“整理”，先留两天。让它在脑子里再转转，往往第二天她会想起新的细节。第三，才把这几句话拿去，告诉AI：“我在这条小巷里有种感觉，我说不清。”

如果她下一次去京都，带着攻略，也带着这个“说不清”，她的第二次旅行就和第一次不一样了。攻略还在，只是它不再是全部。

— 这话什么时候不成立

例外有三种。

第一，看攻略不是错。如果你只有五天，又是头一次去，攻略是对的。它让你不迷路，不饿肚子，不白跑一趟。阿岚的五天过得很好，这是真的。攻略给的是一个稳妥的底，没有这个底，很多人连去的勇气都没有。

第二，五天里也在长出一点点田。阿岚在第三天迷了一次路，走进一条没在攻略里的小巷，闻到一家店在烤什么东西。她当时只是觉得有点意思，没有记。但她那一下的“有点意思”，是她自己的。如果她回来以后把这一下说给AI听，哪怕说得很笨，也比三个星期的攻略更接近她自己的京都。

第三，住了三个月的人也不一定对。老蒋的京都很窄。他住的那一条街，也许恰好是京都最不典型的一条。田里的人眼窄，这是田的短处，不是岸的短处。所以他需要岸上的宽，来告诉他：你那一街和别处比起来，哪里是共性，哪里是你那

里独有的。这也是为什么“复合”不是“人单干”：田里的人需要岸上的讲，不亚于岸上的讲需要田里的人。

— 不是时间长短，是有没有“住进去”

有人读到这里，会把老蒋理解成“要住三个月才算有田”。不是。

“住过三个月”是一个方便的说法。更准确的说法是：他的身体在那里，在那里被改过。他在那条街上，鞋被石板路滑过，耳朵被卷帘门吵过，肚子被豆腐店的味道馋过；他的判断在那里被现实打脸过：他以为老板娘脾气不好，后来发现是她腰不好。每一次被现实改一下，他对这条街的看法就往前挪一步。这种“被改”，三天也能有一点，三个月会多很多，三十年就有了老街坊那种谁也说不全的东西。

反过来，有的人在一个地方住了三年，天天在家和公司之间两点一线，对那个地方的东西几乎没有被改过。他的“住三年”，不如另一个人的“住三周”。

所以，我们说“踩过”，不是说“待得久”，是说“被它改过”。

— 带走一个小问题

这一节留下一个小问题，给下一节。

阿岚和老蒋在AI面前的差别，是“出不出得来新的”。但还有一种差别，更让人担心：如果阿岚以后每一次旅行、每一次学东西，都只用这种方式，她会不会渐渐失去“被改”的能力？这就是人们常说的“AI让人变蠢”。下一节要老老实实回答，这话在什么条件下是真的。

◆ 5.3 什么时候AI真的让人变蠢：只在岸上听讲

先说一个小事。〔构想案例〕

阿伟三十五岁，准备考驾照。科目二里最难的是倒车入库，他很发愁。他把这件事交给了AI。每天晚上睡前，他让AI讲一遍倒车入库的要领：看哪个点，打几圈方向，什么时候回正。AI讲得清清楚楚，还配了图示的文字描述。他听了二十几个晚上，能把整套要领背下来，连“看左后视镜里的线什么时候压到库角”这种细节也说得出来。

终于上了车。第一次倒车，他手心全是汗，方向盘打多了，车屁股一歪，教练喊了一声。第二次，还是歪。第三次，教练说：“你别想那些，你看。”

阿伟愣住了。他脑子里有二十几个晚上的要领，却没有一次自己在车上“看”的经验。他的每一个要领，都是别人踩过的脚印。他一脚都没踩过。

这当然不是说AI让他变蠢。他没有蠢，他的问题是：他用二十几个晚上，把一件需要手和眼睛去学的事，全都放在耳朵里听。

这就引出了一个很多人在担心的问题：AI会不会让人变蠢？

— 先把对的说足

第一章已经把担心者说对的部分说足了：心算少了，检索少了，起草少了，这些都是真的。这一章不重复，只回答一个更窄的问题：在什么条件下，担心者担心的那件事，真的会发生？

我的回答是：当一个人只在岸上听讲的时候。

“只在岸上听讲”，是一种用法，不是一种人。说到底只有一个条件：没有田。另外两样，只收不回、没人检验，都是顺着它长出来的，下面并在一起讲。

— 没有田，所以只收不回，也没人检验

阿伟在倒车这件事上，没有一次自己在车里的经验。他听的所有东西，都没有地方落脚。

没有落脚处的话，听得再多，也只是堆在脑子里。这些话不会跟任何东西碰，也就不会变。它们不是知识，是一堆装得很整齐的行李。

没有田，听来的话就没有地方回头去试，只进不出。阿伟每天晚上听完，睡觉。他没有拿着这些话去车上试一试，也没有把试的结果拿回来问一句“为什么我这样打了，车还是歪”。听的这一头在不停地进，回来的这一头是空的。

这里说的“回”，就是第三章讲过的“回写”。一次听讲，如果后面不接一次下田，不接一次“田里的结果回头改写岸上的讲”，它就是单行道。单行道上只有进，没有出，脑子就成了仓库。

也因为没田，就没有现实来检验。阿伟听到的每一条都是对的，所以他从来没有被打脸的机会。他不知道自己哪一条没听懂。直到车屁股歪了，才有一个检验。

现实是最老的检验。岸上听讲的人，最缺的就是被现实检验的机会，因为岸上的现实是读来的、离开了现场的，它不会拿现实来反驳你。

没有田是根；只收不回、没人检验，是根上长出来的两样。根在，另外两样几乎必来。

— 为什么岸上听讲这么诱人

先得承认，“只在岸上听讲”不是一种愚蠢，是一种很自然的倾向，原因有三个。

第一，省力。下田要出汗，要弄脏手，要面对做不好的尴尬。岸上听讲，坐着就行。人天生会选省力的路，这不丢人。

第二，没有风险。在岸上，你不会被现实打脸，不会把汤煲糊，不会在教练面前倒不进库。一个不会出错的地方，人当然愿意多待。

第三，有成就感。每听懂一条，脑子里就“咔”地一下，像是积了一分。听得越多，积得越多，好像一直在进步。这种感觉是真实的，只是它和“真的进步”之间，隔着一块没踩过的田。

三个原因加在一起，岸上听讲就成了一个舒服的圈。这也是为什么这一节不责怪任何人，而要把条件讲清楚：这个圈很容易进，进去以后不觉得难受，出来要靠一点小小的有意为之。

— 换一个地方：另一个人，另一件事

倒车的例子太简单，容易被当成笑话。换一件更重的事。〔构想案例〕

琳琳是一位新手妈妈，孩子八个月。她工作忙，白天孩子大多由保姆带，晚上她回家，抱不了多久。她很焦虑，每晚都问AI：辅食怎么添加，夜醒怎么办，什么时候该训练独立入睡。AI的回答专业、体贴、条理分明，她读得很认真，笔记记了好几页。

有一天，保姆请假，她一个人带了整整一天。下午孩子突然哭起来，怎么哄都不行。她把笔记翻了个遍，每一条都对，没有一条对上这一次的哭。

她后来的话，大意是：知道好多关于孩子的事，不知道自己这个孩子。

这话说的就是岸上与田里的差别。她读了很多“孩子”，没有机会踩“这一个孩子”。AI没有错，笔记没有错，错的是她把岸上的讲，当成了替代自己去认识孩子的路。

这并不是说她不该问AI。恰恰相反，从那天起，她开始把每天晚上抱孩子的那二十分钟记下一句话——“今天他在我怀里先摸了我的耳垂”“今天哭到第七分钟，忽然停了”——然后把这些笨话拿去问AI。从那一刻起，她和AI之间，才真的有东西在往返。

— 一个有意为之的小办法

要从岸上的圈里出来，其实不必大动干戈。有一个很小的办法：听完一条，当天做一次。

阿伟听了倒车要领，哪怕只是在小区空地上、在没有压力的时候，把方向盘打一次，看车屁股往哪边走。就这一次，他的“看线压库角”就不再只是一句话，成了他手里的一个“昨天试过的东西”。

这个办法的要点，不在做多少，在“当天”。听讲留下的那点劲，过一夜就散了。当天做一次，哪怕做得很糟，也把这一条挂在了现实上。以后再听，就会不由自主地问：这条跟我昨天的那一次有什么关系？

照这样做下去，岸上的讲对他就可能不再是行李，而是他田里的地图。同样的AI，同样的每晚二十分钟，人的变化可能很不一样。

— 车可以代步，也可以只当沙发

第一章里谈过车与腿。这里借一句，把话说得更近一点：车可以拿来代步，从这里到那里，省下的力气去做别的；车也可以只当一张沙发，人坐在里面不动，空调开着，听着歌。同样是一辆车，前一种用法省力，后一种用法让人腿力下降。AI也是这样。把它当成去到田里的车，它让你走得更远；把它当成岸上的沙发，它让你舒服，也让你不动。

— 没有田的岸上听讲，会让人失去什么

“变蠢”这个词有点重。我们把它说细一点，看看到底失去了什么。

第一样，是判断。

判断是一块肌肉。要靠“我觉得……结果是……”这样的往返，一次一次练出来。一个人遇事第一反应不再是“我觉得”，而是“让AI说”，这块肌肉就慢慢松了。不是他脑子坏了，是他不练。就像一个人坐车坐惯了，腿没有坏，只是爬坡的时候喘。

第二样，是“我觉得”这句话本身。

阿伟现在说起倒车，用的是AI的词：“看线压到库角”。他说得很流利。但如果你问他：“你自己觉得，哪一步最难？”他会愣一下。因为他没有“我觉得”，他只有“别人说”。

这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种损失。人一旦长时间只用别人的话讲事情，他自己那个说不清的“我觉得”，就没有机会长成一句话。而说不清的“我觉得”，恰恰是复合体里人这一边最值钱的东西。

第三样，是“懂了”的错觉。

AI讲得越流畅，人越容易觉得自己懂了。流畅，是一种很强的感觉。读一段顺畅的话，脑子里会有一种“嗯，是这样”的滑过感，这种滑过感很像理解。阿伟听了二十几个晚上，每个晚上都有这种感觉，每个晚上都觉得自己又进了一步。可是“滑过”和“进来了”不是一回事。

这一点要特别说清楚：这不是AI的特别之处。一本写得很顺的书、一个讲得很好的老师，都有同样的作用。AI的不同在于它几乎总是讲得顺，而且随叫随到，所以这种错觉可以被喂养得格外多。

第四样，是把“说得出”当成“做得出”。

这一条最直白。阿伟能把倒车要领背下来，不等于他能把车倒进去。说得出，是岸上的事。做得出，是田里的事。两者之间，隔着一整块没踩过的田。

— 用我们的比喻再说一遍

岸上的人在讲耕田，田里的人在耕。

一个人，如果长期只站在岸上听别人讲耕田，他慢慢会变成一个很会听讲耕田的人。他分得清哪种讲法更好，说起来头头是道，甚至可以替别人讲。但他不会耕田。他的手没有长出对泥土的感觉。更要紧的是，他会渐渐觉得这样就够了。

AI的出现，让岸上的讲变得便宜、随时、不嫌累。这是它的好处，也是它的诱惑。便宜的东西容易吃多。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担心者担心的，是一种真的会发生的事。只不过，它发生的条件，不在AI，也不在人，而在“人是不是下了田”。

— 同一个人，另一种用法

再回到阿伟。

假如他换一种用法。同样是倒车入库，他先去场地上倒了两次，倒歪了。回家以后他对AI说：

“我倒车时，眼睛盯着右后视镜，可是车还是往左偏。我不知道是我打方向的时机晚了，还是我看的那个点不对。我有一个感觉：好像车头指向哪里，我心里没数。”

注意这一段话。它很笨，不专业，有一半是“好像”。但它是一块田里来的话。AI接住了这块话，可以展开：车头指向感的建立，常见的原因是……，你可以在下一次尝试把车内某个位置当作参照物……。阿伟听到这里，会有“对”和“不对”。“不对”的那一点，他回到车上再验证。

这样用，AI没有让他变蠢，还可能让他的田里多出东西。同样是每晚二十分钟，同样是AI，两种用法，两个结果。

差别在哪里？不在AI，不在时间，也不在聪明程度。差别在：他是不是先下了田，是不是把田里的东西往岸上喊，是不是把岸上的讲再拿回田里验证。

翻过来说：有田，往返和检验就有了落脚处。

— 这话不成立的几种情形

这话不成立的情形，有几种。

一、岸上听讲不全是坏事。

睡前听一个故事，周末听一堂课，路上听几段谈话，这些都是好事。人需要岸上的东西来开眼界。许多人是在岸上听了一次，才第一次知道有“耕田”这件事。关键是听了以后有没有走下田。听，是下田的预热，不是下田的替代。

二、有人不是不想下田，是下不了。

一个每天十二个小时在工位上的人，没有机会去尝试各种事，他的“田”被工作占满了。一个住在小房子里的老人，没有力气再出去踩新的地。这些情形里，说“你应该多下田”，是一种不公平的话。这一章不是在训人，是在说一个机制。对下不了田的人，要想的是怎样把已经有的那一小块田用得更透。这是后面第六章要讲的。

三、“变蠢”也有另一头。

有人会反过来问：难道把AI的讲全都关掉，人就一定聪明？也不是。一个只在自己田里耕了一辈子、从不看岸上的人，也可能很固执。他耕得很深，但耕的是同一个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聪明不在一边，在两边碰的那一下。

四、不要拿这一节去给任何人贴标签。

不能因为一个人最近天天问AI，就断言他在变蠢；也不能因为一个人不怎么用AI，就断言他更聪明。这一节讲的是一种用法的条件，不是对人的评判。同一个人，在一件事上可能只在岸上听，在另一件事上却天天下田。

— 三个小信号

如果你想自己看一看，在某件事上你有没有掉进“只在岸上听讲”，可以留意三个小信号，不用打分。

一是，你对这件事说得出很多，但上一次亲手做它是什么时候，你想不起来。

二是，AI给你一个答案，你很难说出“这里我觉得不太对”。不是没有不对，是你没有可以拿来对照的东西。

三是，你说话时越来越少用“我觉得”，越来越多用“据说”“一般来说”。

三个信号里有一个，不必慌。三个都有，在这件事上，你可能已经离田很远了。好消息是，田是可以回去的。下一节就讲，每个人手里其实都有田。

◆ 5.4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田：做过的工作、带过的孩子、受过的病、开过的店

有一种话，大概谁都听人说过。

〔构想案例〕一位在社区超市收了十几年银的阿姨，听说现在大家都在跟AI学东西、写东西，笑着摆摆手：“我这辈子，没什么好讲的。我又没有什么专业，就是收银。”

这句话说得很诚恳，也错得很彻底。

错在哪里？错在她把“田”想成了“专业”，想成了职称、学历、业绩，想成了能写进简历的东西。可是我们这本书里说的“田”，不是这些。

一 田是什么

一块田，有三个特点。

第一，是亲历的。 你的身体进去过。不是听说，不是读到，是你自己站在那里，手摸过、眼看过、耳朵听过，心里紧张或者高兴过。

第二，是反复的。 不是踩一脚就走。同一类事，你做了很多次，每一次都被现实改了一点点。第一次收银，你不知道客人的手机扫不出码时该怎么办；第五百次，你已经知道哪几种情形会扫不出，扫不出时客人是在着急还是在不好意思。这些“改”，积在你身上，成了你自己的东西。

第三，里头有一部分，是还没被说出来的。 这一条最要紧。一块田，总有一块东西，你知道，但没有说过。你知道什么时候该把零钱先递过去，什么时候该先等一下，什么样的客人需要你多说一句。你不曾把它们总结成条目，因为没有人问过，也因为这种东西本来就难说。

这一块没说出来的东西，就是岸上的AI读不到的东西。岸上的AI读来的，是已经被人说出口、写下来、整理过的现实。没被说出的现实，它没有。不是它偷懒，是它没有地方可读。

所以我的判词是：AI时代最值钱的，是那一块别人没踩过的、你自己的田。田里有还没被说出的部分，这一部分，别人拿不走，AI也读不到。

— 站上有一块田，没有一个专业名词

在德麦国际出版的另一本书里——第536号《AI时代普通人的知识发生机会》——写到过一块田。其中的话我只引原话涉及的那几句：草长了一年，割过几次，又长起来，板结的土变松软了。

这几句话里，没有一个专业名词。只是草长了一年，割过几次，又长起来，土松了〔待核：引自第536号〕。

这样的田，谁都有。你住过的那条街，你搬过的几次家，你养了几年死了几回的那盆绿萝，你吵了又好、好了又吵的邻里关系，都是。

— 四类最常见的田

下面说四类，是我们这本书里会反复遇到的。每类先给一个短例，都是构想的，后面第六章会拿几块田展开细讲。

做过的工作。 注意，不是“有头衔的工作”。一个在流水线上看了八年产品外观的人，眼睛能在一秒内看出一个零件“有点不对”，可他说不出哪里不对。这个“说不出的不对”，是最难被写进手册的东西。〔构想案例〕

带过的孩子、照顾过的老人。 一个带过两个孩子的母亲，知道孩子哭的时候，有的是“累了要睡”，有的是“饿了”，有的是“只是想要你抱”。这三种哭声她能分，可是让她写下来怎么分，她会愣住。这块田很深，第六章要专门写。〔构想案例〕

受过的病。 一个长年带着某种不舒服过日子的人，知道自己的身体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跟他说话。他不是医生，不会诊断，也不该替任何人诊断。但他身体里有一块田，那是一份“我自己的身体是怎样跟我说话的”的记录。本书不碰诊断，只碰这一件事：说不清的感觉，怎样被说出来。〔构想案例〕

开过的店。 哪怕是一家小小的修车铺、五金店、文具店，开过三年的人，对“什么时候客人会犹豫”“什么样的话让人放心”“哪种东西看起来便宜其实最后吃亏”，有一批没有写成书的东西。〔构想案例〕

这四类只是例子。你还可以加上：住过的地方，学过的手艺，养过的花，陪过的病人，教过的学生，吵过又和好的亲人。四类里藏的“说不清”各不一样：做工作的，说不清眼力和手上的分寸；带孩子老人的，说不清怎么“读”一个声音里的

疲倦；开店的，说不清“人”。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只能在亲历里长出来，也只能靠亲历的人自己往岸上说。

— “我的经验太普通”

听到这里，很多人还是会摇头：“可我这个，太普通了，谁不会啊。”

这话要分两层来答。

第一层：“普通”是相对于岸上的。岸上有无数人，写过无数关于带孩子、收银、做饭、开店的东西。比起这些，你说的话是“普通”的，因为岸上也有。

可是第二层：岸上有的，是别人已经说出来的那一部分。你田里没说出的那部分，岸上没有。它对你自己来说是“习以为常”，对岸上来说是“从未听过”。一个人对自己最熟的东西，最容易觉得没有说头，因为太熟了，熟到看不见。

这是一个很古老的错觉。我们对天天闻着的气味，闻不到了；对天天走的路，看不见了；对天天做的活，说不出。熟到说不出，不是因为里面没有东西，恰恰是因为里面东西太多，已经长进身体里了。

— 一天里碰到的几块田

不讲道理，看几个人的一天。〔构想案例〕

菜市场里卖菜的老周，凌晨四点多进货。挑豆角，他不看牌子，用手一掐，听那一声“啪”脆不脆。有熟客问：“你怎么知道今天这批好？”他说：“看着就好。”其实他的手、耳朵和凌晨那股湿气，早就缠在一起，他自己拆不开。要是哪天一批豆角摸着好，煮出来却发柴，他会在摊子后面站一会儿，琢磨是不是前两天下的雨。这个“琢磨”，岸上没有。

开了七年公交的小贾，说不清自己是怎么知道某个站台、某个钟点会涌上一群中学生的。他只是到站前，会把车停得靠后一点，多让出一个门的位置。哪天那群孩子没来，他心里会紧一下：是不是考试周？这一下“紧”，是七年里无数次“该来的来了”攒出来的。

理发店的阿芬，听客人说“随便剪剪”，就知道这是三种意思里的哪一种：真随便，是怕麻烦；是想换又不敢说；还是上次剪坏了、这回不敢信你。她靠的是客

人坐下后，眼睛第一眼落在镜子的哪里。这个“第一眼”，没有谁教过她，她自己也是被问到才想起来。

小区里值夜班的保安，夜里巡到三号楼，会停一下，抬头看看。哪家的灯该灭没灭，哪家的窗帘缝今晚比往常宽，他说不出有什么规矩，就是看多了，哪里“不像平常”，他脚先停下来。

这几个人，没有一个觉得自己有什么“知识”。他们说得最多的是四个字：看着就好，就是知道。这四个字，正是田里没说出来的那一块的门牌。

所以问他们的时候，别问“你有什么经验”，这话太大，谁听了都摇头。问小的、具体的：上一次你看走眼，是哪一回？你看的时候，眼睛先落在哪儿？今天跟平常比，哪一点不一样？把“经验”换成一件一件的“事”，田里的东西才一块一块地肯出来。

还有一点：田是对着一类事的，不是对着一个人的。老周的田再深，拿去问“怎么给新手机设置家人共享”，田里没有东西能顶上去，这时他和别人一样，是岸上的学生。田和眼前的问题挨着，碰撞才有得发动；不挨着，不算他的缺点，换一块挨着的就是。

同样是夜班保安，新来的第一周，和老保安就不一样。〔构想案例〕他把巡逻路线背得滚瓜烂熟，哪一栋几点到，哪个门锁没锁，一条不错。可是他走到三号楼，脚不会停。该看的他都看了，只是没有哪一眼，是被什么事改过的。一个月后，有一晚他停下来了，因为他头一回碰上一扇半夜亮着灯的窗，第二天才知道那家有人在发烧。那一下“脚停了”，是他自己的田里长出来的第一棵苗。

这就是路线和田的分别。

— 老周把那一声递上岸

设想有一天，老周的女儿替他给AI发了几句话。〔构想案例〕女儿问得很笨，他也答得很笨：

“豆角好不好，我一掐就知道，声音脆。可是前阵子有两天，声音很脆，煮出来还是柴。我说不上来。”

AI顺着展开：豆角的老嫩与纤维、采摘后放多久、天气潮不潮，都可能影响口感，声音脆只说明水分足，不一定说明嫩。这几句里，老周点头的是“放多久”：他想起那两天的货是隔夜从外地拉来的。他摇头的是“天气潮不潮”：“不是，那两天是晴天。”

这一摇头，AI换了个方向：那是否可以在掐的时候，同时看豆角尖的那一头，看是不是已经发蔫？老周愣了一下。他一直是听，没有看过尖。第二天凌晨，他挑豆角的时候，多看了一眼尖。

这里面没有一句是惊人的话。可是老周多出了一个以前没有的动作，而这个动作，岸上没有现成地给他，他田里也没有，是他的“脆”和AI的“放多久”“看尖”顶出来的。他的手艺没有被代替，他的手艺多长出了一截。

— 两个小误会

说田，容易走进两个误会，顺手拆开。

第一个：“我只是在干活，那不叫经验。”卖菜的、开车的、剪头发的、守夜的，都会这么说。干活和经验不是两件事。干活干到能说“就是知道”的时候，经验已经在了，只是没人问它。“我只是在干活”，恰恰是田里最常见的自我介绍。

第二个：“一说出来，感觉就没了。”有些人怕这个，觉得说破了就不灵。这个担心不是空的：说出来的话，确实比手上的感觉窄。可是说出来并不会把手上的感觉拿走。阿芬把“第一眼落在镜子里”说给别人听，她第二天照样凭那一眼剪头发，只是以后她多了一个能够检查自己的东西：今天她为什么看走了眼？是那一眼落错了地方，还是客人今天心情不一样？

田不会因为被说出一点而变薄。

— 田也会荒

田还有一件事要说：田会荒。

一个十年前做过某个行业的人，今天回头看，那块田里有的东西已经过期了。行业变了，客户变了，工具变了。他还拿着十年前的“经验”说话，就是在拿一块荒了的田当现在的田。

所以“有田”不是一张永久通行证。田要常常踩，才是活的。好在这件事不难：只要这个人还在那个行当里，每天的小事就在踩。离开太久了，再踩几回，就醒过来了。

因此，真要把这件事说完整：最值钱的，不是你手里有一块田，而是你手里有一块仍然活着的、愿意被现实继续改的田。

— 收银阿姨的田

回头说那位收银的阿姨。〔构想案例〕

假如有人问她：“你收银这么多年，有没有什么事，是你一眼就知道、可从来没跟人说过的？”

她大概会先说“没有”，过一会儿才慢慢说：“有的。比如，手里拎着一瓶酱油、一袋盐、一包面条，站在柜台前，一直在看手机的人，多半是在等人付钱，不是自己付。”

又过一会儿：“还有，老人家扫不出码的时候，你不能说‘扫一下’，要说‘我来帮您’，因为他们怕的是丢脸，不是不会。”

再过一会儿：“还有，周一早上来买东西的，大多是急着出门的人，你得手快；周三下午来的，才是想聊两句的。”

这三句话，没有一句写在任何培训手册上。每一句都是一个整整齐齐的小发现，来自十几年里一个又一个人的手。她自己却以为“没什么好讲的”。

如果她把这三句话，原样告诉AI，会怎么样？AI可以接上去：社区商业里的“时间节奏”、老年人使用支付工具时的心理……然后她会摇头或者点头：“不是这样的”“对，你说到点上了”。她的“不是这样的”，是岸上得不到的。

这就是田。它不是专业，是十几年里一个人站在一个地方，被无数次具体的事改过。

— 为什么说“踩”，不说“耕”

整本书用了“耕田”这个比喻，但这一节的标题，用的是“踩过”，不是“耕过”。这是有意的。

耕，是一个很重的字。它是有计划的，要整块地翻，要一季一季地来。很多人听到“耕”，就觉得自己没有那份资格，我没有认真经营过什么。

踩，是一个很轻的字。你走过，你在里面站过，你的鞋沾过泥。踩，是最低的门槛，也是所有耕作的开头。

这一节想说的是：你不需要先成为一个耕田的人，才能和AI碰出新的东西。你只需要踩过一块地，被它改过一点点，手里有一点说不清的东西，就够开始了。

耕是后来的事，是往返多了，自然会变成的事。

— 田不等于对

有田，不等于田里的话都对。

一个开了二十年店的人，可能深信“顾客都爱占便宜”。这是他田里的“经验”，也可能是他踩出的一个偏见。一个带孩子的母亲，可能把“我家孩子这样”当成了“孩子都这样”。田里的人眼窄，这是田的短处。所以第七章会专门讲，田里的人在复合体里要守住哪几个位置，其中一条，就是让自己的猜想有机会被否定。

另外，也不是每一块田都已经睡醒了。有的田里有很多东西，但从来没有被喊上岸，主人自己都不知道有。第六章最后会给出一个五六步的做法，把田里说不清的东西，一步一步地说出来。

— 如果真的觉得自己没田

也有这样的人：他说，我真的没有，我一直在被安排，上学被安排，上班被安排，自己没拿过什么主意。

这种情形是有的，尤其是年纪小的人，或者长期被别人安排得很紧的人。他们的田确实薄。

但田不是天生的，是踩出来的，所以什么时候开始踩都不晚。下一节我们就讲这个：关键不在你踩的是哪块田，也不在田有多大，而在你有没有踩过一块。一块很小的田，也是田。

◆ 5.5 关键不在耕的是哪块田，而在有没有踩过

回到小郑。〔构想案例〕

我们在5.1里看到，小郑问“怎么做出有我特色的汤”，问不出新东西。可是同一个小郑，有另一天，是这样的。

她做运营已经三年。有一件事一直让她不踏实：每周四晚上，她负责的活动页，成交总会往下掉一截，到周五又回来。她看过后台数据，也问过同事，大家的说法都是“周四本来就这样”。她心里却总觉得，不是“本来就这样”那么简单，可她说不清哪里不对。

这一回，她没有问AI“怎么提升周四转化率”。她把心里那团说不清的东西，原样递了过去：

“我在后台盯过很多个周四。周四晚上，进来的人不少，停留也不短，就是不下单。他们像是在看，又像是在等什么。我有个感觉，他们不是不想买，是还没到该买的时候。可我不说清‘该买的时候’是什么。”

这一段话不专业，有一半是“像是”“感觉”。但它是从她盯了三年的后台里长出来的。AI接住了，展开了几个猜想：发薪日的节奏，周末前的预期，对到货时间的担心……她读着读着，有一个猜想让她拍了一下桌子：“对，就是这个。”另一个猜想她一眼就知道不对，因为她知道周四晚上进来的人有一批是怎样的人。

三个来回之后，她和AI碰出一个她自己以前没想过的做法：周四晚上不推满减，改推一个“周五到货预告”，让人觉得“现在买，周末正好用”。〔这个做法是构想的，是不是真有效，要靠她去试，不靠我们在这里说。〕

同一个小郑，同一个AI，一个问不出新东西，一个问出了新东西。

差别在哪里？不在她聪明了，不在AI变了，也不在汤的田不够“高级”、运营的田更“高级”。差别在：运营这一件事，她踩过。她被后台改过，被客户改过，被一次次“明明应该涨结果掉了”改过。

— 田的高低，不是关键

这一点，我想说得很直白：关键不在耕的是哪块田。

运营不比煲汤高级。收银不比做科研低级。带过孩子的母亲手里的田，和做过十年工程的人手里的田，在“能不能和AI碰出新东西”这件事上，没有高下之分。

决定能不能碰出新东西的，还是5.4那三条：亲历，反复被现实改，里头有没说出的剩余。

三条都有，哪怕这块田只是一个阳台、一间小店、一年的陪护，它就是一块能和AI碰的田。三条都没有，哪怕这块田名头很大，也只是一个名字。

— 在我这里是怎么发生的

写到这里，要补一个本书自己的来处。序章里说过：我前一天在农场获得了一些经验，输入了Claude，经过理念上的碰撞，写成了一部理念专著。这个过程里，无形中发生了“我们一起进行巨大的思想创新”。

我在这里只想强调一点：我带进来的，不是理论，是一块田的感觉，说不清。那块田的细节，这里不补，也用不着。要紧的是田在先：有一块踩过的田，才有往岸上的一喊，才有岸上的一接。反过来，如果我是坐在书房里想“我来写一部关于农场的理念专著”，这件事多半发生不了。

— 三条里最容易被忽略的

回头看上面三条：身体进去过，被现实改过，有说不清的剩余。前两条人人都明白，第三条最容易被忽略。

很多人以为，只要有经验就够了。可是经验如果全部已经被说成了话，它就进了岸上，AI手里已经有了，你再说一遍，只是又加了一次回声。真正能让碰撞发生的，是那一小块你自己也说不清的东西。

所以“说不清”不是需要克服的缺点，是需要保护的资源。不少人一遇到说不清，就急着让AI替自己把话说清楚。AI当然能说得很漂亮。可说得太漂亮，原来那块说不清的东西，就被一句漂亮的话盖住了。

留一点说不清，别急着收拾。说不清，是田里的东西还没被岸上磨圆的标志。

— 把这件事，扫一遍

这一章的判断，先把骨头摆出来。它说的是三界之间的关系。

理念界，是岸上的讲：已经被说出来的话，成体系的整理。现实界，是田里的地：自己亲身踩过真实的事。自我界，是踩的那个“我”：在场，会说“不对”，会认下，也会被改。

判断是：理念界的讲，自己长不出新的。它要长出新的，得被现实界里一块自己踩过的田顶一下，再由自我界接住、变一变。缺了现实界，剩下的是理念界自己转，自我界只有转述的份。

这条判断在不同条件下样子不同。条件用的是第三章3.5同一套：一条是这一次碰撞“显成什么样”（对照与变化；窍门、节奏、整体感；价值，三种）；一条是差异序列“怎么走”（为了什么而走；在往返里走；在代价里走，三种）。三乘三，九格，全扫在3.5里，那里是阿珍、林姨、老马三个人各扫三格。这一章不再重扫，只取四格，看一个从来没下过厨的人，在这四格里是什么样子。仍用小郑的汤。

	为了什么而走	在往返里走	在代价里走
对照与变化	见3.5	半发生：改的是话，不是手	见3.5
窍门、节奏、整体感	见3.5	见3.5	发生，不出新：十条窍门整条收下
价值	见3.5	空格：未发生	发生，但错位：代价在自己，裁决借给了岸上

其余五格，见3.5。表里“半发生”“发生，不出新”“发生，但错位”三个定性，是我的判断。下面把这四格逐个说一遍。

对照与变化，在往返里走。无田者的讲，不是“手上的分寸被改了”，而是“话被改了”。汤糊了，他把“糊了”交回AI，换回一句“火小一点，中途别走开”。回头是回头了，改回来的是一句话。这一格是半发生。它也是一道门：他接着煲第二次，手里有了“那次糊了”，这一格就变成真发生。无田者走向有田，往往就从这里开始，不是因为听了更多，而是因为糊了一次。

窍门、节奏、整体感，在代价里走。无田者的讲，不是“被自己的锅、自己的火筛过磨过的窍门”，而是“整条收下的十条”。AI给了十条窍门，先焯水，冷水下锅，盐后放……他一条一条记下。代价他是有的，肉买了，汤糊了，可他不知道

这个代价该记在哪一条上，所以十条一起背着。筛窍门的是田里的约束：他的锅，他家的火，家里人的口味。这些他都还没有。发生了，但出不了新。

价值，在代价里走。无田者的讲，不是“最后一刀留在田里”，而是“代价落在自己身上，裁决却借了别人的”。汤端上桌，家里人说一句“还行”，他回头问AI：“这汤算好吗？”AI答：从描述看是合格的。家人的脸色、下次还吃不吃，这些代价都落在他身上，他却没有一个自己的“好”可以拿来裁。3.5里说，代价落在谁身上，判断权就该在谁手里。无田者这一格，位置是错开的。

价值，在往返里走。这一格是空的，至今没发生，和3.5里“什么算改好”那一格是同一处。为什么？“好”的标准通常藏在做法下面，人不觉得它可以动；无田者更是连自己的标准都还没有，他的“好”是食谱写的，是AI说的，没有一个自己的东西可以被回写。什么矛盾会让它发生？家里人一口一口说“不对味”，而他每一步都对着食谱，一步没错。做法和标准顶在一起，顶到他开始问：我到底想让这锅汤是什么味？那一刻，标准才轮到被改写。

一 这四格合起来说了什么

四格摆开，看到的不是“越往右越空”，是同一件事：每一格里缺的，都是现实界那一端。

对照，缺手上的分寸可照；窍门，缺约束可筛；价值，缺自己的“好”可裁；标准，缺一件会顶撞它的事。理念界在每一格里都到场了，而且到场得很好。自我界也在，可它只能转述。

这就是这一章的判断，落在三界上的样子：理念界一个人转，转得再顺，出不了新；一块踩过的田从现实界进来，顶一下，自我界接住并变，新的才有。无田者能做的，是把理念界的事执行一遍。要碰，缺的是现实界那一端，而这一端补上，不靠听，靠踩。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无田者的日子看起来很热闹：执行一遍最像“在做事”。AI时代最容易出现的一种热闹，就是这种：做了很多遍，每遍都挺顺，没有哪一遍真的被现实改过。

— 小郑的第二次尝试

我们回头看小郑的汤。她要想拥有自己的汤，可以这样走一周。〔构想案例〕

第一天，照着岸上的讲，煲一锅。

第二天，同样的汤再煲一次，只改一样东西，比如水少一点。尝，写下一句话，哪怕是“比昨天闷”。

第三天，再改一样。再写一句话。

到第五天，她手里有了四句自己的话，全是笨话：“水少了显得浓，但喝到后面腻”“放盐早了肉紧”。这时她再去问AI，问法就变了：

“我这个汤，前三口很香，第四口以后腻。我试过少放水，更腻。我感觉不是水的问题，是第一口的香把后面的口味盖住了。”

这句话，就可以拿去碰了。她的田，就是从这几天开始长出来的。

— 借来的田，算不算

有人会问：我自己没有，可是我认识一个老师傅，让他讲给我听，再让我去问AI，行不行？

行，但要看借来的是什么。

老师傅一旦把他的田说出了口，说出来的那一部分，就成了岸上的话。你听来的是岸上的话，只是这一回是他的岸上，不是网上的岸上。这仍然比从网上读来的好，因为他的话里有一点具体的泥味，可以帮你找到下田的地方。

可是他没说出口的那一部分，还在他那儿。你借走的，是他田里能说出来的那一小截。你想拿到更多，要么你坐到他身边，看他做，让他的手把你的手带一遍——这是你自己下田了；要么你就在你自己的事上，踩出一块属于你的田，把老师傅的话当作地图。

地图是好东西，只是它替不了脚。

— 这话什么时候不成立

“关键在有没有踩过”这话，也有不成立的时候。

第一，有田也碰不出来。有的人，田很深，但他把AI当成结论机：问一句，拿答案，走人。田里的话他从来不说，一句也不往岸上喊。这种人，手里有一块大田，AI那边也很大，但中间没有人把门打开。田是有的，碰没有发生。

第二，只踩一脚，不算。一个人去过一次农场，拍了照，回来说“我对农场有感觉”。这一脚是踩了，但还没有被现实改过几回，没有回写，田的深度不够，碰出来的东西往往是漂亮的、浅的。

第三，田里的人太笃信。有人把自己田里的经验当成天经地义，AI一展开与他不同的看法，他就说“那是书上说的，不是真的”。他守住了田，也关上了岸。这种情形，第七章要专门讲。

— 带走的话

新的东西，从你踩过的地方长出来。没踩过的地方，AI能讲得很好，那是别人的好。

这一章讲到这里，只讲了一半。它说的是“为什么要有田”。那么，田里到底有什么，怎样才能把田里那些说不清的东西，一点一点喊上岸？这是第六章要做的事。再往后，田里的人在复合体里要守住哪几个位置，是第七章的事。

— 小账

SDE口径：岸上的讲（理念界）单独长不出新的；要长出新的，须经一块自己踩过的田（现实界）顶一下，由“我”（自我界）接住并变。条件的九格全扫见第三章3.5；无田者的四个样本格里，缺的都是现实界那一端，其中“价值×往返”一格至今没发生。

明天能试：挑一件你天天在做、却从没认真讲过的小事，今天做它的时候，留意一个“说不清的不对劲”或者“说不清的顺”，只用一句话记下来，不求准。明天再问AI的时候，把这一句话原样递过去。

— 这一章怎样算错

如果出现这样的大局面，这一章的判断就错了：大批没有踩过任何相关田的人，仅靠与AI的对话，就持续做出了被广泛承认为新、又能经受现实检验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不依赖于他们是否曾下过田；或者，大批有田的人，与AI往返碰撞之后，升维的结果并不比没田的人更多。出现任何一种，“无田者出不来新的”这话，就要收回。

— 学术近邻认账

这一章的话，在学术上有两个近邻，这里认账，不展开。

一是波兰尼关于“隐性知识”的说法，大意是我们知道的，比我们能说出来的多。〔待核：具体出处与措辞〕本章说的“田里有尚未被说出的部分”，与它很近。不同处在于，本章不只说“有说不出的知识”，还说这部分说不出的东西，是和AI碰撞时人这一边最值钱的材料。

二是杜威一路讲的“做中学”，大意是经验是学习的来源。〔待核：具体出处〕本章也认这一点。不同处在于，本章问的不是“人怎样学”，而是“人和AI这一个复合体，怎样发生新的”。



06

第6章

每个人的田

一位读者读到这里，合上书，对身边的人说：“人家有农场，有土可摸。我一天到晚就在一间厨房里转，我哪有什么田。”〔构想案例〕

这话说得很实在。前面几章一直讲“田里的人”和“岸上的人”，讲多了，田就容易被听成一块真的地：种菜的、务农的才有，别人没有。

不是这样。第五章5.4列过一张单子：做过的工作、带过的孩子、受过的病、开过的店。这一章要做的事，就是顺着这张单子，一块一块走进去，看看田里到底有什么，看看田里的东西怎样才能被说出来，说出来以后又会发生什么。

先交代这一章不做什么。它不替你找一块“值钱的田”，也不教你把日子过成素材。田不是挑出来的，是踩出来的。你踩过的地方，就是你的田。

再交代这一章怎么走。前四节各走进一块田：一间开了二十年的早餐店，一段照料孩子和老人的日子，一间教室，一副生了病的身体。这四块田里有一个共同的情形：田里的人心里装着很多东西，却说不出，或者说出来的是别人的话。第五节把这个情形拆开，讲六个具体的步骤，教你怎样把田里的东西喊上岸。

碰撞的机制，第三章已经讲过。这一章不再讲机制，只看它在日子的样子。

◆ 6.1 开了二十年早餐店的人

老杭在一所小学和一个公交站之间的街口，开了二十年早餐店。〔构想案例〕

他每天凌晨三点半起床，和面，泡豆子，四点半生炉子，六点开门。炸油条，磨豆浆，煮茶叶蛋，收钱，找零，擦桌子。二十年里，他没有读过一本讲经营的书，也说不出“客户画像”是什么意思。

有一天，上大学的儿子回家，看他算账算得愁眉苦脸，说：“爸，你去问问AI嘛，让它给你出出主意。”

老杭不太信，但还是让儿子帮他在手机上问了一句：“早餐店怎么提高营业额？”

答案来得很快，条理清楚：精简菜单，推出套餐，做会员卡，上外卖平台，错峰促销，加一两样招牌。每一条后面还跟着几句解释。

老杭看完，沉默了一会儿，说：“都对。”

儿子说：“那不是挺好？”

“都对，”老杭说，“可都不是我这儿的事。”

这句“都不是我这儿的事”，是这一节的起点。

— 岸上的话是对的，只是不认得这条街

我们先把岸上的话说公道。那几条建议没有错。放在多数早餐店里，大概都用得上。AI读过的早餐店很多，讲出来的是它们的共同之处。

可老杭的店不是“早餐店”这个词，是那个街口的那一家。

这个街口有它自己的样子：东边是公交站，西边是小学，北边一排居民楼，南边是一条不宽的马路，路上一到七点就停满电动车。二十年里，这个街口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老杭的店也跟着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灶台朝哪边，桌子摆几张，哪样东西早上先出，哪样东西下雨天少做。

这些，菜单和套餐里装不下。

— 他把田里的话倒了出来

儿子后来换了一个办法。他对老杭说：“你别管问得对不对，你就对着手机说，想到什么说什么，我帮你一并发给它。”

老杭对着手机说了一大段话。我们不去整理它，原样记个大概：

“七点以前来的，是赶公交的。他们最怕等。前面排上三四个人，他们看一眼就走了，走了就不回来，隔天去别家。七点半以后来的，是送孩子的家长，他们不赶，还要给孩子挑热的。下雨天豆浆比平时好卖，油条反倒剩。周一的客人话少，周五的客人爱聊。冬天卖得好的是茶叶蛋，夏天是豆腐脑。赶公交的那些人，闭着眼睛我都知道他们要什么，一根油条一杯豆浆，从来不换。”

他一口气说完，说得有点乱，说完还不好意思，说：“这有什么用，都是废话。”

可是请注意，这一段话里，有一句是岸上先拿不出来的：“他们看一眼就走了。”

这不是统计，是老杭二十年里站在灶台后面，亲眼看见的。他看见过的，不是“排队时间长”，而是人在门口那一瞬间的神色：看一眼，估一下，转身。

— 田里一句话，改写了岸上的讲

AI收到这段话以后，回的东西和第一次不一样了。它没有再讲套餐和会员卡，而是顺着老杭的话往下问：

“你说赶公交的人最怕等。他们买的东西是一样的，对吗？那能不能在他们到来之前，把这一份提前装好？不过，一根现炸的油条和一杯热豆浆，提前装好会不会凉，影响口感？”

岸上的讲，到这里还是岸上的讲：它默认赶公交的人要的是“热”。热的油条好吃，这是常识。

老杭听儿子念完，摇了摇头，说：“他们不要烫的。”

“不要烫的？”

“拿了就走，走到车站，油条刚好不烫手。要是烫的，他们拿在手里都得换手。”老杭说，“他们要的是不用等。热不热，他们不在乎。”

儿子把这句话原样发了过去。

岸上的讲，这时被田里的一句话改写了。AI重新排了一遍：对赶公交的人，卖点不是“现炸热乎”，而是“拿了就走”。热度可以让一让，换成速度。

没有这句话，AI顺着“热”的方向，会给他出一堆保温的主意。有了这句话，方向整个转了。这句话是田里的人说的，因为他站过二十年，看过几千个人怎么拿着油条走。

— 岸上的一句讲，又改写了田里的耕

事情还没完。AI接着说了一句话，老杭自己没想过：

“你说他们看一眼就走了。他们是嫌队排得长，还是看不出前面要等多久？这两件事不一样。”

老杭没马上回答。

他坐在灶台边的小凳子上，想了很久。他的店门是朝着马路开的，队伍从门口拐出来，沿着墙排。站在店外面的人，看不见里面灶台前有几个人在等，只看见门口黑压压一片。有时候明明里面只有两个人，外面的人看着，觉得“排了一大堆”。

二十年里，他一直把这件事想成“赶公交的人没耐心”。AI那句话，让他第一次换了个角度：也许不是人没耐心，是他们看不见。

他后来做了一个小改动：在朝向公交站的那一侧，开了个小窗口，专门卖那一份固定的油条豆浆，一手交钱一手拿走，里面几个人在等，窗口外面一眼看得见。

这个改动有没有用，我们不替他保证。这是一个构想的例子，故事到这里为止，它的作用不是证明“开窗口一定灵”，而是让我们看见：一句岸上的讲，落进了田里，改变了老杭往后怎么耕。

这一来一回，才是碰撞。田里说一句，岸上改一次；岸上讲一句，田里改一次。哪一边都没有单独把这件事做完。

— 田里也会否决岸上

岸上的讲不是每一句都对的。同一天晚上，AI还提过另一个主意：既然上班族常来，要不要推出一张按月付费的早餐卡，先收钱，后吃饭，店里的现金也宽松些。

老杭这回没想多久。“不行。”

“为什么？”儿子替AI问。

“我这儿的客人，大半是家长和附近做小买卖的。他们手里的钱是一天一天进来的，月初让他们先掏一个月，他们不干。再说，卡一发出去，人家哪天不来了，我退不退？退了，账乱；不退，吵架。”老杭说，“我头几年试过类似的，吃过亏。”

这一句，AI也是第一次听说。它把月卡的主意收了回去，换成了“记一本熟客的账，月底结”，这是老杭本来就在做的。

这件事要记住：田有否决权。一个主意从岸上落下来，要经过田的这一关。过得去，就长进田里；过不去，田里的人一句话，就能让它退回去。这不是固执，这是田在替自己说话。AI要的不是田里的人点头，而是田里的人把“为什么不行”讲出来，因为那个“为什么”才是岸上从来没有的东西。

— 老杭那一眼里有什么

再说一说老杭的“看一眼”。

清晨六点五十，老杭在灶台后面抬头，门口站着一个人。老杭没打招呼，手已经去拿油条和豆浆了，因为他知道这个人要的是什么，也知道这个人再等一会儿就要走。

他看见了什么？

一开始只是一个人影站在门口。再看，是个穿着外套、背着包的人。再看，脚尖是朝着公交站那一边的，手里的手机亮了一下，他低头看了时间。再看，眼睛往队伍那边扫了一下，肩膀往后收了半寸。到这里，老杭已经知道了：这个人是赶车的，而且快要走了。

这一眼，不是一下子“看见”的，是一层一层显出来的：人影，赶车的人，赶车而且快不耐烦的人。每一层都是一个小小的差别接着另一个：脚尖，手机，眼神，肩膀。前一层不是错的，只是显得还不够。

这一眼也不是老杭一个人的眼睛能完成的。它缠着这个街口，缠着六点五十这个钟点，缠着二十年里看过的几千个这样的人，缠着灶台前那只已经伸出去的手。换一个刚来店里帮忙的年轻人站在同一个位置，他看见的只是“门口来了个客人”。

老杭说不出这一眼是怎么来的。可是，一旦有人顺着问“你是怎么知道他要走的”，这一眼能被拆开一部分：脚尖，手机，肩膀。拆出来的这几条上了岸，别人也能用，AI也能用；整片的那一眼，仍留在田里。

— 他的话为什么一直没出来

二十年里，老杭为什么从来没说过这些话？

第一个原因，没有人问。客人只问“多少钱”，供货的只问“要多少”，家里人只问“累不累”。没有一个人问过：赶公交的人和送孩子的家长有什么不同？

第二个原因，没有现成的词。岸上的词太大：客群，转化，体验，场景。老杭拿这些词去套自己的日子，总觉得套不上，还显得假。所以他宁可不说。

第三个原因，他自己觉得是废话。下雨天豆浆比油条好卖，这谁不知道？他每天都在经历，经历到连“这是一个发现”都忘了。

这三个原因里，第三个最值得停一停。田里最厚的东西，常常恰恰是田里的人觉得“这有什么好说的”的那一部分。因为它太近了，近到成了呼吸。

所以老杭说“都是废话”的时候，那个“废话”，恰恰是整段话里最该留下的地方。

— 为什么这些话AI不可能预先备好

有人会说：二十年早餐店的经验，网上不是到处都有吗？AI什么没读过？

这是最强的一种反对，值得认真答。

AI读过很多早餐店的故事、攻略、访谈、论文。它知道“早餐店有早高峰”，知道“赶时间的人不爱排队”。这些是已经被说出来的东西，它有，而且比老杭知道得多。

但它没有的是：这个街口的这个七点。它不知道老杭的门朝哪边，不知道店外面看不见里面，不知道赶公交的人拿着油条走到车站刚好不烫手。这些东西，没有人写过，因为没有人需要写。它们在老杭的手里、眼里、脚底下，是他和这条街二十年缠在一起长出来的。

你把老杭的这些话拿到另一条街上，大半用不上。这恰恰说明它们是老杭的田：它们长在这块地上，换了地方，就不是原来的样子。

还有一层，是第三章说过的：AI的现实记忆不是预先摆好的一块，是被你的现实记忆激活、定形的。换一个人来问，调出来的是另一批。老杭说“他们看一眼就走了”，AI才会去问“是嫌长，还是看不出”；换一个只说“生意不好”的人，AI调出来的就是套餐和会员卡。

— 什么时候这话不成立

“二十年”这个数，很容易让人误会。好像开得越久，田越厚。

不是这样。

老杭有个邻居老葛，也开了二十年早餐店，手艺不差。可他开的是连锁品牌的加盟店，每个步骤总部都发了手册：面和多少水，炸几分钟，摆几样，什么时候促销。二十年里，老葛按手册做，一步不错。他的店从来没出过差错，也从来没什么变化。

老葛算不算有田？我们得说得公道：他有手艺，有一套熟练的活儿。可他的二十年，更像是同一个“第一年”过了二十遍。手册替他走了那条路，每次下雨天油条剩了，手册不问，他也不改；客人看一眼就走了，手册没有这一栏，他也没记。

老杭和老葛的差别，不在年数。在于老杭每一次看见“剩了”“走了”，都往回改了下一次的起点：下雨天少炸一点油条，七点前把那一份提前备好。田，是踩过、又被踩出来的东西改过的地方。

所以第一块田给我们的第一个判断是：田不在年数里，在你有没有让田里发生的事回头改你。

还有一种不成立的情形，是老杭自己要小心的。如果他听了AI的话，把所有判断都交给它：窗口开几个，油条炸几根，今天要不要涨价，都问一遍再动手，那他的田就荒了。AI能帮他喊话上岸，但踩田的脚，还得是他的。这一点，第七章再讲。

— 他的账，和账本上的账不是一回事

老杭有一本账。收了多少，付了多少，月底算一算，和别的小店差不多。

他还有另一本账，不写在纸上。

这本账记的是“谁没来”。周一那个话少的中年人，每周一必来，要一碗豆腐脑，不加辣。有一周的周一他没来，老杭脑子里就空了一格。到第三天还没来，他会在别的客人面前随口问一句：“那个周一来的老哥，怎么好几天没见了？”

这个“没来的人”，在任何一份数据里都找不到。外卖平台能告诉你今天来了多少单，不会告诉你有一位熟客三天没露面。账本上记的是发生了的事，田里的人，还记着该发生而没发生的事。

这个小小的差别，其实是田与岸最大的差别之一。岸上能讲的，是已经被记下来的；田里的人，连“没记下来的空缺”也在看。

— 带徒弟，是一个老办法

第三年的时候，老杭雇了一个学徒，叫小吴，十九岁。

老杭想教他的，是那一眼，“看一眼就知道这个人要走”。他一开始只能说：“你多看着点。”

小吴看了一个月，还是看不会。每一次老杭喊一声“快，那个要走了”，小吴才反应过来，可人已经走了。

老杭有点着急，也有点说不出的别扭。他明明知道，却教不出来。

后来，是儿子在家的一个晚上，老杭把这件事讲给AI。AI问的话很朴素：“你说你一眼就能看出来，那你的眼睛先落在哪里？”

老杭想了很久，一项一项地说：脚尖朝哪边，手机是不是亮了，肩膀是不是往后收了半寸。

第二天，他对小吴说：“你别的不用管，就看脚尖。”

小吴照着看。一个星期以后，能看出来三四成。

这是一个很老的办法。带徒弟，就是让田里的话上岸最古老的一种路。徒弟看不懂，师傅就得想办法说；师傅被逼着说，一直没有名字的东西才第一次有了名字。AI不是发明了这条路，它只是多了一个肯一直追问的“徒弟”。

还要补一句公道话。小吴学到的是“脚尖”“手机”“肩膀”这几个信号，不是老杭的那一眼。那一眼里，还有二十年的灶台、这个街口、六点五十这个钟点，这些，三四成之外的七八成，仍然留在老杭的田里。这不是遗憾，是好事：说出来的部分可以被分享，没说出来的部分，才是这块田还值钱的原因。

— 田是有边的

老杭的田，有一块很清楚的边。

后来有人劝他：你这店这么稳，去隔壁区再开一家吧。他想了很久，没有去。

儿子替AI问他：“为什么不去？”

“那条街，我不熟。”老杭说，“早上几点人多，人往哪边走，门开在哪边，我都不知道。得重新踩。踩个一两年，才有数。”

这几句话，其实是在给自己的田划界。它很大，大到足够他吃二十年；它也很小，小到走出这个街口，就要重新开始。

很多人把“经验”想成一件可以随身带走的行李，换个地方还能用。老杭知道不是。他的经验是长在这个街口的，一部分可以带走（比如和面的手法，炸油条的火候），一部分带不走（比如看一眼就知道谁要走）。带得走的，岸上多半也有人讲过；带不走的，才是他真正的田。

知道自己的田有边，是田里的人最清醒的地方。反过来，一个到处都说“我有经验”的人，往往还没有分清哪一部分是田，哪一部分只是岸上的话。

— 老杭的这一节，留下什么

回头看老杭这一节，有三样东西是他田里原有的：

他的手：知道面团今天醒得急不急。他的眼：看得见一个人在门口看一眼就走。他的账：下雨天豆浆比油条好卖。

这三样他都没说过，因为没人问，也因为他自己觉得“这有什么好说的”。它们一直在他的日子里，是他每天在灶台后面做的事，是他的“会”。

它们不是不存在，只是没有走到岸上。一旦有人顺着他的话问下去，它们就一层一层显出来了：先是“赶公交的人最怕等”，再是“他们看一眼就走”，再是“他们不要烫的”，再是“其实是看不见前面有几个人”。到最后一层，连老杭自己，也是第一次看清。

岸上的AI，没有替他想出这些。它只是做了一件事：追问。

下一节，我们换一块田：没有柜台，没有营业额，没人给你发工资的一块田。

◆ 6.2 照料孩子与老人的人：无人安排的照料

凌晨两点，隔壁屋里传来一声咳。

阿芳睁开眼，没有开灯，躺着听了几秒。〔构想案例〕

她五十二岁，家里住着八十四岁的母亲，还有三岁半的外孙女，白天女儿女婿上班，孩子归她。母亲睡在朝南的小屋，孩子睡在她床边的小床上。这几年，她的夜晚是被切成一段一段的。

那一声咳是母亲的。她没有马上起身，因为她听出来了：这一声短，轻，咳完就停，不连着第二声。她听着是翻身时带出来的，没起身。这是阿芳对她母亲的听法，别人家的老人，不一定是这样。她又躺了一会儿，听着隔壁母亲的呼吸重新平下去，才翻个身睡着。

要是那一声听上去不一样，她会立刻起来。同样是一声“咳”，在她的耳朵里，是两样东西。

这个本事，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也没有人问过。

— 这块田，没人安排过

开早餐店有营业执照，教书有教师资格，生病有病历。这些田，至少在外面有个名字，有人知道它存在。

阿芳的这块田，没有名字，也没有人安排过。

没有谁招聘她来做这件事，没有谁给她培训，也没有谁规定过“夜里听到咳声应该怎样判断”。没有岗位说明，没有考核，没有证书。事情是一点一点落到她身上的：先是孩子出生，再是母亲腿脚不好。她做了，做得不好会自责，做得好没有人会说，因为这被当成了“本分”。

“本分”这两个字，有个不容易看出来的作用：它把一大块知识悄悄装进了“应该”里面。应该做的事，不需要解释怎么做；做得好是应该的，做不好才需要说。久了，连做的人自己也觉得，这有什么可讲的，谁都会。

可是，“谁都会”不是真的。

换一个人，坐到阿芳那个位置上，躺在那张床上，听见那一声咳，他听到的就是“有人咳了”，听不出短和长、轻和重、连着和不连着。这个本事，是阿芳在这间屋子里，对着这位老人，一晚一晚听出来的。

所以，无人安排的照料，是最厚的一块田，也是最没有话的一块田。最厚，因为它天天在发生，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耕。最没有话，因为没有人来问，也没有一个词来装它。

— 她的耳朵里有一套分法

后来，是阿芳的女儿教她用手机里的AI，主要是想让她问问菜谱，问问孩子发烧怎么办。

有天夜里，孩子半夜哭，哄了很久不睡，阿芳心里烦，随手在手机上输了一句：“孩子夜里哭怎么办？”

AI回得很全：检查是否饥饿、尿湿、过热过冷，保持安静的环境，轻拍哄睡……每一条都对，每一条她都做过了。

她盯着手机，忽然有点生气，对着手机语音说了一段话，大概是这样的：

“你说的我都知道。可我家这个孩子哭，我分得出三种。前半声尖、一下子拔上去的，是困，再哄一哄就睡；带着抖的，是怕，她做了梦，要有人把手搭在她背上；拖着长音、一声一声拉长的，是要人抱，不是哪里不舒服。我不是分得很准，有时候也错，可大部分时候我能分出来。”

说完她自己愣了一下。这是她头一回把这件事说出来。

AI的回答和刚才不一样了。它没有再列清单，而是问了几句话：

“你说的三种哭，前半声、带抖、拖长，这是你自己总结出来的吗？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有没有哪一次分错了？分错的时候，是怎么发现的？”

阿芳想了想，回：“分错过。去年冬天，我以为她是困，结果是怕，我一直拍，她哭得更凶，后来我把手搭在她背上，她才好了。”

“那次之后，你对‘怕’的哭，听得更仔细了吗？”

“是的，”她说，“我才知道‘怕’的哭有一点点往上挑的尾巴。”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串很小的差别，一个接一个：前半声尖，带抖，拖长；分错一次，听出一个尾巴。这些差别排成了一条路，路上她的“分法”一层一层显出来，每一层都建在前一次分错的底下。

而这套分法，只在她和这个孩子之间灵。换一个孩子，“拖着长音”可能是别的意思。分法缠着这个孩子，缠着这间屋子，缠着两点钟的夜，也缠着阿芳自己困着的那份耳朵。

一 田里的话，岸上有人接住了

阿芳说出这三种哭以后，AI没有评价它“对不对”。它做的事很简单：把阿芳的话整理成一张她自己看得懂的小纸条，用她的话，不用术语。

困：前半声尖，哄一哄就睡。怕：带抖，尾巴上挑，手搭在背上。要抱：拖长音，不是不舒服，是要人。

她看着这张纸条，有点不好意思，也有点说不出的东西。这些话，她知道了很多年，第一次看见它们写成了字。

这张纸条有什么用？至少有两个。

第一，女儿女婿晚上接手的时候，能看。他们不必再问“她为什么哭”，而是可以先问“她哭起来是哪一种”。

第二，阿芳自己看了几遍以后，发现了一件事：三种哭里，没有一种是“哭得最凶的那种”。她以前总觉得，哭得越凶越要紧，其实不是，她的分法里，最凶的往往是“怕”和“困”，而最要留心的，是那一种安静下来的哭。她把这一条也告诉了AI：有一种她不放心，是哭着哭着忽然没了声，那种时候，她一定起来看一眼。AI把这一行也记进了纸条的最后。

— 岸上的一句讲，改写了田里的耕

AI听了阿芳讲孩子，又听了她顺口讲到母亲夜里的咳，问了一个她没想过的问题：

“你对孩子和对母亲，夜里先做的事，一样吗？”

阿芳愣住了。

孩子半夜一哭，她第一件事是出声：“外婆在这儿。”然后才去摸、去抱。母亲半夜一咳，她第一件事是起身，推门，问：“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两个人夜里醒来，要的也许是同一样东西，先知道有人在。她对孩子做了，对母亲没有做。

她第二天夜里试了一次。母亲咳了一声，她没急着推门，隔着墙，先轻轻说了一句：“妈，我在呢。”

隔壁屋里，过了一会儿，母亲含糊地应了一声“哎”，就睡了。

我们不要把这件事讲得太大。这不是治什么病的办法，也不会让一位八十四岁的老人变年轻。这只是阿芳的田里，多了一种耕法。这个耕法是怎么来的？是岸上有人问了一句“你对两个人是不是一样”，田里的人才发现自己一直把两个人分成了“要哄的”和“要问的”。

岸上一句话，让田里的手换了一个位置。

必须说清楚，这一节只讲一件事：你的观察怎样被说出来。如果孩子或老人的哭、咳、不吃东西让你担心，该找医生就找医生。AI帮你把话说清楚，不替你判断病情，也不替你做决定。

— 纸条交给别人，就变了

第二天，女儿下班回来，阿芳把纸条给她看。女儿看了很久，说：“妈，你怎么不早说？”

阿芳说：“没人问。”

当天夜里，孩子醒了一次，是女儿起的床。她照着纸条，听前半声，尖，是困，就按“再哄一哄”的办法拍，拍了好一阵，孩子还是哭。女儿有点泄气，第二天跟母亲说：“你这个不灵嘛。”

阿芳想了一下，说：“我抱着她的时候，她拖长音，是要人。你抱着，她拖长音，不一定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

“她知道你是妈妈，哭起来，有时候是在跟你告状，不是要抱。”

这一句话，阿芳以前也没想到过。她是被女儿的那句“不灵”逼出来的。

于是纸条上多了一行：哭给谁听，意思不同。

我们要从这件小事里看出两层。第一层，田里的东西一旦被说出来，就会碰到别人的田，女儿的田里有“妈妈”这个位置，是阿芳的田里没有的。碰一下，纸条就不再是一张死的清单，它又往前长了一层。第二层，这套分法不是挂在孩子身上的一个标准，它是阿芳的耳朵、这个孩子、这间屋子，以及孩子知道“抱她的人是谁”缠在一起的东西。换一个抱的人，分法就得跟着变。

这也是为什么AI不可能预先给出一份“孩子哭声的分类”就算完事。那样的分类，是岸上的讲，它没有错，只是不认得这一个孩子，不认得抱她的这一个人。

— 母亲那边的田

孩子的哭，阿芳说了。母亲那边，她起先说不出多少，只说：“她吃饭，我看一眼就知道。”

AI问：“看什么？”

她想了一会儿，说：“看她先看哪里。平常她坐下来，先看菜。哪天她先看碗，不看菜，又不动筷子，就是有事。”

“有什么事？”

“不一定。有时是心里有事，有时是身上不舒服。我得问。”

AI又问：“有没有哪一次，你猜错了？”

有的。有一回，母亲连着两顿不好好吃，阿芳以为是心里有事，陪着聊了半天，母亲还是不动筷子。后来才发现，不是心里的事，是身上有哪里不对。她带母亲去看了医生。

这件事，阿芳以前只当成“我猜错了”，记在心里一个角落。这回说出来，才第一次明白：她那套“先看哪里”的分法，是有边界的。它管得了“她心里有没有事”，管不了“她身上哪里不对”。后一类，归医生。

这是这块田里很重要的一课：田里的人，要知道自己的分法管到哪里为止。分法越清楚，越知道哪一步该交给别人。说出来，不是为了替代医生，是为了把“我能看出来的”和“我看不出来的”分开。

— 院子里的另一种声音

白天，阿芳带外孙女在小区院子里晒太阳。院子里还有几位同样带孩子的老人，聊起来，每人都有一套：

“孩子睡觉要关灯，不关灯睡不踏实。”“孩子睡觉要留小灯，不留小灯会怕。”“哭了不能抱，一抱就惯坏了。”“哭了就得抱，小孩子哪懂什么惯不惯。”

这几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群里也一样，一个育儿号说一套，另一个又说另一套，吵得热闹。

阿芳有时听着，觉得自己也该有个“立场”。可她回来想想，她家这个孩子，睡觉要不要灯，她是知道的：要一条缝，不要整个亮，要门外走廊的一点光漏进来。这不是哪种“流派”，是这个孩子的睡法。

岸上的人在争“该怎样”，田里的人在知道“这一个”。这两类话，说的不是一回事。争论里的每一方都可能是对的，因为它们各自说的，是自己家的那块田。

— 有工资的照料，也一样没有话

也许有人会说，阿芳是在家里，是“本分”，所以没人安排。那有工资的照料呢？

幼儿园的保育员小蓉，上班十一年。〔构想案例〕她有岗位，有排班，有园里发的《保育工作规范》。可是她的田里，有一件规范里没有的事：她知道哪几个孩子午睡是“装睡”。

装睡的孩子，眼皮是紧的，睫毛一颤一颤；真睡的孩子，眼皮是松的，嘴微微张着。装睡的那几个，往往是白天有什么事没处理完，躺着在想。她会过去，在他们床边蹲一会儿，不说话，等一等。过一会儿，有的孩子会自己睁开眼，小声说一句：“蓉老师，今天我跟某某吵架了。”

这件事，《保育工作规范》里没有一个字。园里的评优表上，也没有这一栏。小蓉自己也说不出来，只觉得“这是我该做的”。

所以，有没有工资，不是田里有没有话的分界。分界在于：这件事，有没有人曾经为它专门造过一个说法。照料的事，多半没有。它们太近，太琐碎，太像“应该的”，近到连造说法的人都没有。

— 说不出来，还有一层难处

这块田说不出来，除了没人问、没有词以外，还有一层别的田没有的难处：一说，就像在邀功，或者像在抱怨。

阿芳起先不愿意细说，部分是因为这个。夜里起三回，白天看孩子，还要服侍母亲，她要是说出来，听的人会不会觉得她在叫苦？她要是不叫苦，是不是又等于承认“这没什么”？

说是说不得，不说又没人知道。很多照料的人，就是这样被夹在中间，一直没有开口。

AI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位置。你说了辛苦，它不评判，也不当你是在邀功。你可以只说事，不说苦，也可以只说苦，不说事。事和苦分开说，反而更容易说清。阿芳的“三种哭”，就是在她没打算诉苦、只打算讲分法的时候，一口气讲完的。

这是一个小小的便利，不要夸大。它不能代替身边真有人听你说。但对很多从来没有被问过的人来说，有一个肯追问、不评判的对象，先把话练出来，是一个起点。

— 什么时候这话不成立

有三种情形，要老实说出来。

第一，不是所有的照料都自动成了田。如果一个人的照料完全是被别人安排好的流程，比如照着一张表格，几点喂药，几点翻身，一步不能改，那他踩的更像老葛的手册，不是自己的田。田要有“我看见了什么，然后改了什么”。

第二，说出田里的话，需要一点力气。一个已经累垮的人，不该再被告知“去把你的经验写下来”。那样做，是把田里的人又当成了一个要产出的人。先睡觉，先有人来替一会儿手，再谈说话。这一节不是催任何人上岸。

第三，也不要吧照料的人当作素材库。你的田，首先是你的。你把它喊上岸，是为了你自己耕得更明白，也是为了你愿意让它被别人用。不愿意的，就留在田里，没有人有权拿走。

— 阿芳的这一节，留下什么

阿芳的耳朵里，有一套分法。她以前不知道那是一套分法，只知道“孩子哭了我就晓得”。

现在，这套分法有了几个词，有了一张纸条，还有了一个她没想到的新耕法：对老人，也先说一句“我在”。

三样都不是AI给的。分法是她的，新耕法的材料是她的，那一问，也是顺着她的话问的。AI做的事，仍然是追问，以及把她的话摆回她面前。

照料的人，常常说自己“什么也没有”。其实她有一块没有人安排、也没有人看见的田，田里有一套没有名字的分法。这样的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块。

◆ 6.3 老师的课堂

下午第二节课，老宋在黑板上写完第三步，转过身。

他教初二数学，教了十六年。〔构想案例〕这一节讲的是列方程解应用题，他讲得顺，四十个孩子里，大半都在点头。他的目光从左扫到右，扫到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停了半秒。

小磊低着头，笔在本子上划，不知道划的是什么。

老宋没有点他。他知道，这个时候点他，他会站起来，沉默三秒，说一句“不会”，然后坐下。全班会安静一下。这一下安静，对这个孩子，比一道没做出的题还重。

这一幕，老宋看过无数次。他说不出它是什么，只知道“这个孩子不是不会”。

— 老师的难处，和老杭、阿芳不一样

前面两块田，说不出来，是因为没有人问，也没有词。老师这块田，情况正好反过来。

老师这个行当，岸上的话太多了。教学设计，学情分析，因材施教，课堂参与度，分层教学，差异化教学，形成性评价……一位老师教满十六年，这些话早已背得滚瓜烂熟，每学期的教研活动、每份总结材料，都要用。

所以老宋的难处不是“没有词”，是“词太多”。他每次想说“小磊这孩子怎么回事”，嘴里出来的是“学习动力不足，课堂参与度低，需要进行分层引导”。这些话都不算错，可是它们站在他和小磊之间，像一块玻璃。他隔着玻璃，看到的是一个“后进生”，看不到那个“不点名时眼睛是亮的”孩子。

这是田里说不出的第三种原因：现成的话太多，顶替了自己的话。

没有词的人，缺的是话。词太多的人，缺的是自己的话。后一种有时更难，因为他不觉得自己缺。

— 他问了AI一个岸上的问题

老宋用AI备课，已经有一阵了。出练习题，改写例题，整理教案框架，这些事AI做得又快又好。他不是排斥它，只是一直把它当成一个很能干的助教。

那天晚上，他问了一句：“怎么提高后进生的课堂参与度？”

回答很专业：设置低门槛的问题，让后进生先答；小组合作，每人分工；及时肯定，建立信心；课后个别辅导……每一条他都用过，也都看过别的老师用。

他看完，没有生气，只是觉得，说的是“后进生”，不是小磊。

于是他换了一种问法。他不再问“怎么办”，而是开始讲小磊：

“有一个孩子，我点他他低头，不点他的时候他眼睛是亮的。我讲到第三步，大多数孩子点头，他也点头，只是很小的一下。他的作业做得对，比好几个举手的都对。可是你一叫他，他就不说话。”

AI先回了一段话：“这个孩子可能存在社交焦虑，建议适当与家长沟通，并关注其情绪状态。”

老宋盯着“社交焦虑”四个字，看了一会儿，觉得又是一块玻璃。（这类给孩子贴心理标签的回答，是AI常见的越界，本书不采信。）他打字：“你先别给他起名字。我说的是他的眼睛。”

AI的回应才变了：

“你说他不点名的时候眼睛是亮的，作业也对。那么，‘被点名’这件事本身，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怕的是答错，还是怕被全班看着？”

老宋停了一下。

他从来没有把这两件事分开过。他一直以为这个孩子“怕答错”，所以想办法给他降低难度。可是降低难度没用，他试过：问最简单的题，小磊仍然站起来，仍然沉默。

“他怕的，”老宋慢慢打字，“不是答错。他怕的是站起来那一下。”

— 田里一句话，让岸上换了方向

这句话一出来，AI就不再顺着“降低难度”走了。它提了几个主意：

“可以让小组讨论完，由小组代表发言。”

老宋回：“不行。他那一组的组长是班里最爱说话的，他连这个也怕，组长会替他答。他倒是安心了，我也等于什么都没问出来。”

“那让他把答案写在小纸条上，交给你？”

“这个我试过。”老宋说，“他写得很对。但是他知道我是在‘特殊对待’他，第二次他就不写了。”

这两个主意，都被田里的话否决了。这是我们在老杭那里见过的：田有否决权。AI每次被否决，不是白被否决，它把否决的理由收了进去：这个孩子怕的是被看见的那一刻，也怕被另眼看待。

AI最后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方向：

“你说他怕的是‘站起来那一下’，不是答题本身。如果点名对他是一个公开的动作，那有没有一种方式，是你看见了他的答案，但全班没有看见他被看见？比如在大家做练习的时候，你走到他桌边，看一眼他的本子，轻轻说一句。”

老宋看着这句话，看了很久。

他当了十六年的老师，点名是他最顺手的工具。提问，点人，让人回答，再给反馈，这是课堂的基本动作。他从来没有想过，对有些孩子，这个动作本身是一件事。

第二天，他在学生做练习的时候走过后排，在小磊桌边停了一下，看了一眼本子，低声说：“这一步对，往下接着做。”

小磊抬了一下头，又低下去。老宋没有等他回应，就走开了。

— 老宋自己砸了一回

事情没有顺下去。

第三天，老宋觉得这个办法行了，又走到小磊桌边，停下，看本子，低声说了同一句。这回小磊把本子往胳膊底下拢了一下。前排有个女孩回头看了一眼。老宋心里一沉：他把“不点名”做成了一个记号，全班都看得出，老师走到哪一桌停下，哪一桌就是“那个孩子”。他没有躲开点名，他只是换了一种点名。

晚上他把这件事讲给AI听，讲得有点泄气。AI说：“可以每次练习时都走遍全班，在每个同学桌边停一下，这样就看不出谁是特别的。”

老宋回：“那是对付全班的办法，不是对小磊的。他要的不是不显眼，他要的是……”他打不下去了。

他不知道小磊要的是什么。AI又问了一句：“小磊在家里，也是这样吗？”老宋愣住：“我不知道。我没问过他家里人。”这一问没有把事情解开，却把他自己的一块空白指了出来：十六年，他看的一直是小磊在教室里的样子。

那天晚上，这件事就停在那里，没有答案。老宋后来决定，先不再去那张桌子，隔几天再说，也想找机会问问小磊的家里人。这一回，是他的田自己没走通，岸上也没有一句话能替他走通。碰撞不是每一轮都出东西，有的晚上，只出一个没有解的问题。

这个办法后来灵不灵，我们不替他保证。它是不是改变了小磊，要靠老宋一个星期、一个月地看，看小磊的眼睛是不是亮得更久了。但有一件事已经发生了：老宋的课堂里，多了一种“看见而不点名”的耕法。这种耕法，他自己想不出来，是岸上的一句话问到了，他的田里才长出来的。

一 让渡的，和升起来的

还有一点，需要放在这里说。

老宋让AI出练习题，改写例题，整理教案。这些活儿过去占他很多个晚上。现在，他把它们让渡出去了。他少做了一些事。

有人会担心：老师这样不就懒了？

我们换个角度看：那些让渡出去的晚上，老宋有没有空下来看小磊？

答案是有的。他以前改完作业、备完课，到了晚上十点，已经累得没有力气去想“这个孩子到底怎么回事”。现在，他有了这半个小时。而这半个小时，恰好是他的田最需要的：看一个孩子，想一个孩子，把一个孩子说清楚。

不过，这半个小时不是省出来就自然会“看人”的。老宋看小磊的方式，是在上面那一问一答里升了阶：“怕站起来那一下”，是岸上一问加田里一答碰出来的，不是时间多了就会有的。

让渡的是出题、整理这类能照着办法做的事，升起来的是“看人”。让渡和升起来是同一个动作的两面，第四章讲的“复合体”，到了老师手里，就是这个样子。

— 老宋的“沉默三种”

老宋有一套分法，他自己平时不用“分法”这个词，只管它叫“看沉默”。

教室里的沉默，在他这里有三种。

一种是想的沉默。孩子眼睛朝上，或者朝着黑板某一处，嘴巴微微动，不急着答。这个时候不能催，催了，想就断了。他会站着不动，数到七。

一种是躲的沉默。孩子低头，肩膀缩一点，笔动得很勤，但笔下是乱划。这是怕被点到。这个时候不能看他，看了，他更往里缩。

一种是空的沉默。孩子眼睛看着你，却没有在看，脸上是平的。这是已经掉出去了，从某个地方起，没有跟上。这个时候，他会退回去两步，换一个讲法，从刚才大家都点过头的那一步重新接起。

这三种沉默，外面看起来都是“不说话”。对老宋，是三件不同的事，要三种不同的手。他讲课讲了十六年，这套分法一直在他手里，他从来没有把它写下来，也没有对新来的老师说过。

“说不出来”的原因，在他这里是第三种：现成的话太多。“课堂参与度低”这一个词，把三种沉默盖成了一种。

后来，在AI的一问一答里，他把这三种沉默说了出来，还给每一种起了名字。起名字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问：“叫‘躲的沉默’，会不会有点不好听？”

AI回：“这是你的叫法，你觉得准就行。”

名字一起来，事情就有了抓手。他在教研组的一次碰头会上，用了这个叫法，另一位老师笑着说：“哎，我班上也有一个‘躲的’。”

一个词，让两个老师的田，第一次连上了。

— 新来的老师，听不懂老宋的话

学期中，学校来了一位新老师，小林，师范刚毕业，满肚子理论。〔构想案例〕老宋带她。

她听课，记笔记，也提问。老宋给她讲“你看这个孩子低头，别点他”，她点头，笔记本上写：“学生焦虑，应避免公开提问。”

老宋看着那行字，有点不舒服。那行字没错，可是她是先有了“焦虑”这个词，再往孩子身上套。她看的是词，不是孩子。

他后来换了个办法。不讲道理，让小林在后排坐一周，每天只看一件事：哪个孩子在什么时候低头，什么时候抬头。第五天，小林自己跑来说：“老师，那个孩子，您一走近他，他就把笔放下了。”

老宋说：“嗯，就是这个。”

田里的东西，一旦被“岸上的词”抢先盖住，新人就看不见了。要先让她踩一踩，再给她名字。这个顺序，是反过来不得的。

这也是AI时代一个值得老师想一想的地方。如果一位新老师，一上来就让AI替她写学情分析，分析得头头是道，她就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在后排坐一周。没有踩过，岸上的话再好，也只是岸上的话。这一点，第五章的“无田者”已经讲过，这里不再重复。

— 一个班，不是去年那个班

还有一件事，老宋是在AI的追问里才说出来的。

他教了十六年，换了十几个班。每到新学期，他总想把上一届的“好办法”搬过来：上一个班，他用小组轮流讲题，效果很好；这一个班，他照做，却冷场。

AI问他：“这两个班，有什么不同？”

他想了一阵，说：“上一个班，爱说话的孩子多，轮流讲题，他们抢着讲。这一个班，安静的孩子多，轮流讲题，变成了每个人轮到时的一次小考试。”

“所以，‘轮流讲题’这个办法，好不好，取决于班里是什么样的孩子？”

“对。”老宋说，“同一个办法，放在两个班里，是两件事。”

这句话，他以前知道，但没有这么清楚地说过。他的田不是“教书”这块大地，而是“这个班这一学期”。每换一个班，田就换一块。十六年的经验，不是十六年的一块田，而是十几块各不相同的田，他每一块都要重新踩。

这样想，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优秀的教学法不能原样照搬，为什么同一本育儿书，在这家有用，在那家没用。岸上的讲，是对很多块田的共同说法。可是你手里只有一块，这一块有它自己的样子。

所以，对老师来说，AI最该帮的一件事，不是“给出最好的教学法”，而是追问：“你这个班，和你上一个班，不同在哪里？”

— 什么时候这话不成立

老师的田有一个特别的危险：十六年的经验，有时是一块田，有时是一堆化石。

比如老宋心里有一句话：“后排的孩子，多半是不想学。”这句话从哪里来？可能是他前些年带过的几个班。可是它真实吗？小磊就是反例。

田里的话，并不因为是田里长出来的，就永远对。老杭的“否决”是对的，老宋的“否决”也有道理，但是田里的人自己的断语，也要被岸上的追问推敲。AI在这里该做的，是追问：“后排的孩子，多半是不想学。你上一次发现例外，是什么时候？”

老宋想了想，说：“就是小磊。”

“还有别的吗？”

他又想了一会儿，说：“还有一个女孩，去年，座位在窗边，后来成绩好得很。”

这时候，那句“后排的孩子多半不想学”就松动了。它没有被推翻，只是不再是一个板结的断语，变成了一个可以继续看的东西。

所以，这一节给我们的判断要补一句：田有否决权，田里的人也要接受追问。否决的是岸上不认得这块地的讲，被追问的是田里长成了硬壳的结论。这两件事不矛盾，是同一块田的两面。

还有一种情形，也不成立：老师把课堂录像、学生作业、成绩单整个丢给AI，让它“分析一下”。这样得到的，是岸上对数据的讲。数据是离开现场的东西，课堂里“眼睛熄了一下”“笔在本子上划”那些，都不在里面。没有老师自己的亲眼看见，AI分析出来的，不过是一份更整齐的“后进生分析报告”。

— 老宋的这一节，留下什么

这一节里，老宋的田给了我们三样东西：

一，“不点名时眼睛是亮的”。这是只有站在讲台上、看了十六年的人才看得见的一个细节。二，“怕的是站起来那一下”。这是他被问了以后，自己才分清的两件事。三，“看见而不点名”。这是岸上的一句话，落进他的田里，长出来的新耕法。

三样东西，没有一样是AI替他想出来的。第一样是老宋的，第二样是老宋被问出来的，第三样是他的田与AI的追问碰在一起的。

下一块田，更私人，也更难说：自己的身体。

◆ 6.4 病人的身体

先把话说在前头。这一节不诊断，不讲任何病，不给任何用药、饮食、治疗的建议，也不教你判断自己是不是病了。身体上的事，归医生。

这一节只讲一件事：一个人身体里的感觉，说不清的时候，怎样被说出来。

老刘六十一岁，近几个月，身上总有一处说不清的不舒服。〔构想案例〕

他去了医院，挂了号，排了很久的队，终于坐到医生对面。医生看着电脑，问：“哪儿不舒服？”

“就是不舒服，”老刘说，“说不上来。”

医生问：“疼吗？”

“也不算疼。”

“胀吗？”

“有点……也不太是胀。”

“什么时候重？”

“不一定。”

医生点点头，开了检查单。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老刘走出诊室，心里空落落的，觉得自己什么也没说清楚，又不知道哪里没说清楚。

这是很多人都有过的场景。身体是自己的，感觉是自己的，可是到了要说的时候，竟然什么也说不出来说。

— 同一个词，装着很多种感觉

“说不上来”，并不是老刘笨。身体里的感觉，天生就难说。

它不像一张桌子，别人也看得见。疼、胀、晕、闷、酸、麻，这些词都是大筐，一个筐里装着很多种不一样的东西。

比如“累”。〔构想案例〕阿芹说自己累，说了好些年。有一次她把“累”拆开来看：是腿站久了的累，是一天没停过的累，还是话说了没人听的累？她想了几

天，发现自己多半是第三种。她以前一个“累”字全装进去了，连她自己也没有分开过。

“说不清”，常常是因为一个词里装了好几样东西，自己还没有把它们倒出来分开看。

— 他怎么向AI开口

老刘的儿子看他情绪不高，帮他在手机上打开AI，说：“你把你的感觉跟它讲讲，看它怎么说。”

老刘最先想问的是：“我这是什么病？”

这个问题，不能问AI要答案。它不是医生，没有看到你的检查，也没有资格替医生下判断。好的做法是换一个问法：

“我下周要去复诊，想把这几个月的感觉说清楚。你能帮我问几个问题，让我把它想明白吗？”

AI的回答很守分寸：它先说明自己不能诊断，也不能代替医生；然后说，可以帮他把感觉整理成一份清楚的描述，带给医生看。

然后它开始问。

“你说不舒服，大概在身体的哪个位置？可以用手指一下。”

老刘用手按在身上那一处，对着手机说：“这一带。”

“它像什么？不用准确，可以打比方。”

老刘沉默了好一会儿。他从来没有给这个感觉起过名字。然后他说：“像有一只手，在里面轻轻攥着。不是使劲攥，是那种，一直没松开。”

— 一个比方，打开了一扇门

这个比方是这一节最要紧的地方。

“不舒服”“不是疼”“不太是胀”，这些话都是在说“不是什么”。一个感觉只用“不是”去说，永远说不到它是什么。而“像有一只手轻轻攥着”，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别人也有过攥东西的经验，一听就能想出个样子。

身体里的感觉，最难的是没有现成的刻度，别人摸不到。比方，就是一座桥：用你我都有过的感觉，去指你身体里那个别人没有的感觉。

你可以把这件事想成触觉。我们摸一样东西，指尖一路滑过去，凉、硬、光滑，一层一层，东西的样子慢慢显出来。身体里的感觉，是你自己在“摸”自己，只不过这回摸的是里面，摸的指头也在里面。你摸的方式，和你摸到的东西，是缠在一起拆不开的。你急的时候摸，和你安静时摸，摸到的不一样。所以，身体的感觉，是最不好“拿出来给别人看”的一种东西。

可是，只要有一个好比方，别人就有了一个抓手。

AI顺着这个比方，接着问：

“这只手攥着的时候，是一直一样紧，还是一阵紧一阵松？”

“是一阵一阵的。”老刘说，“有时候紧一点，过一会儿松一点，但是从来没有全松开。”

“什么时候最明显？”

老刘想了想：“下午三点前后。还有睡前。”

“什么时候会松一点？”

“坐直了，会松一点。”

老刘说着说着，发现自己说出了很多自己都没想到的东西。他以前去看医生，被问“什么时候重”，答“不一定”，其实不是不一定，是他从来没有留意过。AI一问，他回头想，才发现有个时段的规律，下午和睡前。

每一问，都往田里伸进去一寸，感觉就更显出一层：先是“不舒服”，再是“身上这一处”，再是“像一只手轻轻攥着”，再是“一阵一阵的”，再是“下午和睡前”。这条路，是老刘自己走出来的，AI只是在路边每隔几步问一句。

— 岸上的一问，让他有了新的习惯

这次对话里，还有一个问题，老刘记得最清楚。AI问：

“这种感觉出现之前，一个小时里，你一般在做什么？”

老刘一下子答不上来。

他以前只记“哪一天不舒服”，从来没有记过“之前一个小时在做什么”。这个问题，是岸上的一问，落在他田里，第一次让他知道，原来可以记这个。

回到家，他拿了一个小本子，每次觉得不舒服，就记三样：几点，之前一个小时做了什么，感觉像什么。这只是老刘自己的做法，要不要记、怎么记，问你的医生。

记了两周，他把本子拿给儿子看。本子里有的地方有规律，有的地方没有。他不知道这有没有关系，也不去猜，只是把它带着，去了下一次的门诊。

这里要特别说清楚：这个小本子，不是用来判断原因的。老刘不知道、也不该猜“是不是因为某样东西”。他只是把自己看到的，如实记下来，交给医生，由医生去判断有没有关系。

这一回，医生看着那页纸，抬头问了他两个问题，比上一回的十分钟有用得多。老刘走出诊室，心里踏实了一点。不是因为病好了，而是因为这一次，他把自己的话，真正交到了对面那个人手里。

— 身边的人，也看得见田里的一角

老刘把本子拿给老伴看。老伴翻了几页，说了一句他没想到的话：“你夜里翻身的时候，手老是按着这儿。”她用手比了比那个地方。

老刘愣了：“我不知道。”

“你睡着了当然不知道。我知道，我听得见你哼。”

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身体的田，主人自己踩过，可有一部分，主人踩的时候是睡着的、看不见的。身边的人，反而看得见这一角。

AI后来又问了他一句：“有没有人观察过你睡觉？”老刘把老伴的话转述过去，AI把它列进了那一页纸里，注明“这条是家人看到的，不是我自己的感觉”。

这一笔注明，很好。它把“田里的人说的”和“旁边的人看到的”分开了，医生看了，知道哪一条是亲历，哪一条是旁观。两者都有用，不能混在一起。

所以，说出身体里的话，不一定是一个人的事。有时候，田的一角在别人手里。问一问，也许就多出一句。

— 不用先道歉

还有一件事，是很多病人都有的小毛病：话没开口，先道歉。

“可能是我想多了。”“也许没什么，就是有点不舒服。”“我也说不清楚，您别嫌烦。”

老刘在医生面前，也是这样。一句“说不上来”，里面一半是真的说不上来，一半是怕麻烦人。

AI在整理那页纸的时候，把这类话都去掉了。它对老刘说：“你不需要先说‘可能是想多了’。你只要说你看到的、感觉到的。是不是想多了，由检查来看，不用你先替它下结论。”

这几句话说完，老刘笑了一下。他想起自己在诊室里那句“说不上来”，现在才看出来，那是一句躲着说的话。

田里的东西，说出来之前，有时先要把这道“先道歉”的门槛迈过去。

一 替不会说的人说

还有一种情形，与阿芳那一节连着。

有时候，要说清身体感觉的，不是病人自己，而是照料他的人。孩子才三岁，不会说“哪里不舒服”；母亲八十多了，记性时好时坏，问她“疼不疼”，她只说“还好”。这时候，说话的任务落到了身边的人头上。

阿芳带母亲去医院那次，医生问：“她哪里不舒服？”母亲说：“没有。”阿芳在旁边，原本想说“她吃得少了”，结果说出口的是“嗯……就是不太精神”。医生点点头，又问了几句，阿芳答得含糊。

回来以后，她把这件事讲给AI。AI没有去评价那次问诊，而是问：“如果现在让你重新说一遍，你想对医生说什么？”

阿芳慢慢说出来：“这半个月，她吃饭的样子，和往常不一样；夜里的动静，和往常不一样；手上的动作，也和往常不一样。每一样不一样在哪里，我说得出来。”

这些话，每一句都是她自己看到的。她当时没有说，是因为她不确定这些“算不算数”，怕说多了显得大惊小怪。

AI回了一句：“你看到的，算数。你不需要先判断它重不重要，说出来，由医生来判断。”

替人说话，有一个守则：说你看到的，不说你猜到的。“她吃得少了”是看到，“她是不是心情不好”是猜到；“夜里隔壁有两回动静”是看到，“她是不是有什么病”是猜到。看到的，如实报；猜到的，放下。

这个守则，对家里照顾老人孩子的每一个人都有用。你的眼睛，常常比他们的嘴更早知道。

— 病人的位置

这一节说的，是病人的位置。

在一间诊室里，医生有他的岸：学过的书，见过的病例，检查的结果。这些是岸上的东西，很多，很有分量。病人有他的田：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感觉，什么时候、像什么、怎样变。

过去，病人的田常常上不了岸。一是没有词，二是没有时间，十分钟里，医生问几个问题，病人还没想好怎么说，号已经叫到下一位了。结果是，岸上的东西很多，田里的东西进不去，两边隔着一张桌子。

AI时代，病人多了一个位置：不是替医生判断，而是在去见医生之前，先把自己的话想清楚、说清楚。这不会让病人变成医生，也不该让他变成医生。它只是让那十分钟里，田里的东西有机会上岸。

— 几处要小心地方

这一节有几处必须讲明白。

第一，这不能代替医生。这一节只讲怎样把话说清楚，不管身体出了什么事、该怎么办，那是医生的事。

第二，给感觉起名字，不要给原因起名字。老刘说“像一只手攥着”，这是感觉的名字，没问题。可如果他接下去说“这一定是因为我吃了什么”“这是不是某某病”，那就从描述滑到了诊断。描述是田里的事，诊断是医生的事。AI也要守这个界线，一旦它开始替你下结论，你该停下来。

第三，说出来，不等于说对了。身体的感觉有时是靠不住的，记忆更靠不住。三天前的感觉，今天说出来，可能已经走样。所以最好当时就记，当时就说。

— 老刘的这一节，留下什么

老刘身上，原来有一个“说不上来”。现在，他有了几样东西：

一个比方：像有一只手，在里面轻轻攥着。一条规律的线索：下午三点，睡前。一个习惯：记下之前一个小时。

这三样，都在他自己身体的田里。他原来都知道一点，只是没有被问过。

病人，是自己身体这块田里最主要的农人。别人可以帮他问，可以帮他整理，可以帮他判断，但那一块地上的事，只有他自己踩过。

下一节，我们把前面四块田放在一起，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共同的路。

◆ 6.5 从“说不清”到“说出来”：把田里的东西喊上岸的方法

前面走了四块田：早餐店，一间照料老人和孩子的屋子，一间教室，一副身体。四块田很不一样，可是回头看，田里的人碰到的难处是相近的。

老杭没人问，也没有词，说出来还觉得是废话。阿芳没有人安排过这件事，一说又像叫苦。老宋词太多，现成的话把自己的话盖住了。老刘说“不舒服”，一个词里装了好几样东西，自己也没倒出来。

难处不同，路却有些共同。四个人都是在某一刻，开口说了一件具体的事；然后有人顺着问下去；问着问着，他们自己都没想到的东西一层一层显出来；显出来以后，他们回到田里，试了一个新的耕法。

这一节把这条路拆开，讲成六步。不是什么神秘的功夫，每一步，你明天就能试。

先说一个词：为什么叫“喊”。

写文章，是岸上的事，要整理，要有条理，要对得起读者。喊，是田里的事：站在地头，对着岸上，大声说一句，粗糙，不完整，也没关系。这一节教的是喊，不是写。喊得粗，没关系，粗的东西里，才有田里的泥。

下面用一个新的小例子，把六步走一遍。老方，退休了，在阳台上种了两盆番茄。〔构想案例〕他有一个想法：东边那盆，比西边那盆甜。他想弄明白为什么。

— 第一步 先别整理，先说一件具体的事

很多人一想到要“总结经验”，就先要找一个大道理：做生意最重要的是诚信，带孩子最重要的是耐心，种东西最重要的是用心。

这些话不错，可是它们都是岸上的话。你说出来，AI给你的，也是岸上的话，然后你们两个，一起在岸上转圈。

田里的话，开头应该是一件具体的事：哪一天，哪个人，哪一句话，哪个动作。

老方没有说“种番茄要懂得照顾”。他对手机说的是：

“今年七月，一个周六的早上，我摘了东边那盆的一个果子，又摘了西边那盆的一个。我尝了，东边的甜，西边的酸一点。我就想，是不是东边的盆有什么不一样。”

这是一件事，有时间，有动作，有结果。接下来的所有问题，都有地方落脚。

用语音，不要打字。打字让人想整齐，语音让人想到什么说什么，说完一个再接一个，别回头删。要是发现自己的第一句话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停一下，换成“有一次……”。

— 第二步 说出你的身体当时在做什么

田里的东西，先是在身体里的，然后才到嘴上。所以第二步，要把身体拉回到现场。

你的手当时在做什么？你的眼睛先看哪里？你的耳朵听见了什么？鼻子闻到什么？

老杭的“看一眼”，是眼睛的。阿芳的“分三种哭”，是耳朵的。老宋的“不点名时眼睛是亮的”，也是眼睛的。老刘的“像一只手攥着”，是身体里面的那只手。

老方说到这里，想了想，补了一句：“摘的时候，我是先闻了叶子的味道，再捏果子的。东边的叶子，味道冲一些；东边的果子捏起来紧，西边的软一点。”

他自己愣了一下。他从来没有想过“先闻叶子”是个动作，更没想过这个动作会有意义。

可以直接对AI说：“我再回到那个早上，我的手先去了哪儿。”也可以只对自己说。“我觉得”是岸上的，“我做了”才是田里的；只剩一堆“我觉得”，话又回到了岸上。

— 第三步 找一个对比，一个“不同”胜过十个“是”

田里的东西是怎样显出来的？不是靠一个劲儿地描述一样东西，而是靠一个差别接着一个差别。

老杭的“赶公交的人和送孩子的家长不同”，阿芳的“前半声尖和带抖不同”，老宋的“想的沉默和躲的沉默不同”，老刘的“下午和睡前重，坐直松”，都是对比。

对比一出来，东西就有了形状。光说“东边那盆甜”，什么也看不出。说“东边比西边甜”，就有了一个可以追下去的“不同”。

老方在AI的追问下，把两盆列了一遍：东边的盆在墙边，西边的盆在栏杆旁；东边我早上浇水，西边我傍晚浇；东边的盆深一点，西边的浅一点；东边的叶子味道冲，西边的淡。他一口气说出了四五个不同，其中有两个，是他之前根本没留意的。

一个问题只问一种对比：这一次和上一次，这个人和那个人，早上和夜里。对比别拉得太大。“城里孩子和农村孩子有什么不同”是岸上的对比，田里的对比要小：“我家这个孩子，和前年那个孩子有什么不同”。

— 第四步 给它起一个土名字

对比出来了，下一步是起名字。

名字是什么？是你自己叫它的那个词。老杭的“看一眼就走”，阿芳的“困”“怕”“要抱”，老宋的“想的”“躲的”“空的”沉默，老刘的“一只手攥着”，都是土名字。

土名字有个好处：它是你自己的话，一说出来，你就知道在说什么。岸上的大词，“客户流失”“情绪调节”“课堂参与”“躯体不适”，你说出来，别人点头，你自己不一定点头。

老方给自己的两盆番茄起了名：东边的叫“墙边盆”，西边的叫“风口盆”。这两个名字，一听就是他自己的。

这一步有一条重要的边界，特别是写到身体和健康的时候：只给感觉起名，不给原因起名。“一只手攥着”是感觉的名字，没问题；“这是因为某某”“这是某某病”，是给原因、给病起名，这一步要停住。

先问自己“我平时怎么叫它”。从来没叫过，就现在起一个，哪怕土，哪怕好笑。起了又想改得“专业”一点，是最常见的冲动，忍一忍：专业的词，将来可以对应，不必现在对应。

— 第五步 让AI只追问，不要它下结论

前四步，你自己能做，也可以对着AI做。第五步，需要AI真正出场。

很多人用AI的习惯，是让它回答问题。可是在这件事上，要反过来：让它提问。

你可以这样对它说：

“接下来请你只向我提问，一次一个，不要给建议，也不要总结。等我答完，你再问下一个。”

这一句话很重要。它把AI放在一个位置上：像一个很认真的徒弟，站在地头，一句一句地问师傅，不插嘴，也不替师傅说话。

好的追问大概有这么几种：

“什么时候不是这样？”“换一个人，或者换一个地方，还会这样吗？”“你是怎么知道的？有没有哪次你错了？”“这个之前，你一般在做什么？”

老方对AI说了第一步的话，AI问：“你说东边的甜，是每次都这样，还是只有这个夏天？”

老方说：“去年好像也是东边的好。”

AI问：“你觉得甜，是因为浇水时间，还是因为靠墙，还是因为盆深？”

老方想了很久，说：“我不知道。”

AI回：“那你有没有办法，让它们对调一下？”

这一句，就从追问进到了第六步。

规矩定下就要守住：只问不说，答完一个再问下一个，别让它一口气问五个。最容易失守的是你自己：AI一开始讲道理，人就顺着听下去，它讲得越漂亮越容易点头。这时把它拉回来：“你先别讲，接着问我。”后面第七章会专门讲这一点。

— 第六步 拿回田里试，把结果带回来

最后一步，也是最容易丢的一步。

说出来以后，如果只是说出来，那就是一次聊天。要让它成为田里的东西，必须回到田里去试，用手试，用眼试，试完把结果带回岸上，让它再问一次。

老方把两盆番茄的位置对调了，浇水的时间也对调了。他在小本子上写了一行：“东西对调，早晚对调。”他不知道结果，也不打算猜，只准备等一个月。

在这里，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很粗的标准：如果一个月后，甜的还是原来那个盆，不管它现在摆在哪里，那“位置”和“浇水时间”的想法就错了，该去想盆的深浅或者品种。如果甜的跟着位置走，那他的想法就站住了一半。

这是一个小小的、很粗的“怎么算错”。不需要精确的实验，只需要先想：看到什么，我就认错。

过了一个月，他回来对AI说：“我换了，结果是……”不管结果是什么，都是一次回写：田里的东西，改了下一次的起点。

每一回只试一件小事，小到明天就能做，小到做错了也不心疼；试完一定回来报告，哪怕是“没用”。只说不试，说出来很舒服，像是完成了什么，其实田里什么也没变。田里没变，岸上的话就还是岸上的话。

— 放到一桌年夜饭上

番茄是个小田。再放到一块大一点的田上走一遍。〔构想案例〕

小萍嫁过来第一年，婆婆说：今年的年夜饭，你来。十二个人，三代人，一桌。婆婆办了三十年，菜单没写过，只说：“差不多就行。”小萍心里发慌，去问AI，AI给了一份漂亮的年夜饭菜单和时间表。她看完，更慌了：这份单子里没有她家。

于是她换了开法。第一步，她不要菜单，对着手机说了一件事：去年，她站在厨房门口看婆婆，有一刻婆婆把汤锅端下灶，又把一碟凉菜挪到灶上，说“让它透透气”。第二步，她回到那一刻：婆婆的手先去了锅，不是去菜，眼睛却一直看着门外。第三步，AI让她找“不同”，她说出一串：婆婆开席前一个小时，从来不让别人进厨房；公公的位子上，菜永远先上他爱吃的那一碟；小孩那桌的菜，是另起一锅，不是从大桌分出来的。第四步，她给这几样起了名字：“厨房封场”“先上老人碟”“小孩另起锅”。名字一出来，婆婆的“差不多”，忽然有了三个抓手。

第五步，她让AI只问。AI问：“封场的这一个小时，婆婆自己在做什么？”小萍答不上来，她从来没进去过。AI又问：“先上老人碟，是公公要求的，还是婆婆自己的安排？”小萍想了很久：“好像是婆婆怕他先动筷子别人就尴尬了。”一个她以为是“规矩”的东西，原来是婆婆在替一桌人省去一个不好意思的瞬间。

第六步，她没有照抄婆婆。她自己试了一回：腊月里请两家亲戚吃了一顿小的，只试“封场”这一条，请婆婆在厨房外面守着，不进来。结果我们不替她保证：汤凉了一点，可她第一次知道，那一个小时，是留给人把心定下来的。

这一桌年夜饭，比两盆番茄大得多：人多，时间长，里面还有一个不能问错的人。可六步的样子没有变：先说一件具体的事，回到手上，找不同，起土名字，让AI只问，回到灶台上试。

一 喊不出来的时候

六步讲起来顺，真做起来，常有卡住的时候。有三种最常见。

第一种，一张口就空白。脑子里明明有东西，一说就变成“还行吧”“也就那样”。这时候不要硬挤，把问题换小。不问“你的店怎么样”，问“今天早上第一个客人是谁”。大问题让人空白，小问题让人开口。第一个客人是谁，他穿什么，他要了什么，说着说着，话就来了。

第二种，觉得自己没什么特别。“我就是普通人，做的是普通事。”这句话几乎人人都说。可是你想想老杭：他在别人眼里也是“开早餐店的”。普通，不是说田里没有东西，是说你太熟了，熟得看不见。这时候，换一个办法：想象有一个刚入行的人站在你身边，他最先会问你什么。他问的头一句，常常就是你的田里最厚的那一块。

第三种，说出来又怕说错。田里的话，常常是不完整的、有例外的，甚至有错的。怕错，就不敢喊。可是要记得：这一步是喊，不是发表。喊错了，岸上有追问接着，田里有试验接着，错了不要紧。比起“从来没说过”，“说错了一半”要好得多，因为错的那一半，才能被找出来。

一 追问走歪了怎么办

有时候，AI的追问会走歪。

比如老方说完“东边的番茄甜”，AI可能忽然开始讲：“番茄的糖分积累与光照和水分管理有关……”然后列出一二三。听上去很有道理，也许确实有道理。可它已经从追问，变成了讲课。

老方要是顺着听下去，他的两盆番茄就从“我的两盆”，变成了“番茄”这个词。他的田就被岸上的讲盖住了。

遇到这种情形，办法很简单：把它拉回来。

“你先别讲。你刚才说的，我可以回头再看。现在请接着问我，问我的那两盆。”

AI会照做。它没有脾气，没有面子，被拉回来一次，就回来一次。

还有一种走歪，更隐蔽：AI把你的话展开得太漂亮。你随口说了一句“我觉得东边的甜可能和墙有关”，它马上顺着往下编，把这个想法写成一段头头是道的分析，读起来像是已经验证了。

这时候要问自己：这个“漂亮”，是田里长出来的，还是岸上添的？它说的那些，我哪一句真的在我的两盆番茄里见过？见过的留下，没见过的，当作“待试”。这一点，第七章会专门讲。

— 田记：留一页纸

说了，试了，别让它散了。

建议留一页“田记”。不是日记，更不是总结，就是一个小本子，或手机里的一个备忘，有几行：

今天的一件事：我的手当时在做什么：这次和上次不同：我给它起的土名字：我明天要试的一件小事：试完的结果：

每次写三五行，写完就放着。写的时候不要考虑别人看不看得懂，这是写给你自己的田的。

过了几个月，翻回去看，你会发现几件事。有的名字，你已经不用了，因为它被更准的名字换掉了。有的“不同”，已经变成了你的习惯。有的“小事”，你试了一个月，结果成了你耕法的一部分。

这就是田里的东西，一层一层地显出来，又一层一层地写回去。

— 老方的一个月后：两种结果各说明什么

老方的番茄，我们不替他编结果。但可以把两种可能摆出来，看看每一种说明什么。这是“很粗的怎么算错”的一个样子。

假如一个月后，甜的果子仍然长在原来那个盆里，不管它现在摆在东边还是西边：那说明他原先把功劳记在位置和浇水时间上，是记错了。他得去想别的：盆的深浅，土，品种，或者哪次施了肥他忘了。

假如一个月后，甜的果子跟着位置走，原来在东边的盆现在放西边就不甜了，西边的盆换到东边就甜了：那说明位置或者早晨浇水这个想法，站住了一半。他还不知道是位置还是浇水时间，因为他把两样一起换了。AI这时会问他：“下个月，只换一样，你想先换哪一样？”

还有第三种：两个盆都差不多了，分不出谁甜。那说明他原来的“东边更甜”，可能只是那个早上他的舌头，或者那两颗果子碰巧。这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结果。

三种结果，没有一种是“白忙”。每一种，都让老方对自己的两盆番茄多知道一点，也让他以后的话更准一点。这就是田里的东西，一圈一圈往上长。

— 六步是一个圈

六步连起来看：说一件具体的事，说出身体在做什么，找一个不同，起一个土名字，让AI追问，回到田里试。试完的结果，又是下一次“一件具体的事”。

它不是一条走到头的直线，是一个往上的圈。每走一圈，名字更准一点，对比更细一点，耕法更稳一点。

有几点，请你放在心里。

不用一次走完六步。一天一步也行。老杭那次是第一步加第五步，阿芳那次是第二步到第四步，老刘那次是第二步、第三步，加一个习惯。每个人起点不同。

别把别人的事原样交给AI。孩子、学生、病人、家里人，他们是有名有姓的人。说的时候，隐去真实的名字，隐去能认出他们的地方。你的田里有别人的脚印，对他们要有分寸。

AI只负责追问和整理，判断在你。它问得好，你的田就被问亮了；它要是开始替你下结论，你要停下来。这是第七章的事。

不保证有效。六步不是灵丹妙药。老方的番茄，也许一个月以后什么也没证明。没关系。他至少知道了自己原来有这么多没看见的东西，也知道了下一步该问什么。

— 这条路从哪里来

回头看，这条路并不新。

带徒弟的师傅，被徒弟一问，就开始说话。写日记的人，写着写着，发现自己想的比以为的多。好的老师和学生一起备课，一边说一边把自己的做法听明白。这些都是田里的东西上岸的老路。

AI做的事，是让这条路上多了一个不嫌累、肯一直问下去的对象。不是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位肯听他说二十分钟的师傅，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位肯一直追问的好朋友。

但是路走通与否，仍在你：你肯不肯说那一句“这有什么用，都是废话”，然后把它说完。

◆ 本章合账：四块田，一条路

把这一章走过的几块田放在一起，有几件事看得清楚了。

第一，每个人都有田，而田不在年数，在踩过。老杭二十年，老葛也二十年，差别在于老杭每一次看见“剩了”“走了”，都往回改了下一次的起点。阿芳没有一分钱工资，没有一张证书，可她的耳朵里有一套分法。老刘不是医生，可他的身体里有一只“轻轻攥着的手”。田，是被踩过、又被踩出来的东西改过的地方。

第二，田里的东西说不出，原因不止一个。没人问，没有词，觉得是废话，怕像叫苦，现成的话太多把自己的话盖住，一个词里装了好几样东西。这六种难处，可能一个人身上占一两样。认出自己是哪一种，比泛泛地说“我不会表达”有用得多。

第三，碰撞有两个方向，田也有否决权。田里一句话能改写岸上的讲，岸上一句讲也能改写田里的耕；田里长出来的结论，同样要接受追问。这几件事，6.1、6.3里已经走过，这里不再重讲。

这一章用的几块田，都是日子里最平常的田。序章里，作者带着一块田的感觉进来、说不清，那也是一块田。站上第536号《AI时代普通人的知识发生机会》里写过一块最早的：草长了一年，割过几次，又长起来，板结的土变松软〔引自第536号，待核〕。那是一块种地的田。本章走的四块，没有一块长草，却都是田：踩过的，被踩出来的东西改过的。

至于这些田为什么在AI时代格外值钱，可以去读第545号《AI时代什么知识最值钱？》；为什么要把田里的东西写成书，可以去读第544号《AI时代为何普通人必须出书？》。本书只管一件事：这些东西，是怎样从田里走到岸上、又从岸上回到田里的。

◆ 本章的判断

最后，把这一章的判断，按本书的规矩，立得更严一点。

这一章的判断，是三层之间的关系。同一件事，田里的东西有三层：身上的感觉，是老杭看见那个人要走时身上的一紧；手上的做法，是他的手已经伸向油条；嘴上的话，是一句“他们看一眼就走了”。这三层和书里讲的三界怎么对上，这里不硬对，只用日常话写。

判断是：说不出来，不是前两层没有，而是第三层还没有长出来。

这句话不是处处一样。它在什么条件下成什么样，用的是第三章3.5同一套条件，不另立轴：一条是这一次碰撞“显成什么样”（对照与变化，窍门、节奏与整体感，价值），一条是差异序列“怎么走”（为了一个目的，在往返里，在代价里）。三乘三，共九格；九格全扫见第三章3.5。这一章只取其中三格有内容的，再加一个空着的。

在“显成之前之后”、又“在往返里走”的时候（阿芳的纸条，老刘的“这一带”）：说不出来，不是话藏在地下等人去挖，也不是前两层没有，而是第三层要一版一版写出来。先是“不舒服”，再是“这一带”，再是“像一只手攥着”；每写一版，就回头改一次前两层：阿芳夜里多说了一句“我在”。话是在往返里一版一版长出来的，不是从田里取出来的现成物。

在“显成价值（行不行、好不好）”、又“在代价里走”的时候（老杭的“月卡不行”）：不是岸上出主意、田里照单全收，而是代价落在谁的账上，“行不行”就得由谁说。月卡的钱，进的是老杭的账，退的也是老杭的账，所以那一句“不行”只能是他的。第三层在这一格里，不是那个“不行”，是后面跟着的“为什么不行”：客人的钱一天一天进来，卡一发出去，退不退都麻烦。这一句，岸上本来没有。

在“显成对照”、又“为了一个目的在走”的时候（老宋想让小磊不必再站起来那一下）：说不出来，不是老宋没有话，是岸上现成的话抢先占了位置，“课堂参与度低”一个词，把三种沉默盖成了一种。他有一个目的，要把点名这个顺手的动作改一改；目的在前面拉着，岸上的现成话和他田里的“躲的沉默”被摆在一起，一对照，才看出那块玻璃，也看出自己十六年的习惯。第三层没有缺，是被占了；对照一摆，才把自己的话从里面分出来。

这三种条件，不是三种人。老杭在这三格里都待过，一个晚上就走了好几格。

还有一格，至今很少发生：显成整片的“对劲”、又只是为了一个意义在走的时候（老杭那一眼的整片）。这一格在3.5里叫第四格，那里是用林姨“还不是那个味”讲的。放到这一章来说：老杭那一眼，是脚尖、手机、肩膀同时在的一整片，可他递得出去的，最多是三条一条一条排队的话；整片本身，字递不过去。没有人问，岸上也没有现成的话，田里的东西想自己长成一套能交给别人的话，一个人守着自己的田，只有一边，没有第二样东西来顶。什么矛盾会让它发生？一个老办法是带徒弟：被逼着给一个看不懂的人讲，“我知道”和“他看不懂”之间一顶，话才被逼出来。过去这样的机会靠运气；现在随时有一个肯问、不嫌烦的追问者，这

个条件变得常见了些，但整片能不能被递过去，需要时间来看。这一格，今天老实写：没发生。

带走的话

你的田里有东西。明天有人问你一句，你就答一句。

小 账

SDE口径：田里的东西有三层：身上的感觉、手上的做法、嘴上的话；说不出来，是第三层还没长出来，不是前两层没有。话是随着一问接一问的差异序列，一层一层显露的，不是从田里挖出来的现成物。

明天能试的小事：今晚睡前，对着手机用语音说三分钟——今天做的一件事里，你的手先去了哪里。不整理，不删，说完存着。

本章判错句

有两种大局面出现，这一章就错了。第一种：如果大批从没带过孩子、没开过店、没生过病、没站过讲台的人，靠AI直接写出的东西，各行的内行都认为同样有真功夫，而且成了常态，那“田里的东西不可替代”就错了。第二种：如果大批做了多年的人，认真把田里的东西喊上岸、反复追问之后，发现和AI原先就能给的完全一样，没有一点是它不知道的，那“田里有尚未被说出的部分”就错了。

◆ 学术上的近邻

和这一章最近的学术邻居有一位，在此认账。

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ön），他研究专业人士在做事的当中怎样边做边想，称之为“行动中的反思”〔待核〕。

这一章与他的不同，在于关注点：他看的是专业人士边做边想的状态；这一章看的是说出之前和之后发生了什么，岸上的追问怎样让田里的东西一层一层显出来，而显出来的话怎样回头改写耕法。

下一章，我们要问的是：当你把田里的东西喊上岸，AI又替你展开得头头是道，这时候，你要守住什么。





第 四 编

守田与升维

编 序

第七章讲怎样守住自己的田。第八章讲让渡与升维：让出去的是什么，升上来的是什
么。

07

第7章

守田之法

先说一块田，再说田埂。

我们来设想一个场景〔构想案例〕。老汪家有一块水田，临着路。春天放水的时候，路过的人常停下来看，看了就想说两句。有人说，缺口开在东头好，水走得顺。有人说，不如在西头，省工。还有一位是在城里读过农业书的亲戚，一口气说了五六条，条条有来处，条条讲得头头是道。

老汪听得很认真。他听完，扛着锄头下田，蹲下去，用手摸了摸田埂的土，又看了看水往哪边注。然后他在南头挖开了一个口子。

没有一个人说过南头。

老汪不是不信别人。他是知道，这块田的水往哪里走，只有这块田说了算。别人说的每一条，他都放进了自己的判断里掂量，有的用上了，有的没用。田埂是他的，缺口开在哪里，也是他的。

前面几章讲的是"碰"：岸上讲，田里耕，两样不一样的东西在一个"我"里相撞，撞出单独哪一方都没有的东西。这一章讲另一半。碰是好事，但碰也有一种坏结局：碰着碰着，田里的那一方被岸上的那一方带跑了。岸上讲得太圆、太快、太顺耳，田里的人便慢慢不再下田，不再蹲下去摸土，只在岸上听。到那时候，复合体还叫复合体，其实只剩了岸上那一半。

所以要有田埂。田埂不是拦住岸上的人，不让他们说话。田埂是让水往哪里流，仍然由田里的人定。

有人听到"守"字，会以为是防备，好像岸上的人是来抢田的。不是这样。守田不是不让AI进来，也不是凡是AI说的，都先打一个问号。那样做，是把一件好用的工具锁进了柜子里。

更像一个会做饭的人用刀。刀越快越好，没有人希望自己的菜刀钝。可是再快的刀，手得握在刀把上，眼睛得看着案板上的东西。刀快，是刀的事；切成什么样，是握刀的人的事。守田，守的就是这只握刀的手。

另外，这一章里的"守"，也不是单靠意志力硬撑。靠硬撑的守法，不容易坚持。后面讲的都是些小动作：多写一句话，多问一个问题，多下田一次。小动作做成了习惯，田就守住了。

这一章分五节，讲五件事：问什么，由谁来问；判什么，由谁来判；猜想怎样留一个被否定的口子；岸上把话讲漂亮了，为什么还不等于对；最后，在一个复合体里，人到底要守住哪几个位置。

◆ 7.1 守住提问权

— 阿桂的葱

我们来设想一个场景〔构想案例〕。阿桂在窗台上种了一排葱。入夏以后，葱叶开始发蔫。她拍了一张照片，发给AI，问：葱叶蔫了，怎么办？

AI回得很周到。它列了五种可能：浇水过多、浇水过少、高温、虫害、缺肥。每一种都配了怎么看、怎么处理。条理清楚，没有一句错话。阿桂看完，觉得每一条都像，又觉得每一条都不太像。她把五条都试了一遍，葱叶照蔫。

过了几天，她在窗台边多待了一阵，忽然注意到一件事：葱叶并不是一直蔫着的。早上八九点，葱叶是挺的；到下午三点以后，才一点点耷拉下来；傍晚又挺起一些。她还想起来，她家的窗朝西，下午的太阳是直直打进来的，晒在花盆外壁上，烫手。

她再去问AI，这回问的是另一个问题：我家窗朝西，葱叶只在下午三点以后发蔫，早上又挺起来，这会是什么原因？

这一次AI的回答完全不一样了。它不再列五条，而是顺着"只在下午蔫、早上挺起来"这个线索往下走，讲了午后高温下叶子失水的几种可能，讲了盆壁受晒后根部可能受的影响，问她要不要量一量下午盆土的温度，又问她浇水是在早上还是傍晚。每一句都扣着她的窗台。

两次回答，AI还是那个AI，变的是问题。

第一个问题"葱叶蔫了怎么办"，是任何一个没种过葱的人都能问出来的。它是从岸上来的问题：一个泛泛的、对谁都成立的问题。对这样的问题，岸上能给的就是一份泛泛的、对谁都成立的清单。第二个问题是从阿桂的窗台里长出来的。"只在下午三点以后""早上又挺起来""朝西"，这三样没有一样是书上有的，是她蹲在那里看出来的。

— 问题是有来处的

这是本节要讲的第一个判断：好问题不是想出来的，是在田里长出来的。

一个问题，表面上是一句话，底下连着一块地。阿桂那句话底下，连着她的窗台、她的下午、她被烫了一下的手背。你把这句话原样复制给另一个人，他得到的只是字，不是问题。因为那个人没有那块地，他读到"下午三点以后才蔫"，只会觉得是一条细节，不会觉得是一个线索。

在这本书里，"提问权"说的就是这件事：问什么，由谁来定。

这里要把话说准。提问权不是说，AI不许提问，也不是说，只有人自己想出来的问题才算数。AI常常能问出人想不到的问题，这一点后面还会讲。提问权要守的，是问题的根：这个问题底下有没有一块你踩过的地。有根的问题，哪怕是AI替你问出口的，也是你的；没有根的问题，哪怕是你亲手敲出来的，也只是岸上的。

— 一个更难的例子：这不是知识的问题

有些问题，岸上连一份像样的清单都给不出，因为它根本不是知识问题。

我们来设想一个场景〔构想案例〕。芳芳带着三岁的女儿，女儿这两个星期睡前总是闹腾，不肯安静下来。她问AI：三岁孩子睡前闹腾怎么办？AI给了一份很稳妥的回答：固定睡前流程，睡前少看屏幕，温和地陪着，给孩子一点安抚的东西。每一条都对。芳芳照着做了几天，女儿还是老样子。

后来有一天夜里，她坐在孩子的门口，忽然想起一件事：这闹腾是两个星期前开始的，而两个星期前，姥姥回老家了。姥姥在的时候，每天晚上都在床边哼一支小曲。芳芳自己从来不哼，她嫌自己唱得不好听。

她再去问AI，这一回她写的是：孩子睡前闹腾，是从姥姥回老家那天开始的。姥姥以前每晚坐在床边哼一支曲子，我从来不唱。这会有关系吗？

AI这一次没法再给一份清单了。它能做的，是顺着这条线往下问：那支曲子，孩子听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姥姥是坐在床边，还是站在门口？她哼的时候，手在做什么？芳芳一边回答，一边发现，姥姥哼曲子的时候，手一直轻轻拍着孩子的背，而她自己站着讲故事，一晚上没有碰过孩子。

这个问题，AI再聪明也问不出来。不是它不够聪明，而是“两个星期前”“姥姥”“哼曲子”这三样，没有一样在岸上。它们只在芳芳家的夜里。

这里要说清楚：本书不替任何人判断一个孩子为什么闹腾，也不替任何人下结论说，就是这个原因。这个例子只想说一件事：问题的根，是芳芳坐在孩子门口的那个夜里，自己看出来的。没有这个根，对话就只能一直围着“三岁孩子”这个大词打转。

— 怎样守

先说一个容易滑进去的坡。AI太好用了，好用到你可以连“该问什么”都交给它。有的人一打开对话框，不是描述自己遇到了什么，而是问：关于种葱我应该了解什么？关于开店我应该问自己哪些问题？这类问题本身没有错，在开始阶段还很有用，下一小节会说。但如果一直只问这类问题，田就慢慢荒了：你从不再把自己看到的带上岸，只从岸上拿现成的问题清单，再拿回去逐条打勾。

守住提问权，有三件小事可做。

第一件，带着一句只有你能说的话进来。问之前，先写一句这块田里才有的事。阿桂的那句是“下午三点以后才蔫”。你不必知道它重不重要，也不必知道它是什么原因。你只要把它放进去。这一句，就是问题的根。放进去以后，岸上的讲会自动围着它转，而不是围着“种葱”这个大词转。

第二件，问题里留着“我不知道”的那一块。阿桂第二次问，并没有给出一个自己的结论，她写的是“这会是什么原因”。有田的人，往往知道自己哪里说不清。把说不清的地方原样交上去，比把它填成一个听起来像样的判断，强得多。

第三件，当AI给你一份很长的答复，先别逐条试，先问自己：这里面哪一句，让我心里动了一下？阿桂看第一份清单时，没有一句让她动。这本身就是信息：它告诉你，这份答复没有碰到你的田。动了的那一句，常常就是下一个问题的根。

— 反过来：AI的问，是好事

上面说的是人把问题交出去的危险。反面也要讲：AI反过来问人，常常是好事。

我们来设想另一个场景〔构想案例〕。一位刚接手饭店后厨的年轻人，对AI说：我想把菜单改一改。AI没有直接给方案，而是问了他几个问题：现在哪三道菜出得最多？哪一道是常客点了又退的？周末和平日，哪一餐最忙？

这几个问题，他自己没想到。但它们不是凭空来的"岸上问题"，因为每一个都要他回到后厨去看、去数、去想。他一边答，一边发现自己其实并不清楚"退菜"的那一道是什么。这个"不清楚"，反而成了他下一步要下田去弄清的东西。

所以，AI提问并不违反提问权。判断的办法很简单：这个问题，把你推回田里了，还是把你留在岸上了？推回田里的，是好问题，哪怕它是AI问的；把你留在岸上的，哪怕是你自己想的，也要小心。

— 问题会老

还有一个小地方，值得守。问题是有保质期的。

阿桂第二次问AI以后，试了几个办法：给盆壁挡了一块遮阳布，早晚各浇一次水。过了半个月，葱叶下午不怎么蔫了，可是她发现了另一件事：靠墙那两盆的葱比别的盆细。这时候，如果她还拿着原来那个问题，"葱叶下午为什么蔫"，去问，就是拿着旧田里的问题，问新田里的事。

田在变，问题也要跟着变。有些人用AI，容易把第一次问出的好问题当成一个固定的问法，反复使用。其实问题和田是一起长的，田里有了新的东西，旧问题就老了。守住提问权，也包括每隔一阵，回到田里看一看：我现在最想弄明白的事，还是原来那一件吗？

这个检查很简单：把你上一次的问题，和你今天站在田里最想问的那一句，放在一起比一比。两句不一样，说明田在往前走，复合体也在往前走。两句一模一样，要么是这块田很稳，要么是你很久没有下田了。

— 问题的根怎么长

有人会说：我没有阿桂那样的细心，我看不出什么"下午三点以后"。

细心不是天生的，是一个很小的习惯养出来的：记一笔。不用多，每天在手机里留一句田里的事。"今天面汤比昨天咸。""孩子今天回来没说话，直接进了房间。""下午的店里，三点到四点最空。"这些话，写的时候不知道有什么用。过一两个星期，翻回去看，里面常常藏着一个你当时没有留意的规律。

这一笔，是问题的种子。阿桂如果有一本这样的记录，她会更早发现葱叶是下午才蔫。芳芳如果记过"今天孩子几点开始闹"，她会更快想到姥姥。种子越多，将来能长出来的根越多。

而这样一笔一笔记下的，正是别人没有的东西。AI读过很多书，却读不到你家窗台下午三点的光。所以守提问权，在日常里，往往就落成一个很朴素的动作：把田里看到的，记下来。

— 问题的三个来处

问题从哪里来，大致可以分成三种。分清楚，用起来心里有数。

第一种，从田里来。像阿桂的"下午三点以后才蔫"，芳芳的"姥姥回老家以后"。这种问题带着一个只有你知道的细节，是最值钱的。

第二种，从岸上来，但被田里改过。比如小廖读到别人开夜宵摊的经验，拿它来对自己的门口：别人说要看人流，我这里的人流是什么样？问题本来是岸上的，但被他拿到田里翻了一遍，变成了他自己的。这种问题也很好，用得最多。

第三种，从岸上来，原样搬来。"葱叶蔫了怎么办。""如何开一家成功的店。"这种问题，谁都能问，答案也是谁都能得到的。它不是错，只是还没有变成你的。

不必一律嫌弃第三种。刚开始的时候，它是必要的。要留心的是：一天里问的问题，大部分是哪一种？如果多半是第三种，那说明你这几天更多是在岸上听讲，田里的东西还没有进来。

— 什么时候这话不成立

有一种情况，这一节的话要打折扣：你真的还没有田。

一个人刚搬到陌生城市，要问"这里的社区医院怎么挂号"，他当然只能从岸上问起，因为他对这里没有任何亲历。一个刚进新行业的人，也只能先问"这个行业的人平时都在干什么"。这时候，问泛泛的问题不是偷懒，是进门的必经之路。

只是，这样的问题是第一步，不能是唯一一步。进了门，踩过三两回，就该有第一句只属于自己的话了。第五章会专门讲没有田的人，这里只记一件事：提问权要守的，是"有了根以后，别把根拔掉"。

带走的话：问题的根在田里。把你看到的那一句，带上岸。

◆ 7.2 守住判断权

— 老尹的面包车

我们来设想一个场景〔构想案例〕。老尹有一辆开了九年的二手面包车，拉货用。这几天早上冷车起动，发动机会抖几下，抖完就正常了。他把症状告诉AI，并说：别的时候都没事。

AI给出了三种可能，按概率排了序，每一种都写了怎么初步检查、大概要花多少钱。排在第一位的是点火系统的某个部件老化，排在第三位的是另一个小毛病。表格很漂亮。

老尹看完，没有按排序走。他想起一件事：这辆车去年夏天雨季之后，有过一次类似的抖，当时修车师傅说是进了点潮气，擦干净就好了。而今天早上，前几天刚下过雨。他把AI排第三的那条拿出来，先试了。

结果是对的。

这件事里，AI做的是什么事？它做的是一件很有用的事：把可能性铺开，每一种都说清楚。如果没有这份铺开，老尹可能连排第三的那条是什么都不记得。但最后

选哪一条，是老尹定的。他定的依据，不在表格里，在他这辆车去年夏天的一次经历里。

— 判断权要守的是什么

先把一个误会讲开。判断权，不是说人判断得比AI好。

在不少事情上，AI的判断比人好，比如从几十份资料里找出哪两份互相矛盾，比如把一个很长的合同条款里的前后不一致找出来。这类判断，让渡出去是明智的，也正是第一章讲的"让渡"：把低阶的、可以程式化的差异交给AI，自己腾出手来做更高的事。

判断权要守的，不是"每一个判断都要自己做"，而是有后果的那一个判断，要由承担后果的人来做。

老尹选哪一条先试，后果落在老尹身上：多花钱，多耽误一天拉货，或者运气好，省了一笔。AI排了序，但AI不会因为排错而没有货可拉。后果落在谁身上，谁就得是最后拍板的人，不是因为他一定对，而是因为只有他在田里，只有他看得见这个判断落下去以后，田里发生了什么，然后用这个看见，去修正下一次的判断。

这是判断权背后最实在的道理：判断是要被后果回写的。一个判断做出来，田里会有反应，这个反应回头改写你下一次怎么判断。如果判断是别人做的，反应落在你身上，却回写不进做判断的那一方，那个判断就很难长。老尹下一回再遇到车抖，他的判断会比这一回更准一点，因为这一回的结果写进了他的经验。AI那一端，除非他把结果带回去，否则什么也没有改变。

— 一个判断里，有两层

再细看一下，老尹的判断其实有两层。

第一层是"哪些可能"。这一层AI做得好，也比他全面。

第二层是"这一次是哪一个"。这一层，需要的是这辆车、这个季节、这几天的天气、这个人听过的发动机声音。这些东西都不在对话框里，很大一部分是老尹自己也说不清的。他选第三条的那一刻，不是在推理，是一种"这个感觉对"。

守判断权，就是守住第二层。第一层，尽管让渡，尽管用满。

这里有个很实用的办法：看到AI给出一个排序或一个推荐时，别只问“它排得对不对”，再多问一句——“这个排序里，有哪一块是它不可能知道的？”对老尹来说，是去年夏天那一次。对阿桂来说，是朝西的下午。对一个要换供货商的店主来说，是某一家的货一到雨季就会变差。这一块，就是只有田里才有的，也就是判断必须回到你手里的那个口子。

— 再看一个：换不换供货商

我们来设想另一个场景〔构想案例〕。慧姐开了一家小面馆，供面的老供货商涨价了，一成。她让AI帮忙做个比较：三家供货商，价格、起订量、送货频率、别人的评价，列成一张表，最后给出结论：换到第二家，一年能省下一笔不小的钱。

表很清楚，结论也站得住。慧姐盯着看了一会儿，没有急着点头。她想起一件表里没有的事：有个同行说过，第二家的面，到了雨季那几个月，煮出来汤容易发糊。而她这家面馆，客人是冲着汤清来的。

AI不知道这个。更准确地说，AI可以知道“汤清”是个词，却不知道在慧姐的小店里，“汤清”值多少。一年省下的钱可以算，汤清不能算。把两样放在一个天平上称，用什么做砝码？

慧姐没有直接换，也没有直接不换。她向第二家要了一批样品，挑了一个下雨的日子，煮了一锅。汤清不清，她一看便知。

这个例子里，判断权有一层更深的意义。前面说，有后果的那一锤由承担后果的人敲。这里要再补一句：什么算数，也是田里的人说了算。一张对比表里，哪一栏重要，哪一栏不重要，不是表自己能定的。对一家快餐店，价格可能是第一位的；对慧姐这家靠汤清吃饭的小店，价格排在汤清后面。这个次序，不写在任何一份资料里，它是慧姐这块田自己长出来的。

如果有人把“汤清”也折成一个分数，放进表里，那样看上去更完整，可是折成几分，仍然是慧姐才知道。分数是岸上的东西，分数背后的轻重，是田里的东西。

— 怎样守

三件小事。

第一件，把AI的判断当作一份"意见"，不当作"结果"。说话的方式也要跟着变。不说"AI说是第一条，所以我试第一条"，而说"AI提了三条，我觉得第三条更合我这边的情形，因为……"。后面那个"因为"，就是你的判断落脚的地方。你说不出"因为"，说明你还没有判断，只是在转述。

第二件，在要紧的事上，自己留一个"先于AI"的判断。问AI之前，先在心里或纸上写下你自己的第一反应，哪怕只有半句。问完以后，对一对。不一致的地方，要比一致的地方有价值得多：不一致，说明AI看到了你没看到的，或者你看到了AI没法看到的。两种情形，都是碰撞开始的地方。

第三件，记一笔结果。判断做出去，田里有了反应，写下来，哪怕只有一行："这次选第三条，对了。"或者"这次听了表格的，错了，原因大概是……"。这一笔，就是回写。没有这一笔，判断权只是名义上在你手里，实际上你从来没有从后果里长过东西。

— 一个慢慢发生的例子：给孩子选课外班

不是所有的判断权，都是在一个明确的时刻被交出去的。有的是一点一点滑掉的。

我们来设想一个场景〔构想案例〕。小娴的孩子读四年级，她想给孩子选一个周末的兴趣班。第一次，她问AI：四年级孩子适合学什么？AI给了一串：绘画、编程、游泳、乐器。她觉得都不错，继续问：哪一个对孩子长远更有帮助？AI又给了一份比较。她再问：那我选哪一个？AI说，如果你更看重身体，选游泳；如果更看重思维，选编程。

到这里，每一步都合情合理。但是请看看，在这三次提问里，小娴有没有一次说到过她的孩子？她孩子一进游泳馆就紧张，还是一见到积木就能坐一下午？她孩子上一次说"我想试试那个"是什么时候？这些东西，一句也没有进来。

AI的回答对"四年级的孩子"是合适的，可她家有的不是"四年级的孩子"，是一个具体的孩子。

滑掉判断权的过程，就是这样：每一步都在岸上，每一步都顺，每一步都不错，最后做出来的选择，却是一个对谁都合适、对这个孩子不一定合适的选择。

她要守住的办法很小：在第一次提问时，先写一句孩子身上才有的事。上一回孩子主动要去的地方是哪里？他排队等的时候，是在看什么？这一句进来，后面的整个讨论都会变形。

最后选哪一个，她仍然可以犹豫，仍然可以让孩子试听。这些都是田里的动作，跟AI没有关系，却让这个选择成了她家的选择。

— AI比你対的时候

还有一个情形要正面说：有些时候，AI的判断就是比你的対。

老尹那一次，若他没有想起去年夏天，直接按排序试第一条，也许要多花几天。这样的事会发生，也不会只发生一回。守判断权，不是要在每一次都证明"我比它强"。

那怎么办？办法是：让它对，也让自己知道它为什么对。按AI的建议做了，结果好，回头问一句：这一回它为什么对？对在哪一块？是我这块田里本来就没有特殊的東西，还是我恰好没有遇到？如果每次都只是照做、见效、过去，那个见效的原因就没有回写进你的经验里。下一次遇到略有不同的情形，你仍然什么也没有。

这么做，花不了几分钟，却把"别人的对"，变成"自己的懂"。复合体里最好的一种状态，是AI对了，你也长了一点。

— 判断也是一块肌肉

还有一个小处，需要说，因为它不太显眼，却很要紧。

判断，像身上的肌肉，用才会长。一个人如果长期不判断，所有的判断都由别人先做好，他自己只是点头，慢慢地，他会发现，轮到自己判断的时候，心里是空的。这不是AI才有的问题。一个什么都听领导的人，一个什么事都由家里老人拿主意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AI只是让这件事变得更容易发生，因为它回答得又快又周到，又从不嫌你烦。一个判断，从心里冒出来到被AI接过去，中间只隔着一敲键盘。有些人并不是被迫交出判断权的，是在一次一次顺手之中，自己放下了。

所以守判断权，不是一个"该不该"的大问题，更像一个每天的小习惯：在自己有田的事上，让自己的判断先走半步。哪怕只比AI快半步，哪怕最后你发现AI比你
对，那半步都是你自己的肌肉在用。

但也不要把这件事说得太重。肌肉不用会萎缩，用多了也会累。不是每一件事都要练，只有那些你的田，才值得你练。

— 哪些判断可以让渡

说了这么多"守"，也得有一条可以操作的线，告诉人哪些判断可以放心交出去。可以用四个小问题来试。

一，后果大不大？今天中午吃什么，后果小，交出去无妨。要不要换掉用了多年的供货商，后果大，要自己看。

二，能不能反悔？能很快改回来的，可以让渡；一旦做下去就收不回来的，要自己握着。

三，这件事里，有没有一块只有我这块田才有的东西？对慧姐是汤清，对老尹是去年夏天那一次。有，就要自己留一个口子；没有，就放心交。

四，这个判断做完，会不会回写到我身上？做完就忘的事，让渡无妨；会成为我经验一部分的事，我自己做一回，比交出去十回都值。

四个问题里，只要有两个以上的答案指向"要自己留"，就应当把最后一锤握在手里。这不是什么精确的规则，只是一个粗略的提醒：交出去的，是那些不会长出东西的判断。

— 什么时候这话不成立

有两种情况，判断可以放心交出去。

一种是后果很小，或者可以很快反悔。今天中午吃哪家，AI推荐哪家，就去哪家。错了，下次不去，没有什么好回写的。把这样的判断也紧紧抓在手里，反而是浪费。

另一种是你完全没有田的事。一个从来没修过车的人，车坏了，他该做的不是自己"判断"，而是找一个真有田的人，比如修车师傅。在这种情况下，他守的不是判

断权，而是选择听谁的。这个选择权，始终是他的。至于在医学、法律、投资这类事上，本书不替任何人下建议，这些地方要找的是有资格的专业人士，AI可以帮你把问题整理清楚，却不能替你签字。

带走的话：后果落在谁身上，最后一锤就该由谁来敲。

◆ 7.3 让猜想有机会被否定

— 张婶的豆腐摊

我们来设想一个场景〔构想案例〕。张婶在菜市场卖豆腐，卖了十来年。她心里有一个想法：下雨天，买豆腐的人比平时多。她说不出为什么，可是每到雨天，她总觉得摊前挤一些。

有一天她跟女儿说起这个想法，女儿正好在用AI，就顺手问了一句。AI把这个猜想展开得很好：雨天人们不爱出远门，更倾向于买菜回家做饭；豆腐做汤做炖都合适；雨天的暖菜需求上升。条理清晰，听上去几乎就是真理。

张婶听了，高兴，也有点飘。女儿却问了她一句话：妈，要是出现什么情形，你就承认这个想法错了？

张婶想了一会儿，说：要是连着下三个雨天，我的豆腐不但没卖得更多，反而剩了不少，那我就得承认，不是这么回事。

就是这一句。

— 一个口子，不用多大

这一句话，是整节的核心。它做了什么？它给一个猜想留了一个被否定的口子。

注意它有多粗。张婶没有说"我要记录每一天的销量，做对比分析，算显著性"。她只说了一个大局面：连着三个雨天，剩得更多。这个大局面如果出现，猜想就错了。至于具体怎么记，记到什么程度，她还不知道，也不需要现在就知道。

这是这本书对"证伪"的全部要求：说得什么大局面出现，这个想法就错了。不要求精确，不要求会检验，只要求这个口子存在。

为什么这么低的要求就够？因为一个猜想最危险的状态，不是它错，而是它不可能错。一个怎么看都对的想法，等于一个与田无关的想法。田里发生的任何事，都能被它收进去："雨天卖得多，对；雨天卖得少，那是因为雨太大了。"这样的话，永远不会错，也永远不会长。

留了口子，猜想就和田接上了。田里发生的事，有了改写它的资格。

— 岸上常常帮你把口子堵上

这一节放在"守田"里，是因为有一种常见的情形，值得认真说一说，而且不是贬低AI。

这里说的是"常见"，不是"总是"。你把一个猜想交给AI，在不少时候，它会照着你给的前提往下走：找出支持的理由、相关的机制、相近的例子，写得流畅、有条理。这是它帮人的方式，帮你把一个模糊的想法说清楚，本来是好事。它并不总是这样。你要是明明白白让它挑毛病，它也挑得出来；只是人在日常里，多半没有这样问。

先看一个日常的场景〔构想案例〕。阿玲周末做手工皂，想去市集摆个摊。她打字问AI："我觉得带孩子的家长，会更愿意买天然的手工皂，是吧？"AI回得很顺：家长更在意孩子皮肤，对成分敏感，天然概念有吸引力，摊位可以放些小样。阿玲看得直点头。

过了两天，她的朋友阿敏出了个主意，让她换一种说法再问一遍："我拿不准，带孩子的家长会不会其实不太买手工皂？"这回AI给出的，是另一套同样站得住的话：家长买东西更看价格和牌子，手工皂没有检测报告的话，有的人会犹豫，市集上人多逛，真掏钱的不多。

两次的回答，都条理分明，也都不算错。差别在于：它回应的，常常是你问话里的那个方向。你把话说成"是吧"，它多半沿着"是"往下展开；你把话说成"会不会不"，它就沿着"不"往下展开。这不是谁的毛病，是一个顺着人说话的帮手，在人没有特别要求时，常见的样子。

阿玲想明白了一件事：两份都漂亮，说明漂亮分不出对错。能分出来的，是她摆一次摊。

麻烦出在：讲圆了的猜想，看上去就没有口子了。这一点，不管讲圆它的是AI，是朋友，还是你自己，都一样；只是AI讲得又快又整齐，口子更容易被盖住。张婶听完AI的展开，感觉这想法几乎是铁板一块。每一个环节都说得通，没有哪个地方露出缝。这时候，猜想反而最不安全，因为它已经长得太漂亮，漂亮到你舍不得去试它会不会错。

所以，守田的一部分功夫，是反过来用岸上：不让它帮你把话说圆，而让它帮你找口子。

最实用的一句话，可以直接这样问："如果我这个想法是错的，会是什么样的局面？请从我这块田的角度想，不要讲一般道理。"

这句话让AI换了一个姿势，从"帮你把话说圆"变成"帮你把口子找出来"。它给出的口子，不一定准，但常常能让你想起你自己没想到的一种错法。张婶女儿要是这样问，AI可能会说：如果这条街上的老年人本来就不分天气每天来，只是你雨天站得更久、记得更牢，那就是你的记忆在作怪。这个说法让张婶愣了一下。她确实有这个可能：雨天人少，她才有空闲注意到每一个来的人。

这个口子，是岸上给她开的。而判断它成不成立，是张婶的事，她要回到摊前去看。

— 另一个例子：写作业前先跑一圈

我们来设想另一个场景〔构想案例〕。老何有个读三年级的儿子，写作业总拖。有一天傍晚，儿子在小区里跑了一圈才回家，回来以后，作业写得特别快。老何心里记下了：是不是写作业前先跑一圈，孩子就写得快？

他把这个想法说给AI。AI的展开很合他的心意：运动能让人安定下来，适度的活动有助于注意力，傍晚的消耗之后，孩子更容易坐得住。听上去，就是这么回事。老何很高兴，从第二天起，每天写作业前，督促儿子先跑一圈。

他同时给自己留了一个口子，写在手机备忘录里："如果连续两个星期，跑过以后写得并不比不跑的日子快，或者孩子开始拿'我还没跑'当不写作业的理由，我就认为这个想法不对，至少对我家不对。"

这一句里有两个局面，第二个很有意思。猜想最容易出的错，不一定是"没用"，而是"变了味"：一个本来有用的办法，被孩子拿来当成拖延的借口。这个局面，书上没有写，只有天天待在家里的人才看得见。老何把它写进了口子里。

两个星期以后，他翻出备忘录看了一遍。结果如何，这里不替他编。这个例子要说的是另一件事：他在猜想最顺的时候，就把它的"错法"写下来了。这样，一旦田里出现那个局面，他就不容易假装没看见。

— 怎样留口子

三个小办法，都很粗。

第一，给猜想补一句"如果……我就认错"。一句话，写下来。越粗越好。"如果下个月我把这样做的人和不这样做的人比，前者并不更好，那我就认错。""如果孩子连续一周这样安排作业，还是拖，那这个安排就错了。"不需要知道怎么比，只需要先说出什么样的局面算错。

第二，让这个口子在田里看得见。口子要对着一个田里能出现的东西，不能对着一个只有AI才能判断的东西。"连着三个雨天剩货"是田里的东西；"这个想法在理论上是否自洽"是岸上的东西。后者也有用，但它不是守田的口子。

第三，别一次把口子堵上，也别一次把它开得太大。一个刚冒头的猜想很脆弱。如果它刚出来，你就逼它回答"你凭什么""证据在哪里"，它会被掐死。口子要的是有，不是大。先让猜想活下来，长一阵，口子慢慢变得清楚。

— 口子被撞上了以后

口子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结局：它真的被撞上了。

张婶如果连着下了三个雨天，豆腐都剩下来，那个想法就错了。这时候，最容易出现的反应是找理由："这几天雨太大了。""刚好赶上别的摊也卖豆腐。"这些理由未必不是真的，但在口子刚被撞上的当口，第一个冒出来的，常常是为自己辩护的理由。

这一刻，岸上能帮上忙。她可以把情况告诉AI：我原来以为雨天买豆腐的人多，结果连着三天剩了货。请帮我想想，我原来的想法错在哪里，还可能有哪些别

的解释。AI会给出一串可能。其中有的靠谱，有的不靠谱；哪一个更像，仍然要她回到摊前，去看。

被撞上，不是坏事，是田给你的最明确的一条消息。一个想法死了，换来了一块更清楚的地。张婶原来觉得"雨天人多"，现在知道不是。那她就可以问下一个问题：既然不是雨天，那我的豆腐到底是什么时候卖得最好的？这个问题，比原来那个更具体，也更是她自己的。

所以，留口子不是为了让猜想死，是为了让猜想有机会转向。一个从没有被撞上过的想法，反倒让人不放心：它大概是还没有碰过真实的田。

— 粗到什么程度

有人会担心：口子要这么粗，还有用吗？这里把"粗"的意思说清楚，避免两头走偏。

太细的口子，反而不好。"每天销量必须比前一天增加百分之五，否则猜想为假。"这样的话，看上去很严谨，却把一个刚长出来的猜想勒死了：它在田里的第三天就会被一场小雨推翻，而这场小雨与你的猜想毫无关系。

太粗的口子，也不好。"如果情况变得很糟，我就认为不对。"什么叫很糟？糟到什么程度？不说清楚，就等于没说。

合适的粗，是一个田里的人看见了，会点头的局面。张婶的"连着三个雨天，豆腐反而剩得更多"；老何的"两个星期，写得并不比不跑的日子快"；小廖的"十点以后，大多数人直接进楼"。这些话，一个熟悉那块田的人听了，会说"嗯，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不对"。

不需要它精确，不需要它可以被别人重复，也不需要现在就知道怎么去数。只需要这个局面是可以想象它出现的，并且你事先答应过自己，一旦它出现，就改。

— 三种假口子

口子有真的，也有假的。假口子看上去像口子，其实是堵死的。常见的有三种。

一种，口子开在别人那里。"等专家验证了我再信。""等有研究证明了再说。"这样的话，口子是有的，却不在你的田里。你的田里发生了什么，与这个口子毫无关系。结果是，你这块田里的事，永远没有资格改写你的想法。

第二种，口子永远在以后。"再观察观察。""以后看情况。"口子被推到一个不会到来的日子，等于没有口子。如果要留口子，就得有一个大概的时间："这个月""连着几个雨天""下一个学期"。不必精确，要有。

第三种，口子能随便挪。张婶如果说："雨天人多，是因为天冷想吃暖的；晴天人多，是因为天好出门买菜。"这样，不管天晴还是下雨，她的想法都对。一个口子，如果不管田里发生什么，都能被说成"没有错"，那它就不是口子了。

判断一个口子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简单的办法：把它念给一个熟悉这块田的人听，问他："要是真出现这个局面，你觉得我是不是该认错？"他说该，这口子就是真的。

— 什么时候这话不成立

有两种情况，不必急着留口子。

一种是猜想还只是一个念头。有些东西，需要先在脑子里养一养，养到有形状了，再问它会不会错。刚冒头就逼问，是在伤它。但这个"养"也有限度：养着养着，一定要有一天，你问出那句"如果……我就认错"。一直养、从不问，就变成了一个舒服的梦。

另一种是那种怎么都不会错的话，其实不是猜想，而是一种态度。比如"孩子需要爱""做事要用心"，没人会反对，也没人会因为它而改变做法。这类话有它的作用，却不要拿它当猜想用。一旦你想拿它去指导一件具体的事，就必须把它换成一句能错的话。

带走的话：给你的想法留一个口子，口子不用大，要对着田里能出现的事。

◆ 7.4 "被展开"不等于"被验证"

— 导游的话

我们来设想一个场景〔构想案例〕。你想去一个海边小城，一直没去过。朋友是个很会讲的人，他没去过，但读了很多游记。他给你讲：那里的老街怎么走，早上哪家的粥最地道，傍晚去哪个堤坝看日落，几点人最少。他讲得绘声绘色，你听完，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去过了。

你要在这时候订票吗？不少人会犹豫。因为你知道，他讲得再好，也是"讲"，不是"去过"。

可是换成AI，有些人就忘了这个区别。

小廖想在自家小区门口开一个夜宵摊。他的猜想是：这个小区住了很多加班的年轻人，夜里十点以后有需求。他把这个猜想交给AI，让它帮忙想一想。AI给了一份很完整的展开：客群画像，菜单建议，定价区间，营业时间，甚至还提醒了几个常见的风险和对策。每一部分都有条有理，措辞老练。

小廖看完，心里踏实了。他觉得，这个想法"已经被分析过了"。

可是，分析了什么？AI没有来过这个小区，没有在晚上十点站在门口数过有多少人拎着外卖盒走回去，也不知道小区门口那家便利店有没有也在卖热食。它做的，是把小廖说的那一句话，顺着往下展开成一整套。展开的材料，是它读过的、别处的夜宵摊，不是这个门口。

被展开了，不等于被验证了。

— 一个厨房里的小场景

在往下讲之前，先看一个更近的场景〔构想案例〕。阿凤觉得婆婆腌的萝卜太咸，吃了好几年，一直没说。这天她问AI："我觉得婆婆腌的菜太咸了，我是不是该劝她少放盐？"

AI回得体贴周全：可以婉转地说，先从自己做菜少放盐起，给婆婆换个小盐勺，等等。每一条听上去都有理。阿凤看完，心里有了底：看，不光是我嫌咸，是该劝。

可是这一段里，有一样东西没有进来：婆婆自己怎么想。阿凤不知道，婆婆腌菜用的是她娘家的法子，咸是为了存得久，也是她每年冬天里最拿手的一件事。劝她少放盐，在AI的展开里是"为了她好"，在婆婆那里，可能是"我的手艺不被认"。

AI没有说错。它是顺着阿凤那句"该劝她"往下走的，而阿凤那句话本身，没有被任何东西撞过。后来阿凤做了一件小事：下一次婆婆腌菜时，她站在旁边帮忙，随口问了一句"这咸淡是留着过年吃的吧"。婆婆的回答，她事先一句也没想到，这里也不替她编。我们只记一点：AI的展开帮她把话想清楚了，但那句最要紧的话，是在厨房里站着才问得出来的。

— 两件不同的事

这两件事，样子很像，实质差别很大。

展开，是顺着你的话往下说。你说"这里加班的人多"，它常常就在这个前提下，把后面合理的推论接上去。展开的方向，在这种常见情形里，和你的猜想同向。

验证，是你的话去撞一样不顺着你的东西。你说"这里加班的人多"，然后你站在门口，数一数，十点以后真的走过来多少人，看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往哪个方向走。验证的方向，和你的猜想可能相反。

展开把话变清晰，验证看话对不对。两件事都有用，可是前者做完以后，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已经确认了"的感觉。这个感觉，是这一节想要小心的东西。

要公道地说一句：AI顺着你展开，是它的本事，不是它的毛病。一个模糊的猜想，被展开以后才看得清自己长什么样，才知道该去试什么。展开是验证的前一步，而且是很有价值的一步。

只是，展开得越漂亮，越要警惕。因为漂亮本身会让人松懈。一份条理清楚、措辞老练的分析，读起来像是"已经过了关"。但读起来像过关，和真的过了关，是两回事。

— 一个更小的例子：婚礼上的致辞

设想一个场景〔构想案例〕。阿杰要在好朋友的婚礼上讲几句话。他让AI帮忙起草。AI写得很好：开头回顾两个人的相识，中间讲爱情的可贵，结尾送上祝福，措辞优美，节奏恰当。阿杰读了两遍，觉得挺像样。

他在家念给自己听，念到一半，卡住了。有一句"你们彼此成就，携手前行"，念出口，他自己都觉得陌生。他的这位朋友，平时讲话最恨文绉绉的，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行吧，那就这样"。这句话没有进到致辞里。

这份致辞，作为一篇文章，是完好的。它被展开得很漂亮。可是它还没有被验证：这是不是能让新郎在酒席上笑一下，让新娘觉得"这个人真的认识他"。要验证它，最简单的办法，是念给一个认识新郎的人听，看他的脸。

阿杰后来的做法，是把"行吧，那就这样"放进了结尾。至于现场效果如何，这里不替他编。我们只记一点：岸上的漂亮，和田里的恰当，是两回事。漂亮的话可以写得出来，恰当的话得靠认识这个人。

— 展开得全对，也可能不适用

再看一个，比小廖的夜宵摊更小，也更容易看清。

我们来设想一个场景〔构想案例〕。老骆爱做红烧肉，他有个想法：糖色炒到枣红，再下肉，肉的颜色更亮，味道也更好。他让AI帮忙看看这个想法。AI讲得头头是道：糖在加热以后会经历颜色和味道的变化，炒到枣红是个比较合适的程度，再往下就容易发苦；下肉以后，裹上糖色，颜色就亮；还提醒他火候要控制，别炒过头。

这一段展开，没有一个是错的。

老骆照着做，一个月以后，他发现一件事：他家的灶，火小，糖炒到枣红要很久，等糖色好了，锅里的油已经冷了一半，肉下去的时候温度不够，肉先老了。他后来的办法是：糖色炒到浅一点就下肉，让肉在锅里继续着色。

AI说的是对的，对一口火大的锅。老骆的锅，不是那口锅。

这件事说明，展开可以全对，却不一定适用。展开的材料，来自别处的锅、别处的灶、别处的手，它们加起来是一般情形。你家这口锅，是不是一般情形，展开不知道，只有火上才知道。

老骆的做法，我们可以学一点。他没有因为AI说得对，就觉得已经完了；他也没有因为自己的锅不一样，就说AI说错了。他把AI的话当作一个起点，在自己的灶上改。改了几回，那个"浅一点就下肉"的做法，才是真正属于他的红烧肉。这一步改，就是田里的人对岸上的讲，做的一次回写。

— 怎样把展开变成验证

不需要什么高深的办法，三个小动作。

第一，从展开里挑出"会撞到田的那几句"。一份展开里，大部分句子是在岸上的：讲道理，讲一般规律，讲别处的例子。其中总有几句是对着你这块田下了断言的，比如"夜里十点后有稳定的需求""年轻人愿意为这个价位付钱"。把这几句挑出来，单独抄在一张纸上。这就是要拿到田里去撞的东西。其余的，当作背景。

第二，问AI："这里面，哪些话是顺着我说的，哪些是你有独立来处的？"这个问法，AI有时能答得相当诚实。它会告诉你：这一条是在你的前提下推出来的；这一条是一般情况，不一定适合你那里。这样，你就能看出哪些句子其实只是你自己那一句回声。

第三，给展开配一个小试验。不必大。小廖要做的，也许只是连着一周，晚上十点到十一点，站在小区门口，看。不用记很细，只用看：人多还是人少，他们手里拿着什么，是去便利店还是去楼里。一周后，他回来再跟AI说："我去看了，是这样……"这时候，AI的展开才有了真正的材料，对话才真的有了田里的东西。

— 与第366号对读

关于"思考是谁的"这个更大的问题，站上第366号《思考是谁的？》有专门的讨论，这里不展开，只点名。本书在这一节想说的只是一件小事：在复合体里，AI的展开与人的验证是两种不同的活，不能互相替代。展开让猜想变得好看，验证让猜想变得真。后者必须有一个人在田里。

— 展开的另一个用处

说了这么多展开的局限，最后补一句公道话：展开还有一个重要的好处，就是它让猜想变得可以被撞。

一个含糊的想法，比如"这个小区的人需要夜宵"，是撞不上任何东西的，因为它没有说清楚是谁、什么时候、需要什么。经过展开，它被拆成了一些具体的句子：十点以后、加班的人、愿意花这个价钱。这些具体的句子，才能拿到田里去撞。

所以，不要因为担心"展开不等于验证"，就不敢让AI展开。恰恰要多展开，展开得越细越好，然后把其中最风险的几句抽出来，去田里试。展开在前，验证在后；一个好的复合体，两样都要，缺了哪一样都不行。本节只守一条：展开是展开，验证是验证，不要让前者替后者交差。

— 让岸上当一回对手

既然展开容易顺着你说，那就偶尔换一种用法：让岸上当对手。

具体的做法很简单。小廖在得到那份展开以后，可以再问一次：请你站在反对的立场，写一份"为什么这个夜宵摊会开不下去"的分析，要尽量刁钻，尽量围着我这个小区的具体情况说。

AI会写出一份与第一份完全相反的东西，同样条理分明，同样看上去很有道理。这时候，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两份展开摆在一起，都很漂亮，都很有道理，那么漂亮和有道理，就不能再当作"对"的证明了。小廖会一下子明白，光靠岸上，是分不出哪一份对的。这时他才会真心觉得：得去门口看看。

这是让AI帮你戒掉对AI的迷信，用的恰恰是AI的本事。它既能把你的想法讲圆，也能把它的反面讲圆，说明讲圆本身，说明不了任何事。能判断的，是田。

这样用，不是在跟AI作对。恰恰相反，这是在用好它：让它把岸上能想到的正面和反面都铺开，你省下了很多时间，然后把剩下的、真正需要判断的那一小块，带回田里去。

— 漂亮有三种样子

漂亮的展开，有三种常见的样子，每一种都容易让人以为已经验证过了。

一种是完整。从背景到风险到对策，样样齐全，没有缺口。完整，让人觉得考虑周全了。可是完整是一种文体，不是一种证据。一份完整的展开，只说明它把一个猜想的各个方面都顺了一遍，没有说明这些方面哪一个会在你的田里出问题。

一种是流畅。每一句都接得上，读起来没有磕绊。流畅让人放松，放松了就不再追问。其实一个想法在田里碰到的东西，往往是磕绊的，不流畅的。读起来太顺，正是该多看一眼的时候。

一种是有来处。AI会说：研究表明，通常认为，许多案例显示。这些话听上去有分量。公道地讲，它们常常有一定的依据，但"别处有依据"和"你这里成立"是两码事。凡是需要你拿它去做决定的地方，来处不明的，标上〔待核〕再用；来处明白的，也要问一句：这个来处，和我这块田有多像？

三种样子，都不是AI的缺点。它们是一份好展开的特点。只是好展开的特点，不等于验证的特点。

— 什么时候这话不成立

有一类猜想，展开几乎就等于验证：猜想只关于岸上的东西。

比如，你写了一段话，问"这段话前后逻辑是不是一致"。AI逐句展开、核对、指出矛盾。这里没有田，只有文字本身，展开和验证是同一件事。再比如，一道题的解法是否合乎规则，也是如此。

但要留意：一旦这段话被拿出去用，比如写给客户，写给孩子的老师，它就有了田。这封信读的人是不是看懂了，语气会不会让人不舒服，这些只有发出去以后才知道。所以，在岸上就能完成验证的东西，范围比人们以为的小。大部分我们真正在乎的事情，都带着一块田。

带走的话：AI把话讲圆了，你才刚刚有了一个可以拿去试的东西。

◆ 7.5 复合体里人要守住的几个位置

— 先看一个整体的样子

前四节，每一节守住了一样东西：问题的根，判断的落点，猜想的口子，验证的现场。这一节把它们放到一起，看一个复合体里，人到底该站在哪几个位置上。

先说明一件事。这里的"守"，和"单独剩多少"没有关系。第四章会讲，评价一个人用AI强不强，看的是两个世界碰得多深，不是看他单独剩多少本事。守田不是保住一块"离开AI我也能干"的领地，而是保住只有田里才有的那几样东西，让碰撞有东西可碰。

下面这张表，把五个位置放在一起。表不长，后面再逐个说。

位置	人站在这里，守住的是	丢了会怎样
问题的根	一句只有你能说的、来自田里的话	AI围着"种葱"这样的大词转，答得周全却不贴你
判断的落点	有后果的那一锤，由承担后果的人敲	判断不被后果回写，你的经验不再长
猜想的口子	一句"如果出现……就认错"	猜想被讲圆，再也无法被田里的事改写
验证的现场	站到田里去看一眼、试一下	展开被当成验证，漂亮的话替代了真的结果
把话带回田	每次从岸上下来，要有一件田里的小事去做	对话越来越长，田越来越荒

最后一行，之前没单独讲，值得补一句。

— 第五个位置：把话带回田里

一次碰撞完了，岸上给了你一堆东西。这时候，有两条路。

一条是继续在岸上走：再问一个，再展开一层，再问一个。对话越来越深，感觉越来越充实，可是你的脚没有离开过岸。

另一条是下田：从这一堆里，挑一件今天就能做的小事，去做，然后带着做完的结果回来。阿桂去量了下午的盆土温度，小廖去门口站了一周，老尹去试了第三条。

第二条路，是复合体活着的方式。田里的反应，是岸上下一句话的材料；岸上的一句话，是田里下一次动作的方向。这两样东西循环起来，才叫往返。只有往没有返，叫"听讲"。

这个位置，最容易丢，因为丢它没有任何不舒服。继续问下去，每一步都很愉快。所以要给自己立一个小规矩：每一次对话结束前，问一句：我下田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答不上来，说明这一次的对话大概还停在岸上。

— 承重的一句，按三种情形说

前面五个位置，可以收成一个判断。但这个判断不能用一句话讲完，因为它在不同的条件下，样子不一样。

先交代一下，这里的"三种情形"取的是哪些条件。第三章3.5用的是同一套轴：一条是这一次碰撞"显成什么样"（显成对照与变化，显成窍门与节奏与整体感，还是显成对错好坏的分量），另一条是差异"怎么走"（为了一个目的在走，在往返里走，还是在代价里走）。两条各三种，扫出九格。九格全扫见第三章3.5；本章只取守田最用得上的三格，再留一个空格。

判断本身，说的是三样东西之间的关系：岸上的讲，田里的耕，和"我"这个当事人。这三样是同一个复合体里缠在一起的三层，不是三个人。

第一格：显成对照，为了一个目的在走。这是猜想刚冒头、后果还很远的时候。在这样的条件下，守田不是把岸上挡在外面，而是让岸上的讲放得开一点，因为对照摆得越多，猜想越看得清；田里只需守住一件事，问题的根要在。这时的"我"，是把根带进来的人。

第二格：显成变化，在往返里走。这是猜想已经讲圆、人心里踏实了的时候。在这样的条件下，守田不是怀疑岸上，而是让田里出一个口子，让漂亮话去撞田里真实发生的事。撞完，"之前"和"之后"才有了区别：猜想被改了，或者被留了下来。这时的"我"，是站到田里去看一眼的人。

第三格：显成对错好坏，在代价里走。这是要做一个有后果的决定的时候。在这样的条件下，守田不是把判断全收回自己手里，而是让岸上负责铺开可能，让田里回答"这一次是哪一个"，而最后一刀，落在承担代价的人手上。这时的"我"，是被后果改写的人。第三章九格里，这一格被称作最硬的一格，第7.2节讲的判断权，从这里长出来。

三格是同一个关系的三个侧面：岸上和田里各管一段，"我"在两者之间，不是传话的，是让两者必须互相撞到的那一个。

还有一个空格：岸上的讲，自己吃到田里的后果。同样是"对错好坏、在代价里走"那一带，如果岸上的每一次展开，也要为后果付代价，也被后果一回一回改写自己对"好"的标准，那么上面的分工就要重排。这样的格子，今天没有发生。

为什么至今没发生？最朴素的原因：后果落在人身上，不落在岸上。岸上讲错了，岸上不饿肚子，田里的人才饿。岸上不替你吃后果；人是有明天的，今天做错的事，明天还得自己面对。第二层原因是，岸上要改写自己"什么算好"，得有一个会被后果顶撞到的位置，今天的往返里，被顶撞的几乎总是做法，很少是标准本身。

什么矛盾会让它发生？当岸上的讲和田里的后果之间的缺口大到谁也无法再装作看不见：比如同一类建议，一次次在田里付出代价，而岸上的讲每回都照旧，人们不得不为"讲的一方也要回头改"发明一种新的安排。到那一天，复合体里的位置要重新分，这一章讲的守法也要重写。这不是今天能写的内容，所以这里不填。

— 岸上也有它的位置

讲了这么多人要守的位置，也该公道地说一句：岸上同样有它的位置，而且它守得很好。

岸上守的是广度：它读过很多别处的田，可以把一个猜想放进几百种相近的情形里对照。它守的是速度：一个展开，几秒钟就能出来；一个反面，几秒钟又能出来。它守的是耐心：不嫌你问得笨，不嫌你改了十遍。这些都是人在田里不容易做到的。

人守的位置和岸上守的位置，不是互相抵消的。恰恰是因为岸上守得好，田里的人才可以不去守那些岸上能守的东西，把力气省下来，用在只有田里才有的位置上。守田，不是和AI争地盘，是分工：它守它的广，你守你的根。

分得清这个分工，人就不会陷入两种极端：一种是把岸上当敌人，什么都不敢交；一种是把岸上当主人，什么都交出去。两种都是把"复合"丢了。前一种丢了岸上，后一种丢了田里。

— 回到小廖：五个位置怎样合在一起走一遍

为了让这几个位置不是五句口号，我们把小廖的夜宵摊再走一遍。这是一个构想的例子〔构想案例〕，结果也是构想的，只用来看位置怎么合。

小廖的猜想是：这个小区有一批晚上十点以后需要夜宵的年轻人。AI给了他一份漂亮的展开。他没有直接开摊。

第一步，他把问题的根写出来。他回到那份展开，在最上面写了一句自己知道的事：我家住在这个小区，每天晚上十点多回家，看见门口那家便利店亮着灯，里面有人在微波炉前站着。这句话，AI之前不知道。他把它放进去，再问：这家便利店的存在，会怎样影响我的猜想？

AI的回答，一下子贴近了很多。它讲了便利店的热食和夜宵摊各自抢的是哪一类人，哪些人是为了"快"，哪些人是为了"好吃"。这一次的讲，已经开始围着他的门口转了。

第二步，他给猜想留了一个口子。他写：如果我站在门口看一周，十点以后经过的人，大多数直接进了楼，没有一个往便利店或者别的地方走，那我就认为，这里的夜宵需求比我想的小。

第三步，他下田。他连着一周，晚上十点到十一点，站在门口，看。他不用记得很细，只是看：多少人手里拎着外卖，多少人进了便利店，多少人径直上楼。这一周的结果，这里不替他编。假设他回来的时候，发现的是一个他没想到的局面：拎外卖的人很多，大多是点的外卖，而不是下楼买。

第四步，他把看到的带回岸上。他对AI说：我站了一周，我看到的是这样。注意，这时的对话已经不是原来那一场了。AI手里有了一块真的东西，是小廖站出来的，不是它读来的。它开始讨论的，不再是"夜宵摊好不好开"，而是"人们已经习惯了叫外卖的小区，一个摊子凭什么让他们下楼"。

第五步，他自己判断。AI给出了几个方向：做更快的，做外卖叫不到的，做让人愿意站在摊前聊两句的。每一个方向都说得通。选哪个，要不要继续做，花多少钱来试，后果都落在小廖身上。他想起来，他在这个小区住了三年，邻居里有几个常常半夜才下楼抽烟、站着聊天的人。他选了第三个方向的一个很小的版本，先摆一个星期。

这一圈走下来，五个位置都用上了：问题的根是他的便利店，猜想的口子是他写下的那一句，验证的现场是门口的一周，把话带回田里是那一周的站立，判断的落点是他选的那个很小的版本。

岸上帮了多少忙？很多。它把便利店的影响讲清楚了，把几个方向铺开了，没有它，小廖不会这么快从"开不开"走到"怎么开"。但这一圈里，每一次真正往前走的那一步，都是从田里来的。

— 三个容易滑下去的坡

守田的功夫，说到底是一些小动作，丢起来也是一点一点丢的。最后把常见的三个坡讲出来，万一发现自己在往下滑，好有个对照。

第一个坡，只问泛问题。这几天每次对话开头都是"怎么做""如何才能""应该怎样"，没有一次是"我这里的情形是……"。这说明问题的根已经好几天没有从田里带上来来了。

第二个坡，只听结论，不问"因为"。AI给了一个建议，你说"好，就这样"，没有一次问过"这个建议里，哪一块是你不可能知道的？"这说明判断的落点，正在往岸上移。

第三个坡，只在岸上走，不下田。对话越来越长，想法越来越多，可是这个星期，你没有做过一件事去试其中任何一个想法。这说明复合体在空转。

三个坡，都没有任何不舒服，反而是一路舒服。这正是危险之处。田荒了，不会有人通知你，只有你自己在某个下午蹲下去，摸到土是硬的。

所以，每隔一阵，不妨拿这三个问题问自己：我最近的问题，有几个是从田里来的？我最近听了多少结论，问了几次因为？我这个星期，下田了没有？

— 守田与让渡并不矛盾

读到这里，可能有一个疑问：第一章说，要让渡低阶的差异，要放手；这一章又说要守，这两个是不是反着的？

不反。让渡的，是那些可以程式化的、不依赖你这块田的东西：查资料，整理，起草，对照，翻译。守住的，是那些离了你的田就没有意义的东西：问题的根，有后果的判断，猜想的口子，验证的现场。

打个比方。一个人进厨房做饭，让洗菜机洗菜，让电饭煲煮饭，是让渡；可是今天做什么、咸淡如何、家里人这几天胃口怎样，这些他自己拿主意。让渡越多，手里空出来的时间越多，才有力气管好这几件只有他能管的事。

所以，让渡和守，是同一个安排的两面。让渡得越干脆，守得越能集中；守得越明白，让渡越放心。

— 一个星期的小练习

把这一章放进生活里，可以用一个星期来试。不用做得多，每天一件小事就够。

第一天，问AI一个问题之前，先写一句只有你的田里才有的话，放在问题的最前面。

第二天，看AI的回答，找出一句"这一句它不可能知道"的话，写在旁边。

第三天，对一个你有点得意的想法，补一句"如果出现……我就认错"。

第四天，让AI站在反对的立场，把你的想法反驳一遍。看完以后，不急着表态，只问自己：这里面，有哪一句是田里真的会发生的？

第五天，从前面几天里挑一件最小的事，下田去试，哪怕只有十分钟。

第六天，把试的结果带回来，告诉AI，看对话是不是变了样。

第七天，翻开这几天的记录，看看自己的问题，有几个是从田里来的，有几个是从岸上搬来的。

这一个星期，什么新本事也没有学，只是把几个动作排了一遍。排熟了，田就在手里。

— 什么时候这些位置不用守

有两种场景，守不守无所谓。

一种，是你确实只想要一个答案。查一个单位换算，找一首歌，问一个词怎么拼。这些事里没有田，不用守。把守田用在每一件小事上，会让人累，也让这本书变得可笑。

另一种，是那块田，根本不是你的。你替别人写一份材料，对方的情况你完全不了解，这时你不是田里的人，你在帮人整理岸上的话。这样做没有错，只是别把它当成你自己的思考。

守田，是留给那些你真的踩过、也真的想长出点什么的地方。

— 带走的话

人在复合体里站的位置，不是"我比AI强的那一块"，而是"只有我这块田才有的那几样"：问题的根，判断的落点，猜想的口子，验证的现场，和每一次下田的第一件事。

◆ 本章小账

SDE口径：岸上的讲（理念界）与田里的耕（现实界）要在一个"我"里不断往返。展开与验证是两种不同的活，却在同一次往返里一起发生：每一次展开，都带出一层新的显露；每一次验证，都把现实的纠缠写回差异序列。守田，是守住让这两样能互相撞到的口子。

明天能试的小事：下次问AI之前，先写一句只有你这块田才有的话；问完以后，再写一句"如果我错了，会是什么局面"。

本章判错句

如果出现这样的大局面，这一章就错了：一批人长期只在岸上听讲、从不下田，却在他们自己的事情上，一样长出了别人没有的新东西，而且比常下田的人更多更稳。

如果又出现这样的局面：AI开始要为田里的后果付代价，被后果真正改写，而人守不守这几个位置已经没有分别，那么这一章的分工要重写。

◆ 章末：两个学术近邻

本章谈的两件事，在学术上有近邻，这里只认账，不展开。

一个是科学哲学里关于"可证伪性"的讨论，波普尔是最常被提到的名字。本章第7.3节的"留一个口子"，与它有亲缘，但要求低得多：只要求说出大局面，不要求可检验的方案〔待核：波普尔原话与具体表述，本稿未引〕。

另一个是认知科学里关于"延展心智"的讨论，认为工具可以成为认知的一部分，克拉克与查默斯有一篇常被引用的文章〔待核：作者、年份与文章标题〕。本书的复合主体，与它相近，但侧重的是两种不同来历的现实记忆在一个"我"里相撞，而不是工具的并入。



08

第8章

升维之后

前面七章，讲的是怎样站在田里，怎样不被岸上的话带跑。田守住了，碰撞也一次次在发生。这一章往前走一步：碰撞发生得多了，人会变成什么样？

先从一个下午说起。

◆ 8.1 从猜想到专著：几小时走完的循环

老谭开面馆十一年了。〔构想案例〕

周二下午两点，店里没客人。他一边擦桌子，一边琢磨一件事：为什么下雨天，汤面卖得比平时多，拌面却一点不涨？

这是一个猜想。他心里有个模糊的说法：下雨天，人要的不是面，是那口热气。

换在十年前，这个猜想只能放着。要等到下一个雨季，一天天记，记满几本账，才有点把握。多数时候，等不到那一步，猜想就散了。

这个下午，他把手机放在收银台上，把话说给AI听："我觉得下雨天人要的是热气，不是面。你帮我讲讲。"

AI讲得很快，也很像样。它说，天冷潮湿的时候，人对热食的需要会上升；汤能让人暖起来，这是一层；坐在店里喝一碗热汤，有躲雨的意思，这是第二层；还可以从"点单的人是来吃饭，还是来避雨"的角度分开看。

这是岸上的讲。成体系，条理清楚，离开了老谭的那间店。

老谭听着，皱起眉头，打字回去："不对。下雨天坐下来的人少，多数是进来打包、拎了就走的。你说的躲雨，我这儿没有。"

这是田里的一句话。

AI马上改了口。它把"躲雨"那一层放到一边，转过来问：打包的人和堂食的人，点的汤面分别是什么样的？汤会不会洒？包装是不是也算进了"热气"这件事里？

老谭愣了一下。汤会不会洒——这个他没想过。可他一下子想起来了：下雨天，打包的汤面，客人最爱问的一句话是"汤别洒"。他从来没把这句话和"热气"放在一起想过。

他又打字："有意思。你说的热气，可能不是吃的时候的热，是拎在手里一路回去的那份热。"

AI接过去，往下展开：如果是这样，那汤面打包盒的保温，就不是服务细节，而是下雨天生意的一部分……

一个下午，这样来回走了十几轮。到天黑前，老谭手里有了一份东西。它不是一份面馆经营指南，也不是一篇学术文章。它是一小篇关于"一家小店怎样读天气"的想法，有判断，有理由，每个理由后面都挂着店里真发生过的事。

猜想，展开，被田里的一句话改写，再展开，再改写。几个小时，走完了一个循环。

— 这个循环到底快在哪里

先别急着说"AI真快"。要把快的地方指准。

老谭这个下午，没有等来一个雨季，也没有再去做一次实验。他是拿一个现成的东西去对：他自己十一年里亲眼看过的那些下雨天。这些东西本来就在他身上，只是平时说不出来，也没有人问。

所以快的，不是田里的事。田里的事该多长就多长。腌一坛咸菜要一个月，下一个雨季要三个月，AI一点也快不了。

快的是另一段：一个猜想从他脑子里出来，被讲成一个像样的说法，再被他拿自己的亲历去碰一下，碰出一句"不对，我这儿没有"，再被改写。这一段，以前要么没有人讲，要么讲一次要等好几天。现在有时几分钟就能走一轮。

我愿意把这件事说得具体一点：直觉是被反馈训练出来的。

学骑车的孩子，摔一次，就知道车把拧得太急。摔的间隔越短，学得越快。如果每摔一次要等一个月才能再上车，孩子一年也学不会。直觉不是天生的一种神秘能力，它是一次次"试一下，立刻知道对不对"积出来的东西。

猜想也是这样。以前，一个猜想从提出到被碰一下，中间隔着很久。人一年能走的循环有限，直觉长得慢。现在，一个下午能走十几轮，勤快的日子里一天能走几十轮。每一轮都是一次小小的"摔"：说出来，被碰回来，改。直觉就长得快。

要诚实地说一句：这里的"碰回来"，是从人的亲历里碰回来的，不是从AI那里来的。AI可以把猜想讲得很漂亮，但"不对，我这儿没有"这句话，只有走过那块田的人说得出口。没有这句话，循环转得再快，只是岸上自己转圈。

— 作者的一个昨天

这本书本身，就是这样走出来的。

作者从农场回来，带着一块田的感觉。草长了一年，割过几次，又长起来，板结的土变松软。这是第536号《AI时代普通人的知识发生机会》里已经写下的话，这里不再添什么。这团感觉，进来的时候是说不清的：不是知识，不是结论，是一团整体的东西。

作者把它输入Claude，经过一轮一轮的理念碰撞，写成了这本理念专著。从那团说不清的感觉，到这本书，走完这一程的，是几个小时，不是几个月。

事后回头看，这件事无形中成了"我们一起进行的一场巨大的思想创新"。它不属于Claude一个，也不属于作者一个，它发生在复合的这一个"我"里。

所以，"从猜想到专著几小时走完"，说的不是写字快。写字快，是个小事。说的是：田里那个说不清的东西，在很短的时间里，被一轮一轮地喊上了岸，又被岸上的讲一轮一轮地改写。

— 另外两样被让渡和被升起的东西

老谭的下午里，还有一件事要说清。

十几轮里，他有很多事没有自己做：AI替他想"热气可以从哪几个方面讲"，替他吧零碎的话排成条理，替他想词。这些事，以前是他一个人的脑子要做的。现在让渡出去了。

让渡出去的，是什么？是那些一条一条能排出来的低阶差异：这个和那个怎么分，先说哪个后说哪个，哪个词更准。这些差异能被程式化，能被AI又快又好地做完。

留给他的，是什么？是更高一阶的差异：这一条对不对得上我的店？这一句"汤别洒"和"热气"是不是同一件事？我到底想弄清的是生意，还是别的？

让渡不是丢了东西。让渡的那一刻，他自己的思考就被推到了高一阶。这两件事是同一个动作。第一章已经讲过这一点，这里不重复，只补一句：升维不是后来才发生的"奖励"，它就长在让渡里面。

— 一轮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把老谭的下午放慢，看其中一轮。

AI讲："下雨天，人躲雨，所以进店坐下。"这是一个说法，一个样子。老谭的亲历却是另一个样子：下雨天，坐下的人少，拎着走的人多。两个样子顶在一起，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个顶撞不是坏事。它是整个下午的发动机。顶撞积了一会儿，被他一句"不对，我这儿没有"说破了。说破之后，变的不是那个说法本身，先变的是问法：AI不再问"人为什么进店"，改问"拎走的人和坐下的人有什么不同"。问法一变，路就变了。

新的问法走下去，田里一样东西显了出来："汤别洒"。这四个字在老谭十一年里听过无数遍，一直只是一句客人的叮嘱，没有变成一个想法。现在它挂在"热气"旁边，一下子有了分量：原来下雨天的热气，是拎在手里一路回去的那份热。

你看，"热气"这个词，是一层一层显出来的。起初它只是一个词，一个大概的感觉；后来变成"坐在店里的暖"；再后来才变成"拎在手里的热"。每一层都不是一开始就藏在那里等着被发现，而是随着问法一步一步变，才一层一层露出来。老谭中间停下来看的任何一刻，看到的都只是这条路上的一个截面。

还有一件事不能漏：这一轮结束的时候，它改写了下一轮的起点。下一轮，老谭已经带着"汤别洒"进去了，AI也带着"打包"进去了。第二轮不会从"热气是什么"重新开始。轮与轮之间是接着的，每一轮的结果都回头写进下一轮的起点，十几轮才能走成一条往上的路，而不是在原地转十几个圈。

— 一个下午的东西，怎样长成一本书

老谭的下午，长不成一本书，因为他本来也没打算写书。可是他的下午和一本书走的是同一种路，只是大小不同。

一本书不是一口气写出来的。它也是这样一轮一轮长大的：一团说不清的感觉，先被说成一个母题；母题被碰几轮，立得住了，再长成一份大纲；大纲里每一章，又各自走一遍同样的循环：一个猜想，一次展开，田里的一句"不对"，一次改写。每一层，都是前一层的循环搭起来的。

以前，每一层的循环都慢，一本书要几年。慢不是因为作者笨，是因为一轮要等太久。一轮压到几分钟，整本书的路就缩短了。

所以我说"几小时"，不是夸口，是描述一个机制。每一轮里，没有哪一刻是岸上一边单独在想，也没有哪一刻是田里一边单独在想，都在两边之间往返。

有一点要说在前面，免得读者以为我在炫耀速度：这样写出来的，是一本理念专著。它是田里的东西被喊上岸之后，在岸上被整理成型的样子。田里那一块，还是原样。草还在长，土还在松，里面还有很多话没被说出来。书写完了，田不会因此就空了。恰恰相反，每一次喊上岸，都会让人更清楚地看见：下面还有。

— 池边的两种教练

再举一个和AI没有关系的例子，把"直觉被反馈训练"这件事说透。

学游泳的人都要过换气这一关。有两种教练。

第一种站在池边，你一抬头，他当场就喊："早了，再低一点。""现在，吸。""嘴别张太大。"一趟游下来，你被喊了十几次。

第二种，让你自己游完一整趟，上了岸才说："刚才第三下换气抬得太高。"可那时你已经呛了几口水，记不清是哪一下抬的头。

两种教练，同一个池子，同样的泳姿。但第一种教练带出来的学员，上手快得多。差别在哪？在每一个动作和它的结果之间，隔了多久。隔得短，动作和结果能接上，身体一下一下地被校正。隔得长，接不上，学员只能背规则："数到三就抬头"，背得再熟，换了一个更深的池子就乱了。

这就是反馈的密度。密度高，直觉长得快；密度低，人只能靠记规则。

猜想的验证，以前常常是那种第二种教练：猜了，等一个季度、一个雨季，才知道对不对。现在，猜想说出来，几分钟里就可能有一个回声，这个回声里有岸上的展开，也有自己亲历的一句"不对"。这不是说验证变快了，而是说"被碰一下"这件事变密了。密了，直觉就长得快。

我还想补一句，免得读者误会：AI做不了那个当场喊"吸"的教练，因为它不在水里。它在岸上。水里的那一下，是你的。AI能做的，是让你在每一次抬头之前，多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有时是你一个人想不到的。

— 导航让出去的，和没让出去的

"让渡的是低阶差异，升的是阶"，这句话可能还是抽象。用一个人人用过的东西来说。

自从有了导航，开车去陌生的地方，路口怎么拐，要不要变道，这些事不用自己想了。这是让出去的。让出去的这一阶，是一条一条能排出来的低阶差异：前面五百米，右转；再前面，直行。

有人说，导航让人认不得路了。这话有一半是对的。

可是，导航也让出了脑子。以前一个人开车，一路上大部分精力花在“别拐错”。现在不用，他可以想：今天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到了以后先做什么？这条路为什么比另一条慢？有的人，用同一个导航，想得更远了；有的人，什么也不想，只是跟着走。

这不是导航的区别，是人的区别。让出去的那一阶，有人站上去，有人空着。第一章讲的“让渡与升维是同一个动作”，说的就是这个：让渡打开了位置，升维是人站上去。站不站，不在工具，在人。

一 被否定的那一半

下一个周二，老谭又有一个猜想。他想：早上七点那拨客人，要的是快，所以该有一款三分钟出锅的面。

他说给AI听。AI又一次展开得漂亮：上班的人赶时间，早餐的容忍度低，出餐的速度比口味更要紧，可以从排队的心理说起。

这一回，老谭没有说“不对，我这儿没有”。他听着听着，自己说不下去了。他想起七点那拨里，有几个老主顾，每天先要一杯热水，坐下，慢慢喝，才吃面。那几个人不赶，他们是来“开始这一天”的。

他打字：“也不全是。七点有两种人。”

那个猜想没有死，也没有活。它被砍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变得更清楚了：七点有赶着走的，也有来坐一坐的，两种人要的东西不一样。

我特意讲这一段，是想说明一件事：这个循环最好的产出，常常不是“猜对了”，而是“被改对了”。一个猜想，被田里一句话否定了一半，比被AI顺顺当地肯定了，更值钱。因为前者里面有了田的东西，后者只是岸上自己在转。

第七章讲过，怎样让一个猜想有机会被否定。这里不展开，只记一笔：一个循环里，如果从头到尾没有一次“也不全是”，要小心。

一 让出去的那些晚上

还有一件事，老谭没有想过，我替他想一下。

以前，每个月他有一两个晚上，要花在写菜单、改价牌、写给老顾客的小纸条上。那是他一个人坐在桌前，一个字一个字地琢磨。这些事，现在AI几分钟就能起个草，他看一眼，改两个字，就好。

这些晚上，让出去了。

让出去的晚上，用来做什么？这是升维有没有真的发生的分水岭。

有的人，把空出来的时间，拿去读更多岸上的讲：看更多的视频，问更多的问题，收集更多的“方法”。时间是满的，但人一直在岸上，田里没有人。

有的人，把空出来的时间，拿回田里：站到灶台边上，重新看一遍自己做了十一年的事，看有没有哪一步，其实一直不是自己以为的样子。

两种人，让出去的东西一样，升起来的却不一样。让渡是自动的，升维不是自动的。让出去的那一阶要有人去站，不然那一阶就是空的。

— 这本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读到这里，有一件事要对你坦白，免得你对这本书期望错了地方。

这本书是一本理念专著。它是田里的东西被喊上岸之后，在岸上整理成的样子。本章和结语里的人物，除了作者自己，都是我构想的人，不是我认识的人，凡是有名有姓、或有一整个场景的，我都在文中标了〔构想案例〕。本章没有一个数字来自调查，没有一个结论来自实验。我只在能写的地方写：一个作者的一块地，一个叫Claude的对话者，几个小时一轮一轮的往返。

所以，这本书能给你的，是一个看法，和一套你可以拿回田里去验的问法。它给不了你的，是你的田。那一块，只有你自己能走进去。

如果这本书哪一页，让你觉得“不对，我这儿不是这样”，那说明它做对了一件事：它被你的田碰了一下。请顺着那个“不对”往下走，说不定那里有一块你自己也没细看过的地。

— 一轮套着一轮

再把这件事说得具体一点：一本书，是循环套着循环。

最里面的一层，是一句话的循环：我说一句，Claude讲回来，我说不对，它改。这一层，几分钟一轮。

中间的一层，是一个小节的循环：几十个这样的小循环，攒出一个站得住的说法，比如“让渡的是低阶差异”。这个说法立住了，不是因为某一句话说得好，而是因为它被田里的“不对”碰过很多次，每碰一次，棱角就少一点，也准一点。

再外面的一层，是一章的循环，是全书的循环。一个母题，被许多小节反复碰，反复改，慢慢从一个模糊的感觉，长成能撑起二十万字的骨架。

每一层，用的都是同一个动作：说出来，被碰，改。差别只是大小。所以，我说几小时走完，不是这个动作快得出奇，而是这个动作每一轮的间隔，短到可以在一天里转许多层。

你若想看自己的田能转几层，不用先想着写书。先把最里面那一层转起来，一句话，一个“不对”，就是第一层的第一圈。

一 快，不等于对

最后，给这个循环加一个提醒，因为这是最容易出事的地方。

几个小时走完一个循环，听上去很美。可是循环快，只说明碰得勤，不说明碰得对。老谭这个下午有一样东西保着他：他十一年的下雨天。如果换一个从没开过店的人，同样问AI“下雨天人要什么”，AI同样讲得头头是道，他却没有一句“不对，我这儿没有”能说。那个循环转得一样快，转出来的东西，却没有一样是从田里长的。

这是第五章的事。第七章又讲了怎样在循环里守住提问权和判断权。这里只是记一笔：快是条件，不是本事。有田，快才是升维；无田，快只是更快地读完一篇好文章。

◆ 8.2 升维之后的“听”与“看”

有一种担心，常有人提起：天天跟AI打交道，人的手、耳、眼会不会钝掉？AI只有字，没有手，没有耳朵，没有眼睛。人整天对着字，是不是越来越像它？

这个担心有一半是对的，下面会讲到。可另一半，要用三大感觉来看，才看得清。

先把规矩立在前头。讲清楚什么叫“感觉”，我始终用三个：触觉、听觉、视觉。这三种感觉，每一种都是完整的一个：摸，有摸的差异一个接一个，有摸出来的东西一层层显出样子，有手和物缠在一起拆不开。听和看也一样。不是“摸是一

样，听是一样，看是一样”，也不是“摸管纠缠，听管差异，看管显露”。三个字母没有分给三种感觉，每种感觉里，三个字母都是满的。

升维之后，这三种感觉会怎么样？我分开来讲，但每一种，先看一个日常场景。

— 触觉：揉面的手

阿棠在家做面包，做了半年。〔构想案例〕

她的手很熟。面团粘手的时候，她知道要再揉；面团不粘了，她知道可以停。但她说不清“再揉”和“停”之间是什么。她只会说：“差不多了。”

有一天她把这个“差不多”说给AI听。AI讲了一套岸上的说法：面团会经过几个样子，一开始粘手散碎，后来变得光滑有弹性，再往后，拉开可以薄到透光。它讲得很清楚，条条有名字。

阿棠听完，有点不服气，说：“可我的面团有时候，光滑了，一按下去回得很慢。”

AI问：“回得慢，是整块都慢，还是边上快、中间慢？”

阿棠停了一下。她把手放回面团上，按了一下，这次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而按的。她发现边上弹回来快，中间沉下去，慢慢才起来。她以前按过几百回，从来没有把“边上”和“中间”分开按过。

这里发生的事，很值得慢慢看。

她的手没有变，面团也没有变。变的是，手指按下去的那一串差异，被分得更细了。以前，手指只分得出“软”和“硬”。现在多了“边上快、中间慢”。一个新的差异挤了进去，整串差异就多了一阶：不再是软硬的一条线，而是一个面团里头各个地方各不同的一片。

随着这一串差异走，面团显出来的样子也变了。以前，在她手里，面团显出来的是“可以停了”或“还要揉”两个样子。现在它一层一层地显：先是散的，再是粘的，再是光的，光的里面还分边上和中间。她没有看到什么新东西，她是让同一团面，显出了更多层。

这里面，最容易被忽略的是：手和面团缠在一起。她的手心有汗，那天厨房有点热，面团比平时软；她今天心里急，按得重了些。你没有办法把“这团面”从她的手、她的厨房、她的急里单独拿出来。换一个人按，回得慢的位置、快的位置，

说不定都不是一个地方。这就是触觉，最让人意识到“缠在一起”的感觉：你不可能隔着手去摸。

这时候再看AI的角色。它没有手，它按不了面团。它做的是问了一句“边上还是中间”。这一问，是岸上的话；这一问落到田里，被阿棠的手去答。她的答案又回头改写了AI接下来的讲：AI不再讲“面团的弹性”这种整块的说法，改讲“面团内部的不均匀”。

岸上一句问，改写了田里的按。田里一句答，改写了岸上的讲。这就是升维之后的触觉：手还是那只手，但手每一次按下去，要分辨的差异，高了一阶。

— 听觉：修车的耳朵

老彭修了二十多年的车。〔构想案例〕

一辆车开进来，他还没打开引擎盖，先站在车边听。他说不出自己听什么，只说：“这车有点不对劲。”

年轻的徒弟问他是哪里不对劲，他说：“你听嘛。”

徒弟听不出来。

后来徒弟用AI。他把师傅那句“有点不对劲”说给AI听，问AI怎么办。AI给了他一串问法：“那个声音是一下一下的，还是连着的？跟着发动机转速走，还是跟着路面走？是车刚启动的时候有，还是开热了才有？”

徒弟拿这几句问法，回去重新听那辆车。这一次，他听出来了一件事：声音是一下一下的，而且速度跟着油门走。

他再去问老彭。老彭看了他一眼，说：“你这就听到了。”

我想借老彭这件事，说清听觉的三个字母，怎样在同一回事里。

声音本身就是一串差异：高了低了，长了短了，一下一下的还是连着的。耳朵一旦去听，这串差异就启动了；耳朵不去听，声音在那里，对他来说什么也没有发生。

“不对劲”是怎样一层层显出来的？起先只是一团模糊的东西，整个车都不对。后来是“有个声音”，再后来是“一下一下的声音”，再后来是“跟着油门走的一下一下的声音”。徒弟听到的，一层比一层具体。老彭为什么能一站在车边就听到最后那一层？因为二十年里，他把这些层一层一层走过无数遍，走成了一听就到。

还有那层缠着的东西。老彭的耳朵，缠着这个修车铺的响声，缠着二十年里听过的上千辆车，缠着“这个牌子的车常有这个毛病”这种说不出口的记忆。徒弟没有这些，他听到的车，和师傅听到的车，在他们两人那里显露得不一样。

那么，岸上的讲起了什么作用？它没有替徒弟听。它给了徒弟一套问法。这套问法，是让他的耳朵去分辨以前没分过的差异：一下一下，还是连着；跟转速，还是跟路面。耳朵没有换，换的是耳朵手里的尺子。有了这几把尺子，原来一团的“不对劲”，才开始一层一层地分开。

升维之后的听，还有第二层，是听AI讲。

我们每天要听很多讲：听AI讲，听视频里的人讲，听朋友转述。听得多了，慢慢会生出一种能力：这一段话，有没有田在里面。有的话，听上去会有一点点“沾着泥”的感觉：说到某个细节，你一下子觉得，这是真去过的人才会这么说。有的话，通顺，漂亮，一点毛边也没有，让人觉得是从岸上看岸上。这种分辨，是耳朵在升维之后长出来的新本事。它不是AI给的，是一个人跟岸上的讲打了足够多的交道，自己长的。

一 视觉：看菜叶的眼睛

老曹在阳台上种了几盆菜。〔构想案例〕

他的小油菜，叶子边上黄了一圈。他拍了张照片，传给AI，问怎么回事。

AI给了几个可能，条条列清楚。老曹一边看，一边觉得不对。他说：“你说的这几种，我都觉得像，又都不太像。”

AI问：“黄是从叶子边开始的，还是从叶子下半截开始的？是整盆都黄，还是只有靠窗那一边黄？”

老曹走回阳台，蹲下来看。这一回，他不是看“黄不黄”，是看黄从哪里开始。

我想借这件小事讲一个容易忽略的东西：看，是有顺序的。

眼睛看一片叶子，不是一次把整片叶子收进来。它先看大的，再看边，再看颜色，再看颜色是怎么过渡的。这个顺序，就是视觉里的那一串差异。同一片叶子，顺序不同，看到的東西不同。以前老曹的顺序是“黄不黄”。现在多了“从哪里开始黄”“只有靠窗那边黄吗”。他的眼睛，被AI的问法，重新排了一遍顺序。

叶子显出来的样子，也就跟着变了。它不再是一片“有毛病的叶子”，而是一片“从边上开始黄、靠窗这一边更重”的叶子。后一种，已经离老曹知道该怎么办更近了。

这中间，眼睛和叶子也缠着。窗外的光、这个阳台的风、他这几天浇水的手势、他心里“我是不是浇多了”的担心，都缠在他这一看里。他看到的叶子，不是旁人看到的那片叶子。

我不替他下结论，也不替任何植物做诊断。我只想指出一件事：老曹看叶子的眼睛，在这一问之后，没有变钝，反而变得更会看了。

— 三种感觉合起来，说了一件什么事

回头看三个场景。

阿棠的手，老彭徒弟的耳朵，老曹的眼睛。三个人的感觉都在，都还在用，都还在往前走。变的不是感觉本身，而是每一种感觉里的那一串差异，被岸上的讲抬高了一阶。

这就是我说的升维：手还是那只手，耳还是那只耳，眼还是那双眼，但它们分得出的差异，多了一层，原来一团的东西，一层一层开始显了。

而且，三个场景里有一个共同的动作，请注意：每一次升维，都不是岸上的讲自己完成的。AI问了一句话，如果阿棠不去按，老彭的徒弟不去听，老曹不去蹲下来看，这句话就悬在空中，什么也不会发生。反过来，如果阿棠不开口，不把“差不多了”说给AI，那句话也根本不会被问出来。升维是在“问”和“按”之间、“问”和“听”之间、“问”和“看”之间发生的。这是第三章讲过的碰撞，这里换上了手、耳、眼。

— 升维之后，到底升了什么：看得见的变化

说“差异多了一阶”，听上去还是有点空。落到日子里，可以看到几样很具体的变化。下面这些是我设想的两周以后〔构想案例〕。

阿棠再揉面的时候，会在边上先按一下，再在中间按一下，按完才下判断。这是第一样变化：她的手多了一个先后。第二样变化，是她能把话说给别人了。邻居来问她面怎么才算揉好，她以前只会说“差不多就行”，现在她会说：“你按一下边上，再按一下中间，两边回弹不一样快，就还要揉。”话说得不漂亮，可对方听得懂，也会按了。第三样变化最小，也最要紧：她开始在别的东西上用这个问法。

做馒头，发面的时候，她也去按“边上”和“中间”。一个问法，从一团面，搬到了另一团面上。

老彭的徒弟，变化落在耳朵上。他以前听出“不对劲”，只能叫师傅过来。现在他能对师傅说：“前两下是脆的，第三下闷一点。”师傅听了，不一定同意，但至少有了一句可以争的话。争着争着，两个人都多听出了一点。他还发现，路上经过别人的车，他会无意识地竖起耳朵，去听那个“第三下”。耳朵没有变灵，是耳朵多了一个会去听的地方。

老曹的变化落在眼睛上。他蹲在阳台，不再只问“这片叶子怎么了”，而是先看边上，再看靠窗的一侧，再看新叶和老叶。看完了，他会去看隔壁那盆。以前隔壁那盆有没有事，他是看不出来的，因为那时他的眼睛只会看“有毛病”或“没毛病”。现在，他看见的是一片片不同的黄法。

把这三样放在一起，能看出升维之后，升起来的东西有三个样子：先后（我知道先看哪里），说法（我有话可以说给别人），迁移（我能把它带去别处）。这三样都是看得见、问得出的。如果一个人说自己“升维了”，却说不出这三样里的任何一样，那多半只是听了一段漂亮的话。

这三样变化，AI也跟着变。阿棠第二次再问的时候，已经不是“怎么才算揉好”，而是“我的面团中间慢，边上快，一般是什么原因”；这一问，调出来的就不再是那张通用的清单，而是另一批讲面团内部水分和筋度的说法。换句话说，升维不只发生在人这一边，岸上被调出来的那一批，也跟着换了。人的问法升了一阶，岸上的讲就跟着深一层，下一轮的问，又会更细。这就是第三章说的回写：这一轮的结果，成了下一轮的起点。

再说一个反面，免得这些变化被读成保证。

假如阿棠听完AI那一问，只是把“边上快、中间慢”背了下来，下次揉面不再去按，而是凭这句话判断，那她得到的是一个新口诀，不是新的手感。两周以后，你问她面怎么才算揉好，她会流利地背出那句话，可她让邻居按的时候，邻居按不出来，因为她自己的手也没有再按过。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升了维，不看他会不会说那句话，看他的手、耳、眼在没有人提醒的时候，还会不会先去那个地方。这一点，要靠回到田里一遍一遍地验，岸上的讲替不了。

还有一样变化，不太好看，却很真实：升维以后，有一阵子，人会比以前更不满意。阿棠以前觉得“差不多就行”，现在觉得“边上刚好，中间还差一点”，她

的面包做得更好了，可她对自己的要求也跟着高了。这不是退步，是分得出的差异多了，原来看不见的毛病现在看得见了。

— 一锅汤里的三种感觉

三种感觉从来不是一次只用一种。煮汤的人，三种一起在用，而且是接力的。

锅里的汤快开了。先是耳朵：锅底一开始发出细细的、碎碎的声，那是水在锅底刚冒小泡；后来声音变沉、变连，小泡变成大泡。耳朵听到的，是一串声音的差异，一个换着一个。

耳朵听到“该看一眼了”，眼睛就过去了：表面浮起一层沫，沫的颜色，沫聚在哪一边。眼睛看到的，是另一串差异。

眼睛看了以后，手去试：用勺子碰碗边，碗边的热不热；用勺背舀一点汤，沾在指尖，稠不稠。手摸到的，是第三串差异。

这三串差异，不是各走各的，也不是三个人接力。是一个人，在同一个动作里，耳朵听了，眼睛看了，手摸了。汤显出来的样子，是三种感觉一起一层一层显出来的：先是“快开了”，然后是“开了”，然后是“可以关火了”。而这三种感觉，又都缠着这口锅、这个灶、这家人的口味。换一个人来煮，三种感觉分别走的路、接力的次序，都会不一样。

AI在这个场景里怎么办？它没有耳朵，没有眼睛，没有手。它能做的，是在你说出来之后，问你一个你自己没想到的次序。比如：“你是先听到的，还是先看到的？”这样一问，煮汤的人才发现，自己一直是“先听、再看、最后摸”，并且发现，有时候该先摸。

升维之后的感觉，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没有多出一个新的器官，它是多出了一个“次序”的意识。

— AI只听得到你说出来的

还有一点，要对着“听”再补一笔。

AI主要靠你说出来的字来碰你。你的语气，你停顿多久，你说话时手在做什么，它多半接不到。它能接到的，主要是你说出来的那一部分。

这听上去是个限制，也可以看成一个提醒。因为这意味着：你喊上岸的，只能是你说得出的。你没有说出的部分，AI无从碰起。

所以，升维之后，有一种新的“听”要练：听自己。阿棠要先听见自己手指按下去那一刻的差别，才有话可说。老彭的徒弟要先听见自己耳朵里那个一下一下的声音，才能告诉AI。这是一种往里的听、往里的看、往里的摸。

这门功夫，旧时候也有，只是不被当回事。AI时代，它变成了喊话上岸的第一步。第六章会专门讲，怎样从“说不清”到“说出来”，这里先记下这个入口：先听自己，再开口。

— AI这一边，有的是什么

说了这么久“人的手、耳、眼”，要公平地问一句：AI这一边，有什么？

AI没有手。它没有按过任何一团面。但它读过无数个人写下来的揉面的说法，比如“拉得开能透光”“按下去会回弹”这一类。它没有耳朵，却读过无数种对声音的描述。它能看你传给它的照片，比如老曹的那张菜叶；可那是一张离开了阳台的照片，没有光，没有风，没有他蹲在盆边的角度。它没有站在阳台上的那双眼睛，却读过无数种对颜色的说法。说到耳朵，也是一样：它能收到一段录下来的声音，可那段声音里，没有修车铺的回声，没有二十年的记忆。

所以，AI身上有的是触觉的说法，听觉的说法，视觉的说法。它没有触觉本身。它有的，是读来的现实记忆：离开了现场的、已经被人说出来的感觉。

这不是它的缺陷，这恰恰是复合体能够成立的理由：阿棠有“这一团面”，AI有“千万团面被说过的样子”。一个是此刻在手里的、说不清的、整个的；一个是别处别人说出来的、成体系的、离开了现场的。两样不一样，才碰得起来。如果AI也有一双和阿棠一样的手，那就只是多了一个阿棠，不是复合。

还有一点，值得再说一次。AI身上那些“千万团面被说过的样子”，并不是预先摆好、等着用的。阿棠问的是“边上还是中间”，调出来的是一批。换一个烤法国面包的人，问的是“水分”，调出来的是另一批。是阿棠的这团面，把AI读来的东西，激活了，定了形。

— 但感觉也会钝

说回那个担心。它有对的一半。

一个人要是只坐在岸上，只“读”AI讲，不去按那团面，不去站在那辆车边上，不去蹲在阳台上，那他的感觉是会钝的。这一点，第五章讲过，这里不重复，只补一个细节：有一种钝，来得很安静。

那就是“说出来之后，只剩下说出来的部分”。

阿棠把“边上快、中间慢”说出来之后，下一次按面团，她很可能只按“边上”和“中间”。这两个位置她分清了，可面团别的地方，别的快慢，她也许就顾不上。名字有了，名字没有照到的地方，反而暗下去了。

所以，升维之后的感觉，要有一个习惯：说出来之后，再回田里，多按一次、多听一次、多看一次，看看有没有名字照不到的东西。喊上岸的话，不是田的全部，只是田的一个亮处。

◆ 8.3 AI时代最值钱的田

小区南门口，有个修鞋摊，摊主老苗，守了十几年。〔构想案例〕

有个年轻人，鞋跟掉了，拎来修。老苗接过鞋，没有马上动手，先把鞋翻过来看了看鞋底，又看了看后跟，抬头说了一句：“你走路，右脚往外撇。”

年轻人吓了一跳：“你怎么知道？”

老苗说：“鞋底磨在这边。”

这句话他说过很多遍，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可是这句话里面，有一整套东西：鞋底磨损的位置，和人走路的样子，是对得上的；磨得深还是浅，对得上人每天走多远；磨在前掌还是后跟，对得上人急不急。老苗从来没有把这些写下来，也很少有人问他。他就是看一眼，就知道了。

现在把另一个场景放在旁边。同一个晚上，另一个人在家里，对着AI问：“怎么从鞋底磨损看一个人的走路习惯？”

AI会讲得很好。它会讲鞋底磨损的几种常见位置，会讲它们大概说明什么，会讲得条理分明，甚至比老苗自己讲得还清楚。这个人读完，会觉得学到了东西。

可是，这两样东西不一样。

AI讲的，是已经被说出来的东西。它来自很多人说过的话，成体系，条目清楚，所有人问，所有人得到的差不多是同一套。它是岸上的讲。

老苗看的，是还没有被说出来的东西。他的眼睛、手指、十几年里翻过的几千只鞋，缠成一团，说不清，也没有人替他整理。这是田里的东西。

问题来了：在AI什么都能讲的年代，什么是真正稀缺的？

— 岸上的讲越来越便宜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看岸上的讲会往哪里去。

岸上的讲，有一个特点：它可以被复制。一个人讲得好的东西，一千个人、一万个人同时能拿到，成本几乎为零。这一点，AI之前就有，书和视频已经这样了；AI只是把它推到了头：不仅能拿到现成的讲，还能按你的问法现讲一遍。

东西可以无限复制的时候，价格就往下走。这不是谁的错，是东西的脾气。讲得再漂亮，讲的东西人人都有，就不稀缺。

那么什么不会被复制？

老苗的那一眼不会。不是因为它神秘，是因为它是从老苗这个人的十几年里长出来的，别人没有踩过他踩的那块田。

— 值钱的是哪一部分

我把话说得准一点。

不是老苗的“手艺”值钱。手艺里能说出来的部分，一旦说出来，就进了岸上，就可以被复制，很快就不稀缺了。

值钱的是田里“尚未被说出”的部分。

这个说法，需要分几种情况。因为“尚未被说出”，有不同的原因：

第一种，是说不出。老苗看一眼就知道的东西，他自己讲不清。这是身体和眼睛知道的东西，要经过很多轮的追问、对照，才能慢慢被说出一点来。

第二种，是没人问。很多人做着一件事做了几十年，从来没有人问过他“你怎么知道的”。他自己也没想过这件事值得被问。田在那里，没有人去敲门。

第三种，是觉得不值得说。一个带了几十年孩子的人，会觉得带孩子是“本分”，谈不上什么经验；一个在食堂做了半辈子饭的人，觉得“不就是做饭嘛”。这样的田，被主人自己看低了，更不会有人去喊它上岸。

这三种合起来，说的是一件事：很多人的田里，都有大片没被说出的东西。AI时代之前，这些东西没有出口，所以不稀缺，也不值钱。AI时代之后，出口有了，反而这些东西成了岸上最缺的材料。

— 三种“尚未被说出”，各举一个小例子

“尚未被说出”有三种，我各举一个，让它更具体一点。

说不出的：做过饭的人都知道，什么时候“油热了”。你问他怎么知道，他会说：“看着，差不多了。”再问，他会说：“闻到一点香。”再问，他就没话了。这里面有眼睛，有鼻子，有手靠近锅沿的那一点热，有几千次做饭攒下来的东西。它在，但他说不出。〔构想案例〕

没人问的：一位家里有老人的人，每天早上有一套固定的动作：先看老人起床的样子，再看他端杯子的手，再听他说第一句话的声音。她从来没想到这一套值得讲给别人。因为从来没有人问过：你每天早上先看什么？〔构想案例〕

觉得不值得说的：一个在学校门口开了十五年文具店的人，知道每年九月第一周，孩子们买什么，第二周不再买什么。他觉得，这不就是开店嘛。〔构想案例〕

三个人，三种原因，同一个结果：这些东西留在田里，没有人知道，包括他自己。

— 你的田，既是材料，也是钥匙

到这里，还差一步，才讲到我真真正想讲的东西。

第三章讲过：AI身上的现实记忆，不是预先摆好的一块，是被你的现实记忆激活、定形的。换一个人问，调出来的是另一批。

这一点放到这里，意思就深了。你的田，对于AI时代，有两层作用：

第一层，它是材料。你田里的东西，是岸上缺的，是岸上没有的。

第二层，它是钥匙。你带着什么样的田进来，决定了AI会从自己读来的无数现实记忆里，调出哪一批。老苗问AI，和一个没修过鞋的人问AI，同样的话，AI调出来的东西不一样。老苗的田把AI的读来的东西，定了形。

所以，不是AI有了你的田才有东西可讲，是你的田和AI身上的东西碰在一起，才会出现一个双方原来都没有的东西。这是整本书的要紧处，我再说一遍：碰，不是加。

有些人以为，有了AI，大家的起点就拉平了，因为人人都能问到同样的东西。这话只对了一半：人人都能问到同样的岸上的讲，这一半是平的。另一半，每个人带进来的田不同，碰出来的东西就不同，这一半，反而被AI放大了。

— 把老苗那一眼喊上岸

我们回到修鞋摊，看一看老苗那一眼，是怎样被喊上岸的。这是一个构想的场景。

一个晚上，老苗的女儿帮他把话说给AI听。老苗说：“我看一眼鞋底，就知道这个人怎么走路。”

AI没有急着讲，它问：“你先看哪里？”

老苗说：“后跟。”

“后跟看什么？”

“看哪边薄。”

“哪边薄，说明什么？”

老苗停住了。他这辈子没被人这样一步一步问过。他开始往回想：外侧薄，是一种人；内侧薄，是另一种。再往前掌看，磨得重的位置不同，人走路时“发力”的地方就不同。最后才看鞋面上的褶，在哪里折，折得深不深。

他说着说着，发现自己看鞋，是有次序的：后跟，外侧还是内侧，前掌，最后才是鞋面。他以前一直觉得自己“一眼就看全了”，其实他的眼睛每次都按这个顺序走一遍，只是走得太快，自己没觉察。

这就是田里的一串差异：后跟的薄厚，薄在哪一侧，前掌的轻重，鞋面的折痕，一个接一个。那个“这个人右脚外撇”的判断，不是一眼看出来的，是这串差异一路走下来，才一层一层显出来的：先是“磨得不均”，再是“外侧重”，再是“这个人走路往外撇”。

AI听完，替他把这个次序排了出来，叫它“看鞋的次序”，很清楚，四步。

老苗看了，点点头，又摇摇头：“这个对大人。小孩的鞋不能这么看，他们的脚在长，磨损的位置不是走路习惯，是长得快。”

这一句，是田里的话，岸上刚排好的那四步，马上又被改了：多加了一条“看穿鞋的人多大”。

你看，这一个晚上，老苗没有“学到”什么新手艺。他的手艺，他本来就有。他得到的是：把自己的手艺，从一团，看成了一串；从一眼，看成了一个次序。这个次序，岸上没有，是老苗的田和AI的问法碰出来的。

而且还有一点：老苗心里很清楚，这四步，不是他的全部。这四步是他的田里，亮出来的那一块。剩下的，还在下面。

— 值钱，是值什么钱

“值钱”这个词，容易被听歪，我在这里钉一下。

我说田值钱，没有说你的田可以卖多少钱，也没有给任何人出主意，说怎样靠它赚钱。我不懂这个，也不想乱说。

我说的值钱，是三层意思。第一层，是对你自己：把田里的东西说出来，你自己看清了自己做了几十年的事，这是一种看得见的收获。第二层，是对别人：你说出来的东西，别人可以拿去用，哪怕只是一个人。第三层，是对后来的人：你踩过的地，后面的人不必重新踩一遍。

这三层，哪一层能不能折成钱，是另一个问题，本书不答。本书只记住一点：先有这三层，才谈得上别的。

— 田也有保鲜期

还有一件事，不能不说：田不是一次踩过就永远有效。

老苗守了十几年修鞋摊。可是小区里的人变了，老人少了，年轻人多了，年轻人的鞋变了，磨损的位置也变了。他十年前看一眼就知道的东西，今天不一定还灵。

带过孩子的人也一样。你带大了一个孩子，不等于你就懂了所有的孩子；孩子大了，世道变了，你的田里有一部分已经是旧的。

所以，“有一块田”不是一张永久的证书，而是一个习惯：不断地回去踩，不断地被碰。田在那里，但它是活的，会老，也会新。新旧之间，靠一次一次的往返接着。这又回到了前面说的：田也会长，也会旧。长不长，看你回不回去。

— 同一句话，两个人问，调出来的不一样

把“你的田是钥匙”这件事演给你看。这是一个构想的对比。〔构想案例〕

两个人，向AI问同一句话：“鞋底磨得不均匀，说明什么？”

第一个人是老苗。他问完，AI回了一段。他看了，说：“你说的外侧磨，我见得。但我这儿更多的是后跟内侧薄，一边薄得快。”

AI就跟着他的话往下走：内侧薄的时候，常和什么样的站姿、走姿放在一起说？磨在后跟和磨在前掌，各自又怎么区分？它调出来的，是围着“后跟内侧薄”的一批说法。

第二个人是从没修过鞋、只是好奇的人。他问完，AI回了同样的一段。他看了，说：“原来是这样，好神奇，再讲讲别的吧。”

AI就顺着他的话往下走：它讲鞋的种类、材质、保养，一堆有用的、通顺的、哪里都能找到的话。

一样的AI，一样的第一问，第二轮之后，已经走在两条不同的路上。不是AI偏心，是两个人给它的东西不同。老苗给了它一个“后跟内侧薄”，这是一块具体的、田里的东西，AI读来的无数说法里，只有一小批和它挨得上，于是这一小批被调了出来，定了形。第二个人给的是“好神奇”，AI能挨上的，是整个宽阔的岸。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的田既是材料，也是钥匙。钥匙不同，开出来的门也不同。

— 说给AI听，说什么

顺便交代一个实际的问题。有人会问：我把田里的事说给AI，会不会不妥？

这件事，我没有资格给任何人下规矩，也不替任何法律和规定说话。我只说一个朴素的做法：你说的是你自己的经验，不必把别人的名字、住址、账号、病历这类东西原样说出来。老苗说“有个年轻人右脚外撇”，不需要说是哪个年轻人。田里的东西，要的是那一眼里的门道，不是某个人的身份。

另外，如果你的工作有保密的规定，先看规定。这是常识，不是我发明的。

好在，真正值钱的那一部分，本来就不在名字里，在门道里。

— 本书和相邻几本的分工

说到这里，要停一下，交代一件事。

“AI时代什么知识最值钱”这个问题，站上有一整本书专门讲，那是第545号《AI时代什么知识最值钱？》。“为什么普通人必须出书”，是第544号《AI时代为何普通人必须出书？》讲的。“普通人的知识有什么发生的机会”，田间的原型，第536号《AI时代普通人的知识发生机会》里已经写过。更早的一本，是第543号《奥特曼为何感到悲伤？》。

第545、544、536号回答的是：什么值钱，为什么要把它写成书，机会在哪里。

本书不重复它们的结论。本书回答一个更窄的问题：这一块田里的东西，是怎样发生的。怎样从说不清，到被喊上岸；怎样在岸上被讲一遍，又被田里一句话改写；怎样在“我”里，成为一个原来不存在的东西。你若想知道值钱的道理，请去读那几本；你若想知道手上这块田，明天怎么动，请留在这本里。

— 反面：不是所有的田都值钱，也不是田里说什么都对

最后，要把几种误读堵住。

第一种误读：只要是你的田，就值钱。不是。田里的东西，如果一直压在田里，不被说出，不被碰撞，它只是你自己知道的东西，对外面的世界什么也没有发生。值钱不是田的属性，值钱是在碰撞中才发生的。田，是碰撞的一边。

第二种误读：越稀奇的田越值钱。也不是。我讲过的老苗，不稀奇；开早餐店的人，不稀奇；带过孩子的人，更不稀奇。恰恰是最普通的田，最容易被主人看低，也最没有被碰过。稀奇不是标准，有没有被踩过才是。

第三种误读：田里说的就是对的。更不是。老苗看鞋底看出来的东西，有一部分是真的，也有一部分，是他把几个巧合当成了规律。田里的话，也会错。这就是为什么田里的话要拿到岸上去被问一问，岸上的话要拿回田里去被对一对。两边都不是裁判。

第四种误读，也是我最想打消的一个：以为这个年代，普通人的东西忽然值钱了，是因为“风向变了”。我不这样看。我的看法更朴素：东西本来就在那里，一直在；变的是，终于有了一个能把它喊上岸的办法，和一个能把它碰出新东西的对象。

◆ 8.4 最值钱的是“有田的人，加上愿意与AI往返碰撞的那一下”

小莉和阿琼，两个人，各管着一个家。同一个晚上，她们各自打开AI，问了同一个问题：家里的东西总是收不好，怎么办。〔构想案例〕

AI给了她们同一份东西：一张清单。每样东西定一个固定的位置，每天留十分钟归位，一个月清一次不用的东西，几条常见的做法。条理清楚，没有一句错话。

小莉看完，挑了一条，试了。一个周末下来，不行。她把清单关了，心里想：这些都是泛泛而谈，没什么用。

阿琼也试了一条，也不行。她没有关掉。她打字回去：“不对。东西不是太多。是它们一进门就没地方落。”

AI改了问法：“一进门，第一样东西通常落在哪里？是每个人都落在同一处吗？”

阿琼想了想。是同一处，玄关那把椅子。先生的包，孩子的书包，她自己手里拎的袋子，都先落在那里。可有一次，椅子上堆满了，孩子的书包就扔在了地上，

一家人为这个吵了一场。她以前把这件事当成"他们不爱收拾"，从来没有把它和"收不好"放在一起想。

AI又问："放上去的东西，是回来马上要用，还是只是顺手放下？"

阿琼打字："顺手放下。放下的时候人是累的，手里还拎着别的。"

这样来回，一个晚上不到，阿琼手里有了一样东西：她把它叫作"进门后的三分钟"。这三分钟里，一家人不是不爱收拾，是人还在"路上"，手没空，心也没落地，东西落在哪儿算哪儿。这个说法，既不是AI清单上的任何一条，也不是阿琼此前心里有的任何一个想法。它是在这一晚上，在她和AI之间，才发生的。

我不替任何人下结论，也不评判哪个人做得好。我要讲的只是：两个人都有田，都天天站在自己家的玄关，都累过。区别不在谁有田，区别在于，阿琼多做了一件事。

那件事，就是我说的"那一下"。

— “那一下”是什么

它不是"多问几次"。多问几次，只是量。

那一下，是一个人愿意在两边都被改。

她愿意被AI改：AI问“第一样落在哪里”，她愿意停下来，重新看一遍自己以为看明白了的那个玄关。这是让田里的东西，被岸上的一句问碰一下。

她也愿意改AI：AI说的清单，她敢说一句"不对"。这是让岸上的东西，被田里的一句话碰回去。

两个"愿意"缺一个都不行。只愿意被AI改的人，慢慢会变成照单抓药，田荒了。只愿意改AI的人，守着自己的田，什么也碰不出来，田里的东西永远是田里的东西。

这个"愿意"，并不是性格。有的人天生爱和别人较真，有的人不是。它更像一个习惯：说出来，被问，答，被改，再说出来。习惯可以养，也可以丢。

— 为什么有些人会跳过那一下

既然这一下这么要紧，为什么有些人不做？

我想了想，大概有三个原因，都很日常。

第一个，是麻烦。说一句“不对，我这儿是……”，要先停下来想一想，到底是哪里不对，自己那边是什么样的。这件事比“好的，谢谢”费力得多。人累的时候，选后者。

第二个，是面子，也可以说是怕。田里的话，常常说不圆，说出来像是“不专业”“土”“没道理”。对着一个讲得那么圆满的AI，很多人不好意思开口。他们觉得，自己说出来的东西，一定比不上AI说得好。

第三个，是舒服。岸上的讲，听完让人觉得“我懂了”。看过一个做菜的视频，会觉得自己会做了。真下厨，才知道火候一点也不会。这种“懂了”的感觉，很舒服，也很容易让人省掉后面的往返。

三个原因，说到底是一件事：碰撞是有代价的。你要承认自己说不清，你要承认自己以为懂的其实不懂，你要承认岸上讲得漂亮的东西在你这里不成立。这几件事，哪一件都不太舒服。

所以，那一下，从来不是白得的。想要升维的人，大概要先习惯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好在这种感觉可以从很小的地方练起：今晚，就一句，不对，我这儿是……

— 一块田，两个条件

把话收拢一下。

要升维，需要两样东西同时在：一是有田，二是愿意往返碰撞。

有田而不碰：像一口井，水很好，没有人打上来。碰而无田：像对着空桶舀水，舀得很快，什么也没舀到。有田而且碰：才有了升维。

这三句话，说的就是整本书。但我答应过自己，对于承重的命题，不能只写一句“A不是B而是Z”。那样太省事，也太容易被人记成口号。

下面，我把这个判断放进几种不同的条件里看一看。九种条件的全部扫描，只在第三章3.5里做过一遍；这里不再重扫，只拿三格有内容的、一格至今空着的，说清这个判断在这一章的落点。九格全扫见第三章3.5。

— 阿琼的第二天

阿琼的故事，还有一个后来。

第二天晚上，她没有再从头问“东西怎么收不好”。她带着“进门后的三分钟”这个说法进去，说：“昨天我们说，那三分钟里人是累的。今天我想看看，这三分钟里，第一样放下的东西是不是总是同一样。”

你看，第二天的起点，已经和第一天不同了。第一天的起点是一份清单，第二天的起点，是她和AI昨天一起弄出来的一个说法。昨天的结果，回头写进了今天的出发点。这就是回写。

她会问到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替她编。我只想指出：这样的循环，是往上走的，每一晚都不是从零开始。而那份最初的清单，早就被留在后面了。

我讲的，只是一个人和AI怎样一晚一晚把自己的田看清楚。

— 往返碰撞的几个小记号

怎么知道自己是在“碰”，而不是在“听讲”？有几个很小的记号，可以拿来对一对。

第一，你有没有说过“不对”或者“也不全是”。一场对话下来，一次也没有，要警惕。

第二，AI有没有问过一个你自己没想到的问题，并且让你停了一下。如果每个问题你都能马上答，说明它问的是你早就想过的。

第三，对话结束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说法，是开始时你和AI都不曾有的。如果结束的时候，得到的只是你一开始想要的东西，那是取货，不是碰撞。

第四，你有没有回田里去，验过一次。哪怕是对着记忆验：自己的那些日子里，是不是真有这回事。

这四个记号，不是考核，不拿去给任何人打分。它们只是让你在往返的路上，有几块路牌。

— 三格有内容，一格空着

先说判断本身：升维，不属于岸上的理念，也不属于田里的现实，属于二者在“我”里相碰的那一下。

这个判断，说的是三个“界”之间的关系：理念界（岸上的讲），现实界（田里的耕），自我界（那个“我”，感受和认领的地方）。它们彼此怎样改写，要看两样东西。一样是这一次碰撞“显成什么样”：显成一张对照、一个“之前之后”，显成一个个窍门、一阵阵节奏、一整片“对劲不对劲”，还是显成“对不

对、好不好”的分量。另一样是差异“怎么走”：为了一个目的在走，在往返里走，还是在代价里走。这两条轴，和第三章3.5用的是同一套，这里不另立。

拿阿琼那个晚上和老谭那个下午，来看其中的三格。

第一格：显成“之前之后”，在往返里走。在这样的条件下，升维不是岸上替我把东西排整齐，而是田里的一句“不对”，把岸上下一句的问法改了。阿琼说“东西不是太多，是它们一进门就没地方落”，AI才问“第一样落在哪里”；阿琼答“玄关那把椅子”，AI才问“是回来要用，还是顺手放下”。每一问，都是上一答改出来的。这一晚的“之前之后”，不是谁事先给的一张图，是往返一轮一轮写出来的。岸上先走，田里一句话改它，自我界在改完的路上认领：“原来我一直在比这个。”这一格发生了，是最典型的一格。

第二格：显成一个个小窍门，在代价里走。在这样的条件下，升维不是岸上给十条窍门、我收下十条，而是十条里有几条被我的店、我的锅、我的客人筛掉，剩下的改了形。老谭那句“汤别洒”，听上去只是客人的一句叮嘱，是岸上最容易当废话砍掉的一句，偏偏是下雨天里最值钱的一句。留下来的，已经不是AI原来给的那一条，是“老谭的窍门”。窍门不是仓库里取出来的，是被田里的代价筛过、磨过的。这一格发生了。

第三格：显成“对不对、好不好”的分量，在代价里走。在这样的条件下，升维不是AI替我判定好不好，而是代价落在谁身上，最后一锤就落在谁手里。阿琼把那段时间叫作“进门后的三分钟”，这个名字是岸上帮她说出来的；可这个说法对不对，要等下一个星期，玄关那把椅子上是不是真的空出一点来。这一锤，在田里，不在岸上。第七章讲的“守住判断权”，就是从这一格长出来的。这一格也发生了。

这三格各有一个反面，值得顺手写出来，免得读成三条保证。

第一格的反面，是往返成了点头。阿琼要是每一问都答“对，就是这样”，AI问得再准，那十几轮也只是岸上一个人在讲，没有哪一句是从田里改出来的。第二格的反面，是窍门原样收下：老谭要是把“下雨天要备热气”照抄贴在店门口，第二天来了一堆打包的客人，汤洒了一路，窍门就成了别人的窍门，不是他的。第三格的反面最容易发生：累了一天，AI说“这样很好”，人就信了，没有等下一个星期玄关那把椅子的回答。三个反面有一个共同点：自我界缺席了，那个“我”没有说“不”，也没有等一等。

再看这三格里那个“我”做的事。它在第一格里说“不对”，在第二格里筛，在第三格里等。三件事都很小，也都不是岸上能替它做的。

空着的一格：显成一整片的“对劲”，为了弄明白意义在走。在这样的条件下，升维会是什么？这一格，至今多数时候没发生。

先看它要什么。阿琼隐约觉得，一家人拎着东西挤在玄关的那一刻，“有点什么”，却连“有点什么”都说不上来。她想问的不是怎么收拾，是“这一刻对我们家意味着什么”。这样的问，要的是一个可以抓住的端点；而那一整片东西，偏偏没有端点，它是整团同时存在的。

为什么至今没发生？我能想到两条。一是整团的东西递上岸，只能靠字，字是一个一个排队的，一排队，整团就被拆成了零件。二是AI有时会很快给出一个说法，让人觉得“问题已经答了”，反倒掐断了人在那一团里多待一会儿的时间。什么矛盾会让它发生？大概是：当阿琼感到的那一整团，和她说得出的那几句，差得大到她没法再忍，她会被逼着去发明新的说法，哪怕只是一个临时搭的比喻；或者岸上的讲学会不急着给端点，陪着一个人在说不清的地方多停一会儿。这是我的猜想，不是已经看到的事。

这一格今天能做的，只有很小的一步：别急着要一个说法。阿琼那天晚上，如果不问“这意味着什么”，只对AI说一句“我先说说进门那一下是什么样子，你别总结，先听我说完”，也许说出来的就不是一个结论，而是三四个零碎的画面：拖鞋被踢到一边，书包带子挂在椅背上晃，有人进门先叹了口气，快递盒子压在鞋柜上。这些画面还不是答案，可它们是整团东西露出来的第一批边角。有了边角，才有往下问的地方。这样的做法能不能让这一格发生，我不知道，只能说，它至少没有一上来就把整团拆掉。

读者可以发现，这四格里，有三格我写得很实，有一格只写了“至今没有”。这不是偷懒。第三章已经说过：有些格子，没发生就是没发生，硬填内容，就是编。空着的这一格，是这个判断今后最值得被检验的地方。九格全扫见第三章3.5。

— 回头看小莉

用这三格，再回头看小莉，会看得更清楚。

小莉那个晚上，也是在“代价里走”：家里一团乱，周末还要再收拾一整天。可她把清单关掉的那一刻，三格都没有进来。没有往返，因为她没有回一句“不对”；没有筛，因为她只试了一条，一条不行，就全盘放下；没有等，因为她没有

留下下一个星期。这不是她不够聪明，也不是她没有田。她和阿琼一样，天天站在自己家的玄关，一样知道家里人进门时的那些小动作。差别只在于，小莉的田没有被递上去。

所以，我不愿意把小莉写成“没碰的人”。她是那个田还没有被问到的人。第二天，如果有人问她一句“你们家进了门，第一样东西放在哪里”，她也许就走进了第一格。这样的问，可以是AI问，可以是家里的另一个人问，也可以是她自己在洗碗的时候，忽然问自己。碰撞没有一个固定的入口。

— 三格和你自己的一天

这三格不是只在阿琼和老谭那里有。拿你自己的一天，随手对一对。

早上晾衣服，视频里说被子要抖开了再晾，你家的晾衣杆只有一米来长，抖开就拖到地上，于是你自己想了个办法？那是第二格：窍门被你的杆子筛过、改过。下午跟同事商量一件事，对方说得头头是道，你心里说了一句“不对，我们这儿不是这样”，然后补了半句，两个人的话从此往另一个方向走了。那是第一格：一个“不对”，改了下一句的问法。晚上，孩子或者老人问你一件事该不该做，你想了很久，最后说“再等等”，因为这件事做错了，代价落在你们家，不落在任何一本书上。那是第三格：最后一锤落在谁身上，谁就得握着它。

这样一对，你会发现，三格里发生的事，你早就在做。AI没有发明它们，它只是多了一个随时在场、不嫌烦的对象，让你把这些本来就在发生的事，说出口，写下来，看第二遍。

— “那一下”的三个小模样

那一下，不一定是大事。看三个很小的模样〔构想案例〕。

晾衣服的时候，一个人对AI说：“你说被子要抖开再晾，可我家的晾衣杆才一米来长。”这一句，是田里的话碰岸上的讲。AI接过去，问：“那你家能挂得开的最长一段是多少？”于是，下一步讲的不再是“抖开晾”，是“你家那一米来长的杆子能做到的最好的晾法”。

车边上，老彭的徒弟对AI说：“你让我听是一下一下的还是连着的，可我听出来是两种声音叠在一起。”这一句，是田里的话把岸上的二分，撑破了。AI接下来的问法，就多了一层。

阳台上，老曹对AI说：“你说是缺水，可我昨天刚浇过。”这一句，是田里的话，直接挡住了一个流畅的解释。AI不能再讲“缺水”，要去另找一条路。

这三个“那一下”，都只有一句话。可你看，每一句话，都是岸上正要往下走的时候，被田里拦了一下，换了一个方向。没有这一拦，岸上会一直顺顺当当地走下去，走到一个很漂亮、却不是你的地方。

— 愿意，是可以养的

前面说，这个“愿意”，是一个习惯。习惯是怎么养的？可以这样试，办法很笨：

每次AI给你一个说法，先不接，先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说法，我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同意？哪怕只有一点点，哪怕不确定。找到了，就说出来。找不到，也可以说一句“我暂时找不到不同意的地方，但我想再想一想”。

这听上去像是故意找碴，其实不是。这是把“被讲得很顺”这种舒服的感觉，先放一放。舒服不是坏事，只是舒服的时候，人最容易把田忘了。

坚持一阵子，有的人会发现，自己的“不对”越说越准。刚开始，说的是“感觉不对”；后来，说的是“这里不对，因为……”。后一种“不对”，已经是田里的东西自己在说话了。

— 没有AI的年代，这一下是谁在做

说句公道话：这个“往返碰撞”，不是AI发明的。

以前，有田的人也在碰。老木匠有徒弟，徒弟问一句“为什么这里要留缝”，师傅被问住，想半天，才说出一句从前没说出的话。老农有邻居，在田埂上说几句，邻居一句“我家那块地不是这样”，把他的说法改了。写日记的人，对着自己写，写着写着，发现和昨天写的对不上。

这些都是碰撞。只是它们有三个难处：一，要有那么一个对象，不是人人都有；二，对象要正好愿意听、懂得问，更不是人人都有；三，一轮要等很久，师傅一年问不了几次，邻居只在田埂上碰见。

AI没有发明碰撞，它做的是把这三个难处，都放松了一点：随时在，几乎不嫌烦，一轮很快。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它改变的是密度，不是性质。性质一直在：田里一句，岸上一句，各自改写对方。

这样看，那种“AI让人变蠢”的担心，就多了一层意思：碰撞这件事，人类本来就靠它长智慧。现在，它变得更便宜，更密。便宜和密，会让会碰的人长得更快，也会让不碰的人，更容易停在岸上。

— 复合是一个发生，不是一个组合

最后，还要把一个容易滑过去的说法按住。

很多人听完这一章，会把“有田的人，加上愿意碰撞的那一下”理解成一个公式：田，加碰撞，等于升维。

这个“加”字，请拿掉。

加，是两样东西各自完整，摆在一起。碰，是两样东西撞上的那一刻，各自都不再是原来的样子。阿琼的田，在碰撞之后，不再是碰撞前的田，她多看见了一个“进门后的三分钟”；AI的那份清单，在碰撞之后，也不再是原来的清单，它被她的田改成了另一批问法。碰撞的结果，不属于任何一方。

所以最值钱的，不能说是田，不能说是AI，不能说是二者的总和。最值钱的是那个发生：有田的人，在愿意往返碰撞的那一下里，变成了一个新的“我”。

— 回头看这一章的判词

把这一章收一下。

AI时代最值钱的，是那一块别人没踩过的、你自己的田，田里有尚未被说出的部分。这句话我在8.3里讲了它为什么稀缺；到了这一节，我要补上它的另一半：稀缺的东西，自己不会发生什么。一口井再深，没有人打水，水就是水。

所以，判词要读成两半。前半说的是你有什么，后半说的是你和岸上之间发生什么。前半，谁也拿不走；后半，得你自己去做。两半合在一起，才叫升维。

也因此，这本书到这里，最该提醒你的，不是“你有多珍贵”，而是“你明天能碰一下”。

◆ 什么时候这话不成立

说了这么多“有田”“往返碰撞”，要老老实实交代几种这话不成立的时候。

第一种，事情本身没有田。你要查一个电话号码，算一笔账，翻译一句外语，这些事不需要升维，岸上直接给结果就行。不是所有事情都要碰撞。把每件小事都搞成往返，是另一种浪费。

第二种，往返成了依从。有时候，一个人也在和AI一轮一轮地来回，但每一轮都是AI说，他说“好的”“有道理”“那就这样”。看上去在往返，其实田里一句话也没出来。这种循环转得再快，也不是碰撞，是听讲。

第三种，田里的东西是错的，而且是带着伤人的偏见的。有人在田里踩出来的，是对别人的成见；这样的田拿去碰，碰出来的东西，会把成见讲得更漂亮。这是为什么第七章要讲守判断权，也是为什么我不说“有田就对”。田给的是材料和钥匙，不是通行证。

第四种，时间不够。升维需要往返，往返需要停留。人一天累到没有力气再追问的时候，不碰也无妨。不碰不是罪过。只是别拿“不碰”来说明“AI没用”或者“我没田”。

本章判错句

如果大面积地出现这样的局面：人把可以程式化的那一阶让渡出去以后，没有谁因此多了一个先看哪里的次序、一句可以说给别人的话、一个能带去别处的问法，反而是与AI往返越多，手、耳、眼越钝，那么第八章说的“让渡与升维是同一个动作”就错了。

带走的话

你的田里有东西，岸上没有。把它喊上去，让岸上的话来碰它，再用田里的一句话碰回去。最值钱的，是那一下。

小 账

SDE口径一行： 升维不属于岸上的理念，也不属于田里的现实，属于二者在“我”里相碰的那一下；让渡的是差异序列里可以程式化的低阶差异，升起来的是差异序列的阶。

明天能试的小事： 找一件你做熟了、却从没被人问过“你是怎么知道的”的小事，用一句话是说给AI听，然后只做一件事：它讲完之后，你说一句“这里不对，我这儿是……”。哪怕只有一句。

◆ 学术近邻

学术上有两处近邻，这里只认个账。一是“默会知识”的说法，意思大概是我们知道的比我们能说出来的多〔待核：提出者与原话〕。二是“延展心智”一路的讨论，讲工具怎样成为认知的一部分〔待核：出处与年份〕。本书与它们的差别，在于本书强调的不是工具延伸了人，而是两个不一样的世界在一个“我”里碰撞，碰出原来谁也没有的东西。



结语

你的田

◆ 一个傍晚的菜摊

菜市场收摊的时候，有个大姐，一边往车上搬筐，一边跟旁边的人说话。她卖了二十多年的菜。〔构想案例〕

有人问她：“大姐，你怎么知道这批青菜明天会卖不动？”

她说：“看着呗。”

那人又问：“看什么？”

她想了想，说：“说不上来。叶子边上有点软了，摸着不脆。再放一晚上，就不好了。”

这是一句很短的话。可在这句话里面，有一个人二十多年的早晨：几百个早晨，她把几千把青菜捏在手里，捏过的软，捏过的脆，捏过之后第二天的结果，一遍一遍对上了。这些东西，她没有想过它们是“知识”。她觉得，不过是卖菜卖久了。

假如这个傍晚，她不是搬完筐就回家，而是回到家里，开着手机，对AI说：“我想问问，青菜怎么看新不新鲜。”

AI会讲，讲得头头是道。她听着，会说：“不是的，你说的这个我这儿不是这样。”然后，一轮一轮，从“看着呗”里，会被问出来一串东西：边上的软，是从边开始，还是从根开始；摸着不脆，是整把都不脆，还是只有上面几片；那种“再放一晚上就不好了”，是什么天气里说的。

我不知道她会问出什么。这是个构想的场景。但我知道一件事：问出来的东西，不会是岸上的任何一本书里已有的。

◆ 我想对你说的话

写到这里，这本书快要结束了。我想对你说几句话，就像在一个傍晚，对一个愿意听的人说。

第一句。你有一块田。

也许你觉得你没有。你也许觉得，你的工作很普通，你的日子很琐碎，你没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的“经验”。

我想到的，就是你这样的人。因为最没有被喊上岸的，常常恰恰是那些主人觉得“没什么”的东西。你带过孩子，你伺候过老人，你开过一家小店，你在一个岗位上做了许多年，你病过一场，你学过一样手艺。这些都是你踩过的地。

第二句。你的田里，有一部分是你自己也还没有说出来的。

别急着说它们。说不出来，是正常的。我们在第六章里讲过，从“说不清”到“说出来”，有五六步，要一步一步走。这里只想让你知道：说不出来，不等于没有。

第三句。岸上很热闹，田里很安静。

AI的年代，岸上会越来越热闹。讲耕田的人越来越多，讲得越来越好，每一个人要听，随时都能听到。这是好事。但岸上热闹，并不替你把田耕了。田里安静，你得自己走进去。

第四句。往返那一下，是你的。

我这本书里讲过很多。讲到最后，请你记住：没有人能替你按那团面，替你站在那辆车边上，替你蹲在那个阳台上。岸上的话，可以问你；田里的答，只有你给得出。

◆ 这本书是怎么来的

最后再提一句这本书的来历，因为这本身是一个例子。细节8.1里已经说过，这里只记两句。它的开头是一块农场里的地：草长了一年，割过几次，又长起来，板结的土变松软。我把那团说不清的感觉输入Claude，一轮一轮碰撞，走到了这本书。

书里有些话是我说的，有些话是Claude讲的，还有些，是在来回之间出现的。如果没有那块地，这本书不会有；如果没有这样的往返，那块地也不会变成这本书。

这就是我想给你看的。不是怎么用AI，而是一个人怎样在一块自己踩过的地和一个很会讲的对象之间，走出原来没有的东西。

◆ 不相信自己有田的人

我想象过这样一个场景。〔构想案例〕

食堂做了三十年饭的老吴，听完别人讲这些，摆了摆手：“我就是个做饭的，哪有什么思想，不用折腾我。”

我想对老吴说的是，我没有要你有思想。思想那个词，太大了，压人。我只想请你说一句话：你做了三十年饭，有没有一道菜，你一闻就知道今天的米不对？

老吴也许会笑一下，说：“那倒是。新米旧米，下锅的水要不一样。”

就是这句话。这句话里有三十年，有几千锅米，有无数次“今天怎么不对”之后的补救。这句话，岸上的书里可能有，可能没有；就算有，也不是你的版本。你的版本，带着你们那个食堂的水、你们那口锅、吃饭的那些人。

你不用有思想。你只要愿意把这句话，说给一个愿意追问的对象听。后面的事，会自己长出来。

◆ 饭桌上的另一块田

有时候，那块田不在你自己身上，在你身边的人身上。〔构想案例〕

一个周末的饭桌上，外公随口讲起年轻时修自行车的事。读初中的外孙女觉得有意思，拿手机问AI：自行车的链条为什么会掉？AI讲得很清楚，几条常见的原因，条条在理。

外公凑过去看了一眼，说：“你这个讲法，是车子停着的时候的样子。我碰上的，多半是蹬着蹬着，上坡那一下。”

外孙女愣了一下，把这句原样打了进去。AI的下一句问法变了，问的是上坡那一下的事。外公又说了几句，说到后来，他自己停住了，说：“这个，我从前一直没想过是怎么回事，就是手上知道。”

这顿饭上，没有人在“写书”，也没有人说“升维”。只是一块没被问过的田，被一个愿意转述的人，递到了岸上。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田，不妨先看看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你可以做那个转述的人。

◆ 岸上会越来越热闹

我对以后的看法，很朴素，也不一定对。

岸上会越来越热闹。AI讲得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快，越来越像人。任何一个话题，你都能得到一份相当不错的讲。这份讲，大家都能得到，几乎一样。

于是，岸上的差别会越来越小。大家读到的，听到的，写出来的，会越来越像。

差别会去哪里？我想，会去田里。因为每个人的田不一样，每个人带进来的东西不一样，碰出来的东西，自然就不一样。

所以，我并不担心AI让人变蠢，我更担心另一件事：一个人，有一块完整的田，却一辈子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它。这样的田，不会被偷走，也不会被占用，只是安静地荒着。那才是真正的可惜。

◆ 田也会长

最后，说回那块农场的地。

草长了一年，割过几次，又长起来，板结的土变松软。这是第536号里已经写下的话，四句，这里只引这四句。

这四句里，没有一句说到人。草长了，割过，它又长起来；土是在这一长一割的往复里，慢慢变松软的。我今天读它，想到一件事：田不是一个仓库。

仓库里的东西，取出来，就少了。田不是这样。它是在长、割、再长的往复里，一点一点变过来的。

你田里的东西，也有这个脾气。你把它喊上岸，岸上的话碰它一下，好比割了一茬；你再回田里，它又长出新的，比上一茬多了一层。不是因为你取走了什么，而是因为每一次回去，田里长起来的，都带着上一次碰撞的痕迹。

岸上有人在讲，田里有人在耕。你可以两边都站。站在哪一头都不丢人，只要你不忘了：田，是你自己的。

◆ 为什么用“耕田”来讲

最后，还想说一说，为什么我始终用“耕田”这个比方。

因为耕田这件事，是最难假装的。你可以在岸上，把耕田讲得头头是道：什么季节下种，怎样整地，怎样施肥。可是到了田里，一铲子下去，土是硬的还是软的，你不知道，你的脚陷下去多深，你不知道。田不听你讲。

田也不只是你的“资源”。它是一个会回答你的东西：你每一铲子下去，是硬是软，它都有回声。这就是为什么田里的话，有分量，岸上的话再好听，也要回到田里去对。

反过来，岸上的讲也不是白讲的。设想一个老农〔构想案例〕，耕了一辈子，也未必知道他的地为什么板结。有人在岸上，给他讲了一句土壤里的事，他一下子明白了许多年没想通的事。岸上的一句讲，改写了田里的下一铲。

所以，田和岸，不是谁高谁低。两边都需要，两边都不够。你站在中间，往返。这个往返，就是整本书。

◆ 三种感觉，最后再说一遍

我在这本书的开头，用三种感觉来讲什么是“发生”：触觉、听觉、视觉。到这里，我想再提一下。

你的手，你的耳朵，你的眼睛，是你的田里，常常先知道事情的东西。它们比你的话早，比你的想法早。它们知道的，你常常说不出。

AI时代，请你不要因为岸上太热闹，就让这三样东西闲下来。你的手要去按，你的耳朵要去听，你的眼睛要去看。然后，把它们知道的，一点一点，说给一个愿意听的对象。

摸，是一串软硬冷热的差异一路走下去，手下的东西一层一层显出样子，手和物缠在一起拆不开；听和看也各是这样完整的一套，不是谁管一样。它们做完以后，可以和岸上的话，碰出一个新的你。

◆ 写给几种不同的人

最后几句话，分别写给几种人，你可以只读和你有关的。

如果你开过店，哪怕是很小的一间，你的田里有一种东西叫“客人”。客人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不来，说话的口气，下单的习惯，你都比任何一本经营书懂。把这些喊上岸，你会发现，书上的“客户洞察”，你早就有了，只是没有这个名字。

如果你带过孩子，或者照料过老人，你的田里有一种东西叫“无人安排的照料”：没有人派你去做，也没有人给你记账，但你每天在做。这些东西最容易被你自己看低，也最需要被说出来。

如果你是老师，你的田是教室。你知道哪一个孩子在什么时候走神，你知道一句话说出口之前的那半秒钟，教室里的空气是什么样子。

如果你生过病，或者陪人生过病，你的田里有一种东西，叫“说不清的感觉”。我不替任何人诊断，也不教任何人治病。我只想说：说不清的感觉，是可以一点一点被说出来的，说出来本身，不是替代医生，是让你自己更清楚自己在说什么。

如果你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普通上班的人，你的田，就是你的岗位，你每天重复了很多年的那几件事。

第六章已经把这几种田分别讲过。这里只是把你叫回去，找到属于你的那一块。

◆ 第一个晚上，大概会是这样

你要是真的试一次，第一个晚上，可能是这样的。我不替你保证，这是一个构想的样子〔构想案例〕。

你打开AI，不知道说什么。你想说“我做了十年会计”，又觉得没意思。你写了一句：“我想聊聊我的工作。”

AI会回你一段很长的话，问你工作的领域，问你想聊哪方面。你看着那一大段，觉得它在客气，在套话。你有点想关掉。

这是第一个关口。请忍一忍，别关。

你改成说一个很小的事：“月底对账的时候，我总是先看一个数，其他的都不看。”

AI问：“是哪个数？”

你说是某个科目的余额。它问：“为什么先看它？”你想了半天，说：“没什么原因，习惯。”

它接着问：“有没有哪一次，你先看了别的，结果出了事？”

你忽然想起来，有。有一次，你先看了别的，漏了一个。从那以后，你就先看那个。

到这里，你没有“写成一本书”，也没有“出了什么新思想”。你只是发现，你那个“习惯”，是从一次出事里长出来的。你以前没想过。这就是第一个晚上能得到的东西。小，但是真的。

◆ 说不出口的那一天

还有一种情形，反面一点。〔构想案例〕

一位在小区物业做了八年的人，听人说起这些，也打开了AI，写下一句：“我想聊聊我做物业的这些年。”AI回了一段很长的话，问她想聊管理、服务，还是邻里关系。她看着那一大段，一个字也答不上来，觉得：书上说得都对，跟我没关系。她关掉了。

她不是没有田。她是还没有找到一个能说出口的开头。第二天，她在楼道里听到一声门铃，不用看，就知道是谁家的。她想起这件事，回到AI那里，只打了一句：“我听一声门铃，就知道是楼里哪一家按的。”

AI问：“是按的长短，还是力道，还是一前一后的节奏？”

她站在那里想了很久，才回：“是按完以后，停多久。”

这一句，不是什么大事。可它是从八年里长出来的，不是从“管理”这个大词里来的。说不出口的那一天，并不是田空了，是开头选大了。换一个小的，换一个刚听到的，就可能打开。

◆ 如果什么也没碰出来

如果你试了几次，什么也没有碰出来，我想说几句。

第一，不要马上得出结论“我没有田”。大概率是，你选的那件事太大，或者太熟，熟到你一个字也想不起来该怎么说。换一件小的，换一件刚发生的。

第二，不要马上得出结论“AI没用”。也可能是你们的往返太浅，三轮就停了。有些东西，要走到第十轮才会出来。

第三，不要马上得出结论“这个办法不适合我”。有的人是写的人，有的人是说的人，有的人是做的人。如果打字不顺手，用语音说，或者对着一个愿意听的朋友说，再把结果带给AI。方法可以换，田还是那块田。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别用这件事给自己打分。它不是考试。没碰出来，也不能说明你这个人怎样。田里有的，一直都有。

◆ 三个小小的开始

我不想用口号结束这本书。给你三件小事，今晚或这个周末，都可以试。

一件，找一样你手上的感觉。揉面，修东西，哄孩子睡觉，摸一块布料，什么都可以。不要去说它，先去感觉一下：它是一串什么样的差异？你的手，你的耳朵，你的眼睛，先分出几层？

第二件，写下三句话，开头都是“我知道，但我说不清”。比如：“我知道这个孩子什么时候要哭了，但我说不清。”写下来，不用整理。

第三件，选其中一句，说给AI听。然后只做一件事：它讲完之后，找出一处不对，告诉它。

就这么多。这三件事做完，你已经走完了一个最小的循环。

◆ 最后的一个傍晚

菜摊大姐回到家，天已经暗了。她把今天剩下的几把菜拿出来，放在窗台上，随手捏了一把。

软了一点。她没有多想，明天早上会先卖这几把。

她不知道，她刚才那一捏，里面有二十年。她也不知道，如果她愿意，某一天晚上，对着一个愿意追问的对象，把这一捏说一遍，说到“不对，不是这样的”那一句，说到那个叫不出名字的地方，会有一样东西，出现在她和这个对象之间，她以前没有，这个对象也没有。

这样东西，你可以叫它新的知识，也可以叫它新的“我”。名字不要紧。要紧的是，它是从一块真实的地里长出来的。

小账

SDE口径一行：每个人的田，是理念界之外那一块现实的纠缠，里面有一层层尚未显露的东西；喊上岸，是让它随着一串新的差异，一层层显出来，并且在岸上的讲和田里的答之间来回，回写成一个新的“我”。

明天能试的小事：明天走在路上或做家务时，留意一件你做熟了的小事，问自己一句：别人若要学，最难教的是哪一小步？

本章判错句

这一条管全书；第八章自己的那一条，在8.4之后。

如果有一天，大面积地出现这样的局面：从没踩过任何一块田的人，只靠和AI往返，就稳定地碰出了他人和AI单独都想不出来的新东西，那么第八章说的“升维属于二者在‘我’里相碰的那一下”，以及全书说的“你的田是稀缺的”，就都错了。或者，有田的人和没有田的人，在与AI往返之后，碰出来的东西没有任何可分辨的差别，也一样错了。

版本说明

本版字数、版本与交付

本版为 2026 年 11 月第 1 版，是研究性专著的初稿，不是定稿。序章、八章与结语的正文实计 185,912 个汉字，合约 18.6 万字；章题、节题、表格不计入。

书稿的形成经过：先按提纲分十个部分由十位执笔者写出初稿，再补字数与回改；随后由五位审稿人按口径、事实、文风三关逐章审读，并按审读意见回改。回改中删去了不能支持的说法：作者亲历的往返细节、没有来源的数字与比例、只属于某一类读者的健康与饮食建议。不能核实的出处保留〔待核〕标记，共 18 处。

尚待王德生裁定或后续核实的事项，主要有：第三章 3.5 九格的条件轴怎样读，以及“为了目的”与“为了意义”的用词是否统一；各章空格取 3.5 的哪一格；“有话”与三界怎样对应；第六章的三层与三界是否对应；学术近邻（默会知识、延展心智、《斐德罗》、陆游等）的落位和出处；书中所有“至今没发生”的理由，都是写作者的推测。

核 心 问 题



AI 在岸上讲耕田。 耕田的人，在田里。

——本书序章

有人担心，AI 会让人变蠢。本书说，这句担心量错了：它量的是单独的人，而今天做事的，是人和 AI 一起。人让出一部分思考，同时被推上一层；这一层，是人和 AI 碰出来的，不是相加出来的。

岸上的 AI 讲得很全，可它没踩过你的田。田里那点说不清的东西，手上的分寸、耳朵里的响动、一眼看出不对，碰上岸上的讲，才碰得出新的。没有田的人，讲得再多，多半只是转述。

全书序章、四编八章、结语，从做饭、种菜、修东西这些日常小事讲起，用触觉、听觉、视觉三种感觉讲清 S·D·E，再讲碰撞怎样发生、人怎样守住自己的田。每章末有“带走的话”“小账”和一条“这一章怎样算错”。

这是一部研究性专著：核心思想由王德生提出，正文由 AI（Claude）协作撰写并经审读回改；书中的人物与场景是构想，所列判错条件尚待检验，没有独立学术评审，也没有用户试验。

AI时代最值钱的，是那一块别人没踩过的、你自己的田。

德麦国际出版社 ·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第 547 号 · 序章四编八章结语 · 约 19 万字

ISBN 979-8-90690-549-9 · 定价 US\$20.00

ISBN 979-8-90690-549-9



9 798906 905499